武俠名著

命運嶺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下）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下）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下）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武俠名著

命運嶺

（下）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 武俠名作家柴田錬三郎的不朽巨著原名「命運峠」。
- 原文暢銷九十萬册，在日本被譽爲「武俠小說之王」。
- 比「宮本武藏」更轟動，比「佐佐木小次郎」更暢銷。
- 有錯綜複雜的日本宮闈內幕，有深邃獨到的人性刻劃。有堅貞感人的愛情場景，有變化萬千、高深莫測的武功探討——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封面設計：凌明聲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2361911

柴田錬三郎 著
譚繼山 譯

命運嶺

（下）

南京出版公司

目錄

武藏師徒……一
柳生道場……一七
黑夜伏擊……三七
命如朝露……五三
夜探……七五
生與死……九三
離恨天……一一一
七層伽藍……一三〇
霧中妖……一四二
大狩獵……一五九
血盟……一七二
赤子心……一八七

長夜……二〇四
天魔……二二〇
三人小組……二四四
夜深沈……二五五
龍爭虎鬥……二七一
無名劍……二八四
大決鬥……三〇一
奇襲陣……三二七
英雄淚……三三九
母子會……三五〇
命運嶺……三六一

武藏師徒

今天——

艷麗的太陽，把江戶城照耀得光華燦爛。

熙來攘往的人群，擠滿了壯濶的街道；但從巍峨高聳的大樓頂上鳥瞰，就像成群的小孩子在擺着長蛇般的陣勢。

這些大樓都是各路諸侯特地選擇在將軍居邑興建的，雄偉壯濶，雕樑畫棟，不這樣，怎能顯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威風。

在那些至少有三層樓高的大門，簷閣上都鑲嵌着金箔舖貼的章紋，而翹得像船尾般的飛簷，精工細琢的飛龍躍鳳，栩栩如生，越顯得富麗堂皇，氣勢非凡。

尤其是要迎接將軍來臨的通道上所矗立的大門，更是美侖美奐，壯觀絕倫，兩扇門翼金光閃閃，在陽光的照耀下，讓人睜不開眼睛。

不祇王侯將相的宅第如此舖張裝潢，連一般商賈也不甘示弱，爭先恐後的在大興土木。

僅是傳馬町和左久間町這兩個地域，摹倣武士們的房屋式樣，所建的樓房就像雨後春筍，廊上的木柱都塗飾着耀眼的金銀色，以誇耀自己的財力過人。

由於這樣，整條街道上，放眼望去都是搬石運磚，遞瓦送樑的運輸隊伍，因而，灰塵飛揚，砂土漫天。這未嘗不是光華燦爛中的缺憾。

這時，一批滿身灰塵，衣衫襤褸的鄉下人，正走過一條街道，向着市集行走。

他們是希望到這個首善之區，來找尋賺錢的機會。

在市集上，正是人潮擁擠的時刻。

那裡有僧人，販賣者，也有乞丐，賣藝的江湖人。

但在另一條忙於建築的街上，却祇有胼手胝足的工人，他們汗流浹背，哼喲嗬嗨地忙着輸送

材料，或是舖砌牆壁。

身體的過份疲乏，是很容易叫人動肝火的；因此，常會聽到大聲的吆喝。

突然，在正上樑的一棟建築前面，發出一聲巨響。

那是一棟諸侯的府邸，兩個工人正架上一根大木柱，一不小心滑落了下來。

「啊！」

正從旁邊走過的一位年輕姑娘，不由嚇得叫了起來。

幸好那姑娘臨危不亂，身子像隻小鳥似地兩脚騰起，躲過了這場意外。

但在屋脊上的工人，本來的慌張反而因爲這位姑娘的驚叫，爆發出一陣哈哈的笑聲。

原來姑娘爲了躲過摔下來的木柱，跨了一個大步，使得裙角掀了起來，露出了雪白的大腿，工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玉腿上。

「賤人！」

二

走在姑娘前面的年輕人，瞪了他們一眼，大聲的咒罵着。

「差一點沒有把人砸死，你們還好笑，有種的就下來，看我不教訓你們。」

姑娘一看屋頂上人多勢衆，而每一張臉孔都帶有一股殺氣，她實在不想招惹他們，趕忙阻住他：

「小太郎先生，算了吧！別跟那般人一樣見識。」

「不！絕不能原諒他們輕薄的行爲。」

年輕人忍不住磨拳擦掌，向屋頂吼着：

「你們這些畜牲，統統給我滾下來。」

這位年輕人，就是在奧秩父山中爲阿松救起的漢家小太郎。十八歲的年輕人，和十七歲的純情少女，在山裡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彼此產生了感情；不過，他們的情愫都深埋在自己的心裡，從沒有表露過，甚至連手都沒有碰過。

而今天，他們一起從山中來到了江戶。

就像一對兄妹似的。他們兩個一步一趨，形影不離。

「女孩子眞是碍手碍脚。」

小太郎一路上曾經冷言冷語譏諷過阿松，使她難過得掉下眼淚。

小太郎很懂得女孩子的脆弱心理，看到阿松哭起來，他就於心不忍了。

「好了！好了！我帶妳走就是嘛，不要哭了。不過，妳要答應我，到了江戶要去找事情做。因爲我要修練武功，沒有時間陪着妳，最多我們一年見面一次，如果妳願意的話，就跟我走吧！」

阿松聽了小太郎這番話，不但沒有不高興，反而無限欣喜，鼓勵小太郎矢志努力。

爲了維持武士的尊嚴，如果有人對阿松不禮貌，那怕祇是斜睨了一眼，他也要挺身而出的。

「嘿……年輕人，我看吶！你少在姑娘面前故意賣弄你的威風吧！」

在上面的工人看着這個毛頭小伙子，不祇再度發出一連串的嘲笑，同時又扔下了一塊木頭。

「哼！」

小太郎再也抑制不住心頭的怒火，冷不防地擲出了一枝飛鏢。

「哇！」

被擊中胸部的一個工人，嘴裡哀號着，嘩地一聲掉落了下來。

「你這混蛋，跑到這裡來撒野，還想怎麼樣？」

「哼！你等着瞧吧！」

其他的工人看到這種情景，再也沉不住氣，一窩蜂跑了下來。

「小太郎，我們趕快逃走吧！」

阿松見勢不妙，趕緊拉住小太郎的衣角，恨不得捧翅而去。

「笑話，我怎麼能讓他們恥笑。」

小太郎硬是不依。

「可是——你要知道，他們是在替諸侯蓋房

子，如果事情鬧大了，喫虧的是我們。」

「管他甚麼諸侯不諸侯的。」

小太郎穩若泰山地原地不動，注視着手拿傢伙包圍着他的工人們。

「哼！好小子。你知道這房子的主人是誰嗎？」

一個工人怒目而視。

小太郎祇愣了一下，沒有搭腔。

那工人氣勢凶凶地說：

「這是老中士井大炊頭利勝先生的別墅，你竟敢用人血污染大門，想一走了之。哼！沒有那麼簡單，小子，趕緊認罪吧！」

小太郎聽了這番話，臉色氣得泛白：

「老中別墅的建築工人，就可打死無辜的路人，是不是？」

「你這混蛋。」

「先打死你再說。」

工人們憤怒的叫囂着。

他們揚起了手裡的利刃和木棍。

小太郎毫無懼色。

說時遲，那時快，一根六尺長的木棒，趁小太郎面朝衆人的時候，從背後偷襲了過來。

小太郎聞聲一廻轉，隨即把木棒奪下，以牙還牙地橫掃了過去。

「你這畜牲！」

小太郎大喝一聲，立刻改變以守爲攻的態勢。

「咻！咻！」

他怒吼地揮着木棒。

頓時，有的臉上血流如注，有的手臂折成兩段，有的背部受創，吐血不止，有的腹痛如絞，像狗喫屎似地趴在地上。

「喂！住手。」

突然從屋子裡面傳來一聲吆喝。

那是一個監工的武士。

當他走出來時，地上已經是橫七豎八，慘不忍睹。

「是甚麼事情，使你如此放肆，敢在這兒撒野？」

「對於無禮之徒，非這樣懲罰不可。」

小太郎理直氣壯地回答着。

「阿松，我們走吧！」

他沒有理會武士的盤詰，把棒子扔在地上，拉着阿松要走。

「慢着，不能這樣放過他。」

有個受傷的工人忍着痛爬了起來，朝武士說：

「監工先生，吉太被他用飛鏢射死了，血跡污染了大門，你說我們能不管嗎？」

「喔！」

武士擋住了小太郎的去路。

「這件事我必須要調查清楚，到裡邊來吧！」

「有甚麼好查的。你們的人已經太過份了！」

小太郎依然一付得理不饒人的神情。

「你明知這是土井大炊頭利勝老爺的別墅，竟敢大膽地在門上染上人血，我能不查嗎？」

他的聲音很大。

原先在裡面的一批下級武士聞聲也走了出來。很自然地，像抓盜賊般，圍成了一個圈。

小太郎毫不在乎的，衝着監工先生說：

「身爲一個武士，被這些魯莽的工人恥笑，我能不給他們一些教訓嗎？」

「不管你多麼有理，到裡面再說吧！」

「不去！」

「那你別怪我用武力來挾持你嘍！」

「哼！笑話！」

小太郎毫不在意地哈哈大笑起來。

「要以武力把我漢家小太郎拖進去，來吧！你不妨試試看。」

話音剛落，迅即出刀，短利的刀鋒直向着監工掃了過去。

刀法神速，監工武士正想拔刀，但已慢了一步，肩膀立刻冒出殷紅的鮮血，兩條腿站立不穩踉踉往後退着。

「好一個野蠻的東西。」

下級武士眼看監工的狼狽樣子，立刻逼近小太郎。但見小太郎，揮刀如風，和武士們展開血拼。

恰好，有兩位騎馬的武士併轡而至，忍不住勒馬觀看。

其中一個已年過花甲。

而另一個身材魁梧，神采奕奕。

「喔！又在打架了。」

年老的武士看到這景象，似乎很感興趣地對另一位武士說：

「十兵衛，那個年輕人，是個學劍的武士，你看他的功夫如何？」

「功夫看起來是不錯的，不過，不像是拜過名師的高手。」

十兵衛以專家的語氣評論着：

「老人家，替他們排解排解吧！」

「再讓他們鬥一鬥吧！」

老武士半開玩笑地說着。

看他的神情，既有倚老賣老的威望，也有攬得下這場打鬥的信心。

他就是旗本武士中，名震遐邇，而且性格倔強的大久保彥左衛門。

跟着他的這位年輕人是柳生但馬守的長子，名字叫做十兵衛三嚴，據說他的劍法高超，兇猛無比，連他的父親都自認弗如。

這一老一小，年齡相差至少有卅歲，可是，他們情投意合，很談得來，成了忘年之交。

這會兒，他們是毫無目的的心情下，到街上來蹓躂蹓躂的。

由於天下太平，旗本武士幾乎變成了賦閒之輩，因而士氣一落千丈，毫無昔日的威風。

這種情勢，對身經百戰的彥左衛門來說，是很看不慣的。

但又有甚麼辦法呢？天下祇要停息戰火，必然會走向重文輕武的境界。

記得在十六歲那年，他就投效在家康的麾下。次年參加遠江乾之役。他勇猛過人，身先士卒，砍下了敵方指揮官的首級。並且還在元和元年的大阪夏之戰奉命做先鋒。四十年的軍旅生涯，彥左衛門一直顯赫得很，對於重文輕武的轉變，很自然會有一股不滿現實的情緒。

所以，他甚麼事情都看不順眼。

當然，像老中土井大炊頭利勝那樣子的脚色，他是打從心底裡瞧不起的。

有這麼一回事——

利勝招待左衛門到他家裡飲酒。

閒談之餘，利勝就命令部下牽出一匹駿馬，在院子裡的栗樹下，得意洋洋地說：

「這匹良駒，曾經兩度在大阪戰役中效過命。如今仍然留在我的身邊，眞是我的好夥伴，我對牠照顧備至，因爲得來不易啊！」

彥左衛門乾澀地笑了笑，逕自走到馬的身邊，撫摸着牠的鬃毛說：

「在大阪夏陣，你被眞田六文錢的部屬追殺的時候，就是騎這匹馬逃走的吧！難怪是一匹名不虛傳的千里名駒……而且，牠比人還更忠心耿耿呢，能夠適時地載着他的主人逃脫虎口。」

他故意拍着馬的屁股，調侃似地繼續說：

「你的主人喜歡你不容易啊！每年到了這一天，該雙倍的餵你才是。」

彥左衛門這般嘲笑，利勝先生不是不懂得箇中含義，但事實俱在，夫復何言。

而此刻，彥左衛門正站在平生最討厭的懦夫新建房屋的門前，面對着統轄百人的監工武士。他以隔岸觀火的心情看着年輕武士綽有餘裕的武功，暗地讚慕着：

「看這個年輕人的武功還挺不錯的。」

柳生十兵衛的劍術，爐火純青，他對年輕人的路數更是瞭若指掌。

——無師自通而能到達這種地步，不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苦練，是無法達到的。不過，繼續這

樣下去，也不過到此爲止，更上一層却是很難了。

並沒有察覺有人在觀看的小太郎，正全神貫注，連續打倒五個人之後，方才停住。

「沒有更好武功的人嗎？如果有的話，就趕快上來吧！」

他大言不慚地嚷着。

瞬間——

「咔！」

裂帛似的一聲，從人群中傳出來。

「嗯！」

頓時，小太郎感覺兩手麻木，握在手裡面的刀都差點滑落下來。

「是甚麼人？」

瞪大了憤怒的眼睛掃視一周，就是找不到這個人的影子。

「漢家小太郎，可以住手了。」

聽到有人叫着他的名字，他才看到人群中有一個頭戴寬邊斗笠的人。

「你是誰？」

「難道你把我忘了？」

戴斗笠的人說完這句話，轉身要走。

「喂！等一等。」

小太郎奮然迎了上去。

「喔！」

禁不住驚異地叫了起來。

「是武藏……宮本武藏。」

「不錯，正是我……眞想不到，你還能安然地活到現在。」

「說甚麼鬼話。」

小太郎很不服氣的，而且，一股熱流從心裡湧起：

「武藏，來比個高下如何。」

立刻，抽出了懷中的白刃，擺出一付攻擊的架式。

「笨蛋！」

武藏譏罵着：

「像你這種半生不熟的功夫，還想跟我武藏一較高下，眞是自不量力，跟我來吧！看你的體型、身手、確是塊練武的材料，我來傳授你幾招。」

武藏很不客氣地命令小太郎跟他一起走。

「你要教我……好啊！」

小太郎不由地興奮起來。

他緊跟着武藏高大身影的背後，有一份說不出的踏實感。

「喂！等一等。」

監工的武士眼看着小太郎要一走了之，捂住受傷的肩膀邊喊邊追了過來。

土井家的部屬也氣呼呼地傾巢而出。

這時——

武藏脫下了他的大斗笠，回頭橫目而視，掃了他們一眼。

「這個年輕人由我——宮本武藏帶走，那個要是不服氣的話，儘管找我挑戰。」

「哇！宮本武藏。」

那些下級武士聽到這四個字，莫不面面相覷，驚訝中帶有幾分恐懼。

宮本武藏響亮的名字，在江戶一帶，眞正是如雷貫耳，婦孺皆知。

別說是找他挑戰，連土井家的屬下在內，大夥兒都直挺挺地站在那裡，動都不敢動一下。

「走吧！」

武藏催着小太郎，逕自邁開大步向前走了。

可是——

阿松的神情却非常尷尬，她跟着小太郎算是甚麼呢？但不跟着他，實在無路可走。

小太郎早已被宮本武藏的叫喚，弄得喜出望外，不知所以，根本就忘了阿松的存在。

「小太郎！」

阿松無助地叫着他。

小太郎這才覺得進退維谷，不知怎麼是好。

幸好，不遠處有個客棧。

「妳先到那個客棧等我吧！」

「你會來找我嗎？小太郎。」

阿松好像要哭出來，眼睛哀憐地望着小太郎。

「我會去的。」

「一定哦。」

「當然，妳放心好了。」

小太郎的應諾似乎心不在焉。

阿松感到那種淡然的感情，心裡一陣冰涼，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淚。

小太郎再也沒有時間跟她磨菇，丟下一個暗示她到客棧去的眼色，趕緊去追隨武藏去了。

而在另一邊——

騎在馬背上，把這裡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的彥左衞門和十兵衞，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彥左衞門開口說：

「宮本武藏這回到江戶來，一定會到柳生道場去拜訪的。」

「很可能。」

「你想，令尊大人會不會跟他比個高下？」

「說不定。」

「這麼說，你也要成爲他的對手囉！」

「這個！」十兵衞沉思了一下，接着說：

「我確實很想跟武藏決鬥一場的，祇怕我父親不會答應。」

「爲甚麼？」

「怕柳生派敗在他的手下。」

「這不是等於說，你也沒有得勝的把握？」

「沒有經過正式的比鬥，誰勝誰負是很難講的。」

「你又何必那麼客氣呢？如果劍法如虹的柳生十兵衞都敗在他的手下，天下還有甚麼人能打敗宮本武藏……」

彥左衞門巴不得能看到十兵衞的勝利，大聲地繼續嚷着。

「十兵衞，你就把他的腦袋給砍下來吧！」

他的聲音像要震塌屋頂似的。十兵衞不由得向四面張望了一下。

這時，阿松照着小太郎的指示，來到了那個侷促的小客棧。

「請問，能讓我住下嗎？」

那位老板模樣的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番。

「妳一個人嗎？」

「是的——」

「有錢嗎？不要到時候付不出房錢，要用做工來交換，我可不歡迎啊！」

「不會的，我多少還有點積蓄。」

「沒有撒謊。」

「我從來就不說謊話。」

阿松眞的看不出她是個撒謊孩子的模樣。

老板放心地支使着女中，將她帶進房間。

自阿松走進小客棧，直到女中把她帶進房間，坐在賬房旁邊一位胖胖身材，臉上帶著稚氣的男子，一直目不轉睛地盯住她。

「老板。」

「嗯！」

「她很像是離家出走的女孩子。」

「不見得。」

「我看一定是的。」

「也許人家是到城裡來找事做。祇怕往後沒有時間看到城裡的風光，趁還沒有展開工作以前，出來蹓躂蹓躂也不一定啊！」

「不是的，絕不是你想的那樣？」

「爲甚麼？」

「從她的模樣，就像一隻沒有目的，胡碰瞎撞的兎子一般，準是離家出走的。」

「也許你斑紋蛇參太的看法是對的。」

老板祇好用這句話，結束這個也許永不能得到結論的猜測。

斑紋蛇參太與其說是看準了她是離家出走的，不如說是希望如此。

因爲，目前的江戶城，最需要的就是年輕的女孩子。

武士的公舘需要佣人，商店裡面需要店員，而那些茶樓妓院更需要這樣初出茅廬的女孩子。

而綽號叫斑紋蛇參太這個傢伙，就是一個專門誘騙良家婦女，做人口買賣的無賴漢。

有許多女孩子，經不住他甜言蜜語的誘惑，被賣到吉原的妓樓。至少有一百個身家清白的女孩，被他推入火坑。

其中有因自己長得出衆，而鴻運高照，成了高價待沽的名妓。

「嘿……碰碰運氣看。」

參太暗自在心裡捉摸着。

「參太，我看吶，積點德吧！做得太過份，對你的後輩子不會有好處的。」

老板早就看出了他的鬼心眼，警告的向參太打着招呼。

參太從來沒有接受過別人的勸告，也從不考慮後果的。

「要這樣想，我早就該洗手了。」

他自恃有理似地應着。

這時，又有客人進來了。

參太趁機離開座位，逕自上樓去了。

「有空房間嗎？」

進來的是雕刻佛像的新六郎。

「喔！客官，請坐！請坐！」

老板的表情，跟對待阿松判若兩人。

新六郎說：「我來這兒，爲的是找人，可能要住上一段時間。」

「喔，請！請！」

於是新六郎跨出店門，領着一位頭戴斗笠的女人走進來了。

這個女人以手杖著地慢慢摸索著進來。

「注意地面的東西，一步一步的上來吧！」

新六郎以很溫和的口吻指示她，使她能安然地爬上踏脚板再到床上來。

而此時的另一間房間——

「對不起。」

斑紋蛇參太躡手躡脚地打開阿松的房門。

「我打擾一下。」

未經阿松的允許，就逕自的走進去了。

這時的阿松正站在窗旁，望着馬路上的行人，突然聽到有人在說話，轉過頭來很詫異的凝視著參太。

而參太却很不客氣的坐下來。

從他的外表看來像是個生意人，但就算在江戶，能明瞭他眞實身份的人是寥寥無幾，而今他撒謊地說：

「我是在小田原開藥舖的參右衞門……我想請教小姐一件事。」

「甚麼事？」

「請妳坐在我前面，讓我仔細的瞧一瞧。」

阿松感到很迷惑，但仍依照他的吩咐坐在他面前。

參太像鑑定古董似的，一直盯着阿松。

「嗯——」

然後似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

「長得眞像。」

「唷！像誰？」

「我的女兒……」

參太佯裝出一副傷心欲絕的模樣，說：

「當我看到妳進來時，暗地大吃一驚……我找了十幾年的女兒，如果還在人世的話，必定長得跟妳一模一樣……眞的太相似了。」

「……」

「我女兒在六歲時被人拐走了，至今一直杳無音訊，是生是死都無法確知……她母親因過分的思念而致發瘋，最後含恨離我而去了。」

「啊！好可憐。」

阿松被參太的花言巧語吸引住了，心中興起無限的同情。

「從那年起我就把小田原的藥店關起來，改做推銷藥品的生意商，在全國各地流浪來尋找我的女兒。」

「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但並非是你所要找的女兒，說實在我也很同情你……」

「雖然我知道妳並不是我的女兒……可是常在夢中出現的那張面貌和妳極爲相似，使我心裡覺得很難過。」

參太一邊說一邊想着。

——沒有父母的孤女，再好也不過了。

在肚子裡打着如意算盤的參太，又接着說：

「老實講，我已經拋棄找女兒的念頭……今天能夠遇見這般像我女兒的人，我也就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

這個面善心毒的斑紋蛇參太，開始佈置陷阱使阿松不知不覺地滑落進去。

「我有句不該講的話，就是冒昧地要求妳當我的女兒，好嗎？」

「……」

「因爲我有個願望，就是遇到我女兒時，買漂亮的衣服給她，帶她到淺草觀音菩薩廟裡燒香，然後再到一家餐館請她吃豐盛的佳餚……，因爲她在童年過的日子太苦了，我想祇有以物質上的享受才能彌補她在精神上的損失……。如果妳能做我女兒的話，就能實現我的美夢，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且能看開一切，帶着愉悅的心情回小田原去。」

阿松聽到對方這種可憐兮兮却情眞意摯的措詞，淚珠情不自禁地從眼眶滾落至臉頰。

「叔叔，天無絕人之路，你一定會找到女兒的，請不要太早死心。」

「不不……我的歲數也不小了，而思鄉情深的感覺也日益濃厚，只要妳能夠當我一天的女兒，我會永遠感激妳，即使我老而歸鄉，死也瞑目了。」

說話的同時，他從懷裡掏出一個大錢包。

「妳看我爲了尋找女兒，準備了這麼多的錢。」

「……」

「姑娘，妳就行行好，不要讓我失望吧！」

「像我這種身份的人可以的話，我是不會拒絕的。」

「喔，妳答應了，眞謝謝妳。」

參太兩隻手扶在床上，正想磕頭道謝時，忽然房門被打開了。

「參太——」

跨進房裡且以不友善的眼光瞪着參太的人，正是帶盲女來投宿的佛像師新六郎。

參太暗地吃了一驚。

「你還在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嗎？」

經新六郎嚴厲指斥，參太才怯怯地叫了一聲。

「大哥。」

「五年前我們都向天發誓洗手不幹這種無人性的買賣，重新改邪歸正好好地做人，難道你忘了嗎？」

以前新六郎和參太在東海地帶，專門誘買貧窮家庭的女孩，再賣到江戶的妓樓裡，這種販賣人口的非法生意，與無惡不作的吸血鬼毫無差異。

後來新六郎良心發現決心放下屠刀，改行做佛像師。而今天的參太不但無悔過之心，反而變本加厲在江戶的妓樓大出風頭，目前他手裡有二十幾名囉嘍對他忠心耿耿。

「參太，你回答我的話呀！是不是把我們的誓言忘記了？」

新六郎雖然比他小十歲，可是他的膽識比參太略勝一籌，使他不得不屈服於新六郎之下，而稱新六郎爲大哥。

參太瞄了新六郎一眼，一副很不服氣的樣子。

「參太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新六郎瞪大眼看着參太。

「不敢，不敢。」

參太不敢正視新六郎，趕緊把目光移轉到別處，口是心非地搖着頭否認。

參太對於新六郎的脾氣可說是一清二楚，比任何人都瞭解。

「如果沒有甚麼話說，就滾吧！不要在我面前幹這種不道德的事。若再被我遇見的話，我是不會輕易饒恕你的。」

很不客氣地訓斥參太一頓後，新六郎才向阿松說：

「剛才好危險啊，小姐——」

阿松楞住了。

因爲，以她的閱歷，想不出這個胖胖而帶着稚氣的人，有那一點像是壞人。

剛站起身朝外走的參太，忍不住又回頭看新六郎，問：

「大哥，現在在做甚麼事？」

「我做甚麼事，你管得着嗎？」

「當然小弟是不夠格管，但我在想，大哥在別處是否也幹這種事？」

「你趕快給我滾。」

「大哥，你不會搶我這筆生意吧！」

「你這不要臉的傢伙，你看錯人了。」

看到新六郎怒氣沖沖的表情，參太害怕地走了。

這時新六郎坐在阿松面前，告訴她：

「小姐，他叫斑紋蛇參太，是個大壞蛋。」

「是眞的嗎？」

「絕對錯不了。說句慚愧話，我以前曾經是他們的同夥，改過自新後就決心行些善事，以彌補過去積下的罪孽……好了，江戶是個很可怕的地方，尤其像他那種面善心惡的人滿街皆是，妳要小心囉！」

「是的，我會小心。」

天眞無邪的阿松微微地點頭。

新六郎用很溫柔的眼光看着她，問：

「妳自己一個人跑到江戶來，做何打算呢？」

「不是，我是和別人一道來的，他叫我在這兒等他。」

「喔，是嗎？妳有伴了。」

「是的，是一位學習劍法的年輕武士，我想做他的侍女，才跟隨他一起生活的。」

「你是否很喜歡那位武士？」

被他這麼一說，阿松心底的秘密似乎被拆穿了，臉頰泛起一片紅暈。

「青春是很寶貴的啊！」

新六郎好像感慨萬千地叮嚀着阿松，並且說：

「能不能讓我跟那位武士見見面呢？」

阿松沉默着。

柳生道場

柳生但馬守矩坐在庭院的茶亭裡，閒情逸緻地準備著茶具。

這座庭院，是模倣禪林庭園的格局設計建造，淳樸雅緻，風格獨特。

尤其是庭院裡的草庵，是照着伊豆農村的古樸情調設計的，給人一種思古幽情的意境。

茶亭裡掛着一幅匾額，上面寫着兩個剛勁的漢字：

「幽幻」

這兩個字是跟但馬守論禪學，曾經贈給他「不動智神妙錄」啓示的澤庵和尙的手筆。

但馬守很欣賞這兩個字。

他更喜歡這個庭院的特有氣質。

他每天都要在這兒靜思片刻，是養神，也是悟禪。

尤其是今天——

他從來沒有想到過，一個人上了年紀，會被孤寂所侵蝕，而常常會有神情鬱鬱的感覺。

這是剛才在書房，和目付朝比奈源右衞門交談了一個時辰，突然興起來的一股思維。

一個小時以前，源右衞門跨進大門，剛坐下來就立刻提出了問題。

爲了要貶謫五個諸侯，想借用柳生道場的密探力量。

其實，這五名諸侯，並沒有被貶的理由，祇

因在他們之中，有的領地位據險要，乃兵家必爭之地；而有的呢？田產無數，稅收難以計算。將軍府爲了集權中央，大權獨攬，才蓄意要剷除他們，以除心腹之患。

但馬守看了一下攤開在桌上的名單，每一張善良而忠厚的面孔，浮上了紙端，也映現在他的腦子裡。

——爲什麼一定要剷除他們？

他愈想愈不是滋味。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將軍府的一些措施，使他感到一陣心寒。

祇要有一點疑竇，即使過去曾經赤誠效忠的也絕不放過。

且說三年前吧！

爲了要貶謫福島正則，但馬守和源右衞門曾經數度密議，編造了很多莫須有的罪名，加在福島正則身上。

其實，福島正則自身連一點都不知道，那裡有什麼罪過呢？

毋庸諱言，福島正則應該算是一位受人民愛戴的諸侯，對於部下的關切無微不至，還勤於公益，造福民生。

不但如此，他治事有方，把轄內管理得有條不紊，人民安居樂業，庫收也從不虞匱乏，像這樣的官吏，實在不多。

但結局如何呢？

仍然逃不過德川幕府的韃伐。

也仍然逃不過貶謫的命運。

但馬守發覺，他很多事祇是愚忠地爲德川幕府盡職，自己却昧着良心做事。

有什麼辦法呢？德川幕府標榜的就是中央集權。

凡是有違這個原則，或者是有碍這個原則的，都會慢慢地被剷除得一乾二淨。

而但馬守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劊子手——雖然沒有親自殺人見血，但血腥味比劊子手更濃。

從關原戰役，大阪冬季戰役、夏季戰役，原屬豐臣家的大小諸侯，沒有一個有倖存的命運。

可是，曾直屬於家康的客將還仍然存在，他們是：

前田利長（一百十九萬五千石）
福島正則（四十九萬八千石）
黑田長政（五十二萬三千石）
池田輝政（五十二萬石）
加藤清正（五十二萬石）
淺野幸長（三十七萬六千石）
細川忠興（三十五萬九千石）
山內一豐（二十萬二千六百石）
藤堂高虎（二十萬三千石）

這些人或是舊封，或加新賜，散佈於全國衝要之地。

在德川統一日本十年後，將軍府才露出原本猙獰的面目，開始對諸侯們採取脅迫的行動。

當家光就任三代將軍的時候，曾召集全國的諸侯們，並且宣告：

「余生來就是將軍的命運，雖然你們是余的祖父東照權現（家康）及父親大御所（秀忠）的開國元老或客將的諸侯，但以余的眼光來看，都是屬於余的臣民，因此從今天起，我皆以臣民的地位來對待。」

如加藤、前田、福島、細川這些有功於幕府的諸侯，即使在家光的前面，也要行君臣之禮。

甚至這些諸侯對於自己何時會遭致貶職的命運，也是無法預知，內心惶恐萬分，尤其自福島正則被貶謫後，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傳遍了諸侯，更使他們惶恐不已。

據說福島正則遭受貶職的罪名，是將軍府隨便揑造的，使這位本是顯赫一時的諸侯淪爲階下囚，而幕後的主使者就是柳生但馬守及朝比奈源右衞門兩人。

那時候但馬守覺得這是愛國的行爲，爲了鞏固國家的基礎是不惜犧牲一切，也未曾萌生過絲

毫的悔意。

但是——

不知道甚麼原故，三年後的今天，源右衞門突然地跑來柳生道場對他說：

「現在要將這五位諸侯貶職。」

當但馬守聽後，心底不禁黯然神傷起來。對這種蓄意誣陷諸侯於莫須有的罪行，使人遭到妻離子散的慘局，令人產生的難過心情，是難以言語形容的。

能輕而易舉地將福島正則貶職，且不動聲色的達成任務。但馬守是根據密探的報告，才能順利的完成。可是至於其他的諸侯，是否能夠坦誠地將城門奉獻出來，這是很難確定的。

國內能耕種之地所剩無幾，而這些諸侯一旦貶職後，即有面臨斷絕食祿之憂，將以什麼來過活呢？想到這裏，但馬守內心的痛楚越發地沉重了。

當時朝比奈源右衞門的意志如鋼鐵般地冰冷，狠狠地向但馬守隙述如何貶抑諸侯的辦法。

但馬守在一旁靜靜地聽，並沒有表示任何意見。當商量完這件事後，源右衞門又繼續說：

「忠輝公潛藏在江戶一帶，至今仍無法查出，想要借重你的力量來共同搜尋。」

「你怎可如此講，難道我是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做旁觀者嗎？」

但馬守理直氣壯地回答，但源右衞門却以冷淡的語氣，說：

「能砍下忠輝公腦袋的人，除了柳生道場的高手外，是別無他人了。」

「不是說若被抓到的話，要送回軟禁的地方去嗎？——」

這時源右衞門嘴裏却迸出一陣獰笑聲。

「將軍已經表示無法原諒他了。」

但馬守的眉頭很不自然地皺了起來。

源右衞門這趟不懷善意的訪問，使但馬守原本平靜的心情瞬間跌落到憂鬱的深淵裏，他鬱鬱不樂地來到茶亭中，一個人獨自沉思着，但耳朵裏似有波濤洶湧的海浪聲廻盪不已，久久不能平息下來。

「……老爺。」

突然間傳來一陣呼喚聲。

支支吾吾講話的，是剛從外面回來的心腹花房東吾。

「進來吧！」

「是——我在外面就可以的。」

「事情辦得怎麼樣？」

「我費了很大事，終於找到了先前曾在大阪城裏當高級女侍，後來又在石田治部少輔裏當侍女的老婦人。」

「眞的嗎？那她還記得秀賴公的面貌吧！」

「她說她曾當秀賴公的奶媽，有半年之久——」

「好吧，帶她去看看那位少年，是不是與秀賴公有相似之處？」

「是的。」

東吾鞠躬退出。

但馬守啜了一口濃茶，坐在桌前，開始寫般若心經，這種習慣由來已久，且未曾間斷過，大約經過兩個時辰後，東吾才回來說：

「老婦人看過之後，馬上指出少年和秀賴公年幼時的模樣很相似。」

「……」

——的確有這一回事。

聽到這個消息的但馬守，心中有如千鈞重壓說不出話來，稍停一會兒，他纔緩緩地且不耐煩地表示：

「好了，現在把那個婦人的嘴巴封起來。」

「我知道了。」

東吾離開後，但馬守趕緊站起身來，從後門順著小路走出去，途中穿越過一扇門，門後面臨着一片濃密的樹林，在幽靜的樹林中，豁然出現一棟特別的建築物。

所謂特別，並不是指它的型式跟別的建築有什麼截然不同之處。

祇是它的用途很特別。

那是專門用來囚禁有身份犯人的秘密監獄。

但馬守悄悄地來到了這裡。

站在鐵門外，從門縫裡窺視良久。

秀太郎正靜靜地坐在書桌旁邊，凝神地默讀桌上攤開的書本。

那是但馬守特意給他讀的「不動智神秘錄」。

「……不動就是靜止，智是智慧；但不動並不是說像石頭一樣的呆滯不動，而是指要專心一致，心無旁騖，集中精神以達於寸心不離的境界，這才叫做不動智。」

像這樣充滿了哲理和靈性的書籍，對於一個十歲不到的少年來說，要領悟其中的精義，是相當困難的。

但他還是凝神壹志地在鑽研着。

但馬守看到他那張純樸無邪的臉孔，想起剛才東吾跟他講的話，不免又增加了幾分煩惱。

——這樣天眞伶俐的孩子，他有什麼罪過呢？

——他並非生下來就願意作秀賴公的孩子啊！雖然曾爲天下主秀賴公的後嗣，他爲什麼不能擁有活下去的權利呢？

——可是，如今當政的幕府，爲了要根除日後無窮的禍患根源，自己必將成爲扼殺這個少年的劊子手，這不是太無人道了嗎？

——其實，德川家的基礎已經穩若泰山，就讓他繼續活在世界上，又有什麼妨碍呢？

衡情度理，都是一件教人費解的事情。

矛盾！矛盾！那來的這麼多矛盾。

但馬守的腦子裡爲這些矛盾盤旋着，現在的他，好像有些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了。

實際上，但馬守心裡所以會湧現這些個錯綜複雜的意念，乃是一種人性良知的覺醒；對他來說，除了忠心耿耿地執行將軍的命令，又能做甚麼呢？

於是，他打開了兩層鐵門，進入秀太郎所住的房間裡。

秀太郎抬起頭來，一眼看見了但馬守慈祥而溫暖的笑容。

但馬守問他：

「你懂得書裡的意思嗎？」

秀太郎很乖地搖着頭。

「哈……這也難怪嘛！你年紀還這麼輕，要看這麼深的文章實在是不太容易的。不過，祇要你反覆唸下去，自然而然會領悟一點其中的道理。」

但馬守說這些話，態度雖說很和祥，但怎麼樣也撥不開心裡浮起的茫然落寞。

——對一個不久人世的少年，就算他看懂這種修身養性的書，徹悟個中的道理，又有什麼用呢？

「你一個人在這兒，會不會感到很寂寞？」

「我想這是難免的吧！」

秀太郎滿臉疑惑地反問他：

「爲甚麼要問這句話？」

「祇是隨便說說而已。」

「我並不寂寞……只是……」

「只是什麼？」

「我認爲沒有理由要把我關在這兒，所以我很氣惱。」

秀太郎很不高興的說着。

「這就要請你原諒了……因爲你是豐臣秀賴公的孩子，所以不得已纔將你囚禁起來。」

但馬守很嚴肅的告訴他事情的原由。

少年的表情突然變了。

——難道他已經知道我的身份嗎？

但馬守看到秀太郎臉上困惑的表情，覺得很難過，心底有如刀割般的疼痛起來。

忽然，秀太郎張大雙眼狠狠地瞪着但馬守，

問：

「我會被處死嗎？」

「眞若是豐臣秀賴的孩子，就要被處死。」

但馬守被問得無言以對，祇好一五一十地坦白告訴他。

如果說不會處死，豈不是變成了謊話，但說了老實話，又未免太殘酷了。

聽過但馬守的話後，秀太郎猛然地站起來，緊握着拳頭抑住他內心感情的衝動。

「柳生但馬守先生，你是個武功高強的人嗎？」

「嗯！」

但馬守沒有否認。

「好！既然武藝強，對於是非黑白，也應該分辨得清清楚楚才對吧！」

「……」

「我想請問一下，對於處死我這件事，你認爲是，還是非？」

「……」

「母親曾經告訴我，說我是豐臣秀賴公的孩子，可是，如今我的名字是秋月秀太郎，我祇是一心一意想成爲一個武士……爲什麼無緣無故要被殺呢？而且，我來這裡這麼久了，對德川家沒有過一句怨言。秋月六郎太叔叔曾經教過我，不能埋怨任何人，我一直遵守他的教訓，從來就不管別人的事情，我眞不懂，爲甚麼我要被殺害呢？」

秀太郎愈說聲音愈大，心裡積壓的憤怒，恨不得一洩而盡。

但馬守幾乎被他銳利的言詞感動了。

——是嘛！爲甚麼要殺害這樣一個無辜呢？

「世子！」

但馬守下意識地叫了他一聲，眼睛裡浮起雲霧般地茫然神色。望着滿臉淚水的秀太郎說：

「世子，你知道嗎？我祇是德川的部下，做部下的沒有人敢違抗長官的命令。所以，你是秀賴公遺孤這件事，我眞是無能無力。」

秀太郎的身體起了一陣痙攣的顫慄，嘴唇蠕動着想說甚麼，卻無法開口。

突然，全身癱瘓似的跌落在椅子上。

而且，汩汩的淚水，像雨點般地從他紅潤的臉上滾落下來。

他哭了。

哭得椎心泣血。

——多麼可憐的孩子！

但馬守本能的同情他，很想把他抱起來，就像抱起自己的孩子。

「世子！」

他非常誠懇地叫喚着：

「世子！如果你運氣好的話，無論德川的權勢有多麼大，也無法奪走你的性命……你要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我這個老朽祇能把話說到這裡爲止，至於其餘的……請你原諒我吧！」

但馬守再也忍受不了那股悲慟的氣氛，默默地走開了。

——衆神啊！如果你們眞的有靈，請你們保護這個又可愛又可憐的孩子吧！

他心裡一直這樣虔誠地默禱着。

※　※　※

而就在這個時刻——

十兵衞三嚴跑馬回來了。

他把馬交給了佣人，正要跨進大門的時候，看到一個人站在通往道場的石子路上。

那就是上午在土井大炊頭利勝的別墅前面，和那些土木工人打架的青年。

本來，他是和宮本武藏一道走開的，而此刻却莫名其妙地在這裡出現，是不是做武藏的斥候呢？

十兵衞瞟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地進了大門。

他對一位刀法高超的徒弟神谷高之丞說：

「在道場外面有個年輕人，去帶他進來。」

「是——」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他走遍了東瀛，也到過中國。

他打算把這些資料整理完成，下一步計劃到北陸去。

他肩負如此重大的秘密任務，知道的人並不多，因爲那是前代將軍秀忠直接授予他的。

十兵衞也就以不適繼承父業爲藉口，退隱下來從事密探的工作。

雖然他不適繼承父業，可是，沒有辦法叫別人不相信他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劍壇奇才，而且，他在這方面的稟賦，是與生俱來的。

是十一歲那年吧！

父親爲了試探他的反應，暗地裡丟出一塊石頭，十兵衞閃避不及，直接擊中了右眼。

瞬間，他變成了一隻眼睛的獨眼武士。

可是，在那次使他終生難忘的事件中，雖然受傷仍能機警地用手掩住左眼，使但馬守看見這幅靈敏的身法，不禁發出感慨萬千的嘆息聲。

高之丞聽到少主的吩咐，心裡很納悶地跨出了大門，他想不出少主是甚麼意思。

因爲，柳生道場向來嚴禁和其他流派比劍的。

就算是有人跑上門來挑戰，也會被委婉遣回的。

而且，對於身份不明的武者，從來就不可能讓他進來的。

高之丞眞的猜不透十兵衞葫蘆裡賣甚麼藥。

交待了高之丞的十兵衞，這會兒從櫃子裡翻出來一大堆文件。

那是幾十年來搜集的資料，忠奸雜陳、文武兼備，在他的職務範圍內，隨時都有參攷的價值。

儘管在表面上，他是一位練功的武者。

其實，他是以密探的名義遊跡各地，他的任務除了瞭解各地可疑可信的人物，更重要的是繪製精密的地圖，和採訪民情反應。

到了十五歲時，十兵衞除了父親但馬守外，已經稱雄於柳生道場，所向無敵。

於是十兵衞從此開始研究間隙奧招妙法。

本來柳生派和新陰派的打法，同是屬於同歸於盡式的招法，也就是說欲置敵於死地，同時自己也要存有隨時隨地被殺死的心理準備，不顧性命的危險而奮力地攻擊敵方。

十兵衞終於研究出同歸於盡打法的破綻之處，即發明「肋骨一寸」的功夫，用來克服同歸於盡的缺點。

就是說在敵人如迅雷般向自己下手的那一刹那間，自己仍能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勇猛地向敵方攻擊。

素來武功的根本方式——

首先擺好架式，待敵而動，然後決定如何還擊，再從中取得最後的勝利。

所謂數三這種打法，是正派武術的理論。也就是在敵人發出凌厲招法的同時，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也如電擊般反擊，以置敵於死地，這才是眞正輸贏的關鍵所在。

若要有這種玄絕奧妙的身法，就必須有區分間隙的判斷力。而十兵衞於二十歲時，就已練成厲害的間隙招式。

有一次——

在某諸侯的府邸，介紹一位在府山中修習達二十年的武士，這位武士竟公然地向十兵衞要求比劍。

十兵衞接受了他的挑戰，並談好彼此以木劍來比鬥。他倆在決鬥中似都採取同歸於盡的打法，經過這一場激烈的決鬥，結果勢均力敵，分不出勝負。

「再來一次。」

對方猶感不過癮，提出繼續決鬪的要求。

第二次比劍的結果，仍是勢均力敵不相上下。

但是十兵衞却開口說：

「你看到我的厲害了吧！」

他脫口而出，這句話是暗示着已分出高低來。

對方因而惱羞成怒，憤慨地說：

「分明是兩敗俱傷的局面，你還講甚麼大話？」

他聲色俱厲地回答着。

但是十兵衞却不理睬，落落大方地對諸侯說：

「你覺得如何？」

以諸侯的眼力判斷，也認爲是兩敗俱傷的。

「好像不相上下嘛！」

十兵衞有氣無力地退回自己的座位。

對方很不服氣且認眞地說：

「彼此用眞刀來見輸贏吧！」

十兵衞却冷嘲熱諷地充滿了十足挑戰的意味說：

「人死不能復生，我看還是請多多保重吧！」

對方頓時覺得受到無比的羞辱，於是猛地從腰際抽出刀來。

「看刀！」

十兵衞被逼得走投無路，不得已只好抽出刀來採取防衞的架式。

又經過一番激烈的打鬥，對方終於血流如注，踉蹌倒地。

十兵衞輕鬆自如地步回自己的座位上，他解開衣服，讓諸侯們看看自己的外衣和裡層的衣服。非常令人驚異的是裡外兩層衣服都讓對方斬破了，只剩裏面的內衣完好如初，沒有破損。

輸贏的關鍵所在，是決定於「肋骨一寸」的招法上。十兵衞第一次在衆人面前表露自己獨特的功力。

「我叫漢家小太郎，是個四處流浪的練武士，今年十八歲，爲了要修習武功，尋找上乘武者而走遍各地已有五年了。

爲了要證明自己的劍術造詣，想請貴道場作個評定，如蒙不棄，那眞是榮幸萬分。」

一個滿身灰塵衣履破舊的年輕人，站在道場大門外大叫着。

從道場裏出來的那個武士，很不親切地招呼着他，用極不友善的口吻說：

「柳生家從來不與其他的派系比鬥，這點規矩你應該知道的，如果連這也不知道，眞是孤陋寡聞，太沒見識了。」

聽到這些諷刺的話，小太郎並不在乎。

「我並不是要來比劍的。我不屬於任何門派，只是憑着自己的意志，無師自通修習得來的，因此想請貴道場來鑑定我的實力到底如何，並沒有甚麼其他企圖。」

對方正想以冷言嘲笑他時，恰巧由門內走出一個人來，說：

「讓他進來吧！」

「爲甚麼？」

先出來的那人很不高興地回了他一句。

「那是少主的命令。」

——太妙了。

小太郎心裏高興極了。

——這個人口中的少主，不是十兵衞三嚴，就是他的弟弟宗冬。

——一定是看見我那不凡的舉動，纔叫我進去的。

小太郎默默不語的沉思着。

其實小太郎來柳生道場的目的，是宮本武藏教了他一招。並且對他說：

「到柳生道場試試看吧！」如此慫恿他來到柳生道場的。

而宮本武藏所教的那一招是——

右手握着大刀，左手同時握着小刀，提於胸前；而右手的大刀以水平的姿態，挾在右側腋窩下面，以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面向着敵人。

當敵人用力砍下來的時候，迅速地以左手的小刀掃開敵人猛烈的一刀，然後，盡速用右手的大刀，刺向敵人的胸膛，必能置人於死地。

「以你的稟賦，加上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武藏充滿了信心鼓勵他。

小太郎在學習這一招法的時候，是經過相當喫力的磨練，才有了展露於人的把握。

——好！爲了不使武藏先生失望，我應該表現給他看看的。

他抱着滿懷的希望，一個人大膽地來到了柳生道場。

終於——

小太郎如願以償地進了道場。

這是一間約有十二丈見方的廣濶房子，大得出乎小太郎的意想之外，而此刻排列在眼前揮劍彈腿練武的，就有三十多人。

小太郎的眼睛不禁一亮，血液也跟着激動的心情而沸騰起來了。

從小就過着飄泊流浪生活的他，第一次進入武界的道場，也第一次看到這樣壯觀的練武場面。

一般說來，沒有成名爲武術高手之前，都要閉門自修，苦練劍法。小太郎也經過了這樣一段鮮爲人知的艱苦生涯。

但他的功力究竟到了何種程度，自己都莫名其妙。

跟那些不上路的土木工人比高低，實在也祇是爲阿松抱不平而已，弄不出個甚麼名堂來。

——這一下，機會終於來了。他兩隻拳頭下意識地握得緊緊的。心裡像夢幻似地沉思着。

——要揚名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這時候，小太郎不自覺地想到了伯父織田信長，和父親識田左衞門佐信次。自認身出名門的強烈優越感，可以說是鼓舞他堅強活下去的支柱，而今天，就要把幾年來苦練勤修的成果盡情發揮出來，也足以告慰伯父和父親在天之靈了。

小太郎愈想愈興奮。

終於不能自抑地肌肉抽動着。

因爲，他很相信冥冥中的幸運。

如果不是幸運，是不會遇到宮本武藏的。

如果不是幸運，這位曾是他要挑戰的武術強人，也不會成爲他的武術指導。

如果不是幸運，他來到道場門口就會被擋駕，現在却意外地被少主命令請了進來。

……

而且，他相信，另一個幸運正等待着他。

祇要他能使出武藏教給他的一招，柳生道場裡裡外外的人丁，一定會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包括十兵衞三嚴這位第一高手在內。

——嗯！

小太郎興致勃勃地環視了道場一周。

而眞是幸運，一眼就看到了一隻眼睛的武士。

——是柳生十兵衞。

小太郎更加興奮了。

「各位，今天的訓練課程，到這裡告一個結束。」

下命令的自然是十兵衞。

那些滿身大汗的徒衆們，像得到大赦似地吁了口氣，紛紛退到兩旁。

剛剛熱烘烘的偌大道場，現在變得異常寧靜。

十兵衞這才以很熱烈的態度，招呼着等待已久的小太郎。

「請到這裡來——」

小太郎坐到了他的對面。

「漢家小太郎是你的眞名還是假名？」

「不，是我的本名。」

「我認爲你是出身於名門。」

「……」

「若有甚麼難言之處，那我就不問了。」

而小太郎祇輕輕吁了口氣，就像巨獸吞噬弱小動物般地發出了銳厲的殺氣。

道場上的徒弟們，一個個目瞪口呆，肅然不語。

因爲，他的這種自學苦練的武藝，和一般道場上的傳統招式，是有着很大差異的，很自然地叫人感到驚奇。

十兵衞像柱石般站在道場的中央，目光緊盯住小太郎的動作，臉上毫無表情。

小太郎慢慢地挪動了脚步。

他們兩相隔的距離跟着拉近了。

心裡面根本沒有恐懼意識的小太郎，看不出十兵衞在靜止的狀態下，是如何在對付自己。

他當然也不知道，他的這番挑戰，實質上是宮本武藏和柳生十兵衞比武的實驗品。

原因是，武藏教小太郎這一招的用意，是試探柳生派面對它的時候，採取甚麼方式來克制它。

「不——」

小太郎搖搖頭否認並非有甚麼難處，他坦誠地說：

「我父親是織田左衞門佐信次。」

「喔——不出所料。」

十兵衞點點頭，表示他沒有看走眼。

「那你練習劍法已有多久了？」

「五年多了。」

「是獨自一個人學習的嗎？」

「正是。」

小太郎挺起胸膛，大聲地回答。

沒有多久——

十兵衞和小太郎在衆人面前，對峙於道場中央。

小太郎兩隻手握着大小兩把刀，依照武藏傳授的秘訣，神情凜然。

看到這種不尋常的架式，道場裏的徒弟們個個都緊張起來了。

十兵衞早就洞燭機先，知道小太郎是宮本武藏唆使來的，他也就不敢稍懈，全神貫注於小太郎所擺出的招式，進而判斷武藏的功夫到底高深到甚麼程度。

的確——

小太郎的震撼力是相當驚人的。

一個普通的武士，必然束手無策，無力抵擋。

因此，他自己如果眞的面對武藏，要想閃避顯然也不容易。

——看情形，祇有置他於死地了。

十兵衞狠下心做了這樣的決定。

事實上，在這個道場上，除了他親身迎戰，是沒有人能對付得了他的。

沉默……

沉默……

好像有一世紀長時間，小太郎同樣陷入了沉默。

距離越來越近了。

面對着小太郎擺出的左右夾攻的架勢，十兵衞再也沒辦法用時間來消耗他的體力。

因爲，小太郎的下一步驟，必會用右手的大刀刺向自己的胸膛，架開那把大刀的剎那間，左手的小刀將會向自己的臉部撲來。

果眞如此，自己就無法躲避了。

——假使速疾地避開刺向胸部的一刀，再往後退，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十兵衞沉思着。

可是，這將是多麼沒面子的事。

他所代表的是柳生道場，竟然以退却的姿態，來閃避敵人的攻擊。

——笑話，太笑話了。

而現在的辦法，是把對方左手的小刀打下來，同時，快速閃開刺向自己的大刀，然後，再趁勢出手猛擊，打碎他的頭顱。

——就這樣決定了。

於是，六尺之軀的十兵衞，使出全身的力量準備出招。

就在他揮下大木刀的那一剎那。

「到此爲止。」

從上面傳來急促的聲音。

「爲甚麼？」小太郎不知所以，憤怒地吼着。

他狠狠地瞪了十兵衞一眼，再沉沉的把目光轉向突然出現的但馬守。

「你爲甚麼要打岔，是不是怕柳生道場的人，敗在我的手下？」

但馬守看到那付頑冥不馴的神態，心裡面禁不住嘀咕着。

——嗯！還眞是個勇敢的小伙子！

於是，他笑着說：

「柳生派的責任是指導將軍的武功……從來不跟其他門派比劍，如果你一定要比劍的話，去另外選一個道場吧！我們柳生道場是不歡迎的。」

三四

但馬守的話溫和中含有威嚴。是勸說，也是命令。

——哼！太沒有膽量了。

小太郎深信他是怕栽在自己手裡，滿臉不屑的表情。

但馬守沒有把他看在眼裡。

他的老成持重，再大的聲音也不會激起他肝火的。

小太郎暗忖着已經沒有轍了。針對着十兵衞說：

「好！當有一天但馬守先生不在的時候，我再來送你一刀。」

他悻悻然地揚長而去。

但馬守和十兵衞進入了一個房間，相對而坐。

「你爲甚麼想打死那個年輕人？」

但馬守的臉色顯得很不高興。

「父親！您有沒有研究過他的架式？」

「沒有甚麼？祇不過外面所使用的殺人刀法……」

「不！那一招是宮本武藏想出來的。」

「你怎麼知道的？」

「宮本武藏已經來到了江戶，那位年輕人就是他派來的，想試探柳生道場的底細。」

「啊！武藏到江戶來了！」

「嗯！我親眼看到過……」

「那他遲早會來的。」

「一個身懷武功的人，沒有不想見識一下武藏的刀法，所以我才……」

「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殺死那個年輕人，我認爲太可怕了。」

「其實，我並不是存心殺他，祇是想給宮本武藏一點顏色。」

「啊！」

「而且，他是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兒子。實在也於心不忍。」

「哦！是這樣的！」

十兵衞點着頭。

但瞬間，但馬守又想到了別的事了。

「有一件事情。」

「是關於這位年輕人的嗎？」

「不！另外一個比他更年輕的孩子。」

「您是說前些時帶回來的小孩？」

「嗯！怎麼，你見過他？」

「見過了，很可愛，也很聰穎。」

「他是豐臣秀賴公的遺孤！」

「唷……？」

十兵衞緊鎖着眉頭，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但馬守自然心裡有數，他並沒有攷慮十兵衞的表情，自顧自地接着說：

「如果是眞的話，你要怎麼處置他？」

十兵衞從但馬守從未有過的沉重臉色，似乎已經知道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此，他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父親的問話。

但馬守迫不及待地說：

「要是眞的沒有錯，你的處置方法，是不是祇有一條路可走？」

「……」

「你說話呀！」

「……」

「我祇是想聽聽你的意見罷了！」

「父親！」

十兵衞終於啓口了：

「難道你想憐憫這個小孩嗎？」

十兵衞深知父親的性格，從他連續不斷的問話，那種聲調，那種表情，使他察覺到但馬守的心情有着猶豫不決的沉重。

「……」

但馬守反而沉默了。

「是不是因爲父親的年紀大了。」

「……」

「你徵詢我意見的用意，難道是要我插手管這檔事嗎？」

「……」

「父親曾經貶謫很多的諸侯，這只是奉命行事，却不是你的本意。而我也做過密探，爲了達成貶謫諸侯的任務，不惜拼著生命危險承擔此項艱鉅的命令，這都是身爲幕府的部下所應做的，非唯命是從不可。

而今父親竟對前朝幕府將軍的遺孤產生了同情之心，同樣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也不例外，可是以我們柳生家的社會地位而言，是不該爲了一個少年而產生困擾，應該先考慮我們柳生家的生存問題。

……以一個眞正武士來說，今天開了這麼大的道場，且指導將軍的劍法，而不接受其他門派的比劍，可以說是高高在上，爲人所不及，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將爲人所不齒的，並且社會上有許多的武士看不慣，將會以我柳生家爲敵，說眞的，父親，我們那樣做是錯誤的，你知道嗎？」

「是的，我知道。」

但馬守點頭示意着同意兒子的說法。

十兵衞慷慨激昂地說完後就離開了，但馬守望著兒子的背影，嘆了一口氣。

——這是不得已的啊！

但馬守很同意十兵衞的話。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的確應該徹底拋棄內心的憐憫之情。

——那麼多諸侯不也是置之度外了嗎？

可是——

「我並不埋怨任何人，祇是爲甚麼要處死我呢？」

那少年的肺腑之言又何嚐不是事實。

像這種眞誠而又叫人心碎的心底呼聲，能夠眞的置之不理嗎？

太殘酷了吧！如果把這無辜少年處死的話。

黑夜伏擊

白天，江戶城的街道上是熱鬧的。

熙來攘往的人群忙碌着。

大興土木的工地更是一片喧嘩。

但，這些景況，一等到太陽下山，就很快恢復了寂靜。

尤其是當守望的更聲戛戛然而至的時候，馬路上的人跡就逐漸稀少了。

新六郎跟一位朋友聊了大半天，才察覺到夜色已籠罩大地。

他拖着倦怠的身子走回客棧。

在離目的地不遠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擦拭着額上冒出的汗水。

斑紋蛇參太深知新六郎是他的剋星。

祇要他停留在這裡一天，自己就非搬得遠遠的不可。

新六郎深知，他祇不過是暫時廻避自己，本

性難移，絕捨不得放棄阿松的。

因此，新六郎就向阿松勸說，希望她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以躲避這個惹事生非之人。

沒想到阿松却一口氣回絕了。

就這樣，新六郎留了下來，他要暗地裡衞護阿松的安全。

他停下來擦着汗，心裏在想：

——參太這個地頭蛇，說不定會趁我不在客棧的時候來擄走阿松呢？

——一個在山村裡長大的女孩子，跟一般城裡的姑娘，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在最危險的時候，她還是會爲自己的決心執拗不變的。

他一邊想着阿松的安全，一邊橫越十字路口。

就在這個時候——

已經打烊的駿河屋騎樓下面，走出來三個大男人。

曾經在黑社會打滾的新六郎，看到他們獐頭鼠目的樣子，就暗忖着大事不妙。

陡地，他停下了脚步。

走近來的三個人，都是廿來歲血氣方剛好鬥的年輕小伙子。在他停下脚步的同時，他們也站定了。

——來者不善。

新六郎鎭靜了自己。

「甚麼事？」

他大聲叫着：

「你們想威脅我，辦不到！」

「喝！好大的口氣！」

「如果不是參太的爪牙，你們不可能在這兒攔截我的！」

「知道就好……那就認命吧！」

突然，三個人同時拔出了匕首。

「你們這些壞蛋！」

新六郎眼睛裡冒出了火花，憤怒地喝斥着。

他從來就沒有想到過，曾經跟他稱兄道弟的參太，竟翻臉不認人，嗾使一些流氓來對付他。

早知道有這樣的事情，他身上會帶着傢伙的。

但此刻，身無寸鐵，勢難對付。

像他這樣的性子，在往常是會感情衝動，意氣用事，不管三七二十一，豁上去拚一場的。

但是，今天他不能這樣做。

在客棧裡面現有盲女需要他照顧，而對懵懂不諳世事的阿松也有義不容辭的保護責任。

既然身上沒有武器，只有逃脫一途了。

他仔細觀察那三張臉孔，和他們的舉止，顯然都是有打架經驗的識途老馬。

——祇有先行拖延，再伺機溜之大吉。

但他的企圖，瞬間就給對方中的一人所識破，先發制人地警告他：

「不會讓你有逃走機會的。」

新六郎衡察整個局勢，對自己是非常不利的，祇有橫下心來應戰了，他理直氣壯地叫着：

「不想活的，就上來吧！」

他縱身一個箭步，敏捷地閃過了剛才講話的那個人，趁勢一脚踢了過去。

「啊！」

「唷！」

新六郎使盡了全身的力量，奪到了對方一把匕首，就在要把敵人推倒的時候：

「去吧！」

突然，胸部挨了一刀。

忍着刺痛的新六郎，立刻以牙還牙，反手在敵人的臉上留下了刀痕。

「哇！」

祇聽一聲大叫，鮮血像噴泉似地瀉了出來，第二個也倒在地上。

現在祇剩下最後一個人。

可是，他仍然不知死之將至地吼着：

「你這個混帳東西！」

眼睛冒着復仇的怒火，直朝着新六郎刺了過來。

這時候的新六郎，肩膀、手腕、腹部被砍了好幾刀，到處傷痕纍纍。

——絕不能退却。

他鼓起了最後的勇氣，迎接着敵人的挑戰：

「咻！」

「殺！」

也不知打了幾個回合，他實在再也支撐不住，全身虛脫地趴在地上。

「喂！醒了吧！」

過了好長時間，才有人把他扶起。

喫力地睜開眼睛，一看是個年輕武士。

「是怎麼回事，傷得厲害嗎？」

那人關心地爲他擦着臉上的血漬。

「嗯……嗯……年輕人！」

「有甚麼事你說吧！」

「你要幫我一個忙。」

新六郎氣息喘喘地說着。

「祇要我幫得了，我答應你。」

「你幫得了的。」

他虛弱地抬頭看着他，而後痛苦地懇求着：

「請你保護我帶來的一個女人……還有……一位年輕的姑娘。」

「她們在那兒？」

「就是前面的客棧裡面，那個女人是個瞎子。」

「啊！瞎子，她叫甚麼名字？」

「叫……叫……叫蓮子！」

「哇！」

青年武士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太好了，她就是我要找的女人！」

「啊！」

新六郎也有一份忍不住的高興。

但他的聲音，却已經是陷入了彌留時的微弱。

「先生！請問你是？——」

「我叫秋月六郎太，是個浪人……放心吧！我會像你一樣的保護她們。」

「這……這……就叫我放心了，要不然，我死也不會瞑目的。」

他的聲音已經含混得有些模糊了。

❀ ❀ ❀

侵入柳生道場，把秀太郎救出來。

六郎太是因爲這個才到這裡來的。

他本來抱着置生死於度外的決心，今天夜裡要深入龍潭虎穴，把秀太郎搶救出來。

他知道這是一件冒險的行爲。

他也知道，也許他自己要遭遇不測。

但，天下上人曾經對他說過：

「不管事態如何，一經決定下來，就永不能有更改的意念。」

這句話深深鐫刻在他的心底。

——既然我從前把生命的全部，投注在秀太郎的身上，我自該堅守這個原則活下去。

六郎太在天下上人面前，如同立下誓言似的，表明了他爲秀太郎不顧一切的心跡。

「一個習武的人，本就該有不畏生死的精神，所以，你有勇氣單槍匹馬進入柳生道場，貧僧無論如何都會給你全力支持。」

「大和尚，謝謝您！雖然那是萬分的危險，我還不希望在那裡結束我的性命哩！」

「這是當然的事，不過，做事總要向最壞的方面打算，而朝最好的方面盡力。因爲，柳生道場高手如雲，且不說但馬守和十兵衞，木村助九郎、庄田喜佐衞門、石川藏人、荒木又右衞門這些人物，武功跟你都不相上下。如果你眞的被這些人抓起來了，還存着活命的想法，那實在是老虎嘴裡拔牙，太不自量力了，所以，我勸你還是抱定視死如歸的信念，才能奮勇直前。」

天下上人這番話，說穿了無非鼓舞六郎太不畏死的決心而已。

「那麼我就去死吧！」

六郎太冷靜地向他拍着胸脯。

「不管我會遭到怎麼樣的困難，我一定會把秀太郎救回來，讓您看看我的本事。」

就這樣，六郎太告別了天下上人。

話說得容易，但要潛入柳生道場，是必需經過一番周密籌劃的。

六郎太來到這裡以後，每天晚上都要跑到柳生道場的四週，仔細勘察附近的地形和環境。可是，始終找不到下手的機會。

而今天，

竟然意外地碰到了慘死別人刀下的新六郎。

他不忍卒睹地把他的兩隻手交錯在胸前，心裡默禱了幾句，才向客棧走去。

和秀太郎的母親見面，這是第一次。

六郎太邊走邊回憶着：在小佛嶺的小茶店裏，老太婆懇求他去救一位像蓮子模樣的盲女，一路追蹤下去，本可救回他，但陰錯陽差地失去機會，內心一直惦記不忘。

而今他終於能夠見到這個人。

此時的六郎太眞的相信神明的存在。

「有人在嗎？」

站在客棧的門外叫了一聲，過了不久，門打開了，老板不耐煩地說：

「如果要投宿的話，已經客滿沒有房間了，對不起，請到別家去。」

「不是，我要找住在這裡的一位客人。」

六郎太急忙地說明，又道：

「是一個瞎眼的女人。」

「啊！—」

老板知道他的來意後，指着樓上說：

「你上樓去，一直往前走到盡頭，右側的房間就是了。」

這會兒的語氣倒是緩和多了，並且接着說：

「跟她一起來的那個男人現在不在，我隨便就讓你進去，是否妥當呢？」

客棧的老板表示有點困難。

「哦！那個人已經死了。」

六郎太說完，即逕自跨上樓去了。

「慢點！」

聽到這消息的老板不由得吃了一驚，很快地站起來緊張地問着：

「那是眞的嗎？」

「眞的，他是被街上的那些流氓殺死的。」

「不得了。」

「沒關係，他帶來的那個女人，我會設法的。」

「雖然……你這樣說。」

「和你無關，你放心好了，反正我到時付你住客棧的錢就是。」

六郎太看到這位狡猾的老板滿臉不自在的表情，暗忖着和被殺的男子必定有什麼牽連。

「那當然……你付我客棧的住宿費……」

看着六郎太已經走上樓去了，老板很快地跑到外面來。

老板的心理起了一股邪念。

那個客人一定是被斑紋蛇參太的囉嘍所殺的，絕對不能讓參太帶走阿松，何不和參太商量，把阿松留下來，做自己的小老婆呢？

六郎太依照老板的指示，來到房間的外面，開口說：

「對不起打擾一下，我請問。」

「喔！」由裏面傳出一絲很低微的應聲。

接着六郎太打開木板門，看到一個服裝不太好的，瞎了眼睛的女人。

——不錯，就是她。

心中非常肯定地默念着。

一頭烏黑的長髮如瀑布般沿着臉龐披瀉下來。那種無法以言語形容的典雅氣質，祇有在宮中，經過優渥歲月的洗鍊才能薰陶出來的。

雖然身着粗布衣裳，但仍無法掩飾其天生麗質。而所散發出來的神氣，若以形容楊貴妃的華麗詞藻用在她身上，也絕不過份誇大。

六郎太坐下後，趕緊介紹自己：

「我叫秋月六郎太，是一個生下來註定要過孤苦伶仃浪人生活的人。」

盲女點點頭示意。

「我想你就是桂宮的公主。」

「……」

雖然沒出聲，但盲女臉上已顯出驚慌的神色來。

然後身體顫抖得很厲害。

「不是，我不是你所要找尋的人，你看錯了。」

她很不安的說着：

「妳不要瞞我，我是與妳同路的人，並不是敵人——」

但對於一個嚐盡各種痛苦的盲女來說，對這種沒有實據的話是不會輕易相信的。

六郎太看出盲女面帶着疑懼、緊張、不信任的表情。

——雖雙眼失明，但卻能由西國島千里迢迢的走到江戶來。

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這大概就是偉大的母愛吧！

從小就失去慈母溫馨關懷的六郎太，如今目睹蓮子堅毅的臉孔，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受。

「我必須向妳說明，我是跟妳站在同一立場的。」

「……」

「妳抱着秀賴公的遺孤，逃難到西國，又從西國到島原。」

「……」

「在那個地方遭遇了危險，且世子被人奪走——是不是？」

「……」

「恰巧我那時在島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斷指的甲賀七兵衛手裏救出世子。」

「唷！」

瞬間盲女張開那雙實已失明的眼睛，問：

「是你救了秀也，是眞的嗎？」

「一點都不假，從那天起就由我在扶養他。」

盲女聽到這句話後，即合起雙掌膜拜着說：

「是你在養育他嗎？這好像是一場夢……如果是夢的話，我希望這場夢不要醒過來。」

情不自禁地，茫然的眼睛裡流出了兩行熱淚。

「我太高興了……養育秀也的先生，今天你出現在我面前，我想這不是一場夢吧！」

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朝夕思念，和代表孩子的衷心感激，充份流露在她興奮的臉上，也滲入了激動的聲音。

六郎太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

因爲；他雖然養育過她的孩子。要是這會兒他能帶着秀太郎來這裡，讓他們母子團聚，相擁共享親情，他接受這份感激，是毫無愧疚的。

可是——

「那麼……秀也，現在還在你家嗎？」

這是六郎太感到難過的癥結所在。

他怎麼回答她呢？

如何才能安慰這樣一個偉大母親的心靈呢？

他啞然了。

經歷過太多意外的母親，立刻意識到又有甚麼意外的事故發生了。

「難道秀也已經不在你身邊了嗎？」

六郎太再也無法沉默了。

「這正是我要向你道歉的。」

像一針刺中了母親的心臟，發狂似地搖着頭。

正想說明原委的六郎太手足無措地楞住了。

瞬間，母親冷靜了下來。

「如果是很殘酷的消息，請你不要說下去。」

「……」

「祇是這個孩子有非活下去不可的理由，絕

對不能讓他死的。難道上蒼眞是這樣殘忍。我日日夜夜爲他祈禱，竟不能保全他的性命嗎？」

母親的聲音變得哽咽了。

六郎太這才趕忙接口說：

「他並沒有死，目前還很健康的活着。」

盲女的心定下來了。

她用膝蓋附着在床邊，慢慢移到六郎太的面前，摸索著緊抓住六郎太的手臂說：

「是眞的嗎？」

「千眞萬確。」

「眞的是很安全嗎？」

「不錯，目前是很安全。」

「那麼……現在……在甚麼地方？」

「趁我不在家的時候，被官府的密探擄去了，現在在柳生但馬守的道場裡面——」

連續着在興奮和失望中浮沉的蓮子，聽到六郎太這幾句話，臉上爲一片迷惑所籠罩着。

「本來我不打算告訴你這件事的？」

「爲甚麼？」

「我覺得這是我心裡面對世子，也是對你最大的歉疚。」

「我們感謝你都來不及，怎麼還說這樣的話。」

「不過，你可以放心，把世子救回來，是我的責任，我可以向你保證。」

「謝謝你。」

盲女激動地顫抖着。

兩隻顫抖的手，緊抓住了六郎太的手。

這是盲者表達心中感激最眞誠的一種方式。

她想說甚麼，但沒有一句話能比她兩隻手的力量更令人感動。

片刻——

理智喚醒了蓮子，幾分羞赧地放下了手，退回到床上，再度做出了一個祈求的姿勢。

她正要說話。

「你不要說了，我懂得你的意思。」

六郎太實在不願再一次看到，母親期待兒子歸來的那種深情。

就在這個時候，門慢慢地打開了。

六郎太抬起頭來，一怔。

「喔！是妳！」

「武術老爺！」

阿松驚喜交集。

他們的相識是偶然的，那是在奧秩父山中——

六郎太所住的草庵，離阿松的小屋，祇不過數百步的距離。

一天，阿松滿懷盛情地端了一盆用水菓做成的點心送給六郎太。

六郎太連聲稱謝，一邊喫着，一邊對阿松的手藝讚賞不迭。

從此以後，阿松每隔三、五天就送食物點心到草庵，漸漸地變成了習慣。其實兩人並沒有眞正的深談過。

每當阿松想要開口聊些家常話，都被六郎太避重就輕的敷衍過去。而六郎太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原因的，他之來到山中主要是爲了過清靜的隱居生活，儘量避免他人的打擾。

乖巧的阿松很敏感的意識到這些，因此每回把食物放下後，就輕盈的道別離去。

說實在的，一對年輕的孤男寡女，在人跡罕至的荒山野林裡，能如此清白的交往，殊屬難得。

而今兩人在江戶的客棧不期而遇，內心都有說不出的感慨。

「妳怎麼跑到江戶來？」

六郎太很疑惑的問着她。

「是跟漢家小太郎先生一道來的。」

阿松曾對小太郎提起過六郎太的事情，所以毫不隱瞞的說出來。

「呵！是小太郎先生……那個少年長大了且來到江戶，是眞的嗎？」

六郎太覺得，能在此再遇見小太郎這個人，眞是不可思議，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緣吧！

——天下雖大，然而人與人的緣份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

就如眼前的盲女和寂寞孤單的山姑，與她們偶然地邂逅於客棧裏，像是用蛛絲連接成的緣分，甩也甩不掉。

——這種有緣份的相聚，在人生旅程上不會太多，必須好好地珍惜它。

六郎太正這樣想的時候——

樓下傳來一陣很不和諧的吵鬧聲音。

六郎太直覺地感到是客棧老板帶流氓來了。

「妳叫阿松嗎？」

六郎太很嚴肅地看着她。

「是。」

「我有件事要拜託妳。」

「……」

「我想樓下那些無賴，大概要對妳不利，所以……」

「嘿——」

「現在我去打發他們，妳帶這位女士到蓬萊町的淨心寺。那兒有位叫天下上人的高僧，妳到淨心寺時請他保護。」

「那位……」

蓮子以失明的雙眼望着六郎太。

「新六郎先生不知怎麼樣……是他帶我來這兒的。」

樓下的聲音愈來愈喧囂，而且聽到有人說出「阿松」的名字。

六郎太不想回答她的話，急忙站起來。

「聽到了吧，我下樓去將那些地痞流氓趕出去，妳們趁這時趕快離開此地吧！」

「知道了，」

阿松點頭答應着。

「桂宮公主，關於世子的事情我會儘力去辦，妳放心就是。」

「那一切就拜託你了。」

蓮子深深地一鞠躬，表示無限的感激。

六郎太跨出房門，走到樓梯口。

有個人躡手躡脚地從樓梯爬上來，驀地看到六郎太佇立在樓梯口，慌忙地又跑下樓去。

但是六郎太仍鎭靜地走下樓去。

樓下大約有七、八個年輕流氓，個個像瘋狗似的亮着眼睛，圍攏成一圈。

當六郎太走到最後一階梯時，冷不防地跳下去。

「哇！」

馬上有一個人倒在血泊裏。

凌厲無比的劍法，使這些無賴之徒嚇破了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大膽，你竟敢殺我的弟兄。」

「你這不知死活的畜牲。」

地痞流氓七嘴八舌地咒罵着。

六郎太一聲不響轉過身子來，又將另一個人的手臂斬下來。

「還不滾，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壞蛋。」

六郎太大聲地吆喝着。

那些壞蛋們經他這一吼，才如惡夢初醒似的逃之夭夭。

六郎太面帶悠閒的表情，尾隨出去。

那些人並沒離開此地，卻遠遠地將六郎太圍住，並且不斷發出謾罵聲，但六郎太並無動手的意思，目的是在拖延時間，讓阿松帶蓮子逃離此地。

——是時候了。

心想她們大概已離開了很久，六郎太才向前走了三、四步，問：

「帶頭的是那一個？」

「少囉嗦。」

六郎太看着說話的人。

「是你嗎？」

「正是，我就是斑紋蛇參太，你已成爲我的

勁敵，妳若想自由出入江戶的街道上，告訴你沒那麼容易。」

「哦！口氣倒不小嘛，那麼神威的頭目卻只有一、兩個部下，且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飯桶。」

「少在這兒嚷嚷，兄弟們大夥一起上！」

嘴巴雖很硬，却沒有一個人敢動，大家望着六郎太，膽怯地收回攻擊的架勢。

六郎太沉着的轉過身子，佯裝要走的樣子。

「這正是天賜良機，利用他不注意的時候，大家一起下手。」

參太用很低弱的聲音，命令着部下。

「你們若能將他殺死，我一定有重賞。」

經他這麼一煽動，個個如同餓狼般撲過來。

剎那間——

六郎太猛然回過頭來。

「要打嗎？」

雷鳴般的一吼，那些無賴之徒趕緊跑開，轉眼之間已溜得不見人影了。

六郎太覺得沒有回顧的必要，於是加快步伐走到十字路口，突然由對面走來一個人，和他擦身而過。

「喔！」

那年輕人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

六郎太看了他一眼，是個很面熟但想不起是誰的年輕人，很不客氣地問他：

「你是誰？」

「漢家小太郎。」

年輕人很大方地報出了姓名。

「喔！」

剛才在客棧從阿松嘴裏聽到這名字時，六郎太就感到有一股說不出的親切感，再仔細地看着他。

「我現在長得很結實——且已經十八歲了。」

小太郎故意大聲地說着，希望他能想起以前的事情來。

「你似乎吃過很多苦嘛，是不是在專心學習劍法？」

「秋月六郎太。」

小太郎忘其所以的高興得叫了起來。

「嘿…現在如果要跟你比劍，我是不會輸給你的。」

他立刻想起了在古寺的那天晚上的事。

但六郎太這會兒根本心不在焉，搖着頭說：

「但願如此，不過，這會兒我沒有這個心情……喂……你想不想和你姊姊見個面？」

「我不想見她，啊！她是不是已經成爲你的妻子？」

「哼！還早呢？」

「甚麼？」

小太郎不相信地大聲嚷着。

「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啊！這就叫我糊塗了，我姊姊早把你看成了意中人，而且還有非你不嫁的決心。」

小太郎好像興師問罪似地，那語氣實在很不友善。

——總是親手足，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姊姊。

六郎太看着小太郎的情態，心裡也有些慰藉，當然，他想起了小太郎的姊姊。

「也許是我沒有領悟到這件事。」

六郎太祇有自己承擔這件事的一切。

「到底你甚麼時候才能領悟呢？我看哪，你再這樣，乾脆去當和尚好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也有他的生活方式，別人是無法瞭解的。」

「嗯！說得倒是很有道理嘛！」

「是眞的，比如說，學武吧！有的人一心一意想得到勝利，名震天下，可是，有的人有高強的劍術，却不知道如何運用，茫然於人生旅途。」

「啊！你這話是有感而發的吧？」

「怎麼講？」

「意思是我屬於前者，而你是後者，是渺視我呢？還是挖苦我？」

「不！我不會渺視你，更沒有挖苦你的理由，說實在的，我倒是很羨慕你呢！」

「這又是爲甚麼？」

「年輕人就該有這樣蓬勃的朝氣，可是，我……」

六郎太眞有些自嘆弗如的感覺。

而小太郎聽他這麼一誇讚，禁不住眉飛色舞，洋洋得意地說：

「告訴你呀！今天我還去過柳生道場，跟柳生十兵衞比過劍呢！」

「啊！是眞的嗎？」

六郎太這下可眞喫了一驚。

「柳生道場肯讓你進去？並且作一場比劍的決鬥？」

「當然，不瞞你說，如果不是柳生但馬守中途叫停，我一定把十兵衞打敗了。」

六郎太幾乎要哈哈大笑起來。

但他實在不願傷害一個上進年輕人的尊嚴，把笑嚥了回去，心裡卻想着：

——如果不是但馬守喊停的話，恐怕你這個年輕人不是一命嗚呼，就是變成殘廢了。

「你甚麼時候回鎌倉？」

六郎太蓄意把話題岔開。

「回鎌倉，回鎌倉幹甚麼？我要在江戶發揚我漢家小太郎的名聲。」

「啊！壯志可嘉，既然要名聞江戶，就開個道場吧！」

「我開不開道場，是我自己的事，與你何干？」

這句話簡直是挑釁。

但六郎太一點也不生氣。

而且，他再一次把話題引到了別處。

「你知道阿松姑娘的事嗎？」

「她怎麼樣了？」

「人已經不在客棧了！」

「啊！」

小太郎臉色突變，驚慌失措地想拔腿就跑。

「不要急嘛！我話還沒有說完啊！」

「不！我要去找她！」

「不必找啦！我已經讓她到本鄉的淨心寺去了，你到那兒就會見到她的。」

「既然她到了淨心寺，嘿……我倒是不想見她了！」

「爲甚麼？」

六郎太看到他漫不經心的樣子，心裡反而疑竇叢生。

「是她自己要跟我到江戶來的，一個女孩子，碍手碍脚的，很不方便，就讓她待在那兒好了！」

小太郎就這樣把阿松交待了，馬上轉身跑開。

命如朝露

夕陽西下——

落暉殘紅，把小石川達染阪的貧民區，那些鴿籠似的房子，照映得有些淡淡的淒涼。

千早搬到這裡來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

她經常一個人孤單單的、靜悄悄的躺在床上。

自從發生那件令人永生難忘的事件之後，每到了下午，她的體溫就會慢慢昇高，同時，感覺到四肢無力、倦怠萬分。

有時候，勉強爬起來，想藉着運動鬆弛一下筋骨，但，祇一貶眼功夫，就會覺得暈頭轉向，胸部好像積壓着沉甸甸的石頭，透不過氣來。還是躺在床上比較舒服一些。

——唉！我這條命，大概活不了多久了。

日子久了，她就萌生了這種消極的念頭。

這樣，反使她無法成眠，也使她覺得分外地疲憊。

因此，連打掃房間和三餐飲食，都是由運天一個人動手。

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到第二個人，能像運天這樣待她。

那種體貼入微的照顧，眞叫人感動。

有時候，運天在厨房做飯菜的時候，一聽到屋子裡面有聲音，他就不放心地跑進來，問這問那的，祇怕千早比昨天更壞，由衷寄望着明天能好一些。

飯菜做好了，他總是熱騰騰地送到千早的面前。

「請用餐吧！」

眞像侍者在伺候女主人般地彬彬有禮。

千早本來嘴巴淡得乏味。

可是，每次看到運天那副唯恐怠慢的神態，怎麼也不忍心讓他失望，祇有抓起筷子，象徵性的喫一些。

事實上，運天的烹飪技術眞是不錯，不但色香俱全，而且味道更佳。

「運天先生，您一個男人家，從那裡學到這樣一門好手藝呀！」

千早忍不住問運天。

「千早小姐，身爲一個密探，把魚、米、肉、蔬菜……湊合着一餐飯，實在太簡單了，我還有絕技沒有施展出來呢！」

「哦！甚麼絕技？」

「這就說來話長了。」

「我倒願意聽聽。」

「因爲，密探是難免碰到風險的，所以，做菜也是修練的功夫之一。」

「啊！原來是這樣的，這就是您說的絕技嗎？」

「不！做好魚、肉、青菜算不得絕技，要把不能喫的東西變成可口的食物才是絕技。」

「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當然，比如說，我們有時候因工作需要，進入一個城池，一、二十天都無法脫身，口袋裡的乾糧有限，這時候，祇有抓天花板上的老鼠，或者是床底下的蟋蟀，甚至於牆縫裡長出來的亂草，祇要是不會危害人生命的，都要拿來做食物，至於怎麼樣做，那就不是一下子可以講得完的了。」

千早聽得津津有味。

「難怪你有這樣好的手藝，每天做的飯菜都那樣可口。」

「那你就多喫一點吧！」

運天眞希望千早能多吃些食物，他自信，祇要她能喫，身體就會好起來的。

如果他從外面回來，看到自己做的食物沒有喫完，心裡就會很難過。

毋庸諱言，假若沒有運天悉心照顧的話，眞是不堪設想。

運天經常是早出晚歸。

他出去的目的，在打聽六郎太的下落，也要探詢秀太郎的消息。

目前，他祇知道有個少年被監禁在柳生道場。

聽人形容的樣子，跟秀太郎很像。

——希望是他。

運天這樣想。

此刻，千早望着漸漸低垂的夜幕，心裡孤寂地想着這件事。

她夢幻似地渴望着六郎太能把秀太郎救出來。

——如果能一起住在這兒，該有多好。

四個人住在一起，那將是多麼快樂的生活。

千早充滿了信心，總覺得這一幅美麗的景像，就在眼前。

雖然這是個貧民區，一般的居民生活比較貧苦，可是他們相處融洽，常相往來，大家如同一

家人似的，沒有勾心鬥角，也沒有蜚短流長。

其實，左鄰右舍，從前都是住在宏大建築裡的武士；因爲被捲入主家的覇權紛爭，才弄得樹倒猢猻散，他們遭到了池魚之殃。

所幸，逃過了浩刼，保住了自己的身家和性命。

一個人經過了生死邊緣，會把人世的一切看得很淡薄，既然沒有重振過去聲威的機會，也就甘於粗茶淡飯，安分守己的過澹泊的日子。

隔壁住的一對老夫妻，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從他們的舉止和談吐，一眼便能看出過去所享的榮華和安逸。

而現在，像鄉居隱士般的，與外界鮮有交往，朝夕相對，自得其樂。

前兩天，老太太還給千早送來一些菓菜，她雖然沒有講甚麼，但那種和靄可親、慈祥誠摯的笑容，千早一直印在腦海中。

門開了。

「我回來了！」

這自然是運天的聲音。

「今天沒有發燒吧！」

「謝謝你，很好！」

「眞是謝天謝地。」

運天滿臉笑容，打開了背在背上的包袱。

「哇！好漂亮啊！」

千早不由地稱讚包袱裡一件簇新的衣服。

那是一件以金銀色絲線繡成花的漂亮短襖。

「這件漂亮的衣服，是……」

「沒有甚麼，只想在妳身體康復的那一天，讓妳穿的。」

「距離康復的日子，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哩。」

「千萬不要有那種消極的想法，希望妳趕快康復，能穿這件漂亮的衣服。」

「謝謝你的好意。」

千早把頭低下來，擦拭着含於眼眶中的淚水。

「妳看，今天晚上的菜才好吶！」

運天高興地走向厨房，升起爐火做飯菜，沒多久，運天就端着一盤熱騰騰的烤鰻魚到千早的面前來。

「這是在甚麼地方撈來的，妳猜猜看！」

運天笑着說。

「我猜不出來，究竟在甚麼地方抓來的。」

「道罐堀。」

「唷！道罐堀不是在江戶城裏嗎？」

「正是。」

「哇！」

千早啞然了。

「這不正是說，你到過江戶城裡嗎？」

「本來我只是路過，一時心血來潮才跑進去看看。」

實際上並不是如他所說的那麼一回事，主要

運天曾經告訴過千早，他們是福島家的舊部。

——一個人到了晚年，能這樣無憂無慮地過日子，對一個女人來說，也算是幸福的了。

千早常常這樣想。

甚麼權力、富貴、榮華、武士道、義理……在男人的世界，有人拚得頭破血流，有人白白犧牲生命，壯烈的有；悲慘的也有。

在一個女人眼裡，這些都是令人厭惡的事情，沒有人羨慕，也不值得羨慕。

女人最大的幸福，在於有一個眞正愛她的丈夫，永遠享受到溫馨寧謐、甜蜜美好的天倫之樂。

這是天下女人共有的夢。

而千早一直就期待着這個夢的早日到來。

——可是，唉！

那個夢似乎跟她相距很遙遠。

想着，想着——

是爲了要救出秀太郎，必須熟悉周圍的地理環境，才溜進江戶城裡。

「好險啊！怎麼沒有被發現？」

「好在我是在山野裏長大的，從小就與大自然爲伍，對自然界的一切已瞭如指掌，尤其在那十萬坪大的地方，要找個藏身之處，對我而言是不成問題的。」

實際上——

這件華麗的衣服，運天是由城裏女官們的房間偷竊來的，但鰻魚的確是從道灌堀裏捉來的。也只有像運天這種人才做得出來的。

「趁熱吃吧，對身體很補的。」

吃完了晚飯，運天突然間問起一件事。

「千早小姐，妳曾說過宮本武藏這個武士的名字。」

「是的，我曾經聽過——據說是位武功高強的人。」

「聽說宮本武藏也住在這附近。」

「是嗎？」

這件事對千早來說，並不會引起她的興趣。

「我的看法是凶多吉少。」

運天不知爲甚麼冒出這樣一句話而且搖頭嘆息。

曾經有一次——

在西國的街道上，宮本武藏識破他的身份，而公然地向運天挑戰。

那個時候，他故意跪在地上求饒，做出爲人所齒笑的卑鄙動作，目的就是躲開那場比鬥。

運天等宮本武藏走遠，才自言自語地說，跪在地上並不是怕死，只是移花接木的躲過不必要的比鬥，這是密探遇到強者最笨拙的一招。

宮本武藏是一個復仇心很強的人。

如果再一次和他碰面且被他認出來的話，必定不會放過的。對於運天來講，他住在附近的確是一個令人討厭的鄰居。

「運天先生，你和宮本武藏過去是不是有甚麼過節？」

「沒有呀！並沒有甚麼過節……只是覺得他是個不太容易相處的人。」

「運天先生，我看你並不是甚麼合不來的人……那麼宮本武藏是不是一個很可怕的武士呢？」

「其實並不是懼怕他……總而言之是個很討厭的傢伙。」

運天言不由衷地答覆千早的問話，突然像又想起甚麼事似的，低頭沉思不語。

「怎麼啦！運天先生。」

千早問運天。

「奇怪，好像有一股血腥的味道。」

「唷……血腥味？」

千早嚇了一大跳，滿臉迷惑的神色。

「妳稍等一等。」

運天匆忙地跑了出去。

但祇一眨眼的光景，又回來了。臉上却帶着沉重不安，和無限憐憫的表情。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千早一眼就看出有甚麼意外，狐疑地問着。

「唉！神明並不保佑眞正善良的人！」

「這是甚麼意思？」

「隔壁那對老夫妻自殺了！」

「哇！」

千早爆出一聲大叫。

一切依舊，毫無零亂的痕跡。

但兩條生命却靜悄悄地去了，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他們不知道度過多少年像這樣的生活，沒有一兒半女，兩人相依爲命。

千早祇看到他們恩愛的一面，却不知道心底的痛苦，他們隱藏得深深的，最後用這樣的手段，結束了自己。

「如此悲哀的下場，實在令人同情。」

運天由衷地嘆息着。

千早這時雙手合十，嘴裡喃喃有詞的在爲這對夫婦默禱——

——如果眞有西方極樂世界，但願他們能捷足先登，在那兒過快樂的日子。

靜寂了一會兒。

感覺靈敏的運天發現有些不對勁。

——怎麼，屋頂上有敲打的聲音呢？

屋外還是月色滿地。

——不可能下雨的呀！

運天不禁全身緊張起來。

因爲，那是密探與密探之間一種連絡的信號，但却不是同門派所發出來的，運天聽不出所以然。

「千早小姐！」

「有事嗎？」

「我要出去，妳好好的休息吧！」

「天很晚了吶！」

「我知道，可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不出去一下不行。」

他裝着輕鬆悠閒的樣子從後門蹓出去了。

突然，一聲貓頭鷹的叫聲傳過來。

——不像呀！

運天傾耳細聽，才發現那是密探的笛聲。

這種很像貓頭鷹叫的笛聲，不是由一般笛子吹奏出來的；而是密探把自己上下兩排臼齒拔下來，再裝上可以發出聲音的假牙，就能在任何時間，吹奏出風聲、鳥聲、虫鳴聲、小孩的哭聲……

不但如此——

局外人聽到的祇是風聲、鳥聲……而受過訓練的密探，每一樣聲音都是有意義的暗號。

比如說，貓頭鷹的叫聲，就代表「來姥人池。」

「姥人池」離這裡大約有兩百丈遠，是隱蔽在一片山林裡的人工水池；池中間有個小島，島上有一座祭祀水神的小廟。

運天提高了警覺，向姥人池邁開了步伐。

走了一會兒。

——這裡更需要小心了。

因爲，這是一個岔路口，進去就是茂密的叢林，經常會在這些地方遭遇埋伏的。

運天有高度適應環境的訓練，他小心翼翼、步步爲營地走進了叢林。

姥人池已經在望了。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下意識地察覺到樹頂上有人。

——好像還帶了弓箭。

運天故作倦態地打個呵欠，也放慢了步伐。

如果樹頂上眞的有人，而那人又確有射殺他的意圖，此刻應該是最好的機會。

運天將計就計，製造這樣多的機會，目的就在探索對方究竟意向何在。

但是沒有動靜。

——也許要等我走過之後才下手吧！

運天這樣想着，緩緩地走到了池畔。

出乎意外地，島上小廟前却站着一個人。

而且，那人在月光下緊盯住運天。

運天提高了嗓門。

「請到這兒來吧！」

「這樣不是同樣可以說話嗎？」

正說着。

「咻！」地一聲，刷破了夜的寂靜。

那正是矢出弦的聲響。

顯然，它是朝着運天的背部射過來的。

猴子般敏捷的運天，迅速地臥倒在地上，躲開了這一箭。

「咻！」

「咻……」

對方並不放過他，又連續射出了兩箭。

運天早就猜測到有這一着，匍匐在地上的身子，接着又跳了起來，一個箭步，跳到池子中央的小島上。

站在廟前的那個人，心悅誠服地叫了一聲好，說：

「千里運天，你並沒有把飛翔術這一招忘記嘛！」

運天對這個聲音很陌生，但對能講這樣話的人，他心裡却有數。

「如果我沒有猜錯，你大概就是服部半藏先生吧！」

果然不出運天所料，服部半藏開口了：

「你的判斷力還是一點都沒有衰退！」

「半藏先生，不知你叫我來此，有何貴事？」

運天開門見山，單刀直入。

服部半藏却故意繞着圈子說：

「你爲了尋找豐臣秀賴公的遺孤，不辭千辛萬苦跑到西國，怎麼樣？總該報告結果呀！」

這是有意的奚落，運天聽得出來。

運天仍然坦蕩蕩地回答他：

「密探這一行，我老早就不幹了。」

「你想，僱用你的人，能由得你嗎？」

「那就祇有隨便你怎麼辦了！」

半藏先生並非不知道運天的性子，顯然他還沒有把事情弄擰的意思。

於是，又掉轉了話頭：

「運天，說句老實話，你該不會是抓到了秀賴公的遺孤，故意把他放走了吧！」

「隨你說吧！反正我現在不過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

「你這樣一句話就能讓人相信嗎？」

「事實俱在。」

「哼……眞不愧是伊賀組的首領，一個老百姓的一舉一動，都弄得清清楚楚。」

事實是，服部半藏親眼看到他出現在江戶。

他當時就可以找他的，但，欲擒故縱，先探訪他的住址，再用信號把他引出來，這就是服部半藏高人一等的手法。

因爲，萬一在江戶城逮不到他，反而打草驚蛇，讓他溜掉，豈不白費功夫。

「運天，你爲甚麼要侵入江戶城？」

「好奇而已。」

「不要胡說了吧！」

「不是胡說，我可以拿出證據來。」

「甚麼證據？」

「一條鰻魚和一件女官的衣服。」

「那並不能證明你沒有別的目的。」

「你說呢？」

「八成是認爲秀賴公的遺孤，被關在江戶城裡，你才去的。」

「啊！秀賴公的遺孤被甚麼人帶到江戶城了？」

運天故作驚訝地問着。

「哈……」

半藏一陣大笑，接着板起了面孔說：

「運天，你以爲我服部半藏是個看不見的瞎子嗎？其實，我的部下帶走的少年，是從你手裡逮到的，他就是秀賴公的遺孤。」

「……」

運天一聽這句話，神色反而變得很鎭靜。

他心裡想着，既然半藏先生知道得這麼清楚，瞞他也沒有用的。

「服部先生，既然你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你對我有甚麼要求呢？」

「再回來。」

「幹甚麼？」

「做密探。」

「從柳生但馬守府裡把遺孤奪回來！」

「不錯，雖然密探有一千多人，算來算去，能做這件事的非你莫屬，要是你眞能把他救出來，任你到甚麼地方都可以。」

——任你到甚麼地方都可以。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運天眞有些糊塗了。

身爲德川家部下的伊賀組首領，怎麼會講這

種話？

擄走秀太郎的是服部半藏的部下，把秀太郎交給但馬守的是服部半藏本人。

而今，服部半藏明明知道秀太郎是豐臣家的遺孤，爲甚麼要我千里運天從但馬守手裡搶回來呢？甚至還用可到任何地方做爲酬償。

——眞摸不透啊！

服部半藏的葫蘆裡究竟賣的甚麼藥呢？

這事情本來很單純。

因爲服部半藏跟但馬守之間，由於爭權奪利，表面上雖是合作無間，背地裡却磨擦叢生。

將軍府的密探都是來自伊賀組和柳生道場，說起來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按照傳統，密探工作應該由伊賀組專責擔當的，祇因爲但馬守是指導將軍武術的人，而插上了一脚，才形成今天這樣的局面。

這事確不能責怪但馬守，那完全是將軍府的意旨。

主要的在整肅異己的諸侯，怕伊賀組不能勝任，才借重柳生道場的。

因此，現在伊賀組所有的權限，祇能明查事實的眞相而已，其他的工作都由柳生道場處置。自然，伊賀組的權威性就大打了折扣。

這樣一來，兩個門派的明爭暗鬥，是很難免的。

這樣一來，伊賀組祇有等待一個機會，讓柳生但馬守出個紕漏，讓他在將軍面前無法立足。

這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最好機會。

「怎麼樣？運天！」

一直想不透的運天，這才抬起頭來，望着服部。

「這樣的要求，還有不懂的地方嗎？」

「不是不懂，是覺得很奇怪罷了。」

「這有甚麼奇怪？反正事情成了，對你我都有好處，至於詳細的內情，你也用不着知道，祇要你照我的話去做就是了。」

「讓我攷慮一下。」

「假使你眞要潛入柳生道場的話，伊賀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絕對全力支持你。」

「嗯！」

「運天，你答應了！」

運天沉思了一會兒，才說：

「被關在柳生道場的那個少年，確是和我住在一塊兒的，救他是理所當然，如果說是你服部先生煽動我去的，我千里運天是會不高興的。」

運天直接了當的回答他。

❀　❀　❀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千早坐在床上，獨自思量着。

——運天懷着輕鬆愉快的心情出去，這麼久還不回來，難道出了事情嗎？

疾病纏身的人總是比較敏感的。

——假使運天發生甚麼意外，我該怎麼辦？

千早愈想愈不是滋味。

此時——

有一個人默默的朝着千早居住的地方來。

他就是秋月六郎太，本來想趁今晚潛入柳生道場。但在爬過高聳的圍牆後，才陡地想到——

——在月光下行動，容易爲人發現，爲了安全起見，還是改日再來吧！

經過愼重的思考後，他改變初衷。驟然間他發現牆上塗着一行白色的字跡。

「在小石川逢染坂；命運託天安排……」

這行字對外人而言，是了無意義的，但六郎太一看就知道是寫給他看的。

六郎太爬上微陡的山坡，在皎潔的月光下俯瞰着一片寧靜的民家。

——他一定是在這裡。

忽然從前方竄出一個穿着樸素，且手拿着書冊的男孩子，從他的外表看很像是浪人的孩子，六郎太大聲的叫住他，問：

「這裡是否住着一個頭顱大大的，而身材却

——是宮本武藏。

六郎太開始不安了。

「秋月六郎太。」

宮本武藏以低沉的聲音，叫出對方的名字來。

這回碰面，是第三回。

那日——

與六郎太相遇在分倍河原堤防上的武藏，他的肩膀因被炎屋勘兵衞的洋槍所擊中而受了傷。

這個劍魔一遇見身手不凡的對手，連受傷部位的痛楚都忘得一乾二淨，只一心一意要挑戰，和對方比鬥。

但是六郎太並沒有答應他。

倔強的宮本武藏，總認爲六郎太蓄意憐憫他，才不願與他比鬥。他認爲這是可恥的行爲。

因此武藏仍然猛厲的出手，但六郎太却不加以理會，反而騎着馬快速地跑了。

從那天起，武藏就把六郎太牢記在心裡，無

瘦瘦小小的男子？」

「喔，那個人嘛——」

那位少年隨手一指，就說：

「從前面的那條路進去，靠左邊倒數第二家的房子就是你所要找的人住的。」

「謝謝你。」

六郎太一眼就看清這一帶居民的身份，顯然都是主家被殲滅的那些忠貞的浪人麕集之地。

不錯，這兒確是貧民區，雖然並不很晚，但附近人家大都已進入夢鄉，使整片住宅區顯得清靜，只透出微弱的燈光點綴着，絲毫聽不到人們的交談，眞可以說是一座孤寂的死城。

彎進了一條小路，六郎太覺得背後似乎有人在跟踪，猛然回過頭來。

以一個武士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六郎太可感覺出來者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在六郎太回頭的那一刹那，後面的人也同時停住脚步不動。

時無刻不在找尋他的下落。

「……」

「……」

無言的僵持比任何的嘶喝聲更具有戰鬥力——

還是武藏先開口，說：

「我武藏即使成了厲鬼，也要打敗我心目中的兩個勁敵。」

「……」

六郎太默默無語的看着他，適時有位趕着回家的浪人太太聽到武藏這種狂言，暗中嚇了一跳情不自禁的停下脚步來。

「請走過去吧！」

六郎太有禮貌的讓開路，然後溫和有禮的對武藏說：

「你我今夜雖是第三次見面，但我還是要避免這場比劍。」

「爲甚麼？有甚麼理由？」

六郎太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即使你秋月六郎太是個鬼神，今夜我武藏絕不放過你。」

武藏看六郎太沒有說出躲避比劍的理由，故態復萌，很傲慢地下達了戰書。

「即使你是惡魔，我也要避開這場比鬥。」

「難道你眞的這樣膽小嗎？」

「那倒不是，我是有理由的。」

「有甚麼理由？你說吧！」

「因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不得不愼重考慮。」

「如果要保密的話，我會守口如瓶的。」

「那麼我就告訴你吧……我要從柳生但馬守府裏救回一位少年。」

「那位少年——」

「就是你曾經要帶走的那位盲女的孩子。」

「你說甚麼？」

「桂宮公主的孩子——就是豐臣秀賴公的遺

道場，我就無法比劍了。」

「感激你的一片好意，但我很抱歉不能接受。」

「爲甚麼？難道你想光明正大走進柳生道場，跟他們分個高下不成嗎？」

「雖沒十分的把握，但我相信也不會平白無故的犧牲。」

「你說甚麼傻話！」

武藏嘲笑着說：

「如果不是鬼神的話，想要單槍匹馬地進入柳生道場，而又能平安的回來，是個大問題；更何況還要救出孩子，這簡直比登天還難。」

六郎太不理會他的冷語，往後退一步，說：

「那是另外一回事，不過你既已知道了原因，該會同意把比鬥的日子往後延期吧！」

「事到如今只好將就吧……秋月六郎太，我再三叮嚀，可千萬不能白白地送死啊！」

「不會的。」

孤。」

聽到柳生但馬守監禁豐臣秀賴的遺孤的事後，宮本武藏震撼了。

「這是事實嗎？」

「我騙你對我有甚麼益處？」

六郎太很鎮定的回答他。

「因此你想單槍匹馬，闖入虎穴，救回那個孩子嗎？」

「這是沒有辦法請別人幫忙的。」

「嗯——」

武藏望着六郎太一會兒，才說：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宮本武藏願捨身相助。」

很意外的聽到這句話的六郎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懷疑的眼光直盯着武藏。

站在月光下的武藏，却露齒微笑着說：

「孩子不救回來的話，你是不會比劍的，所以只好先幫你這個忙，否則要是你不幸死在柳生

六郎太肯定的答覆他。

「好吧，我祇好靜候你平安的歸來了。」

六郎太很禮貌的鞠躬，迅速的轉身走進了小路。

武藏望着他消失於黑暗的背影，心想——

——他來這兒是找誰呢？眞使人懷疑。

武藏是昨天才搬來此地的。雖然環境很幽靜，但他並沒有長久住下去的打算。

這好像是武藏的永不變易的觀念，從二十歲開始，一直就是四處爲家，隨遇而安，像沒有根的浮萍似的永無長期安居之所。

對於一個飄泊終日的武士而言，想成家立業，確實可遇而不可求；但如果眞找到了能夠共同生活的女人，落脚生根，又怎能體會那種如雲般變幻的意境呢？

忽然，門「咔」的一聲被打開了。

以千早的直覺來判斷，來者並非是運天。

千早很快地從床上爬起來，握着匕首，問：

「是甚麼人？」

「千早小姐嗎？」

「噢！」

「是我，千早小姐。」

「啊！是你。」

千早驚喜地喊出聲音來。

忽然又想起自己這副零亂不整的模樣，覺得很難爲情。

——要怎麼辦？

千早內心很着急。

正想換一件衣服，修飾一下才會見他時，六郎太已踏進了屋子。

千早以快捷的速度把棉被疊成兩摺，推至牆角，然後兩手扶在床上，恭敬地鞠個躬。

「怎麼了，不舒服嗎？」

「沒有，只是有點傷風，躺在床上休息一陣就會好的。」

六郎太搖搖頭，不以爲然的說：

「不要騙我，妳還是躺着吧！」

「確實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好的。」

「千早小姐——」

六郎太用一種既表示關切，而又帶着責備的口氣說：

「我希望妳對我說老實話……妳以前常常發燒，臥病床榻，我不是不知道。」

這兩句話，使千早感覺到被關注的溫暖。

「謝謝你的操心。」

「用不着客氣，祇要妳能不隱瞞我，比一千個謝謝更使使我高興。」

「是……」

千早好像有些臉紅，說不下去了。

「我知道，自從被七兵衞抓去，妳一定喫了不少苦頭……幸好運天及時搭救妳，否則……」

「六郎太先生！」

千早以自衞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雖然我被他輭禁在倉庫裡面……可是，我還沒有遭到他的汚辱。」

女人實在是很神經質的動物，六郎太幾乎要笑了出來。

但他看到千早說話時的莊嚴神情，再也不願提起這件事，乃安慰地向她說：

「妳好好的休息吧！」

「好久不見了！」

「明天還有時間，而今天，我要命令妳，休息！休息！好好的休息。」

六郎太很小心地扶着千早躺在床上。

那動作，叫千早覺得有一股暖流，通過她的心窩似的，好舒坦、好和煦。

等六郎太抬起頭來，發現了那件運天偷竊來的華麗衣服。

立刻，他想到了初見面的那天晚上，說：

「我們初見面的時候，妳曾託和尙送我一件衣服，很可惜，因爲他進來沒有關照一聲，我心

裡喫驚而緊張，失手把它腰斬成了兩段。」

「……」

千早想到當時心中所蘊蓄的情意，傻傻地說不出話來。

「後來被和尙訓了一頓。」

六郎太重溫一個夢似地娓娓的繼續着：

「說我太魯莽，不通人情世故，當時我並沒有領會個中的語意，無言以對。」

「……」

「這些日子來，我常常想起這檔事，很後悔太衝動，也不夠沉着。」

「……」

「不知道妳還記不記得，跟妳分開的時候，妳說過：每個人生下來，就註定了無法更改的命運。」

「我當然記得，而且……」

千早欲語還休。

「而且，怎麼樣？」

「而且，你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清楚地記在心裡。」

千早講這句話，眼睛有些朦朧的迷惑。

六郎太心領神會地接着說：

「這種觀念，在我腦子裡已經牢不可破，不過，很奇怪，命運對於我，好像永遠暗淡無光。」

千早的眼睛閃爍了一下。

「其實，我並非沒有建立一個家庭的想法。」

「六郎太先生。」

千早激動地要坐起來，六郎太善意地把她按捺下去，因爲，他的話並沒有說完。

「我是一個男子漢，跟所有的男人一樣，應該有權利娶妻生子，建立美滿的家庭，妳說是嗎？」

「當然有這個權利。」

六郎太再強硬，也抵擋不住千早這時候興奮

六郎太輕輕地把她抱起，吻了她的額角：

「也許，眞的還要等待一些時間，不過，我可以告訴妳一句眞心話，我會娶妳的。」

「啊！六郎太……」

千早高興地叫了起來。

他全身顫抖着，緊緊抱住了六郎太。

——能聽到這句話，死也心甘情願了。

她眞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還是嚥了下去。

六郎太悄悄地把她埋在胸口的頭抬起來，四隻閃亮着熱情之火的眼睛相觸在一起。

脈膊在加速地跳動着。

肌肉在緊張地奔放着。

慢慢的，慢慢的……

滾燙的四片嘴唇緊緊的合在一起，久久的不能分開。

千早感覺全身無力，倒在六郎太懷裏，享受着恍惚的幸福。

——如果是夢的話，我不要讓這個夢有醒來的時候！

良久——六郎太才引開臉，說：

「千早小姐。」

「唔……」

「我體會得出妳默默地盼望着我的到來，是種很珍貴而且很美的意境。」

「是的，太美了，不過，像我這種無能而且身體又不好的女人，跟着你就只會連累你。」

「妳不用再說了，妳體弱多病也是我喜愛妳的原因之一，妳現在一切的一切，對我而言，都是很美的。」

「啊！」

千早再度依偎在六郎太的懷裡。

對於六郎太來說——

並不是今夜見了千早，才燃起愛情的火花，而是在千早被七兵衞擄走後，早已暗自決定。

——就算千早遭受如何的汚辱，我一定要娶她爲妻子。

而且千早空等了七年，更使得六郎太內心愧疚不已。

幸好千早沒有遭受到七兵衞的蹂躪，只是得了一場病而已。

見到千早憔悴的臉色，六郎太才發覺自己是多麼地愛她。

六郎太想到以前自己是多麼愚笨，內心不免有一股恨不得時間倒流的感覺。

但是——

他深愛着千早的意念，並不是由於決定要踏入虎穴救秀太郎才有的。

雖然他逢人便說去柳生道場，他不會白白的送掉性命，但也要抱着視死如歸的態度，才能毅然決然的前往。

因此必須拋開一切雜念，處之泰然。

病人特有的敏銳神經，使千早很快的清醒過來。

雖然整個人依偎在六郎太的懷裏，享受恍惚

易失的快樂，突然間有股想法在她的腦海裏出現。

——六郎太的心裏已抱着不畏死的念頭。

——說不定這是他決定在死之前，因可憐我而作的施捨。

想到這裏的千早，感到很不安，慢慢地從六郎太的胸懷裏移開，兩眼動也不動的望着六郎太。

六郎太被這突然的動作嚇着了，也注視着千早。

「我能不能問你一件事。」

「甚麼事呀——？」

「你該不會是爲了去救世子，而來和我做最後的訣別吧！」

「妳不要講傻話了，等我把世子救回來，那我們四個人不就可以過着快樂的日子嗎！」

六郎太開懷的笑着說。

千早搖着頭不以爲然，再度地流出淚水，將臉低下，哭泣着說：

「還是不出我所料。」

「千早小姐。」

六郎太又將千早纖弱的身子摟在懷裏，溫柔地說：

「欺騙妳也是無用的，世子的確被關在柳生道場裏。」

「哦——」

「我身爲他的監護人，不把他平安地救回來，是決不罷休的，但是妳放心好了，我不會白白地去送死。」

「……」

千早默默無語，更用力的抱住六郎太。

「有妳在，我是不會輕易的犧牲性命的。」

——啊！我眞能作六郎太的妻子嗎？

「千早小姐。」

「是。」

「妳是因怕我死而驚慌嗎？」

「不是的。」

「妳不用騙我，我看得出來的……我不會死且自信能救回秀太郎的。」

「那一切要保重……如果你沒有回來的話，我千早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

「我一定會平安無事的回來。」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千早的熱淚滾滾而流。

流在六郎太的衣襟上，也流在六郎太的心坎上。

而夜更深了。

夜探

痛苦的眼淚容易乾涸。

興奮的眼淚却永難消失。

因爲，對於千早來說，痛苦已經遠離她而去；興奮却是剛剛到來的訪客，且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期待。

但面對着自己心愛的偶像，多一分鐘的歡聚，總是一種求之不得的補償。

因此，她擦乾了眼淚。

她整理一下亂皺了的衣服。

她期待甚麼似地，眼瞪著六郎太仍在沉思的臉。

「啊！對了，幾天前，我看到了妳弟弟！」

「啊！小太郎也到江戶來了嗎？」

「嗯！而且是個體格健壯的年輕漢子了呢！」

「啊！」

千早有說不出的高興。

對於這個弟弟，就像無羈野馬似地，她勒不住他，却始終在關心他。

「他沒有說要看我？」

「看樣子，是希望自己有些成就以後，才會來探望妳的。」

他還沒有進到屋子，聲音已自屋外傳入。

「我的主人，你來了！」

因爲，憑他的感覺，他知道六郎太來了。

把門推開，第一句話就似帶調侃地說：

「明天是我們千早小姐恢復健康的好日子哩！」

六郎太看了千早一眼，然後對運天說：

「我該感謝你及時把千早小姐救回來，這來龍去脈我還一點不知道呢！」

「要聽嗎？不過，世子的事……」

運天本來想把他在姥人池的遭遇說出來的，看到千早又嚥了下去。

「沒有關係，運天，你繼續講好了，關於世子被囚在柳生道場的事，我已經跟千早小姐說過了。」

「喔！那就好……」

於是，運天把今天晚上，被服部半藏引誘出去，如何到了姥人池的一切，詳詳細細地告訴了六郎太。

「他就是這樣脾氣倔強的人。」

「不，他心裡很惦記妳，不過……」

「怎麼樣？」

「他曾問起我是否已娶妳做妻子。我說，我們還是兩相遙遙，他才很不高興的走了。好像他也很希望我們能生活在一起。」

「……」

千早又是一陣欣喜。

「那時候，我以爲運天還沒有從七兵衛手裡把妳救出來，心裡一直不安，而且，在還沒有向妳表白我的心意之前，我也不便在他面前承諾甚麼，反正以後會有見面的機會，到時候，我告訴他，妳將是六郎太的妻子也不遲。」

「謝謝你的好意。」

千早像個新婚的女人，含情脈脈地看着六郎太。

兩個時辰過後。

運天回來了。

六郎太。

「哼！服部半藏竟敢唆使你去柳生道場。」

六郎太有點緊張。

「但我已當面拒絕了他。」

「他的用意何在呢？」

「這樣對我們來說，還眞不失爲一個好機會呢？」

六郎太幾乎是自言自語地沉思。

翌晨。

天色在朦朧中。

人們仍舊沉睡在甜蜜的夢鄉。

六郎太一聲不響地起來。

雖然他對千早一再強調，將會回來接她……

千早却認定沒有把秀太郎救出來，他是不會再來這兒的。

那種惆悵別離的情緒是可以想像的。

「好好地靜養，希望妳早日康癒。」

六郎太祇留下這句話，就要走的樣子。

千早的臉色立刻陰沉了下來，像是一片烏雲飛過晴空。而眼裡水汪汪的。

六郎太眞想再度吻她一下。

運天故意走進裡面屋子。

六郎太終於吻別了千早，却沒有告訴她，究竟去甚麼地方，也沒有說何時再回到這裡。

千早偷偷地掉了兩滴眼淚，天邊已漸露曙光。

走在路上，六郎太才後悔自己的冷漠。

——祇是口頭答應人家結爲夫妻，對期待已久的千早，實在太過草率。

——唉！要是昨夜眞的有了夫妻之實，豈不是一勞永逸了嗎？

運天原本就是以玉成好事的機警，才輕輕地蹓到裡面屋子去的。

六郎太想着，不禁啞然失笑。

忽然。

六郎太感到有人跟踪。

回頭一看，竟是運天。

「早安！」

運天調皮地做了個鬼臉。

六郎太自怨自嘆地說：

「唉！我眞是一個大傻瓜！」

「傻瓜！爲甚麼？」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這句話的意思！」

「嗯……嗯……」

「也許千早小姐在人世的日子不會很久了！」

「你胡說！」

「我看她的氣色很不好。」

「那是因爲好久沒有見到你，既然你對她有了許諾，她的病就會好起來的。」

「運天，你不是唬我的吧！」

「……」

運天沒有回話，故意吞下口裡的口水。

六郎太說：

「其實，昨天晚上跟他結成夫妻也就好了！」

「她的願望也是如此。」

「可是，我對這件事一直很矛盾。」

「……」

「我相信眞的成爲了我的妻子，會使病情更加惡化，所以，我盡量克制住了自己。」

「你這個顧慮實在多餘。」

「不過，從今以後，我將永屬於她，絕不會再對別的女子有意圖。」

「既然這樣，又爲甚麼不早給她一份滿足呢？」

「連我自己也不懂，所以說，我是個大傻瓜。」

「主人——」

「……」

「你眞認爲一旦進入柳生道場，就無法活着回來，是嗎？」

「……」

「所以，你才後悔沒有能跟千早結爲夫妻？」

「也許……」

六郎太眞的還在矛盾中廻旋。

不祇是和千早的感情，也爲將進入柳生道場的事七上八下。

過了一會，兩人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了下來，六郎太堅決地說：

「運天，今夜酉時，我會去柳生道場。」

運天喜出望外地聽到這個企盼已久的決定。

「主人，那我該做些甚麼呢？」

「在這一段時間，你要查明但馬守的房間，是在甚麼位置。」

「遵命。」

「此刻我必須先到本鄉蓬萊町的淨心寺，因爲秀太郎的母親在那兒。」

「怎麼？桂宮蓮子也到江戶來了？」

「是的，雖然她雙目失明，但仍能夠長途跋涉，不遠千里來找尋自己的孩子，這種偉大崇高的母愛，我想一定會感動上蒼，讓她的願望得到滿足。」

「但願如此！」

運天立刻合起了雙手，向上蒼禱告。

「那查明但馬守房間的事，你一定得辦好啊！」

「沒有問題的。」

「我走了！」

「晚上再見。」

運天踅回途中。

也許他很興奮的關係，大搖大擺地，把應有的警戒忘得一乾二淨。

「喂！等一等。」

突然背後有人吆喝着。

運天本能地躍騰了五、六尺遠。

可是，定神一看，却杳無人影。

——奇怪了。

運天的眼睛像猫抓老鼠似地四處搜巡。

寂靜依然。

半晌，有聲音從半空雲中傳來。

「在這兒吶，密探！」

運天把頭抬了起來，一怔。

喝！宮本武藏正高高地挺立在屋頂上。

原來每天天剛破曉，宮本武藏就要在此練習他的跳躍腿功。

好像一隻蜻蜓似的——

從這個屋頂跳到那個屋頂，又從那個屋頂跳回這個屋頂。

眞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劍魔。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六郎太的部下。」

原來，六郎太和運天的一舉一動，高高站在屋頂上的宮本武藏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他們仍然一上一下的遙遙相對。而且，兩個人都提高了警覺，靜觀對方的動靜。

——如果我先出招，這小子準會很快逃開。

這是武藏的想法。

——假使我動手，必逃不過他身懷的飛鏢。

這是運天的戒懼。

「你找我有甚麼事嗎？」

運天還是鎭定下來，問他。

「哈……你是在裝蒜嗎？」

「這甚麼話，這是我的脾氣，誰也別想改變得了它。」

「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你我之間，並沒有甚麼事情好談的，最好我還是先走。」

「沒那麼簡單，你既然是秋月六郎太的部下，就該大膽地乖乖留下。」

「我是！你敢怎麼樣？」

「放心，我不會殺你的……因爲，我跟你主人有比劍的約定，只要他活在世上，一定可以實現。」

「……」

「也正因爲這樣，我還很替他擔心呢？」

「你擔甚麼心？」

「我怕他眞的去了柳生道場——」

「你……」

運天不由得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他。

他很害怕這個天大的機密讓武藏給洩露了出去。

「你又何必這麼緊張呢？」

武藏看出了他的心事，跳了下來：

「我知道了不得事的，你放心吧！」

「……」

武藏很友善地走到了他的身旁：

「你叫甚麼名字來着？」

「千里運天。」

「你的機智不錯，上回被你逃走了。」

武藏的臉上，露出了濛濛的微笑。

他的這種笑法，看得出是對對方有了好感的善意表徵。

運天的肌肉鬆弛了下來。

說也奇怪，無論性情多麼乖戾、多麼暴躁的人，跟運天談上幾句話，就會油然地產生好感。

運天確實是個平易近人的善者，沒有特殊深切的怨尤，他不會隨便憎惡別人。

唯有青梅竹馬的七兵衛是個例外。

而此刻，他面對着宮本武藏，雖然面上帶着笑容，笑的背後，究竟隱藏了甚麼？他實在摸不清楚。

而以上一回逃脫的經驗來說，不免有些餘悸猶存的畏怯。

——今天恐怕是很難溜得掉的了。

運天在暗自嘀咕着。

其實，宮本武藏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我要你明白。」

宮本武藏看透了他的畏怯，終於表明了態度：

「我武藏終生的目的，就是要打垮柳生派，使我的二天一流劍法能傳遍天下。」

「哦！二天一流。」

「你認爲我是在吹牛嗎？」

「不是！」

運天連忙搖頭，鄭重否認。

「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訴你，從十三歲開始，我在播州和新當派的有馬喜兵衞比劍，祇一反掌之間，就把他置之於死地。到現在爲止，我至少有過十次以上的比鬥經驗，從沒有失敗的紀錄。眞可以說是聲威廣播，人人聞之喪膽。」

武藏換了一口氣。

運天楞楞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怎麼，你以爲我在說大話嗎？」

「不……你打敗吉岡一門，和一掌打死佐佐木小次郎，就已經名滿天下，我早就崇拜得五體投地了。」

運天由衷地稱讚着。

「這倒不是吹的，祇要我在登峰造極的情緒之下，心地靜如止水，不爲外務所移，不管對方多麼厲害，那怕是三頭六臂，我都不在乎。」

「有道理。」

「不過，雖然我可自稱扶桑第一高手，可是我並不滿足。我的最大願望，就是要打垮德川家的劍術指導—柳生但馬守，否則，我絕不甘休。」

「對！非把他打垮不可。」

「千里運天，我講的話你都聽進去了嗎？」

「我一直在洗耳恭聽呀！」

「那麼——」

武藏思考了一下，把望向遠方的眼光收了回來，才繼續說：

「我既想打垮柳生但馬守，又要跟秋月六郎太一決雌雄，就必須先阻止但馬守和六郎太比鬥，千里運天，你說對不對。」

「不錯。」

「那麼，你該告訴我，秋月六郎太甚麼時候要去柳生道場。」

「就在今天晚上。」

運天脫口而出。

「哦！今天晚上。」

武藏低頭沉思。

——哎呀！怎麼辦？都怪自己多嘴，不該把時間告訴他。

聽武藏的話意，就是說六郎太若眞潛入柳生道場，與但馬守門派作生死之鬥的話，他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武藏既然知道今夜這件事，他必定也會跟着去的。

那麼將會變成怎樣的一個場面呢？

此時運天腦海裏閃出一個想法，與其六郎太獨自一人和柳生道場的人馬嘶殺，不如讓武藏加入，有人幫忙總是好的。

就算武藏是敵人，利用他來共同對付但馬守也是無妨的。

「是今夜——好。」

武藏似乎下了決心似的點點頭。

看到這種態度的運天，提高了嗓子故意說：

「我的主人決定單獨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他並不想依賴他人的幫忙，請你多多原諒。」

「我知道了。」

武藏牽強的露出笑容附和着。

「千里運天。」

「還有甚麼事嗎？」

「一個武士是沒有未來的，如果犧牲掉性命，那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無所怨言，你認爲如何？」

「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

「不管六郎太是否需要別人的幫助，反正我

向柳生但馬守挑戰是挑定了，如果你認爲這種做法是在援助六郎太也可以，如果覺得我武藏任性也行。」

說完此話，武藏不理會運天的反應，轉身就走了。

——確實是個劍魔的化身。

運天搖頭嘆息着。

「那麼——」

——我必須潛入柳生道場，將裏頭的情形查得一清二楚，晚上才能對主人有所交代。

想到這裡，運天很快的朝着柳生道場而去。

運天一路上急急忙忙的趕路，使得同路上的行人都不約而同地用詫異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心想：

——那有這麼樣的走法。

❀　❀　❀

這天——

但馬守的心腹花房東吾，因有要事走入貯藏武器的倉庫，能有權利進入這座戒備森嚴倉庫的人，只有柳生但馬守父子和東吾三人而已。

這裡，貯存着盔甲、刀、長矛、火槍及其他密探所須具備的武器，另外從各地搜集來的情報也保管在這兒，由於這些情報，使得很多無事的諸侯遭到了貶謫的命運。

因此這座倉庫，不只內部，連外面都裝有機關，若有人想侵入的話，設置在裏面的警鈴會自動地響起來。

當東吾爬上二樓時。

突然，警鈴大響。

——是甚麼人？

東吾以爲有人爬上屋頂而引起鈴響，他迅速跑下樓來到了門外。

驀然的仰頭一看，有個人影快速的在那兒移動着，他毫不猶豫地擲出飛鏢。

——哇！失手了。

這隻鏢如閃電般的飛過屋頂直向林木間，却無法擊中對方，這並不是東吾的瞄準錯誤，而是對方的身手太伶俐，很機智地避過飛鏢而逃走了。

剎那間，他那矮小的身子已躍上屋頂了。

——這傢伙必定是個密探。

東吾提高警覺觀察着。

這時有批聽到警報聲的武士，三步併一步快速的跑到院子來，大聲問：

「在那裏？」

「在那兒？」

「喂，大夥分五路包圍！」

這裡並非一般諸侯的舘邸，府上的每個武士，都是身懷絕技。

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仍能一絲不亂沉着的接受指揮，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訓練有素。

藏身於屋頂上的密探，看到地面四周被包圍得密不透風，幾無容身之地，他不敢輕易的移動身體。

「東吾，那是甚麼——」

來到院子裏的十兵衞三嚴，以他僅存的單眼目不轉睛的望着屋頂，並問東吾。

「你知道是甚麼人嗎？」

「我看不出來，但很像是位身手不凡的密探。」

「該不會是服部半藏的手下吧！」

十兵衞警覺地向東吾眨着眼睛。

「可能不是吧，但也不能肯定。」

「他是要入侵兵器庫，或是來暗殺我父親？還是要來搶回豐臣家的遺孤呢？」

說完之後，十兵衞很快地擲出一鏢。

瞬間，屋頂上的密探已翻滾至屋頂的另一邊去了。

——千里運天，你老了。

俯臥在瓦片上的運天，腦子裏掠過這樣的念頭。

從高牆外的大樹上，跳過一丈多遠，小心翼

翼的來到此地的運天。

這一種身輕如燕的跳躍功夫，一般的密探是無法做到的。

除了從北邊的暗處跳入，否則別無他法可想。

運天的跳躍功夫，可謂已練至爐火純青的境界了。

而柳生道場的兵器庫裏有警鈴機關的裝設，這是千里運天想都想不到的。

過份的着急而闖下了紕漏，眞是欲速則不達，心中懊惱不已。

但是也不能一味地責備自己的粗心，大敵當前，非想個退兵之計不可。

他暗中決定，萬一不能逃走，也和柳生但馬守力拚一番，甚至同歸於盡，也就無愧於六郎太的重託了。

於是他毅然的挺身而出，站在屋頂上。

「柳生但馬守出來吧！」

像雷鳴般地嘶吼着。

「我是被但馬守所陷害的諸侯的部下，但馬守你出來吧！」

所得到的反應，只是一連串由四方射來的飛鏢而已。

運天以很怪異的身法，閃開如雨點般的鏢。

「但馬守如果你是一個光明磊落的武士，你就出來吧！」

「大家不要出手。」

從茶亭裏傳來但馬守的喝止聲。

運天遠遠地瞧見茶亭外已站着一個人，心裏想：

——我要跳到那兒，還眞有點困難。

「你這位密探，你的主君是誰？」

但馬守也提高了嗓門，遙遙地呼應着。

「恕不奉告。」

運天臨時想不出名字來，祇好用這句話來搪塞。

「等我把你的頭顱砍下來，供祭在我主君的墓前，到時你再仔細的看清楚吧！」

但馬守聽到運天這句話後，知道他是故弄虛玄，不以爲然的說：

「你這個密探，決非爲了我的腦袋而來，必定另有其它的企圖。」

但馬守一語猜中了運天的心思。

「其他還有甚麼目的？」

運天故意怪聲怪氣的問着。

但馬守知道自己的猜忖沒有錯，再不理會他的問話，下達了攻擊的命令：

「十兵衞！把他抓起來。」

他自己反身走進了茶亭。

這個時候——

運天將手裏的兩團黑球，一個向着十兵衞另一個向着茶亭，用力扔下去。

這兩個黑球狀的東西在擲向目標的時候，同時噴出了醒目的白煙來。

一瞬間在場的每一個人，眼睛被刺得睜不開來。

頓時兩個黑球滾落到地面，濺出熊熊的火花，且吐出更大的濃煙，瀰漫着四周。

加上地利之便的運天，很快地在黑暗中消失了。

「眞是難得一見。」

東吾情不自禁地喊出來。

「……」

十兵衞看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對於密探所使用的障眼法，頗爲欽佩。

當濃煙消失後，站在屋頂上的黑衣人也跟着不見了。

此時的十兵衞和東吾不知想到了甚麼，兩人不約而同地跑到茶亭裏去。

「父親。」

「老爺！」

同時呼叫着，快速將紙門打開。

見到但馬守直立在房裏且手握着長矛，還發現長矛的尖端滴下血漬在地上。

但馬守很鎭靜地，不慌不忙的說：

「那個密探身手的確不凡，我差點就送掉老命。」

但馬守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笑容，回頭看着射中柱上的十字形鏢。

「像這樣高明的密探，在服部半藏的手下是無法找得出來的。」

十兵衞也不得不表現了他的傾服。

但馬守把手中的長矛交給東吾，坐了下來說：

「東吾，過去是不是有功夫高明的密探，離開了不知去向呢？」

東吾思考了一會兒，才說：

「喔——我想起來了。」

「是甚麼人？」

「有一個叫千里運天的，他身負着某項任務

到西國去，一去就不知去向了。」

「到西國去？……」

但馬守揣摩了半天：

「嗯！說不定就是這個人。」

因爲，能夠單鎗匹馬派出去的，都是這行裡的絕頂高手。

同時，但馬守告訴十兵衞：

「這座房子的防衞，必需加強！」

夕陽又一次西下了。

天慢慢地暗了下來。

一個戴着寬邊斗笠的人，由北方踏着沉沉的步子，進入了諸侯小路。

諸侯小路和街上的大馬路，隔着一片樹林，森幽幽地，顯得分外清靜，而且看不到半個人影。

從森林裡的葉叢中傳出了運天的聲音：

「我的主人！」

自然，戴寬邊斗笠的就是六郎太。

「運天！是你嗎？」

六郎太不相信運天有躺在樹端的理由：

「你爲何躲在這裡呢？」

「我要向你道歉，主人！」

六郎太從來沒有聽過運天如此怯弱的聲音，心裡不禁暗忖着事情不妙。

「先下來再說吧！」

「好的！」

運天立刻跳到六郎太的面前。

而且跪在地上說：

「請你原諒我吧！主人！」

他連頭也不敢抬起來，很怕正視六郎太將要盛怒的臉孔。

六郎太一直想不透甚麼情況會有這麼嚴重。

「運天，你受傷了？」

他要伸手把運天扶起來，被婉拒了。

運天仍然怯怯地說：

「主人，您用不着管我，這點傷算不了甚麼的。」

「站起來吧！就算沒有查清柳生道場的詳細情形，我也不會責怪你的，快告訴我，你身上的傷是誰弄的？」

「但馬守！」

「喔！」

六郎太這才知道事情果然嚴重。

「怎麼？你跟但馬守打鬥過？」

「既然被他們發覺，逼得我不能不跟他們一拚。」

「太衝動了。」

「是的，我知道……老爺！最好今天晚上不要行動！」

「爲甚麼？」

「他們一定會嚴密戒嚴。」

「我的看法完全跟你相反。」

「啊！爲甚麼？」

「這你就沒有想到了，他們不會放過追踪你

的可能，這樣反而更容易幫助我混進了。」

「老爺，您的這個算計太天眞了。」

「是嗎？」

「當然，因爲你沒有去過那棟房子，周圍的防備實在太嚴密。而且，爲了阻擋他們的追踪，我把原先準備援助老爺的火藥，全部用罄了。老爺如果遭到危險，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你倒是儘管放心，我一直就沒有想到要依靠你的幫助。」

六郎太又一次要把運天攙扶起來。

「謝謝老爺，您不必管我，就是死到臨頭，我還是會走路給您看的。不過，老爺……」

「您還有甚麼話要說？」

「只懇求老爺一點，今天晚上說甚麼也不要去柳生道場，好嗎？」

「過了今夜，我的決心恐怕會發生動搖。」

六郎太沉思了很久才說出這句話。

這確是他從心裡發出來的語言。

因爲，他想到了臥病中的千早，也許她的生命不會很長久了。

但，向來敏感的運天，這回却會錯了意思，他說：

「動搖就動搖嘛！說句老實話，你不認爲你的存在比世子重要嗎？」

六郎太倒眞高興運天悟錯了他的意思，連忙把眼睛投向他的傷口。

「還是你的傷口要緊，趕快去治療一下吧！」

「老爺，您忘了，我是個密探，這點傷我都不能自己處理，還配出生入死嗎？說眞的，我們該——」

「回去了，是不是？」

「對了，千早小姐一個人在家，怪寂寞的。」

「那你就趕快回去吧！」

「怎麼，老爺，您想通了？」

「想通甚麼？」

「今天晚上不去柳生道場。」

「嗯！」

「眞是謝天謝地。這樣，我就可以安心回去休息了。」

運天正想站起來。

這時——

十字路口，出現了幾個人影。

「運天，不出我的所料，追踪的人來了！」

運天一看，果然是的。

「嗯！他們的速度還眞快咧！」

一邊說着，一邊站了起來。

「老爺，希望您不要做出讓我事後埋怨的傻事。」

「我知道，你趕快逃吧！」

「你眞的答應我的懇求？」

「我答應你！快——」

「你自己也趕快走吧！」

說這句話的同時，運天像飛鳥似地棲身上樹。

一個密探，他習慣於自己的脫逃方法。

六郎太眼睛沒有往上看，也沒有閃避迎面而來的人。

當他們擦身而過，那些人仔細地打量了六郎太一番；神態跟運天相比，何祇天壤之別。也就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走了。

六郎太這才回過頭看了爬上樹的運天，却連影子也沒有了。

他放下了心。

昂頭挺胸向前走着。

大約走了一百丈遠，又有一批同樣裝束不同面孔的人出現。

——又是追踪運天的。

在這個時間，確實也不會有別人的。

六郎太突然地停住了脚步。

當他望着這一夥人走向了不同的一條路，腦

但却是那樣截然不同的境界。

因爲，他驀然地想起了往事——

那是一個人在奧秩父山中，毫無目的地孤獨生活的時候。

也有那樣一個夜。

他站在溪畔的斷崖上，凝視着碧澄如海的藍天，遠眺着變幻萬千的白雲。

而山風習習，流水潺潺。

這些自然交織的美好景色，對於六郎太顯然是莫大的浪費。

他所感覺到的祇是，天茫茫，雲茫茫，心也是茫茫得沒有邊際。

——我這樣活着豈不是多餘。

——不如早日結束生命，以求心靈的解脫。

他眞有那樣自暴自棄的想法，恨不得躍下懸崖，留下一個浪花。

但就在那一瞬間，半空雲中好像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在耳鼓廻盪。

子裡跳躍着一個念頭。

——這樣算起來，今天晚上柳生道場剩下的人沒有多少了嘛！

「好！我倒要試試看！」

他緊握着拳頭，斬釘截鐵的自語着。

他再也無法顧及到和運天的約定。

自然，也把臥病的千早小姐暫時拋到了九霄雲外。

——今夜我是去定了。

一陣激動。

幾分興奮。

儼若一個奏捷的武士，六郎太趾高氣揚地向天空仰望。

霎時，他的臉色沉了下來。

天格外的明亮。

幾片浮雲在飄泊不止。

還是那樣天空。

也好像還是那幾片雲。

——你不能這樣做！六郎太，生命受之父母，應該報之天地。

他的精神陡地覺醒過來，奮然一振。

就從這一夜開始，汲汲努力於勤練劍法。

而現在——

又看到了和那一晚上相同的景緻。

天地遼濶，人實渺小。

——但父母既賜我寶貴的生命，天意讓我留在世上，我必不負父母，也必須回報上蒼。

——也許這天象就是促我去柳生道場的徵兆。

——即算是不能順利地救出秀太郎，甚至於犧牲了生命，我並沒有交白卷，足以告慰上蒼，也足以告慰父母——雖然我連他們的像貌都毫無印象。

想到這裡，六郎太勇氣百倍，信心激增。

而對自己的生命，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豐盛和飽滿。

生與死

千早渡過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一夜。

雖然那祇是一個夢的影子。

雖然那還要經過長時間的期待。

而對於千早來說，夢就是眞，期待就是實現。

因此，她睡得好香、好甜、好踏實。

起來梳洗完畢，覺得精神無比清爽。

於是，坐在床前，雙手合十，心裡在爲自己的未來默禱。

幾個小時過去了。

——六郎太今夜一定會侵入柳生道場，把世子奪回來。

突然，她興起了這樣的意念。

事情一直就叫她感到有些異樣——

運天既沒有說明到那裡去，而又是這麼久不

千早不安地跨出臥室，問：

「是那一位？」

沒有等到對方回話，門卻打開了。

站在面前的是一位雄糾糾、氣昂昂的武士。

「本人是宮本武藏。」

「……」

千早聽過他的名字，一種耳聞不如目見的心情，使她有些措手不及之感。

「秋月六郎太和他的部下幾時離開的？」

「今天早上。」

「沒有回來過嗎？」

「是的。」

「你是？」

「秋月六郎太的妻子。」

千早第一次使用這樣的稱號，臉上不由得飛過一朵紅暈。

「喔！失禮，失禮！」

「不必客氣，請問您找他們有甚麼事情？」

不曾回來。

——很顯然，這和六郎太之去柳生道場是有關聯的。

因爲，在往常，運天都會在喫晚飯以前回來的。

現在唯一的願望，祇有祈求上蒼，佑護六郎太能平安地把秀太郎帶回來。

「……」

忽然，好像門外有人。

「……」

千早凝神諦聽，那不是幻覺，是眞的。

如果是運天，早就會聽到他老遠的叫喚聲音。

也許是六郎太，但他沒有徘徊門外的理由。

千早久歷風雨，警覺性很高。她立刻輕輕打開衣櫃，把匕首拿出來，藏在懷裡。

「有人在嗎？」

那是一個很陌生的聲音。

「沒甚麼？沒甚麼？」

武藏就這樣沒頭沒腦地掉頭走了。

武藏原以爲六郎太的話祇是虛構，才特地跑來探個虛實，如今既然兩個人都不在家，去柳生道場的事自然不是空穴來風。

而在同一時刻。

六郎太佇立在柳生道場附近的一個暗角。

這個地點，跟運天侵入的位置方向完全相反。

六郎太面對着柳生但馬守的廣濶庭院，驚嘆不迭。

古杉參天，林木葱鬱。

建築宏偉，氣勢非凡。

難怪是個藏龍臥虎之地。

他眞想躍起來，看看庭園裡面的全貌。

但，柳生道場，戒備森嚴，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因此，他還是動也不動地躲在一個參天古杉的背後。

一眨眼光景，有兩個人直朝他而來。

他們併肩漫步在林間的小徑上。

——也許是夜間的巡邏。

六郎太從他們不疾不徐的步伐，猜測他們並未發現自己。

——先解決他們再說。

他暗自謀劃着。

但距離還相當遙遠，冒然出手，祇怕打草驚蛇。

等待！

等待！

他虎視耽耽，屏住了呼吸，等待著他們走近。

過了一段時間。

這在六郎太心裡那好像半個世紀。

——終於走近來了。

但定神一看，他們的手裡同樣握着一枝洋鎗。

——喔！

六郎太暗地從心裡興奮地叫了起來。

因爲，那庭院的東邊，有一棟特殊的建築物。

它的形式既不像書齋，也不是倉庫，而使用的材料結實牢固，不是一般建築所採用的。

——一定是監禁人犯的房屋，絕對錯不了的。

六郎太很有把握地算計着。

當時城內的諸侯府邸，大多蓋有這樣的房屋，用來處置犯人。

——秀太郎一定是關在這裡。

他毫不遲疑地走近那棟建築。

突然，前面又來了兩個巡夜的武士。

他們向六郎太行了個注目禮，擦肩而過。

六郎太心裡面湧起了一陣笑意。

而現在，他走近了那幢建築。

從單薄的紙窗縫隙，有一道微弱的燈光射出

等他們從自己前面的小徑走過，六郎太躡手躡脚地走出來，靜悄悄地尾隨着。

夜是如此的靜。

連小草的顫動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

等到他們察覺後面有人，不約而同地轉過身來，六郎太已經先發制人，「咔」的一聲，左右兩手握着的劍，同時把兩個人頭砍落地上。

仍然四寂無聲。

六郎太喘了一口氣，擦乾了劍面的血漬，把兩具屍體拖到了隱蔽的所在。

很快的，他換上了一套染有血跡的衣服，拾起一枝洋鎗，從容不迫地朝小路走過去。

沒多久。

另一條交叉路口，同時有兩個武士在巡弋。

好在距離有一丈多遠，而夜色朦朧，誰也看不出對方的面貌。

等六郎太走出樹林，面前是一座書院式的庭院。

來。

——也許，這就是秀太郎的房間。

輕輕地，他推開了紙門。

輕輕地，拉開了沉重的鐵門。

燈光太微弱了，除了能看到捲成一團的棉被，甚麼都是暗淡的。

「秀太郎！」

他細聲地呼喚着。

沒有回聲。

「秀太郎起來吧！我是六郎太！」

還是沒有回聲。

但棉被略微動了一下。

——不會錯的，有人。

「秀太郎，秀太郎，我是來救你的！」

他稍稍提高了嗓子。

但，回答他的是「咻」的一聲，從棉被裡面射出來一枝飛鏢。

六郎太一個騰空的筋斗，躲過了飛鏢。

「哇！中計了！」

心裡不免一陣慌張。

而同時，花房東吾，從棉被裡面猛然站了起來。

「秋月六郎太，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還記得嗎？在熊本城下……」

沒有把話說完，他却吹起笛子來了。

事實上，東吾擅自埋伏在這裡，是他自作主張，沒有經過但馬守允許的。

因爲，但馬守總認爲密探的突然出現在柳生道場，是要取他的性命。

可是，對於密探下過研究功夫的東吾，却認爲不這樣單純，眞正有謀略的密探，很少會直接了當顯露出攻擊的目標，而採用的是迂廻側擊，聲東擊西的策略。

所以，他判斷偷襲但馬守，祇是幌子，目的在掩飾眞正的意圖。

——八成是要來搶奪豐臣的遺孤。

——就算達不到目的，也要探索到藏匿的地方。

——密探先行到達，祇是斥候的行爲，眞正的力量將會相繼而至。

東吾這種推斷，是很有道理的。

有一段劍法的秘訣是——

儘管四面八方被敵人團團圍住，必須用迅速的旋轉身法，來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再演變成一對一的打鬥。

這是以寡擊衆，一夫當關的妙策。

也就是說，那怕是一、二十個敵人圍擊，在迎戰的心理上，仍然要看成和一個人作戰，才不至於有勢單力薄、寡不敵衆的失敗意識。

如今，正是這樣一個戰局。

東吾發出的笛聲，引來了大批的武士，團團地把六郎太包圍着。

看他們的神態，個個都像武藝高強的能手。

頓時，白刃閃閃，眼花撩亂。

——祇要我克盡努力，即使被殺死也絕不後悔的。

六郎太專心一志，毫無牽掛地面對着強悍的敵人。

他屏住了呼吸。

慢慢地，兩眼緊閉。

一副威武不屈、屹立不移的莊嚴態勢。

就在這個時候——

在黑暗中有道恒星般閃爍的光彩，自遠處照射來。

——莫非是自己明亮靈魂的反射。

——這光芒會消失嗎？

冥冥中的異數，使他悟出了甚麼似地。

「呼——」

用力地噓出了一口氣。

剎那間，一把利刃向他攻擊過來。

六郎太憑着自己的感覺，連眼睛都沒有睜開，就揮出了他的刀。

「唷！」

祇聽到痛苦地應聲倒地。

他張開了眼睛。

看着一張張仇視他的臉，強靱而有力地說：

「我秋月六郎太得先聲明，我絕不願再看見一個無辜的武士流血，我也不願意剝奪任何一個沒有罪惡的生命，請你們叫但馬守親自出來，我祇能夠跟他比鬥。」

這聲音既雄偉又豪壯。

大家都面現剛毅，沉默不語。

對於經過嚴格訓練的這些武士，沉默並不表示屈服，也不意味承諾。

而是孕育殺氣的時機，是培育鬥志的間歇。

但馬守在訓練他們的時候，就曾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過。

「應付任何頑強的敵人，就像迎接一位雍容的佳賓，絕對不能心存憎惡。」

雖面臨強敵。

雖一命已折。

但每個人都鎭定如恒。

而且，沒有人貪功，連續出手。

這時，站在遠處默默觀戰的但馬守和十兵衞，同樣面貌肅然地盯着六郎太，好像要看透他的每一節脈膊的跳動。

半晌——

「父親！」

十兵衞終於再也無法緘默，滯重地說：

「如果我不挺身迎戰，他很有可能贏得這場比鬥。」

他的情緒激動，但聲音却很小。

「……」

但馬守凝神如故，沒有答腔。

像六郎太這樣沉着，且能不發出殺氣的武士，還是第一次看到。

——十兵衞能夠跟他平分秋色嗎？

但馬守根本沒有這樣的信心。

——那種豪放玄妙的劍法，就連自己也不見得能夠分庭抗禮呢？

但馬守從來沒有過的自愧弗如的感覺，在面對着這樣一位罕世無匹的浪人的時候，不自覺先矮了半截。

欽佩！

敬畏！

多種複雜的情緒，交織在但馬守的心裡。

——用平常眞刀的比法，是絕無取勝的可能。

——且若憑技巧也不一定能得到勝利。

但馬守愈是祈求能勝過他，就愈是沒有致勝的把握。

確實，有時候過份地患得患失，拚盡全身的力量，作生死決鬥，反而遭到敗績。相反的，志不求勝，心情和肌肉放鬆，却能得到意外的成功。

祇要是技巧在伯仲之間，比鬥結果的勝負，祇有神明才會清楚。

十兵衞雖然同樣對六郎太的氣勢，有着幾分敬服，但他的想法，跟但馬守却不相同。

——在柳生道場裡，除了我十兵衞能夠把他制服，再沒有別人了。

可是，但馬守沒有下達命令，他的萬丈雄心也祇有偃息在心底。

而包圍六郎太的陣勢，逐漸地在縮小了。

六郎太仍然屹立如山。

這時——

正對着六郎太站着的兩個人，突然向前跨出一大步。

六郎太跟着把握在手裡的刀，略微向下傾斜。

「嗨！」

一聲吆喝。

右側的人出手了。

六郎太的目光早已環視左右，知道自己後退無路。

「嘩！」

他祇好用劍的護手接着對方突如其來的一刀。

「啪拍！」

對方的刀被他的刀背捲上了半空，發出刺耳的聲響。

這個動作，給防衞在他背後的兩個人一陣慌張，閃開了一個空隙。

六郎太冷不防地，利用這個僅有的缺口，向左側的人攻擊過去。

左側的敵人，個子高大，孔武有力，但武功相距懸殊，被六郎太趁勢一刀擊中腰部，不支倒下來了。

總算把這個包圍圈打破了一個缺口。

但六郎太正喘息着吐口氣，另一個人又遞補上了。

不能一躍騰空，插翅而去的六郎太，再度陷入了天衣無縫的重圍。

沉默的對峙又開始了。

已經連失兩命的柳生門徒，士氣沒有受到一點動搖，六郎太的心裡，多少也有些傾服。

他正在揣摩如何採取下一個步驟。

側面突然發出裂帛似的聲音。

六郎太心裡有數，那是誘他出招的餌子。

六郎太胸有成竹地依然挺立着，他不會誤中計謀而出手的。

認爲是出招最好時機的敵人，迅速地對他發出了猛厲的攻擊。

六郎太却搶先了一步，揮出了刀，那種疾如閃電的刀法，連刀究竟是怎樣出手的，都沒有人看得清楚。

一個武士猝然倒地。

而另一個胸口挨了一刀的武士，嘴裡噴出了殷紅的鮮血，祇輕輕地一聲嗚咽，就橫躺在六郎太的脚跟前。

他很快地跨越屍體，猛然一個翻轉，朝着追奔而來的武士，在肩胛上狠狠地砍了一刀。

「各位！你們爲甚麼不聽我的話，一定要這樣把生命當作糞土呢？」

六郎太在肩胛受傷的武士倒下後，眼裡冒出淚水，他再也不忍心舉刀的大聲叫嚷着。

十兵衞再也無法忍受了。

「不能放過他！」

他很光火的向着但馬守說。

「父親，您看着好了，讓我來收拾他。」

「等一等，十兵衞。」

但馬守要阻擋他，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當十兵衞拿着大刀，出檻猛虎似地衝出去的時候，站在六郎太前面的人，立刻讓出了一條路來。

「由我柳生十兵衞來對付你。」

他睜大了僅存的一隻眼睛，把刀提在身前。

這時候，庭院裡面的火炬——那是東吾鳴笛後就點燃的——把十兵衞的臉照得清清楚楚。

——喔！十兵衞就是這副德性。

六郎太不屑地瞧了他一眼。

——祇要我能把他擊倒，雖死無憾。

❀　❀　❀

宮本武藏從千早小姐那裡出來，就直奔柳生道場而來。

到了大門口，他就知道一場猛烈的拚鬥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雖然，並沒有廝殺的聲音，也沒有混戰的喊叫，但，當他連問了幾聲：「有人在嗎？」竟然沒有置理的情況，他就意識到柳生道場今夜上演了好戲。

宮本武藏坦蕩蕩地跨進了大門。

一直走到長廊，才有三名武士阻擋他的去路，怒氣沖沖地逼問他：

「你是甚麼人？」

武藏面無懼色的大聲回答：

「我叫宮本武藏，剛才在大門口連叫了好幾聲，沒有回響，我覺得這是柳生道場很反常的情況，所以，祇好自己跑進來看個究竟。」

三個人面面相覷。

其中一個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眞是宮本武藏嗎？」

「你們如果不相信，我也無可奈何了。」

這句話蘊含了挑戰意味，也顯示出滿不在乎的武藏本色。

「就算你是宮本武藏，未經通報，擅自闖入，也形同盜賊……」

「你！」

宮本武藏很不快地堵住了他。

「好吧！算了，你走好了！」

另一個有意打個圓場。

「很抱歉，既然來了，要我走，也不是容易的事。」

「那又爲甚麼？」

「我是一個練武的人，對於柳生道場難得一見的大比鬥，我不會放過修練觀摩的機會。」

「可是，你要放明白點。」

剛才那個比喻他是盜賊的又接腔了。

「這兒是將軍指導教練的住所，就算是柳生但馬守的道場，也不是你這個窮浪人能進出自如，隨意吆喝的地方。」

「哈……」

武藏放聲大笑了起來，並說：

「不錯，我是個窮浪人，你也得去打聽打聽，放眼天下那有我不能去的地方！」

武藏從鼻子裡哼出一聲，不管三七二十一，逕自從長廊走到了庭院。

那個武士再也壓不住滿肚子的怒火，暴跳了起來。

「殺死他算了！」

儘管是名聞天下的武士，但表現出那種目空一切的傲慢，難怪要激起人的怒火。

武藏嘴裡面吐出了一句粗話。

三個人同時大驚失色，眼睜睜地盯着武藏。猛虎跳欄似的，武藏騰空而起。

一如排山倒海的巨浪，他的身體猛向着三把併到的白刃衝過去。

這一招使對方如墜五里雲霧，目不轉睛地向後退了兩步。

緊接着，三人同時大吼，不甘示弱地以同樣的招法，要還武藏以顏色。

這是柳生門派慣用的身法，早在武藏的意料之中。

而在他剛剛騰空而起的時候，就算準了應採的距離。

於是，趁他們三人還沒有落地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已經頭顱兩半，慘死在他的大刀之下。

說時遲，那時快，他在原地做了一個水平的旋轉，左右同時開弓，使其餘的兩個人也腰斬成了兩個半段，倒在地上，大腿還在抽搐着。

而此刻，如果眞的殺了他，理由很堂皇，沒有可訾議的餘地。

「如果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竟敗死在咱們的刀戟之下，柳生道場的名氣，豈不要如日中天，光耀一世嗎？」

三個人做白日夢似地計議好了，有志一同追了上去，立刻拔出了刀。

由於後院的火炬亮如白晝，隱隱約約地透射到了前院，朦朧中還可看清他們的動作。

——喝！眞沒想到，無名之輩，還有這樣訓練有素的身手。

劍魔不得不提高警覺，且從心底噴發出強烈的鬥志。

沉默的僵持。

僵持的沉默。

這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和後院的針鋒相對比較，毫無遜色。

剎那間。

嫣紅的血染紅了綠色的草地。

武藏的這兩下子，自忖乾淨俐落，無懈可擊。

——祇是未免太殘忍了點啊！

他俯視着片刻之前，還是活着的三條生命，好像良心發現似的心口不由一陣疼痛。

就在這時候——

「究竟是怎麼回事？」

長廊傳來談話的聲音。

武藏斜睨過去，原來兩個人正歪着頭，目睹這場慘劇的落幕。

武藏沒有理會，默不作聲的站着。

「一定是同路人。」

兩個人算計他跟六郎太是同夥，也先後拔出了刀，並緩步向武藏走近。

武藏毫不猶豫地先發制人，拔刀相向。

祇橫掃了一刀，兩個人尚不及出手，就已經身首異處。

——原來柳生道場都是這樣的貨色。

武藏目空一切的性子，又再度表現在他的臉上。

❀ ❀ ❀

在後院。

六郎太和十兵衞仍在僵持着。

緊張陰森的氣氛，使得晚上的空氣像凍結了似的，每一隻眼睛都停在他們兩人的方圓之間。

顯然的，他們倆的架勢迥然不同，十兵衞把刀擧在胸前，六郎太則右手提刀向下方。

雖然兩人均不輕易流露殺氣，但如果是個內行人，就能分辨出來，他們的劍法都已臻於登峰造極之境，眞個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

十兵衞的劍法，無疑是全翅鳥王的蛻變。

全翅鳥王—相傳是天堂裡的龐然鵬鳥，每隔三千年，才有一次振動翅膀，降臨到人間，十兵衞所擺出的姿勢，正是全翅鳥王神速飛翔的縮影。

——非阻止這場比鬥不可。

但馬守實在不願看到這場比鬥的繼續。

那倒不是怕自己的兒子失敗，柳生道場從此喪失精銳；而是他關心六郎太，他認爲把這樣一位年輕人置之死地，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更糟糕的是祇怕兩敗俱傷。

因此，但馬守幾次想開口，也不知道怎麼的，嘴巴像突然被膠封了似的，就是張不開。

是爲這場罕見的場面吸引了。

還是好奇地想看看究竟會如何呢？

顯然，兩者都是。

——無論那一方獲勝，都必能體會對方的招法，學到他的精髓。

一個習武的人，自然不願失却這樣學習觀摩的良機。

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十兵衞終於移動了脚步。

正像是山雨欲來的前奏，大家的眼睛同時亮了起來，等着觀賞這場精彩的好戲。

十兵衞認爲六郎太的身體，已經進入他的出手範圍，該是出招的時候了。

六郎太依然無動於衷。

十兵衞橫下心來，把氣運到手上，那是要發招的初動。

兵法中有一句衆人皆知的名言，那就是有相無相的虛無。

它在強調，任何比鬥的勝負，常決定於一瞬間的情勢變化。

所謂有相，乃看得見的架勢。

而無相呢？藏於內心的氣概。

一旦有相無相都呈現於外的時候，對方是不輕易出招的。

十兵衞此刻所遭遇的正是這樣，因此，他萬不能掉以輕心！否則，雖毫釐之差，也會造成不可收拾的慘局。

可是——

而六郎太呢？

如果眞要替他命名，祇能稱爲「無名劍」。

完全是自己修練成功的盲目劍法，也就是閣上眼睛，把自己撇之於雲暗的靜態境界，凝神專一，心無旁騖，一旦出手就能擊中任何心裡的目標。

兩強相爭，孰勝孰負？

他們自己也沒有把握，而旁觀者同樣無法預料。

現在——

十兵衞的一隻眼睛，目光如炬；而六郎太却如同盲者，兩眼一線。

任何人都在暗忖，十兵衞會先出招的。

事實上，他卻在期待對方動手。

而六郎太呢？祇靜靜地揣摩對方的劍法，根本沒有出手的意念。

此時無聲勝有聲。

愈是僵持，愈叫人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大家都在等着這場精彩好戲。

時間在疾速奔馳。

客觀和主觀的形勢，都不容許他再猶豫了。

——非擊敗他不可。

十兵衞暗地咬着牙齒。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勝負問題，而關係到柳生道場的榮辱。

六郎太像盜賊般鬼鬼祟祟溜進來。

他來的目的是要奪取一個最最重要的人犯。

已經有五條人命葬送在他的刀刃之下。

站在這個方圓的每一顆心，都有一份置他於死地的仇恨。

而十兵衞自告奮勇，投入這場比鬥。

——不出招是不行的。

十兵衞聚精會神地大吼了一聲：

「我要發招了！」

隨即把握在胸前的刀舉得更高。

「咔！」

一聲刺耳的聲響，六郎太的頭上出現了一道

紫色的光芒。

大家同時陷入了驚惶，莫不想着六郎太是完蛋了。

事實上，六郎太動也沒有動一下。

在衆人不約而同發出失望也是驚訝嘆息的同時，十兵衛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相隔六尺遠的六郎太仍舊緊閉着眸子。

新的對峙又開始了。

看樣子，這場比鬥不到天亮，是不會有結果的。

這時，但馬守開口了。

「到此爲止。」

六郎太詫異地睜開了眼睛。

依照成規，相約的比鬥是不能因別人的介入而終止的，唯一的解釋是他們並非事先約定，而是巧遇。

因此，六郎太鬆弛了自己。

大家很失望地吁着氣的時候，前院傳來一陣高吭的聲音：

「我有話要向柳生但馬守說。爲了維護武士道的精神，我宮本武藏要替秋月六郎太出力。」

「哇！宮本武藏。」

有的武士驚奇得叫出了聲來。

照得明徹的偌大庭院，先出現了長而巨大的影子，等宮本武藏緩步移動，那影子就像大好晴天飄着的雲塊，在地上也跟着蓋上大片的黑影。

看到武藏峻偉魁梧的身軀，排列在兩旁的武士們，有着蠢蠢欲動的顫抖。

武藏旁若無人地站定了。

而且，無視於一切地吆喝着：

「秋月六郎太，今天眞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一個武士，用不着憐憫，先把柳生道場的嘍囉們一個個殺光，我們兩個再來爭天下第一的榮銜。」

好狂妄的口氣。

好豪壯的氣魄。

竟然連但馬守都沒有放在眼裡。

身爲將軍的武術指導老師，又是威武顯赫的武士，而且還具有諸侯身份的柳生但馬守，現在居然被一個窮浪人揶揄得噤若寒蟬。

——好一個狂傲的宮本武藏。

但馬守祇能在心裡嘀咕。

——眞不愧是個名震遐邇的劍魔，一心想跟強敵挑戰，有膽識，有魄力。

對於柳生門派來說，這眞是空前的遭際。

因爲，他們承襲了武俠的正宗，從不與人比鬥。

而在劍法上，也是南轅北轍，迥不相同。

柳生是屬於正派的劍法，拿劍的姿勢和握筆一樣，指法的順逆是運劍的基礎。

這種劍法不專求動靜的變化，所以能心神壹志。

也就是說，不論在甚麼情況下，祇要不分心閃神、胡思亂想，就能得到勝利。在武書上，稱之爲「離勝」是柳生派武功修練追求的最高境界。

面對着宮本武藏，看不出但馬守有離勝的傾向。

在心理面，在動作上，似乎抱着無所不殺的武藏，身上無時無刻不充滿了咄咄逼人的殺氣。

但馬守老成持重，又是一位頭腦清晰的政治家。

他盱衡了面臨的處境，唯有不戰而屈人之兵一途，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他考慮了片刻。

「大家都把刀放下來。」

武藏立刻面露不悅，還以顏色地說：

「但馬守先生，眞想不到像你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會害怕我們兩個無名小卒，難道你不怕世上的人笑嗎？」

但馬守顯然早準備了這一回馬鎗，他不介意的慢條斯理地說：

「你先和六郎太比一比，贏了他，我再來。」

但馬守不愧是個政治家，不祇先讓柳生門派閃躲這一戰鬥，而且還在他們中間點燃一把火。

他不等武藏和六郎太回答，立刻對着六郎太說：

「你來此的目的，不是要救回秀太郎嗎？」

「一點也不錯。」

「我答應你。」

「是眞的？」

六郎太以爲自己的耳朵聽錯，追問一句。

但馬守深知自己的計謀得逞，緊抓住了六郎太欲救走秀太郎的渴望，接着說：

「我但馬守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祇要你能贏了宮本武藏，你就可以把秀太郎帶走。」

「……」

六郎太正視着宮本武藏。

「怎麼樣？我但馬守自告奮勇，願意做你們的義務裁判。」

六郎太正在沉思。

「六郎太先生，到底怎麼樣呀？」

「倒是很有趣。」

六郎太沒有回話，武藏先接了口：

「不過，這場比劍要有個條件。」

「我無條件的把道場借給你們。」

「這是次要的事。」

「那麼，你的意思？」

「如果眞要比，要在將軍面前才行，場面浩大，氣勢恢宏，才能一舉而震天下。」

武藏無時不懷抱着馳騁天下的大志。

這倒眞是要費周章了。

宮本武藏緊迫釘人地說：

「如果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我祇有跟秀月六郎太站在一條線上，把你柳生道場殺得寸草不留。」

但馬守終於下定了決心。

「好！我答應你的條件。」

此語一出，衆口嘩然。

十兵衞不禁爲但馬守捏了一把冷汗。

但他深知父親的性子，既經承諾，絕不會改變本意的。

離恨天

碼頭上亂哄哄的。

飄着西南風的季節，舟揖往來，越發頻繁，工人也更形忙碌。

唬唷！唬唷的聲音交織成一片。他們好像在比嗓門似地，一個比一個高吭。

「從大阪來的船要靠岸了。」

不經過長年的磨鍊還眞沒法叫得如此響亮。

這顯然是一家船公司的領班。

由於將軍府設在江戶的關係，很多船公司都麕集到了江戶，而在碼頭上也都有個連絡處。

三、凡船艙破損，目前無訓練優良之水手者，不得載運御用米。

四、在風平浪靜時，破損之船隻須剋日修理，否則處罰船主及船長。

對於目不識丁的碼頭工人而言，這些警示牌，無異一紙具文，毫無作用。

但他們對於往來的船舶却格外注意。

比如剛從大阪駛來的這條「小早」號，就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這艘小早號是那家搬運行負責的？」

「富田座。」

「如果是富田座的話，那應該是一艘客貨兩用的船才對呀！」

「錯不了的。」

「八成還會從京都帶來女人嘍！」

這就是他們注意的焦點。

確實，這是一條客貨兩用船。

船上至少有十幾位從京都來的女人，她們是販賣人口的歹徒押到江戶來的。

今天的江戶，就是缺少女人。

而從京都來的，大都長得美如桃杏、品貌上乘，屬於高一等的名妓。

「小早」號靠岸了。

船上的旅客早就在進港的時候，蜂湧到了甲板上。懷着先睹爲快的心情，要看看江戶的景色。

這裡面，有一張很熟悉的面孔——阿香。

她接到運天的通知，知道桂宮蓮子有了下落，急忙趕來江戶。

在小早號上，雖然她有一間小小的房間，可以舒暢地睡一覺。

但，過份的興奮，使她合不上眼睛。

——啊！我終於能夠見到公主和秀也了。

這位忠心耿耿的婢女，像大旱之望雲霓般的，巴不得風颳得大些，船行得快些。

但，當小早號繫上了纜繩，她看到碼頭上擠得水洩不通，有不少人揚起手帕，向船上的旅客招呼，她却找不到一張認識的面孔，不免有些茫茫然。

偏巧，更多的好色之徒，帶着淫邪的眼光，打量着船上的少女。

在西國飄泊的時候，阿香還祇是個稚氣未脫的孩子。

現在，却已亭亭玉立，姿色可人的少女了。

被認爲是由京都來的賣春女人，是必然的。

阿香正懊惱着，背後有人在跟她搭訕：

「我們終於平安到達江戶了。」

阿香回頭一看，原來是在船上照應過她的一位六十來歲老者。

「可不是嗎，總算到了。」

阿香笑着回了他的話。

雖然這條船不算小，而海上並沒有太大的風浪，阿香因沒有坐船遠行的經驗，經過紀州的那一段路程，船顛簸得厲害，阿香暈吐得一塌糊塗

沒多久，一條刻着「將軍府御用茶」幾個大字的貨船緩緩地靠近了岸邊。

這是由大阪和西國兩地諸侯們貢奉的御米，從瀨戶內海起程，經過紀州、遠州運到江戶來的。

另外由奧州、房州、相模、三崎等地出發，經豆州而來江戶的船隻，也趁着順風時節，陸續到達。

這個碼頭排長龍似地擠得滿滿的。

船多，碼頭自然顯得熱鬧非凡。

而且，官府還派出了大批稽查人員，對卸下的貨物做例行的檢查。

就在碼頭顯眼的地方，矗立着一塊很大的告示牌，上面寫着：

一、撈起飄流水面的物品，發給獎金二分之一，沉於水底的，獎金十分之一。

二、船隻不得停靠碼頭過久，卸貨後須於順風日卽行離港。

忠心耿耿的加藤宗十郎，目睹主君身受誣陷，前程堪虞，決心要阻止這檔事惡化。

就這樣，他一個人坐上了小早號，來到了江戶。

「唉！一晃眼就是十年了。」

加藤老人放眼碼頭上熙來攘往的景況，遠眺江戶城連雲櫛比的樓房，不禁感慨繫之。

——十年前，這一帶還是荒無人烟的草原呢！

十年來，不祇是江戶的外表變得繁華熱鬧，人心也變得勢利骯髒。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在船艙裡的十幾個女人，正在拉拉扯扯，半拖半罵的情形下，很不甘願地走過加藤老人的前面。

她們都是未滿廿歲的年輕女孩，有的臉上還留着鞭笞的傷痕。

——可惡的人心。

——可憐的生命。

望着載浮載沉的那個可憐女孩，朝着碼頭上的搬運工人大聲叫着。

瞬間，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工人，躍入了海裡。

阿香看到這幕慘絕人寰的悲劇，忍不住留下了眼淚。

她拉着加藤老人的手，懇切地說：

「老人家……您有沒有辦法救救這個女孩子。」

加藤一直在沉思。

被阿香的聲音打斷，他的表情是同樣地悲涼，但却無可奈何地說：

「唉！我有甚麼辦法呢？」

「老人家，您……」

「這個人吃人的世界，爲了自己的生存，不顧別人痛苦的事太多了，姑娘，妳所看到的不過最小，最小的一部份罷了。」

「可是，既然看到了，總不能袖手旁觀呀！」

幸虧這位老者，像照顧自己子女般地，細心地照應她，阿香才免却了很多苦楚。

而老者面貌慈祥、舉止端莊，阿香不僅信賴他，也很尊敬他。

阿香曾經請教過他的姓名。

老者告訴她：

「不必提了，我是個被社會遺棄的人。」

好像感慨萬千似的有無限的忿怨。

阿香當時就有些狐疑。

——他不像是落魄的樣子啊！

阿香一直在琢磨着。

事實也眞是如此。他本來就是熊本城的首席加老藤宗十郎喬裝的，不是跟他很熟識的人，是很難看出他的眞面貌的。

由於朝比奈源右衞門的挑撥，使得辛辛苦苦經營熊本城的加藤正清，遭遇了滅亡的危機。

此刻，正是淒風苦雨，禍在旦夕。

加藤老人不由得慨嘆世風日下。

站在旁邊的阿香，同樣心裡響起了憐憫和同情。

眼看着她們像展覽牲畜似地，排列在船舷甲板上。

「大家都站好，讓江戶的人，欣賞一下從京裡來的上等貨色。」

每個人的臉都是灰沉沉的。

沒有表情，沒有笑意，縱是天生麗質，也會被壓在心裡的愁苦情緒所掩沒。

突然。

其中的一個向反方向走到了船邊。

「噗通」一聲，跳下了海去。

「妳這個不知死活的賤貨。」

人肉販子，暴跳如雷。

他才是眞正不管人的死活哩！

「幫幫忙，祇要那個能把她救上岸來，免費陪他睡一夜。」

「不錯。可是，妳能怎麼辦呢？」

「這……」

阿香眞想不出有甚麼法子。

「唉！姑娘，還是自掃門前雪吧！」

「不！老人家，我想到了辦法。」

加藤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說不定這女孩子眞有甚麼妙計呢？

「妳說說看，甚麼辦法。」

「把人肉販子殺掉，不就解決了嗎？」

「哈……」

加藤大笑了起來。

是笑她的幼稚，也是笑她的絕頂睿智。

阿香却被他的這一陣笑弄得臉紅了起來。

——不祇是人肉販子該殺掉，連企圖消滅加藤家的將軍也該剁成肉醬才是。

加藤心裡這樣想着，却沒有出聲。

其實，他清楚得很，殺掉了一個人肉販子，還有更多的人肉販子會變本加厲；就像殺掉了將軍，保不住另一個比將軍更殘酷的政權興起，無法挽回加藤家滅亡的命運是一樣的道理。

——人類就是這樣惡性循環的。

阿香看到老人滯重的表情，緊閉着的嘴巴，陷入了長長的沉默。

這時，人潮開始下船了。

通過了官府的盤詰，才能進入江戶。

執行得最嚴格的，是禁止洋罐輸入，和禁止女人出關；而對於入關的女人，祇對照一下名單，就順利地放行了。

「我是從京都來這裡找朋友的。」

阿香祇講了這樣一句話，就通過了檢查關卡。

加藤宗十郎提出了證件，說明是來江戶探望他的兒子，也沒有遭到阻碍。

阿香興高采烈地走下了船。

當她走過貯貨倉庫，宗十郎把她叫住了。

「老人家，有事？」

「確實是件很重要的事要拜託你。」

「我能辦得了嗎？」

「當然。」

「不知道是甚麼事？」

「我要託妳送一封信。」

「給誰？」

「妳先別問給誰，我給妳講個故事。」

「好呀！」

「也許妳聽過這個故事，有一位叫太田道灌的人，有一回到外地狩獵，突然下起了大雨，因而到一個農戶人家去借簑衣。農戶家的女兒找了半天，沒有找到簑衣，就拿了一支棣棠花給他，表示歉意。」

「嗯！這故事我聽過。」

「棣棠花的著名產區是在小金川同畔的高田地區，那裡住了一個叫理三郎的莊稼人，他本來是個武士，目前僞裝成一個農夫，在那兒種田過日子……我這封信就是要送給他的。」

「好的，過二三天，我就幫你送去。」

「我先謝謝妳，其實，不必這樣着急，那怕一個月以後送到也沒有關係。」

宗十郎把信交給了阿香。

——爲甚麼一個月以後送到的信，在今天交給我呢？

阿香看過信封，心裡不免有些狐疑。

她正想向老人開口，加藤却已經向她告別。

「祝妳生活平安。」

「也祝福老先生健康快樂。」

「有一句話，我必須提醒妳，沒有找到朋友以前，千萬不能遊蕩街頭，江戶是個龍蛇混雜的都市，萬一碰到了壞人，妳一個女孩子是罩不住的。」

「謝謝你的關照。」

阿香從心底表達了她的感激。

走在十字路口，兩人招手分開了。

阿香仍頻頻回頭看望徐徐而行的老人，但加

藤却埋着頭直往前走，他心裡在想着自己的事情。

阿香從懷裡掏出運天寫給她的信址，逢人便問：

「請問……到本鄉的蓬萊町要從那裡走？」

一個鄉下味道十足的女孩子，單身隻影走在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是難免要引起歹念人的遐思。

因此，在阿香碰到幾個人很不正經的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反而講些不着邊際的話的時候，她就乾脆朝着一條大路直闖。

走了約莫十來丈遠，迎面來了一位商人模樣的男人。

——這個人看樣子倒像忠厚老實。

阿香思量了半晌，才走向前去。

「請問一下，到本鄉蓬萊町是打這兒走嗎？」

「蓬萊町嘛？」

「是呀！」

「你完全走錯了方向。」

「哦！」

「你是從那兒來的？」

「御藏前。」

「誰告訴你走這條路的？」

「路上我問了好幾個人，都要我往這條路走。」

「開甚麼玩笑？」

「甚麼——？」

「這裡叫蓬萊町是沒有錯的，可是，不是你要找的本鄉蓬萊町。」

「啊！江戶還有兩個蓬萊町嗎？」

「因爲這個名字很不錯，本鄉才跟着取了個蓬萊町，使得許多人都弄不清楚。」

「那我該往那裡走呢？」

「完全相反的方向！」

「呀！那有多遠啦？」

「少嘛，也有五里路——」

「甚麼？還有五里路——？」

走得兩腿痠軟的阿香，不禁從心裡咒詛那些指錯路的人。

而此刻，已是下午了，走完五里路，還要一段好長的時間。

那男人一眼就看穿了阿香的心理。

——這個餌子放得不錯。

他想着，而且，立刻進言：

「等妳走完五里路的時候，太陽都下山了……蓬萊町那個地區向來不太安靜，我看妳還是坐轎子去吧！我店裡有好多頂舒適的轎子，而且，也比較安全。」

這一番僞裝的眞誠，果然使阿香誤信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商人。

事實恰恰相反，他正是人面獸心，專作人口生意的斑紋蛇參太。

「那一切就拜託你了！」

阿香還特意鞠躬，向他表示謝意。

參太領着阿香，走了不算短的一段路程，那兒果然停了四、五乘轎子。

「喂！」

參太熟悉地跟轎夫打着招呼。

「老板！請問要到那裡？」

轎夫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

「把這位小姐送到本鄉蓬萊町，她是我店裡的客人，不能有差錯。」

「是的！」

轎夫又是深深一鞠躬。

其實——

本鄉蓬萊町正是停轎子的十字路口。

參太稱她是自己店裡的客人，是他和轎夫之間慣用的一句暗語，示意他把她送到了，會分給轎夫額外豐厚的賞賜。

「這就走吧！可要小心護送到啊！」

參太再次交待。

「我知道了，既是老板的客人，我們還會不小心的嗎？」

阿香謝過了參太，坐上了轎子。

舟車勞頓，又沒有喫一點東西，阿香早就有些疲怠。坐上轎子，搖搖晃晃，不自覺地打起瞌睡來了。

直到轎子停下來的一陣輕盪，她才意識到已經到了目的地。

打開轎門，她喫了一驚。

這就是本鄉蓬萊町嗎——？

一片廢墟。

一座破落的寺院，被爬滿葛藤的圍牆環繞着。

荒草沒徑，荆棘縱橫。

——桂宮蓮子會住在這樣的地方。

她不相信地衝出轎門。

兩個轎夫却坐得遠遠地，臉上冷冷地笑着。

阿香心知不妙。

轎夫的話剛說完，阿香已經出手了。

「啊唷！」

一個轎夫痛苦地叫了起來。

他趕緊用手摀着挨了刀的下顎。

而另一個同時把手裡的拐杖擲在地上，兩隻手摀着受傷的腹部。

曾經習過刀法的阿香，對付這兩個有勇無謀的轎夫是綽綽有餘的。

「好大的膽子！」

一個轎夫色厲內荏的叫着。

「妳竟敢動刀！」

兩個人氣憤已極，不約而同掏出了懷裡的匕首，直向阿香逼近。

阿香火冒三丈，但仍力持鎮定。

正在緊要關頭，從破廟裡走出一個武士。

「住手！」

他先大喝了一聲，三步併作兩步跑上前來。

「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壞蛋，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凌一個女孩！」

「哎！」

拔出了大刀，用刀背猛力打了轎夫幾下。

兩個轎夫由於剛才所受的傷痛尚在，而又挨了這幾下，一陣像折骨似的聲音響了一下，就有氣無力地倒在地上。

阿香正想道謝，驀地一看，大喫一驚。

「啊！秋月先生……秋月六郎太先生！」

六年了。時間過得好快。

六年前，六郎太帶着秀太郎，千早和運天要來關東的時候，在京裡阿香跟他分手的。

一直相信蓮子仍然活在世上，而且終會跟她有重逢的一天，阿香小小年紀，也已歷盡滄桑。

她記得很清楚，六郎太在分手的時候曾經說過：

「我會盡力保護世子的安全，妳放心吧！」

這句話像一顆定心丸，阿香才安心地跟他們道別，夜以繼日地等待運天的佳音。

「喔！你們是壞人！」

她氣急敗壞地，從懷裡掏出了匕首。

「嘿……姑娘，這玩意嚇唬不了人的！」

轎夫警告地提醒她。

「你們祇要敢靠近來，就別怪我手下無情。」

阿香擺出了防衞的架勢。

「一個女孩子，這麼兇巴巴的，誰還敢要妳！」

「是嘛！我還想下輩子變個女人呢！像妳這個樣子，嘿！……眞掃興。」

心裡不懷好意的轎夫，很想在參太沒有來以前，先沾點便宜。

沒想到阿香竟是這樣的剛烈性子，要她就範恐怕還眞不是容易事。

但，色膽包天，他們還是一步步逼近阿香。

「放老實一點。」

阿香大喝着，眞不像個女孩子。

「妳要作無用的抵抗，喫虧的會是妳自己！」

他確實不是六郎太。

而是將軍府密探到處搜捕的松平忠輝公。

雖然，他是德川家的後裔，可是命運的捉弄，迫使他白天不能在江戶城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而要藏身在這個破廟裡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

政治眞是無情的。

獨裁者的跋扈，血肉相連的子孫，都逃不過被毀滅的厄運。

而對於忠輝來說，從被幽禁之日開始，他就盡可能地避免想這些事情，他的腦子既已麻木，也就再激不起憤怒的心情。

但，他心裡的一股怨恨之氣，却永遠無法消除。

他不是怨德川家，也不恨今日的政治，恨的是貶掉他越後六十萬石職的目付朝比奈源右衞門。

——非親自殺掉他不可。

不祇一次地，他咬牙切齒，熱血沸騰地鼓舞着自己。

拋開數十萬石職的優渥地位不談，以他目前的生活情況，也就夠「不如讓他拚一場」來得有意義了。

畏首畏尾，躲躲藏藏。

餐風飲露，夜宿荒郊。

不用說比不上一個漂泊流徙的浪人，連伸手要飯吃的乞丐都不如。

——這樣活着算甚麼嘛！

事實上，他對於謀殺朝比奈源右衞門，祇是在幻想而已，是否能夠成功，實在一點把握也沒有。

不知怎麼的，他想起了秋月六郎太。

也不知是甚麼時候，他似曾聽到過這個名字。

「秋月六郎太是個浪人嗎？」

忠輝從記憶裡找到了這個名字。

「是的。」

「你可清楚他的身世？」

「不……不很清楚，不過，有一次我聽他半開玩笑地說過，他是生活在武藏野草原裡的，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哦！是在武藏野草原出生的！」

忠輝的眼睛裡面充滿了異常的光彩。

陡地。

回憶之門又洞然打開了。

在他成年的時候，曾經有人說過，他原是雙胞胎的一份子，而另一個與他同時出生的，很不幸的早就夭折了。

但後來又說他並沒有死，而是秘密地被送到江戶去了，至於到了江戶的情形怎麼樣，就毫不知情了。

忠輝一直很渴望能見到跟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秋月六郎太。

忠輝沉思了。

究竟六年了。

阿香的判斷力還是有些差異的。

如果六郎太跟忠輝公站在一起，她也許可以辨認得出來。

可是，此刻——

「秋月六郎太先生。」

阿香再一次熱切地叫着他。

「我並不認識妳！」

「甚麼？」

阿香眞的糊塗了。

——明明是六郎太嘛！

——怎麼會？——

「你不是秋月六郎太先生嗎？」

對於自己的判斷力，阿香也有些懷疑了。

「不錯，我不是妳所說的那個人！」

「可是……長得一模一樣，甚至連聲音都相同。」

「……？」

忠輝想想，這是很有道理的。

「嗯…這麼說，是我的弟弟不會錯的。」

「……」

阿香可從沒聽說秋月六郎太有個兄弟。

而且——

——都住在江戶，怎麼過去沒有見過面呢？

阿香心裡很懷疑。

「妳知道他住在那裡嗎？我想要見見他。」

忠輝迫不及待地問。

「我也是專程來找他的。」

「啊！那……是不是可以帶我一起去。」

「……」

「我是松平忠輝。」

「……」

阿香更迷惑了。

——松平忠輝、秋月六郎太，這兩個人不同姓名，怎麼會扯上兄弟關係呢？

「妳懷疑？」

「喔！」

瞬間，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阿香痴呆呆地望着他，心裡好納悶。

——他明明是秋月六郎太，怎麼又說不是呢？

阿香胡亂地思考着。

「一定是他，他是我的弟弟——」

忠輝猛地又想起了甚麼似的，嘴裡唸唸有詞的直點着頭。

原來當初把雙胞胎中另一個暗地帶走的那個旗本武士，據說他的名字就是秋月左馬之助。

從秋月六郎太姓秋月看起來，這個人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弟弟。

「妳剛說秋月六郎太跟我長得很相似？」

「是的。」

「眞的嗎？」

「不然，我怎麼會見到你就叫秋月六郎太呢？」

「……」

「剛剛開始，我也很懷疑，不過，現在我可以確定，秋月六郎太就是我失踪的胞弟。」

聽到失踪兩個字，阿香的表情轉變了。

「哦，你可知道他的武功高強嗎？」

「啊！眞的呀！」

「當然，在全日本恐怕冠上第一也不爲過哩！」

「那太好了，我會有事要請他幫忙。」

忠輝想起了他心裡蘊蓄的怨恨，好不高興地睜大了眼睛：

「快帶我去吧！」

「是。」

阿香點頭應諾着。

——也許這是天在助我。

忠輝像在黑夜裡，看到遠遠閃耀的燭火，心裡充滿了希望，也跳躍着興奮。

「我們走吧！」

其實阿香心裡比他更急。

阿香把地址告訴了忠輝，也把她遇到歹徒的經過說了一遍。

但，當他們比肩走出小門。

忠輝的臉上像是晴天罩了一片黑雲。

終日過慣了躲躲藏藏的日子，一陣風吹，一絲草動，忠輝都有大敵來襲的警覺。

看到忠輝的神情，阿香也跟着睜了眼睛。

但，四週寂靜如恒。

「現身出來吧！」

忠輝步步爲營地站穩了姿勢，向山邊喊着。

果然，從屋頂跳下了貳個穿黑衣服的人。

忠輝立刻拔出了刀。

對方却單膝跪在地上說：

「我是服部半藏！」

「喔，是半藏！」

這倒眞讓忠輝做夢也想不到的。

十年了啊！

十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天。

在大阪的冬季戰役中，半藏親眼看到忠輝膽識過人，身先士卒，創下了殊勳，內心激起了由衷的仰慕，而自動投效在他的麾下，做他的部屬，還使用他的秘密招法，傾全力幫助輝公。

如今——

他是密探的首領。

他擔負的任務就是要刺殺忠輝。

那些穿黑衣服的武士，正是半藏帶領的下屬，此刻已把古廟包圍得密不透風了。

「半藏——」

忠輝看到這個陣勢，心裡好沉重。

「是——主人。」

「你們還是找到我了。」

「奉命行事，我想你會諒解的。」

憑半藏的機敏，早就知道忠輝來到了江戶，也早知道他躲藏過些甚麼地方，祇因爲那份壓在心頭的情分，一直拖到了今天。

半藏唯一的渴望，是忠輝能夠識時務，歸隱山中。

這對忠輝來說，和他冒險來到江戶的打算，豈不是大相逕庭。

這樣，半藏不得已親自率衆來到這裡。

在半藏的心裡面，他是決不甘心讓柳生派把忠輝殺掉，去報功激賞的。

「越後老爺——」

半藏不忘舊情的，仍然以越後六十萬石俸祿的諸侯，來稱呼忠輝。

「如果你回飛驒山，現在還來得及，而且，我半藏願意陪你去。」

「半藏，你的意思是，叫我忠輝老死在山林裡面，是嗎？」

「……」

「你以爲我眞願意再這樣活下去嗎？」

「……」

半藏木然地無言以對。

「你應該知道，我並不願意活在世上，來忍受這種奇恥大辱的，只有……」

忠輝警覺地怕把話說溜了嘴，停了半晌，才接着說：

「唉！廢話說多了也沒有甚麼用……你既然找到我，就請……」

「越後老爺！」

半藏正色地注視着忠輝。

「我不敢強求你回到山上去……即算我逼你回去了，不久還是一定會碰到的——」

「不必再說下去了。」

忠輝滿臉苦笑着說：

「反正你的任務是要活捉回去交差，今天，我願意達成你的願望。」

「越後老爺！」

「我祇能活到今天，一切我都認了。」

忠輝拿出了刀。

「不……老爺！」

半藏急忙阻住他，趁機走近了他的身邊，用低得近乎耳語的聲音說：

「如果老爺願意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陌生地方去，我會幫助你，至於將軍府那邊，我有辦法交差。」

「你的意思是？」

「因爲有一個人和你長得一模一樣，是一位浪人。」

以前半藏跟天下上人相晤的時候，秋月六郎太曾站在上人的身邊，半藏還以爲是忠輝，當時嚇了一大跳。

他心裡立刻就有一個念頭。

——用這個人當替身，豈不是兩全之計。

爲了對自己仰慕的主人盡忠，祇有用這個移花接木的辦法。

「半藏！你所說的那個人，我知道。」

「啊！」

「你想利用秋月六郎太？」

「請原諒我的這番苦心。」

「胡說！」

「老爺！」

「我絕不同意你做這樣的事，我就算苟延殘喘，也是窩囊的。」

「可是——」

「身爲武人，頭可斷，血可流，死也要死得灑脫。像現在這種乞丐樣的生活，我眞後悔沒有在被貶的時候，切腹自殺。」

半藏啞然了。

半晌，忠輝黯然地：

「半藏！」

「老爺！」

「你知道嗎，叫秋月六郎太的浪人，是我的同胞兄弟。」

「甚麼？」

半藏驚呆了。

「我和秋月六郎太是同日生的雙胞胎，當時爲了把他留下來，江戶城曾經起過內鬨，不少人爲他喪了命……他的命運已經夠坎坷了，再要他爲我犧牲，我絕不會答應，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擔，絕不會讓任何人頂替。」

忠輝有些悸動。

但立刻就鎭靜了下來。

「眞抱歉，還要讓妳稍微等一下。」

忠輝轉身走近阿香，接着說：

「眞想不到，見我最後一面的會是一位陌生的姑娘。」

阿香黯然，一時說不出話來。

但她又能說些甚麼呢？面對着又是一個受命運捉弄，馬上就要慷慨赴死的人。

能說動他嗎？還是該憐憫他。

太複雜的感情，倒不如緘默，但，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却清楚地表露了她心裡的同情和淒楚。

「怎麼樣？妳願意看我最後一面嗎？」

「願意——」

阿香咬着牙答應了。

於是，他們走到了寺廟的正殿。

荒廢已久的寺廟殿堂，瀰漫着一股陰沉沉的灰黯。

塵埃滿地，蛛網高懸。

連壇前的神像也被白蟻蛀蝕得面目全非。

——一個六十萬石俸祿的諸侯，竟然死在這樣一個地方。

觸景傷情，忠輝總算在須彌壇前找了一片僅能容身的乾淨地，坐了下來。

沉默。

沉默。

好長一段時間沉默過後，他也許感到時辰已經差不多了。

「阿香！」

「是。」

「見到了秋月六郎太的時候，請把妳見到我死的情形告訴他。」

「我一定會的。」

「還有一件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拜託妳。」

「我會盡全力辦到。」

「告訴我弟弟，逼我死在這座古刹的是目付朝比奈源右衞門，如果有機會，爲我報這一箭之仇，把他的頭顱供奉在我的墳前，在九泉之下，我一定會很高興。」

「是的，我相信他會辦得到。」

「啊！眞的！」

「嗯！因爲我知道他是一位肯爲正義而戰的武士。」

「太好了！阿香，也許老天有眼，讓我在最後一段旅程上碰到妳，我也就能夠瞑目了。」

「……」

「其實，人生就是這麼回事，早一天走上這條路還眞是幸運呢？」

忠輝雖然把人生看得很透。

看他灑脫的神態，看他臉上的笑容……

但阿香却在偷偷地掉着眼淚。

——身爲將軍的後裔，竟會有如此悲慘的下場。

阿香無法理解。

阿香所認識的所有高貴身分的人，好像都有同樣悽慘的下場。

阿香無法理解。

阿香的主人桂宮蓮子和少主秀太郎，還不是因爲權謀的加害，而被迫着流浪天涯，永無寧日。

——多麼悲哀的世界啊！

「阿香！」

阿香正思索著，忠輝把匕首握在手上。

「您還有甚麼吩咐。」

「也許是不情之請。」

「但願我不會叫你失望。」

「爲我唱一首歌！」

「唱歌！」

「是的。那怕是很短很短，我需要最後的快樂。」

阿香點着頭。

她沉思了一會兒，壓抑住要湧上來的淚水，唱了——

將消失的露珠般
身在何處？
願會受霑益的蔓草，
長留思念！
……
……
……

終於，她忍不住地哭了。

七層伽藍

在江戶城本丸的白書院。

繼承三代將軍的家光，召集了三百多位諸侯，舉行一次盛況空前的會議。

這是今年春天的事情——

偌大的會議廳，佈置得富麗堂皇，無與倫比。

朱紅的波斯地毯，襯托着金碧輝煌的牆壁，益發顯得氣勢雄偉豪華，空前壯觀。

一直被病魔纏擾在床的將軍秀忠，看情形是再也不可能有這樣的風光了。

事實上，與其說是開會，不如說是要諸侯們來聆聽家光的訓話。

一開始，他就狂傲不羈，趾高氣昂地講了一大篇：

「今天我把各位召集來京，是要向各位鄭重宣佈一件事情。

「各位都知道，我的祖父東照權現（家康），和父親大御所（秀忠）跟諸位一樣，都是由諸侯出身而成爲將軍的。而我呢！也許命中註定，並沒有經過諸侯的階梯，就當了將軍，這是很榮幸的事情。

「更不同的是祖父和父親對各位都非常禮貌，尊稱各位爲先生，而我呢？和他們的想法不太一樣，率直地認爲，你們是我的部下，以後稱呼你們，再也不會那樣客套。

「如果有人認爲我驕橫跋扈，而不服氣的話，返封後盡可以背我而去。不過，我也不會饒過任何一位。」

還祇廿歲的毛頭小伙子，竟然如此猖狂，目空一切，把衆多的開國元勳，視若草芥。目前秀忠尚活着，卽如此，如果他接了將軍的位置，統馭天下，又將會是甚麼樣的局面呢？

諸侯們莫不瞠目咋舌，莫不憂心忡忡。

一場無形的風暴，很顯然已經隱隱若現了。

這時——

在裡面正襟危坐的是天海僧正。

別看他年逾七十，但精神鑠鑠，深陷的兩隻大眼睛，炯炯地散發着老謀深算的智慧光芒；雖

然是一個和尚，却呼風喚雨，一呼百諾，有着不小的潛在勢力。

跟天海相隔不遠，和他相對而坐的是天下上人。

兩個人同樣皈依佛門，廣結善緣，看破了人生的盈虛實幻，可是，神態和風範卻截然不同。

天海看起來嚴肅得不可侵犯。

而天下上人則和藹可親，如沐春風。

「今天請你來參加這個會議，是要借重你的智慧，你該早就心裡有數吧！」

天海等家光走了，對着天下上人說。

「啊！是這樣嗎，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呢？」

上人裝糊塗似地笑了笑。

「你又在裝糊塗了。」

「哈……一個人難得糊塗，如果眞能糊里糊塗，不費心機的過一輩子，倒眞是求之不得呢！」

一向被稱爲黑衣宰相的天海僧正，碰到了難得糊塗的天下上人，也祇好順風轉舵。

「那麼，我來告訴你吧！上人，江戶城的鬼門位置，是在東北方向忍岡的丘陵上。」

「嗯！」

「當時，東照大權現老爺把那座丘陵賞賜給我，是給我一個地盤，擴張天台宗的教派，這該是慶長十七年的事了，諒必你也知道的。

「如今，東照權現成佛已經多年了，若以擴展天台宗的名義，在那個丘陵上，興建一座壯觀的寺廟，這應該不會引起別人非議的。」

「……」

「以前桓武天皇建造平安城的時候，也曾經傳示佛教大師在皇城門外的鬼門—叡山—建築寺廟，用來鎭護皇都，直到現在，還是香火鼎盛，信徒絡繹不絕的到那兒祈求國運昌隆。」

「……」

「所以，爲了德川家的繁衍和天下太平，在江戶的忍岡丘陵上，建築一座堂皇的寺廟，不讓桓武皇帝專美於前，也是名正言順的事。」

「……」

「怎麼樣？上人！」

「嗯——」

天下上人表情嚴肅地沉思着。

「你的意思呢？上人！」

天海的眼睛緊盯着他。

半晌。

上人還在思索似地說：

「忍岡丘陵——？」

「這個地方很不錯吧！」

「這大概是你的主意吧！」

上人料事如神地單刀直入，接着帶着調侃的神態說：

「地方確實不錯，主意也打得很好，不過——」

「不過怎麼樣呢？」

「神廟蓋起來了，而將軍眞的經常去祈拜，你天海的名聲就能傳遍天下了，對不對？」

「……」

「不過，到了那個時候，各個宗派的和尚又怎麼樣面對他的信衆呢？」

一針見血之言，擊中了天海的心竅。

天海久經世故，自然不會因此動怒。

他自己又何嘗不知道這些，但那究竟是往後的事情。

因此，他仍然和顏悅色地說：

「上人——這還不是爲了天下和平嗎？」

「當然，當然！那你的意思是要蓋座七層大伽藍。」

「正是如此。」

「所要的費用讓諸侯平均分擔嗎？」

「你猜得一點也不錯。」

「從前爲了建東照宮，諸侯們捐納了很多錢財，而今，忍岡丘陵又要蓋七層伽藍，這筆花費當然不會是個小數字。到時候，祇捐出俸祿恐怕

還不夠……嗯！借着供奉神君的名義，把諸侯們的財帛弄得一乾二淨，變成外強中乾，有氣無力……哈……好主意！好主意！」

「上人！」

「而且，將軍和天海僧正的大名，因此流芳萬古，這不是一石二鳥，一舉數得嗎？哈……」

天海不是聽不出話裡的風涼，祇是也學着天下上人裝一次糊塗，得意地說：

「既然上人瞭若指掌，大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吧！」

「你要求甚麼？」

「請你設計一個模型。」

「哦！」

「包括本院，常行堂、法華堂輪藏、大權、社、五重塔、鐘樓……都要最新式、最氣派……」

「……」

「日本雖然地大人衆，能夠擔任這份設計工作的，除了你，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謝謝你的抬舉，我眞不知道是該謝你，還是在自找麻煩。」

「不會有麻煩的，祇要你答應，有困難我會全力幫忙。」

「好吧！那一定要幫我的忙啊！」

說實在的，上人並不欣賞這位擅用心機的政治和尚，過去佛門兄弟受他牽累的爲數不少。

現在，他之所以跟他虛與委蛇，是另有其他目的的。

人就是這樣各自計謀自己的利益。

別以爲上人天天祇是唸經禮佛，實際上他對世上的事物，涉獵極廣，憑着他的豐富閱歷，此刻坐在他對面的天海僧正心裡盤算甚麼，他早就一目瞭然。

「怎麼樣？你答應了嗎？」

天海急着等待答案。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我答應你。」

「喔！那太好了！」

天海高興極了。

但上人立刻正色地表示：

「不過，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請你幫忙。」

「儘管說吧！」

「有個少年關在柳生道場。」

「喔——」

「他是豐臣秀賴公和桂宮公主生的孩子。」

「哦——」

「我想要保住這孩子的性命。」

「……」

天海臉上佈滿了疑雲。

「當然，如果讓將軍府知道是豐臣家的遺孤，事情就會很棘手，但，祇把他看成是不相關浪人的孩子，憑着你的關係和才智，我想應該不成問題的。」

「……」

「你看，怎麼辦？」

上人逼問着天海。

天海的答案早就有了，却故意沉思了很久，把眉頭皺起來才說：

「可能有困難。」

「眞有困難？」

「確實是有困難。」

天海却不放過追索上人要保住他性命的根由。

「難道你想領養這個孩子不成？」

「不！那位少年的母親目前正跟貧僧住在一起。」

「哦！桂宮公主還活在世上？這倒是想不到的，我以爲她早就死了呢！」

「她在流浪西國的途中，遭遇到了不少的險境，不幸把眼睛弄瞎了，爲了找尋她的孩子，不畏辛勞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摸索到江戶來。」

「……」

「這幾年，養活那孩子的是一個叫秋月六郎

太的浪人，不過，不是普通的浪人，而且，跟松平忠輝公的長像，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這倒是很有趣的事。」

「其實，這個人倒是安分守己，沒有甚麼野心。爲了救世子，他冒了很大危險，闖進了柳生道場，啊！對了，秀也就是那孩子的名字。」

「啊！他是一個人單鎗匹馬去的。」

「可不是，別看他名不見經傳，一劍在手時，當今能跟他匹敵的眞還不多呢！」

「……」

「當然，但馬守絕不會把世子白白交給他的。更不巧的是，因爲宮本武藏也介入了這件事情，正醞釀一場不知鹿死誰手的比鬥，宮本武藏這個名字，你大概聽說過。」

「曾經聽過，可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天下上人把秋月六郎太夜闖柳生道場的經過，粗枝大葉地描述了一番，結論的時候說：

「但馬守也是情急智生，想出了用秀也做賭注的妙計，才免掉了柳生道場的大風波。」

「原來是這樣的。」

「不過，這一下子，但馬守可頭痛了。」

「爲甚麼？」

「如果秋月六郎太勝利，他能不顧到將軍府的利害，而把世子交給他嗎？當然不可能。可是，萬一結果眞是這樣，他也不能不守信呀！」

「啊！」

天海這才恍然大悟地說：

「你拐了一個大彎，最後的目的，是要我助但馬守一臂之力！」

「喔！就像你說的，這件事除了你，還有誰能說服將軍呢？這跟設計寺廟必需要我，不正是同出一轍嗎？」

「難啊！難啊！」

天海用手輕敲着腦殼，做出一副毫無辦法的樣子。

「眞的難嗎？」

「是啊！」

「假使和設計七層伽藍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我祇不過請你說服將軍，答應但馬守的請求，在將軍面前讓六郎太和宮本武藏比個高低罷了！」

「這我當然可以辦到。」

天海滿口答應。

「好了，我們這個買賣就這樣決定，我要走了。」

上人早就站起來了。

天海目送他走遠。

兩個小時過後。

天下上人嘴裡哼着跟身份不相稱的小調，悠哉遊哉地回到了淨心寺。

他先到蓮子的房間，問她：

「秋月六郎太還沒有來嗎？」

「沒有。」

「是不是在練劍呢？」

上人揣摩着六郎太的去處。

蓮子聽到上人的聲音，心裡就開朗起來。

她能住到這座古廟，而過着很愉快且充滿希望的生活，在她心裡直覺地認爲是上人的恩賜。

雖然她的眼睛看不見，心裡却清清楚楚。

「這個世界眞是太奇妙了。」

憑着她心裡正感到的一瞬快慰，帶着笑容說出了這句話。

上人似乎悟着了她的意思，說：

「是啊！不管世態怎麼樣？人總會盡力追求自己想得到，却不易得到的東西，公主，妳說是不是？」

「哦！是這樣嗎？」

「錯不了的，中國有位思想家就說過：無何有之鄉，無絕寂之地——意思是說一個無言無形、無勞無思的理想境界，是不可思議的。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所代表的是善的意思，可

是，事實上，天下的事情都不如人意。」

「……」

「譬如鰣魚無骨，海帶無眼，這就是說無則無。」

蓮子顯然聽不懂這樣深的哲理，却知道上人是有所爲而發的，因此，她說：

「大和尚，你今天是打江戶城回來的嗎？」

「可不是，貧僧有生以來第一次進了將軍府，喝！那建築的宏偉，氣派的壯麗，眞是名不虛傳。」

「該不會是爲了秀也的事情去的吧！」

「一半是有關係的。」

「結果呢？」

「妳大可以放心，柳生但馬守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把世子的事情奏報將軍，連黑衣宰相都還蒙在鼓裡呢。」

蓮子鬆了一口氣。

這時，阿松送茶進來。

「阿松，妳越來越像個女孩子家了，學到不少禮節呢！」

看阿松奉茶的樣子，上人半開玩笑地說。

阿松有禮貌地說：

「這都是各位的教導。」

「等妳日夜所思的夢中人，有一天看到妳這樣溫文有禮，一定會大喫一驚的。」

阿松滿臉通紅，退了出去。

上人噗哧大笑了起來。

「阿松走了嗎？」

蓮子好像聽到脚步聲音。

「走了，像隻小鳥似的。」

但蓮子仍然關心秀也的事情。

「秋月六郎太先生侵入過柳生道場嗎？」

「大概是吧！」

「不知道跟但馬守有甚麼協定，你有沒有聽到一點風聲？」

「哦！這個嘛——秋月六郎太這人平時就不愛說話，對我也沒有提起甚麼……他既沒有開口，我也就不好問，暫時祇好繼續等待了。」

「可不是，對我來說，等待慣了，根本無所謂，讓他受這麼多苦，才覺得很過意不去。」

「這妳倒是不必放在心裡，一個武士嘛，他有自己的原則，有自己的理想，爲了原則，爲了理想，他會不顧一切的。唉！」

上人突然嘆了一口氣。滿懷感觸地接著說：

「在幾年前，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還是茫然一片，既不知該往那兒走，也不懂怎麼個走法，這回見到他，是那樣堅定，那樣成熟，那樣有見地，眞是讓人刮目相看。妳知道，使他改變的就是秀也。」

「哦！爲甚麼？」

「因爲他邂逅了秀也，把他視爲一個無依的孤兒護衞着，他才感到盡責任的愉快，也恍然地悟到了人生的眞正意義。」

蓮子若有所感地點著頭。

——是否該把六郎太和宮本武藏相約比武的事告訴她呢？

上人徬徨不安。

最後，決定還是讓六郎太親口告訴她爲好。

「好了，我要化緣去了。」

「大和尚！」

當上人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蓮子把手掌平放在床上，俯首說：

「我眞不知如何感激您！」

上人很慈祥的說：

「公主，我這個和尚生平最討厭的是死人，倒不是眞正的死人，而是活着的死人。人既然活在世上，就要及時追尋幸福，今生得不到，也要有寄望來生的信心，所以，能幫忙別人追尋到幸福，我以爲是我的責任……好了，不要越扯越遠了，祇要妳快樂，我就心安理得，要不然，我佛會譴責我的，阿彌陀佛……」

上人走了。

「阿香！」

眼淚像火山爆發的漿液似地湧了出來。

哭着！哭着。

阿香哭，蓮子哭，阿松也感動得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了。

而阿香和公主的兩雙手，緊緊地，緊緊地，鐵般的握在一起。

好長的一段時間，才從幻夢中醒過來似的，蓮子撫摸着阿香的頭髮，額角、面頰、肩膀……她要憑藉着感覺，在腦子裡描繪阿香的形像。

直到再一次緊握着她手的時候，才說：

「阿香……我們終於又見面了。」

「是的，這好像是一場惡夢一樣。」

「是呀！確實是一場夢。」

「現在，夢已經醒了。」

阿香這才興奮地擦乾了臉上的熱淚。

這才把頭輕輕地抬起來。

這才看到公主失明的眼睛。

又留下寂寞的蓮子。

她合着掌，感謝神明，也衷心地祈禱神佛能庇佑賜福與她遇遭的人。

這時，阿松匆匆地來了。

「有客人來了。」

「是找我的？」

「嗯！」

「秋月六郎太先生？」

「不是，是位小姐！」

「小姐！」

「她說叫阿香！」

「啊！」

蓮子驚喜異常地叫起來。

「趕快！快帶她進來。」

阿香跟着阿松走到走廊才停下來。

這會兒，聽到女主人的聲音，再也耐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衝了進來。

「公主！」

這才忍不住激動地叫了起來。

「公主！妳的眼睛？」

蓮子感覺到了阿香的驚悸。

如果是早幾年，她會痛哭失聲的。

而現在，她祇是苦笑着說：

「完了，甚麼都看不見了。」

「怎麼回事？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公主再也不願回憶往日的傷痛，輕描淡寫地感慨地說：

「能保存這一條命跟妳見面，我已經很滿足了，唉！這都是神佛的庇佑。」

「是的。」

「人是應該知足的。」

「是的，公主！」

阿香再也不想提起這回讓公主傷心的事。

但，她却驚異世子不在身邊。

「現在他很平安，也許會到這裡來，跟我們見面。」

桂宮蓮子這樣告訴她，阿香不相信似地：

「眞的嗎？」

「阿香，是眞的，不過，還要忍耐一段時間，但不會太久的。」

這時，運天正走進院子，聽到她們兩個的談話。

本來，他該進來跟阿香打個招呼，對沒有到碼頭去接她表示歉意。

但，上人正叫著他的名字。

而他想得到，一定是有秋月六郎太的消息。

於是，他跑到了上人的房間。

正在打坐的上人，沒有用眼睛看他，也沒有打聲招呼就說話了：

「秋月六郎太和宮本武藏的比鬥，一定可以舉行的。」

「哦！」

「如果他能勝過宮本武藏，秀也就可能讓他帶回來。」

「我的主人一定會得到勝利？」

「啊！你不信任他？」

「不！強者對強者的比劍，不到最後關頭，誰也無法料定勝負的。」

「萬一不幸輸了，這就太沒有天理了。」

「不錯，凡事人算不如天算。」運天接着說：

「可是，這一場是萬萬輸不得的呀！」

「當然，所以——」

「怎麼樣？」

「見到了秋月六郎太帶句話給他。」

「是！」

「告訴他，無形的鬥，無形的心理意識比武器還重要。」

「嗯—我不懂。」

「你這樣告訴他，他會明白的。」

「……」

運天好像第一次碰到他不懂的事情。

心裡好納悶。

但正想開口，看到上人嘴裡喃喃有詞的樣子，也就把話又嚥了下去。

霧中妖

遼濶的武藏原野像無垠的海。

早晨。

天剛拂曉，就從江戶啓程，直走到太陽形將西沉，還是在這片大海裡面打轉。

——眞難叫人相信，竟會有這麼大的地方。

腿有些兒輭輭的，喉嚨乾燥得很。

這個稚氣未脫的年輕人，忍不住滿肚子的牢騷，把快跳到嘴邊的髒話又嚥了下去。

放眼望去，見到的仍然是一片茫茫的綠。

綠色的樹，綠色的草原，遠遠的山也是深綠色的。

這會兒由於太陽快要西墜，從雲縫裡灑出的萬丈金光，給山的半壁染上了些微的殘紅。

眞像一幅美麗的山水畫。

可是，漢家小太郎這會兒沒有那份欣賞黃昏落日的心情，巴不得插翅而飛，飛越武藏野。

他是爲了想探望臥病的姐姐，才到這裡來的。

在江戶這一段日子裡，他實在夠忙碌了。

忙着訪問各個門派的道場。

也忙着顯露自己的身手和人家比劍。

自然，他並沒有把被扔下的阿松忘記，而每想着要去看看她，總是欲行又止。

——唉！等明天再說吧！

多少個明天就這樣過去了。

直到昨天，他才下決心跑了一趟淨心寺。

阿松看到他的時候，情不自禁地抱住他，號啕大哭起來，幸好當時就祇他們兩個人，不然，那雖然是感人的場面，但也夠尷尬的了。

小太郎把她從懷裡放鬆的時候，眞有些捨不得，心裡直想：

——我還是喜歡這個女孩子。

阿松的快樂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

她擦乾臉上的淚水，依依地望着他，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半晌，才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應該去看看你的姐姐。」

從運天嘴巴裡，阿松知道了千早和小太郎的姐弟關係，也知道千早的病可能挨不過今年。

她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小太郎。

從來沒有體會傷情滋味的小太郎，這會兒不免有些沉重與惆悵。

「她住在甚麼地方？」

「聽說是十日市場附近一個山坡上。」

「一個人嗎？」

「和秋月六郎太住在一起。」

「喔！原來是這樣的。」

聽到這句話，小太郎原本沉重的心情瞬間輕

條腿的沉重。

而此刻，一棵大樹阻住了去路。

在大樹旁邊，有個農夫模樣的人倒臥在那兒。

「喂！」

小太郎大喊了一聲。

可是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把他扶起來，才慢慢地甦醒。

但却像中了邪似地，瘋狂地抓住小太郎的衣領，語無倫次地吼着。

「把女孩還給我。」

「怎麼回事，你的女孩跟我有甚麼關係。」

小太郎莫名其妙地問。

「……」

農夫這才看清楚了小太郎的面孔，歉意地放下手，摀着臉哭起來了。

「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

鬆了很多。

上回見到秋月六郎太的時候，他曾問過這檔子事，秋月六郎太的回答是：還有一段距離。而現在却已經住在一起了。

——八成是我的話使六郎太相信姐姐的愛，才結爲夫妻的吧！

這樣，他就決定去看看千早，也希望能看到秋月六郎太。更希望在他面前把自己的功夫露一手。

——曉得這麼遙遠，我眞後悔跑這一趟。

站在武藏野綠色草原上，小太郎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十日市場附近的山坡。

想要問路，却一個人影也沒有。

祇好一直朝前走了。

沒有多久，前面出現了一個小丘陵。

——大概就是這個地方了！

小太郎高興地放快了脚步。

行百里半九十，越是快達到目的，越感到兩

「是不是被強盜搶走了？」

「……」

「說呀！也許我能幫助你。」

農夫再度端詳了他的模樣，知道不是個壞人，才說：

「不是強盜，是個妖怪。」

「妖怪！」

小太郎小時候聽過妖怪的故事，他相信那祇是神話裡的人物，如今眞有妖怪出現在武藏野，倒是蠻新鮮的事兒哩！

「甚麼樣的妖怪？」

「就是前面那座丘陵上，有一個行者堂，是讓無處投宿的過路人宿夜的地方，不久以前，來了一個人形妖怪，儘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

「怎麼個古怪法？」

「有時候像旋風一樣，在樹枝上面，從這邊跳到那邊；有時候，偷偷地溜到老百姓的家裡，偷竊食物。有一次，他把一位年輕的女人汚辱了，才引起了地方人士的同心憤慨。」

「哦！」

「於是，大家跑到行者堂，點了一把火，把他住的地方給燒光了。」

「他走了？」

「沒有，他還很不高興的揚言要報復，要對村裡的女孩子不客氣。地方上有女孩的人家，都紛紛把女孩送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個農夫也正要把他的女孩，送到一個遠親家去待一段日子，就在他到十日市場的途中，妖怪突然攔住了他，把女兒擄走了。

「世界上眞有這樣的事情。」

小太郎相信農夫的女兒被擄走，可是，却不相信眞有妖怪的存在。

「不！千眞萬確，確實是個妖怪，我親眼見到過，不會騙你的。」

「你能說說他是甚麼樣的打扮？」

小太郎好奇地問着。

「他的臉被火燒得一片焦黑，手指祇有三隻。」

「好！你帶我去。」

「幹甚麼？」

「我有辦法對付他，並且，把你的女兒要回來。」

小太郎充滿了信心。

「我先謝謝你。」

農夫不住地磕頭。

「行者堂被燒掉了，他現在住甚麼地方？」

「平家館的舊址。」

「平家館。」

「是啊！從前被源氏追剿的平家人氏，就是他的藏身地，據說，那一帶毒蛇出沒，會置人於死地，平常沒有人敢進去，所以，究竟是甚麼情形，誰也不清楚。」

「離這兒有多遠？」

「就在前面那座丘陵的背後。」

「你在這兒等我！」

小太郎雄心勃勃地要跟妖怪爭個高下。

這些時候，他縱橫於江戶道場，無往不利，從來沒有打過敗仗。

其實，那些稍有名氣的道場，都是指派徒弟之流跟他比畫，目的在暗中觀察巧妙的二刀流，根本不在取勝。

的確——

武藏教給他的二刀流，威力獨具，兇猛無比。他才能佔盡上風，每戰必勝。

——喝！我的武功眞不賴哩！

年輕人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小太郎不免變得傲慢起來了。

——憑我這一招，甚麼三頭六臂的怪物，也逃不過我的手掌。

他快步跑向丘陵。

丘陵的下面是一個黑黝黝的水池。

一陣風吹過來，池水陰森汚濁的臭味，幾可讓人窒息。

包圍着水池的是零亂的森林。

枝葉茂密，遮蓋了陽光，加上人跡罕至，地上是濕轆轆的，同樣有一股霉濕味道。

——確實是個妖怪藏身的好地方。

小太郎跑下丘陵，走近了水池，向着林蔭深處緩步而行。

突然，他覺得背後有種可怕的東西，在注視着他的行動。

——有甚麼好怕？

他做個深呼吸，壯壯自己的膽子。

接着從腰間拔出了刀，使勁在空中揮了一個圓圈，再把它插入刀鞘。

走着！走着！

林木已盡，豁然開朗。

面前好像是一條古代的護城河，而河水乾涸，亂石遍地。

越過護城河，翠竹成林。

小太郎輕盈地跳過一丈多的河面。

順着竹林往前走，約莫十來丈遠，才看到一片倒塌的廢墟，斷瓦頹垣，荒涼異常。但在廢墟的後方，終於有一條小徑，前兩天這裡或許下過一陣雨，小徑上留下幾處男人的脚印。

——準是從這裡進去的。

他算計着妖怪不會離這裡太遠了。

立刻——

他精神振奮，眉毛也豎起來了。

——來吧！妖怪。

手握着刀柄的小太郎，隨時在心理上、行動上做迎戰的準備。

雖然他深信世界上不會有妖怪這個東西，而對於一個爲非作歹、喬裝着妖怪的壞人，身爲一個武士，有責任挺身而出爲民除害。

可是，當他順着小徑，走出竹林的時候，他失望了。

——見鬼！那裡有甚麼妖怪！

「眞看不出來，這麼年紀輕輕的，練的一身功夫倒挺結實的嘛！」

「你害怕？」

「哈……」

「笑甚麼？」

「哈……」

「我不要聽你這樣陰險的笑。」

「哈……」

「你做了甚麼事情，自己心裡明白，快把搶走的女孩子交出來。」

「嘿……」

他收斂了瘋狂的笑聲，滿不在乎地說：

「我玩過了，你要就拿去，喏！在那邊。」

憎惡、憤恨、輕蔑……一起湧上了小太郎的心頭。

「好呀！你這沒有人性的東西，今天我要你的命。」

小太郎一邊切齒痛責他的暴行，一邊使身體

就在這個時候——

「喂！年輕人想到那兒去呀！」

好像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聲音，突然在他身後響了起來。

冷酷！刁狠……

這聲音令人不寒而慄。

小太郎本能地抽出雙刀。

剎那間，他擺出了一副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架勢。

左手握住小刀離胸前有一尺遠，而右手提着大刀，把刀尖指向前方。

這是武藏在一夜之間傳授給他的。

——是妖怪。

小太郎眼睛睜得很大。

一個全身穿着黑衣，半邊臉被燒得漆黑的男人站在他的前面。

「哼——！」

他露出了猙獰的笑。

微蹲，一步一步向怪物（七兵衞）逼近。

隨着小太郎的步伐，七兵衞往後倒退着。

並非畏懼，而是要趁這個間歇，摸清他的路數。

這時候，小太郎認爲時機難得，閃電般地大刀揮了過去。

「咻！嘩！」

七兵衞躲開刀鋒，跳了五、六尺遠。

瞬間。

七兵衞的臉上，顯露出不屈的鬥志。

但他同時也體察到面對着的年輕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說實在的，就算是柳生十兵衞，要閃過小太郎這樣猛厲的一招，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密探究竟是密探。

他會的花招絕活也許樣式繁多，但總歸不是一個武士。

學武功的人，劍法快速，瞬間即可將人制服。

密探沒有學習過這樣形於外的功夫，他們的打法也都是以手段、技巧來蒙混敵人的耳目，有時候簡直就是使的障眼法。

因此——

小太郎這樣疾風掃落葉的態勢，七兵衞委實有點招架不住，甚至於會有生命的危險。

也因此。

他祇有一味地向後退却，以保安全。

對於密探來說，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場地廣濶，如此才能左右移動，運用自如。

而此刻，七兵衞直盼望着脫離這個狹徑。

所以，當他後退到護城河邊緣的時候，他的膽子壯起來了。

一個箭步，跳過了一丈多寬的護城河。

在岸邊的一塊開濶地上，他大喊着：

「來吧！年輕人！」

「你跑不了的，等着瞧就是了。」

小太郎身子蹲下，做了個跳越過河的姿態。

這一下露出了敗筆，也表示了他對密探的認識不夠，十足地有勇無謀。

一個人在沒有衝力的情況下，要想就地跳一丈多遠，是很難的事。

何況，七兵衞又不是泛泛之輩。

因此，當小太郎一躍騰空，在護城河上面的時候，七兵衞出其不意地也跳過來了。

就在這緊張的一剎——

七兵衞在小太郎身下交錯而過，迅速地把針劍朝上刺了過來。

「唷！」

小太郎不免驚叫了一聲。

如虛似幻地兩道人影交叉，同時落在剛剛站立的相反位置。

七兵衞笑了。

笑得好陰森，好奸詐！而且還有些恐怖。

小太郎摀住傷口，喫力地站了起來。

他眼睛裡充滿了憤怒而仇恨的火花。

正想越過河和他一拚死活，七兵衞却先跳到了小太郎的面前。

七兵衞帶着威脅的口吻說：

「如果你想保住這條命，我祇有挖掉你的兩隻眼睛，叫你痛苦一輩子。」

同時抽出了惡毒的針劍。

小太郎怒目而視：

「你這個猪狗不如的畜牲。」

這聲音已不像剛剛那麼膽大氣壯，而變得有點有氣無力了。

確實——

此時的小太郎，正像一隻剛鑽出來的小老鼠，碰到一隻瞳孔漲大的熊猫。

「喂！」

七兵衞是永遠沒有憐憫感情的。

「你說吧！是希望挖掉眼睛變成個瞎子，或者砍斷手脚，變成瘸子，悉聽尊意，反正我今天非叫你成爲殘廢不可。」

七兵衞用僅有的三隻手指，緊握着針劍，在小太郎面前示威的晃動着。

——你這個死無葬身之地的惡魔。

疼痛刺激着他。

憤怒包圍着他。

屈辱壓迫着他。

小太郎渾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

——我怎能變成殘廢，不行，絕對不行，還是忍受肌膚的痛苦，堅強地站起來吧！

「呀！看刀！」

咬緊牙關，勇猛地揮過去一刀。

可悲的是，腿部的傷勢太重了，刀還在半空中，自己已乏力地趴在地上。

「哈……」

七兵衞如裂帛似地大笑起來。

「憑你這樣弱不禁風的樣子，還要仗義行俠來搭救女孩子，眞是自不量力。」

七兵衞同時揮動着手裡的針劍。

小太郎的刀被打落在護城河底。

「你乾脆把我殺了吧！」

小太郎哀切地呻吟着。

回答他的是冷冰冰的聲音。

「我會動手的，但你放心，我不會把你打死，兩隻眼睛，或者是一隻手脚，任憑你自己選擇。」

置人於死地，對七兵衞來說，是很不夠刺激的事。

他原也是個眉目清秀的年輕人。

因爲大阪多季之戰，因爲多季之戰引起的一場大火。毀掉了他的清秀，也毀掉了他的人性。

從此，對於五官端正的人，他從心底產生了一種嫉妒，一種反常的憎恨。

唯有以相同的暴戾，才能饜足他因缺陷而造成的變態心理。

——挖掉兩隻眼睛。

——或者是砍掉一隻手脚。

——這不是比汚辱一個少女，更能使人得到淋漓盡致的快感嗎？

「好！讓我先挖掉你的眼睛吧！」

七兵衛面無表情地舉起針劍。

小太郎這才意識到眞正的恐怖。

他自衛地用兩隻手摀住了眼睛。

「這麼說……你是希望砍下右手囉？」

七兵衛像捉弄無反抗能力小孩似地嘲笑着。

小太郎眞想跪下來求饒。

但，畢竟是一個武士，該有寧死不屈的大勇。

——可是……

小太郎還沒有想到該如何逃脫這個險境。

「好吧！我放你一馬，砍掉你的右手算了！」

七兵衛跨前了一大步。

聽到脚步的聲音，小太郎畏縮地捲曲起來。

突然——

竹林裡飛出一隻鏢來，不偏不倚地擊中了七兵衛的手腕。

七兵衛驚叫了一聲，趕緊把右手的針劍移到左手。

小太郎趁隙一個翻滾，逃離了七兵衛的手脚能及的範圍。

射出飛鏢的人，是六郎太。

按照宿命的說法，也許是小太郎命中不該殘廢吧！

因爲，六郎太到這裡來，眞是偶然的偶然，湊巧而又湊巧。

他匆匆忙忙經過這一片原野，是要去獲知和宮本武藏比鬥的確實日期。

但，突然發現一棵大樹下面，躲着一個臉色蒼白的農家打扮的女孩。

那女孩衣衫零亂，口吐白沫。

他已意識到甚麼事情曾經發生。

可是——

——會是甚麼人如此殘暴呢？

她正想搭救這個女孩，並問個明白。

恰好小太郎痛苦地哀號聲傳進了他的耳朵。

這個時候，六郎太和千早已經住在一塊兒。

就因爲喜歡這一片草原，來到這裡的六郎太，胸襟無限開濶，劍法也更精進。

和宮本武藏比鬥，是絕對不能失敗的。

這是六郎太第一次和人正式比鬥。

而且，這次比鬥，不祇關係自己的名譽聲望，更重要的是一條珍貴的生命。

如果輸了。

如果自己不幸喪生。

秀太郎的性命不祇難保——

而且，蓮子、千早、運天……都將失掉依靠。

——多麼重大的使命。

——多麼嚴苛的擔負。

比起在奧秩父山中，領悟人生，站在懸崖上的那一瞬間，有著更深的沉思，也有著更深的苦痛。

但這片原野的氣質，却遠勝過奧秩父山。

因此，他的信心就像原野舖陳的一片綠，充滿了生機，充滿了希望。

而且，他期待着希望能早一天實現。

所以，每天都在盼望着柳生但馬守請示將軍決定的比鬥日期。

此刻，聽到了小太郎的叫聲，悠悠忽忽地有著很熟悉的感覺。

自從江戶跟他分手，雖祇講幾句話，也許小太郎說的關於千早的眞情，記憶特別深刻，對他的聲音留下很深的印象。

急促地跑到林間，完全出乎意外地，手拿針劍的竟是最最憎恨的七兵衛。

「是你！」

七兵衛一眼就看出是六郎太。

人類記憶最清楚的，莫過於他的親人或仇人。

六郎太正是他心裡最不可饒恕的仇敵。

——祇要再碰見他，非報一箭之仇不可。

七兵衞早就蓄積着這個意念。

「嘿……咱們終歸又見面了，眞是寃家路窄啊！」

像個要吞噬人的厲鬼，七兵衞猙獰的面目，在他咬牙切齒的時候，更顯得恐怖。

六郎太斜睨了他一眼，望着倒在茅草堆裡的小太郎心想：

——緣份眞是不可思議，世上莫非眞有輪廻這檔子事？

這時——

七兵衞拔出了他的針劍。

而六郎太無動於衷，在離開大約一丈遠的地方，雙目凝視地挺立着。

小太郎惡夢初醒似地注視着他們兩個。

六郎太吸了一口氣，冷靜地笑着說：

「密探！」

「……」

「如果我沒有記錯，你就是手指不全的七兵衞！」

「是又怎樣？」

「聽說你跟千里運天是同鄉，而且還是青梅竹馬？」

「此刻你講這些話做甚麼？」

「我不過覺得很奇怪罷了！」

「爲甚麼？」

「出生在同一個地方，又同是密探出身，爲何會相差這麼大？」

「廢話！」

「嘿……」

六郎太看七兵衞已經擺出了要出招的架式，禁不住微微笑出聲來。

「你想接我的針劍嗎？」

六郎太毫不在意，繼續微笑着說：

「你雖然臉被毀了，看起來確實很醜陋，但也用不着這麼著急呀！」

「少囉嗦！」

七兵衞火了。

六郎太依然。

但七兵衞再度蹲下身去，却又站起來了。

「怎麼？不敢發動攻擊嗎？」

六郎太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七兵衞如火上加油，彈簧般地跳躍起來。

瞬間。

好像天上有條繩索把七兵衞吊上去，身體離開地面有七、八尺高。

這祇是預備攻擊的動作，目的在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再乘其不備，使出他的第二招。

但，六郎太非比尋常的武士。

對於七兵衞的誘敵之計，連睫毛都不曾眨動一下。

七兵衞祇有失望地回到原來的位置。

——哼！憑你那點彫蟲小技，想向我示威。

六郎太嘴角表示了他心裡的不屑，而且，帶着挑戰意味地重覆着：

「怎麼，不敢發動攻擊了嗎？」

同時，他跨出了一大步。

七兵衞却沒有動。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眞是一點也不錯。

目睹六郎太的鎭靜，七兵衞的身體不由得顫慄起來，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自己手裡拿的是惡毒無比的針劍，而對方却是空空如也。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祇有趁隙逃回山上去。

對於一個密探，常常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廉恥、尊嚴、人格……

這些名詞，在他們的腦子裡是沒有概念的。

鬥得過就鬥，鬥不過就逃，正是他們自衞的不渝信條。

因此，七兵衞厚顏地說：

「我承認自己打不過你！」

「哦！你的針劍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嗎？」

六郎太的話，像根短棒似地，七兵衞燒焦的臉，也有些發熱的感受。

他祇想找個下台階：

「這確實不是吹的，我的針劍直到今天還沒有失手過，可是，你的武功好像有魔力似的。」

「啊！所以你害怕了。」

「那是因爲我不是個武士，一個密探在遭遇到困難的時候，祇有知難而退。」

「如果你不是說謊，我可以放你一馬。」

「那你倒是不要疑神疑鬼。」

七兵衞趕緊跳開，跳到了一棵樹上。

撿了一條命，反而不饒人地叫着：

「總有一天，我會砍下你的腦袋。」

「隨時候教。」

七兵衞的影子早已在林梢消失。

這時，六郎太才走向小太郎，安慰地說：

「跟他比鬥，你的火候是要差一些的。」

「……」

小太郎欲振乏力，腿部痛得無法站起來了。

六郎太看了看他的傷口，把他扶起坐在地上，然後自己走向樹林，砍下來一根樹枝，交給小太郎當拐杖。

小太郎勉力支撐起身子，不服氣地說：

「不是打不過他，是鬥不過他。」

「這話怎麼說？」

「他智高一籌，硬是用卑鄙的手段，引誘我上鈎的。」

「你不上他的當，不就結了嗎？」

「一個武士不應該投機取巧。」

六郎太很高興聽到他說這句話。

——十隔三日，刮目相看，小太郎還眞的長大了哩！

他暗地裡爲千早有這樣一個弟弟欣慰。

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來到了水池旁邊。

「我還沒有謝謝你吶！」

小太郎這才想起了似地，說出了他心中的謝意。

六郎太却告訴他：

「千早已經成爲我的妻子。」

這話正意味着，他有搭救小太郎的責任。

「她看到你一定會很高興。」

「她的身體有沒有好一些。」

「也許壽命不會太長。」

「……」

小太郎有些不安。

姐弟兩人，相依爲命，而如今——

「你就沒有辦法挽救嗎？」

「我當然會盡力而爲，不過——」

六郎太表情沉重地說：

「也許一個人的壽命是生前註定的。」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荒謬。」

「可不是，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會一樣。」

秋月六郎太一邊沉思，一邊很感嘆地說：

「就以我來說，從小到現在，就始終認爲自己不可能活到老年的。」

「……」

「所以，從懂事開始，我就急着要找一個活在世上的目的。」

「……」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腦子裡的很多念頭，都是很愚笨的。」

小太郎好像並沒有把這些話聽進去，也好像他們的觀念有着差別，他根本就不想表示意見。

一直等六郎太停了嘴，他才緊張地發問：

「聽說你要跟宮本武藏比鬥，有這回事嗎？」

「嗯…也許這是我活在世上的第一次比鬥，也是最後一次比鬥。」

「你是說，預感會喪命在他的刀下嗎？」

「不，我從沒有這麼想過。」

驀地——

六郎太用力把小太郎推倒，他自己同時迅速地趴在地上。

兩隻飛鏢流星般地從他們的上空飛過。

站起來。

小太郎茫然地望着六郎太。

「我們去探個究竟。」

小太郎究竟沉不住氣。

「不要衝動。」

六郎太不在意地，仍然逕自爬上了丘陵的頂上。

他住的地方，就在丘陵過去的樹林裡。

這時——

薄霧瀰漫，夜色迷濛。

在下坡的地方，六郎太站住了，說：

「你先去看看你姐姐吧！」

「那麼你呢？」

「我要在這兒走走。」

「……」

小太郎看到他的臉上，突然隱現落寞與孤單。

他向前走了幾步，心裡總覺得像失落甚麼東西似地，很不落實，才又回過頭來。

走在六郎太的背後，低聲地說：

「你把姐姐推給我，那你究竟要去幹甚麼？」

「你想到那兒去了。」

「……」

「千早是我的結髮妻子，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知道嗎？」

望着六郎太那種堅毅、剛勁的眼神，小太郎心裡的疑雲一掃而空。

仟于，仟于的拐杖一步步走遠。

六郎太直把他的背影送到自己家門口，無比舒暢地重放出欣然的微笑。

——千早見到弟弟長得這麼結實，而且又有美好的前途，她該不知道有多高興。

六郎太祇怕打攪他們姐弟重逢那種親情的氣氛，才蓄意留在外面。

霧愈來愈濃了。

能見度也愈來愈低了。

圍繞在他四週的是白茫茫一片，也是黑茫茫的一片。

眼前祇有自己家裡的那盞灯光，隱隱約約地閃着。

那是希望的灯。

也是快樂的灯。

——哦！這會兒我才體會到人生從未有過的快樂。

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快樂的。

甚麼原因呢？

——是千早嗎？

——還是小太郎回到了姐姐的身邊。

似乎都是。

也似乎都不是。

自從跟宮本武藏有了比鬥的約定，他的心情一直是開朗的，不過，這會兒到了快樂的高峯。

「秋月六郎太，你好像成熟多了呢！」

他自言自語地捫着嘴笑了起來。

大狩獵

秋高氣爽。

秋陽普照。

江戶城今年的秋天來得特別早。

白書院庭院裡的幾棵丹楓，葉子已經開始變紅了。

陽光從疏落的楓葉縫裡透進了偌大的會議廳。

建廟拜神，旨在祈求國泰民安，天下太平，自是無可厚非的事。

可是，這筆龐大的建築經費，却硬是壓在諸侯們的肩膀上，理由既是冠冕堂皇，誰也不敢說個不字。

這就是中央集權的獨裁統治的德政？

因此，諸侯們一張張敢怒而不敢言的臉，正顯示了心照不宣的憤怒。

誰都清楚，將軍之所以聽信天海僧正的謀略是有原因的，直接地雖以祈神納福爲藉口，間接地在剝削諸侯的力量。

而大夥兒的憤怒祇有集中在始作俑的天海身上。

雖然不敢明目張膽地表達，用眼睛狠狠地瞪一下，也總能在心裡上得到一點補償。

天海就在這樣像刀刃般的衆目睽睽之下，結束了他的報告。

但，他正要坐下去，又站了起來。

將軍府的公卿，和親信諸侯，正聚精會神傾聽着忍岡丘陵寬永寺的興建計劃。

所謂計劃，聽起來實在龐大無比，但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歸納起來，也不過兩點而已。

最重要的當然是經費的籌措，天海僧正的腹案是這樣的：

將軍家負責本院。

尾州大納言負責常行堂。

紀州大納言負責法華堂。

水戶中納言負責輪藏。

至於其他諸侯，各捐獻廟堂一座。

其次呢？繼任這座寬永寺的住持負責人，要擔負迎接皇太子的任務，而目前的繼承者是後水尾天皇的第四皇子。

天海僧正宏大的嗓門，把在座的諸侯百官們，震得有些喫不消，而更喫不消的是他們的心。

——這個老奸巨滑的政治和尚。

沒有人不從內心裡在咒罵着。

「還有一點要向各位報告，那就是：第二代將軍（秀忠）的玉體，託上天賜福，已經豁然痊癒。因此，要爲東照權現（家康）舉行逝世七週年的忌辰法會，地點在日光山。」

就這樣，會議結束了。

諸侯們紛紛退席離去。

剩下來的是：家光、天海、各老中和掌管密探政務的柳生但馬守。

那時候，各老中裡面，以土井大炊頭利勝的權勢最爲浩大，而且，他和天海之間暗渡陳倉，關係格外密切。

柳生但馬守今天好像心事重重。

從會議開始，他一直不發一言，在想着自己怎麼樣來提出難以啓口的要求。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絕不能錯過。

——萬一家光聽了，勃然大怒，該怎麼辦？

但馬守確實進退維谷。

可是，不提出來也是不行的。

想想自己也是大把年紀，權利氣勢都擁有過，榮華富貴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萬一計劃不能達成，切腹自殺也在所不惜。

這時，家光正滔滔不絕地講個沒有完。

「德川幕府並非爲天下而立，相反地，天下應該是爲德川幕府存在的。」

這就是他翻來覆去的主題。

基於這個原則，凡是危害德川家興隆的諸侯，必須斬草除根，徹底殲滅。

福島正則已經肅清了。

接下去的目標該輪到肥後熊本城的加藤家。

就算是有親屬關係的諸侯，如果專橫跋扈，不把將軍府放在眼裡，同樣要追究到底，絕不寬貸。比如本多上野介正純，仰仗着東照權現對他的信任，就作威作福，玩弄權術，自然要給他一個下馬威的。

土井利勝聽到這裡，不免大喫一驚。

在德川幕府來說，本多正純是一位罕見的權

謀之士，打從十九歲開始就在家康的手下，當第一執事，眞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衆人之上，炙手可熱的謀臣。

家康在政治上的一舉一動，他都能竭盡才智，盡獻長策，使家康不祇是器重他，甚至對他還有些感激的尊敬。

家康稱正純的父親向來直呼其名，而獨對正純冠上了先生的尊稱。

爲了消滅大阪城的豐臣秀賴，自告奮勇把護城河和外城廓摧毀的，就是正純本人的膽識。

貶職福島正則，編造的一套莫須有的罪名，也是正純瀝盡心血的傑作。

——首席閣老，簡直非他莫屬，怎麼家光會在大庭廣衆之下，說要把他整肅呢！

土井利勝覺得家光眞有點高深莫測了。

——像他這樣，爲德川幕府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三朝元老，居然要面臨生命的危險，其他的人，誰又能保得住不岌岌可危呢？

不過，要消滅本多正純，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因此，利勝曾經向將軍家光進諫，剖陳客觀形勢，權衡利害得失，希望愼重將事。

家光把他的話當作東風過耳，而且毫不猶豫的公開表示：

「這些我都知道，不碍事的。」

坐在角落裡的但馬守，把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心底油然產生了莫大的畏怯。

連續了兩個小時，會議決定把要貶謫的本多上野正純和其他諸侯的名字，秘密地紀錄在公儀帖上，這中間還包括了駿河大納言。

接着，家光宣佈，以前所制定的武家諸法，要做大幅度的修訂。

重點包括——

無論大、小諸侯，不管是在江戶城或是故鄉，必須遵守服勤的規定。

不得任意修飾城廓，更不得擅自修建城廓。

不許結黨營私，對身分不明的浪人，不許隨便納爲部下。

即使是諸侯的婚禮，也須事先呈請將軍府批准，才能舉行。

甚至於連諸侯的服飾、坐轎、僕役人數，也都列入了新的法規之中。

在座的好像都有意見。

但却沒有人敢明白表示。

大家面面相覷了老半天，家光斬釘截鐵地說：

「好吧！就這樣決定了！」

——連生活起居，都要受到管制，眞是史無前例啊！

每個人的心理都這樣想着。

家光看看大家毫無表情的臉，頓時興起了唯我獨尊的快感，而面帶笑容地說：

「最近幾天，我要去打一次獵。」

沒有嚐過戰爭滋味的家光，很想藉着打獵的方式，來滿足自己對戰爭的好奇。

因爲，家光所講的打獵，正意味着軍隊演習一般，自己騎在馬上，衆人前呼後擁，獵犬奔馳，駿馬狂嘶……

土井利勝回頭看了但馬守一眼。

但馬守說：

「趕快做好狩獵的準備工作——」

同時，他認爲：

——這是一個向將軍進言的最好時機。

於是，他畢躬畢敬地站起來。

「爲了這次打獵，有件事情要懇求將軍。」

「甚麼事？」

「想請將軍觀賞一場武功比鬥，不知是否可在獵場裡舉行？」

「甚麼人比鬥？」

「一個是前幾年在舟島，打敗巖流佐佐木小次郎的宮本武藏。」

「噢！這個名字我聽說過。」

「另一個是默默無聞的浪人，不過，武功出衆，不瞞將軍，如果我跟他比鬥的話，是非輸給他不可的…讓這個叫秋月六郎太的浪人，跟宮本武藏一決雌雄，那眞是棋逢對手，敢說是當今之日唯一能見的龍爭虎鬥。」

坐在旁邊的天海，這時露出了一臉笑容，插了一句嘴說：

「但馬先生，我也認識這個人。」

「……？」

但馬守詫異地盯住天海。

「雖說沒見過他本人，我也知道是位品德高尚的武士，跟宮本武藏比鬥，可說是最適當的人選。」

「謝謝你的誇讚。」

但馬守眞想不到天海會幫他這個忙，是否有其他的目的呢？

他正在揣測，家光大聲宣佈：

「我准許這場比賽在獵場舉行。」

「是。」

但馬守恭恭敬敬的雙脚跪了下去。

「感謝將軍的支持。」

「那麼——」

天海的聲音又出現了。

「但馬守先生，這場比鬥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是——」

但馬守猶豫了。

可是，既在將軍面前，不說明白反生枝節，於是他乾脆開門見山的陳述。

「我解釋一下，這場比鬥的目的，確實不是看武功的高強。」

「啊！還眞其他的用意不成？」

家光懷疑地緊盯着但馬守。

「因爲，這位叫秋月六郎太的浪人，他的長相跟忠輝公可說一模一樣。」

此語一出，震驚四座。

家光和所有與會的閣老，個個臉色大變，像晴天霹靂似地，驚嘆的聲音此起彼落。

——難道服部半藏敢於捏造事實，詐取褒獎。

——是啊！在郊外寺廟忠輝自殺的事情，前幾天不是才稟報將軍家光的嗎？

「利勝——」

家光嚴峻地向着大炊頭。

「你知不知道，莫非忠輝的同胞兄弟，還活在世上不成！」

「從來沒有聽說過。」

跪在地上的但馬守，把膝蓋移動了一下說：

「另外有一件事，必須稟明的—現在我的道場裡，關着一個秋月六郎太所收養的少年，無巧不成書，這個小孩的像貌跟豐臣秀賴公小時候很相像。」

「甚麼？有這種事？」

家光這一驚，非同小可，差點兒沒有拍案大叫。

「錯不了的，我曾經請秀賴公小時候的奶媽鑑定過，一點也沒有錯。」

「這麼說，這孩子是桂宮公主生的？」

「應該是這樣的。」

「那說甚麼也不能讓他再活下去。」

家光激怒地大吼。

天海這時很想打岔。

但等他說完「報告將軍」卻又憂然而止。

他的這樣故作驚人之舉。確實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臉上。

終於，他掀了但馬守的底牌，說：

「如果我猜想沒有錯，但馬守促成這場比鬥的用意，大概是假使秋月六郎太獲勝，那就無條件地把小孩交還給他。」

這個老奸巨滑的和尚，明明從上人那裡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偏做着深思良久的模樣。

「但馬，不准你這樣網開一面。」

家光逼視着但馬守。

「將軍，請稍等一下。」

天海阻擋住了正想答辯的但馬守，搶着說：

「將軍，我倒覺得這是一場很有趣的比鬥，與忠輝公長得很像的武士，爲了豐臣家的遺孤下生命的賭注，想在將軍面前跟宮本武藏一較高下，這不正是求之不得的精彩好戲嗎？」

「嗯！」

家光想了一瞬，覺得借刀殺人，確實不無道理。

然後對着但馬守說：

「但馬，你要把豐臣秀賴的遺孤還給秋月六郎太，是甚麼意思？」

「至於怎麼處置這個孩子，我想是以後的事，當然會請示將軍。」

「嗯！今天還是商議比鬥的事情。」

「正是——」

「依你看，他們兩個那個會得勝呢？」

「沒辦法猜出結果。」

「你是故意高估秋月六郎太，存心偏袒他？」

「不敢，因爲這場比鬥本不是我計劃的，秋月六郎太爲了要奪回那個少年，深更半夜，單槍匹馬潛入柳生道場。恰巧這時候宮本武藏也來了，提出比鬥的要求，我在無法推辭的情形下，才答應的。」

「好！我答應。」

將軍斬釘截鐵地做成了決定，並且接着說：

「假使秋月六郎太輸的話，這個少年就由但馬守處理：要是秋月六郎太贏的話，暫時交還給他。」

「是。」

但馬守如獲聖旨，磕頭不已。

而天海却極不欲豐臣秀賴的遺孤留在人間，以杜後患，他煽動地說：

「將軍，您有沒有考慮到若把豐臣秀賴公的遺孤給人，豈不是縱虎歸山，後果堪虞呢！」

「他小小年紀，還成不了氣候，將來還怕德川幕府不能置他於死地嗎？」

但馬守早料到將軍會說這種話。

因爲，這場比鬥正是他顯揚權勢的機會，不會輕易放棄。

如今，大局已定。

但馬守的唯一責任，是把遺孤交給秋月六郎太，至於將來他們的命運如何，他再也不用操心了。

會議散了。

家光高興地走了。

但馬守很不甘心地向天海鄭重地表示謝意。

在回家的途中，但馬守坐在轎子裡，思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古人說過的一句箴言：

——最可怕的權勢是人類造作的權勢。

一個用權勢取得人民擁護的政權，最後終必導致滅亡的途徑。

而趨炎附勢的人，才是眞正的小人。

他實在忍不住要恨起天海僧正來了。

那一副趨炎附勢的嘴臉，那一番刁鑽狡黠的言詞，對於將軍家光，是禍？還是福呢？

雖然，常言說：興滅乃由天。

可是，人的勢力在瘋狂囂張的時候，神明也奈何不了的。

驀地，他想起了秀太郎俊秀的臉孔。

「唉！誰讓他出生在一個崩潰的權勢家庭呢？」

他自言自語地惋嘆著。

回到道場，他立刻把花房東吾喚進來。

「關於宮本武藏和秋月六郎太比鬥的事，將軍已經批准了。」

「太好了。」

東吾興奮不已。

「將軍在下個月狩獵，所以，這場比鬥決定在獵場舉行。」

清楚這件事情內幕的但馬守，自然知道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天大冤枉。

因爲，廣島遭到了洪水的侵襲，部份城垣傾圮，嚴重影響到了這個城的安全，必須做相當程度的整建，說他「擅自改造」，着實誇大得有些離譜。

事實是——

德川幕府在取得政權以後，全部舊諸侯裡面，對豐臣秀賴有向心力，懷着效忠意念的，祇有加藤清正和福島正則兩人。

加藤清正在大阪城陷落之前，就已經被整肅了，第二個箭頭自然要指向福島正則。誰都料想得到，獨裁統治的將軍，排除異己，勢在必行，怎會讓一個異類的福島正則享有五十萬石大諸侯的地位呢？

其實，福島正則看到豐臣家覆亡，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危如壘卵。

元和五年六月——

「是！但不知道是那個獵場。」

「雖然在會議上，沒有明確決定，我想，很可能在江古田。」

「喔！江古田——」

東吾的表情有些緊張。

「怎麼了？東吾！」

但馬守狐疑地問。

「也許是我多心。」

東吾的反應靈活，這也是但馬守重用他，視爲心腹的最大原因，接着他說：

「年前遭受貶職的福島正則，他的一些舊部，成群結社，散佈在武藏野草原，現在，正努力開墾荒地，是不是有不良的企圖，而跟豐臣家的殘黨牽連在一起，我正在深入調查。」

這個情況，但馬守還是第一次知道。

東吾的警惕，自然不是沒有緣由的。

兩年前，福島正則是以擅自改造廣島城，違反了武家諸法的罪名，被貶職的。

在將軍府的會議席上，就借着擅自改造廣島城廓的區區理由，做成了貶謫福島正則的決定。

當使者來到江戶愛宕山下福島正則的諸侯府裡，胸有成竹的福島正則，連一點驚悸的表情都沒有，甚至連他的部下也鎭定如恒。

而更叫人佩服的是——

留守在廣島城的家臣，在將軍府使者到達的時候，竟然會從容不迫，一筆不苟的把城裡的一切悉數移交。

那時候。

正則在江戶。

他的兒子備後正勝在京都。

而留守廣島的是福島丹波。

知道正則被貶，義憤塡膺的福島丹波，原準備竭盡所能、誓死抵抗。他認爲，雖然以寡擊衆，勢在必敗，但爲正義而戰，雖死猶榮。

可是，在江戶的主君福島正則，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派來信使，快馬加鞭傳達了他的意志：

「不許輕擧妄動。」

主人的這道命令，丹波祇有唯命是從。

他很快的開放城門，召集了大小船隻四百艘，把城裡的老弱婦孺送到安全的地方。

使者來接管城池的那天，他已把人民名册，武器目錄，井然有序地貼在城牆上。而且還把書院打掃得一塵不染。

「這眞是出人意外。」

所有的使者，對於福島正則的高貴品行，沒有不驚服的。

現在——

福島正則被囚在信州川中島，一個人孤寂地渡着淒涼的餘年。

他的兒子正勝，兩年前去世了。

至於福島丹波的行踪，到今天還是一個謎。

將軍從使者的嘴裡，知道丹波辦理移交時表現的盡忠職守，臨危不亂的情操曾大爲激賞。並有意把他推荐給別的諸侯，肩擔重任，但他拒絕

騷動，給予德川軍隊隱伏一擊，也不是毫無可能的。

陡地，但馬守反而笑了。

東吾對他這種純然發自內心，根本沒有外在刺激的笑，深思難解，不知所以。

原來——

但馬守想起了將軍的那張冷峻的臉孔。

想起了那張臉孔所顯現的權勢力量。

——如果眞的遭到伏擊，甚至喪失生命，那也是家光的命該如此了。

究竟，德川幕府不是爲家光一個人締造的，家光死了，德川幕府是不會隨即覆亡的。

家光既已決定打獵，除了他自己改變初衷，誰也無法阻攔他。

如果向他報告，說有些浪人圖謀不軌，這等於自摑耳光；且以家光的冷酷凌厲，說不定會下令把全國的浪人格殺勿論。

秋月六郎太和宮本武藏豈能例外。

了將軍的好意。

——一心不事二主，我丹波不是沒有人格的。

丹波把這句話告訴了將軍，就不知去向了。

連正則也不知道他的確實下落。

像這樣能夠運籌帷幄，策謀大計的優秀人才，斷不會無聲無息，匿跡於茫茫草野的。

如今福島正則的舊部，陸續在武藏野出現，且有組織地開墾荒地，是否丹波在幕後指揮，這自然是很值得推敲的。

難怪東吾這遲來的報導，使得但馬守不禁眉頭緊鎖，煞費思量了。

——但是，

但馬守心想。

——不能因爲對沒有證實的猜想，而影響將軍打獵的日程。

——當然，如果這些福島正則的舊部，果眞欲圖謀再起，或爲主子報仇雪恨，趁機掀起一場

秀太郎也必遭到斬首的命運。

那麼，但馬守也祇好切腹自盡了。

——一個掌握着權勢的人物，很難避免隨時被人刺殺的可能。

愈想愈困惑，

愈想愈難過。

——乾脆不想也就算了。

「東吾——」

「是——」

「我的任務，是負責安排宮本武藏和秋月六郎太，他們在獵場比鬥而已。」

「是。」

「不要因爲有浪人偷襲的可能，就提心吊膽。」

「是的，老爺說得很對。」

「當然，事前的防範，週全的準備，我們不能不盡力而爲，不過，這事要保密，千萬不要跟別人提起。」

「我知道了。」

「天下反正是德川家在統治，就算當代將軍不幸歿命，反正也改變不了大局。」

「……」

東吾有些詫異了。

但看看但馬守的嚴肅表情，也能略微領悟到主人心情的沉重。

「不過，老爺！」

「說吧！」

「光憑我們柳生道場的力量防禦，恐怕是不夠的，我想應該請甲賀、伊賀一起參予。」

「你去辦就是了！」

「遵命。」

東吾走了。

但馬守悠然嘆了一口氣。

——沒想到，連將軍的命都捲入了這場比鬥。

血盟

強烈颱風過境。

一夕之間，武藏野的原野已是創痕纍纍。

屋瓦掀走了。

大樹傾倒了。

絲茫茫的草原，如今看起來，很像是一個癩痢頭似的，東一個疤，西一道痕。

所幸，天一亮，風停了，雨歇了，天空晴朗。

農夫們打着哈欠，在田埂上巡視。

「早安！」

「喔！你早！昨天晚上的風雨眞夠強！」

「可不是，府上都平安無事吧！」

「哈……還好，我事先的防範工作做得不錯，要不那破房子早垮了。」

「是呀！眞是風雨無情，我的房門，屋頂都吹跑了，連院子裡的大樹都連根拔起。」

講話的是兩個早起的農夫。

看那副並不很熟悉農事的模樣，很可能過去是武士。

「眞想不到，種田這麼艱苦！」

「唉！我也這麼想，從前我很看不上種田的，不經一事，不長一識，如今才體會到，要收成一筐小麥，比殺死一個敵人難得多了。」

「所以嘛！還是當武士舒服些。」

他們的談話似乎很平常，可是，腦子裡面想着的却是另外的事情。

等兩人一起走到十字路口，從另一個方向，又來了三個打扮相若的男子。

「唔！眞可怕！」

「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風。」

「我家的屋子裡滲漏了好多雨水。」

「幸好今天放晴了！」

「……」

話題總離不開昨夜的風雨。

經過了十字路口，五個人同一方向走着。

那是通到樹林的一條人行小徑。

在樹林裡，有一棟並不很舊的書院，雖不是挺壯觀的，但也院落分明，粗具規模。

這書院的名稱怪怪的。

——新井藥師梅照院。

據說是天正年間，有個名字叫做行春的和尚，在這裡建造的。

裡面供奉着一尊石頭彫刻的佛像，祇有一寸八分那麼高，小小巧巧的，因而顯得精緻玲瓏。

最初，到這裡來膜拜的都是附近的百姓，替生病的孩子們祈求藥方，說也奇怪，這小神佛倒是怪靈驗的，常常能夠藥到病除，有求必應。

以後，也不知怎麼演變的，佛像成了育子藥師，沒有生育過男孩子的婦女，都到這裡祈求早生貴子，花了不少的香火錢，到最後仍然生下了嬌弱的千金。

也許正因爲這樣，梅照院一天天冷清了。

而今天——

這裡却陡地熱鬧了起來。

包括剛才五個農夫打扮的男子，先後接踵而至，在書院的佛堂上已經聚集了好幾十人。

有的相互打着招呼。

有的交頭接耳談話。

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莊重而嚴肅的。

少頃。

一位頭髮微白，穿着無袖衣服的老人，從屋子裡面慢慢地走出來。

立刻，所有視線都集中到他身上。

他在一張中國式的太師椅上坐下來。

炯炯有神的兩隻眼睛，掃視了大家一遍，然後站起來，大聲地說：

「我想在座還有不少人跟我是第一次見面，我得先介紹一下自己，我叫福島丹波，和大家一樣，過去是效忠豐臣家的部下。」

福島丹波宣讀完了，摺好了血書，高擧在手裡揚了一揚，接着說：

「大家都知道，德川幕府的根基堅固，穩若泰山，以我們區區八十七個人的單薄力量，要想把他推翻，這有如以卵擊石，太愚不可及了。我想各位也會同意我的這個看法。

「但是，我們至少讓將軍知道，天下並不是都誠服於德川幕府，而且還有人敢於揭竿而起，用以激起他的良知，收斂一下暴戾統治，也就心滿意足了。

「換句話說，我們成立義盟的目的，並不是要推翻幕府，也許射一枝暗箭，也許放一聲冷鎗，祇不過替忠心耿耿的浪人出一口氣，也爲受苦的全國百姓吐一口氣。」

有人在鼓掌。

也有人在喊：對！對。

丹波用手把他們的熱情壓抑住，接着聲音也抑低了說：

簡潔有力的幾句話，令每一雙眼睛都鼓得大大的。

雖然，他流徙數載，歷盡風霜，但這些卻促使他愈益堅強，老當益壯，那些洪鐘般的聲音，和頓挫有致的措詞，使得大家精神爲之一振。

停頓了一下，他接着說：

「支持我發出的通知，而宣誓歃血入盟的，除了在座的各位，還有京都、大阪的三十九位，總計的人數一共是八十七位，其中的廿六位是福島家的舊部，其餘的都是大阪戰役被殲滅諸侯的部下，大家有志一同，拋却了榮華富貴，毅然加入了我們這個爲正義而戰的組織。」

講到這裡，福島丹波從懷裡掏出一卷血書，大聲宣讀了每個人的名字。

血書上爲人所熟知的有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下，長曾我部盛親的舊臣，以及大野修理、內藤左馬、仙石豐前、石川玄蕃、明石掃部……他們都是在大阪冬季之戰，刼後餘生的將士。

「不瞞各位，在廣島城移交的那天開始，我就下了決心要拿下秀忠或是家光的生命。」

他的這個計謀，並沒有告訴主君福島正則。

但福島正則早從他的談吐，看出了他的激動情緒，曾對他說：

「丹波，我看你還是跟我一起去流逐吧！」

丹波搖着頭，斷然地拒絕。

「老爺，我們有三十年的君臣關係，差不多是半個人生，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趁着人禍滔天，就這樣結束，也不會有甚麼記掛。」

他的態度安祥，言語冷靜。

雖然，他自知心裡有一股悒鬱，好像就要化成眼淚淌出來，但他止住了。

正則沒有勉強他。

可是，正則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有所爲地向丹波說：

「你不會認爲我是個怯懦膽小之輩吧！」

「這是甚麼話，上天安排，刼數難逃，這種事膽子再大，也抵擋不了的，我祇希望老爺心懷放開，去過點悠哉的隱者生活。」

「嗯！這實在也是我心裡的渴望。」

「我跟老爺不同。祇有流浪天下，四海爲家的主意了！」

就這樣，他們分手了。

丹波究竟藏在甚麼地方，誰也不知道。

而現在却突然出現在武藏野。

三年時光，雖是短暫，而對於丹波而言，却像是三個世紀那樣漫長。

所幸他體力依舊。

所幸他鬥志未減。

因此，才那麼氣壯山河地，在衆目睽睽之下，宣佈他的雄心壯志，奇才大略……

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想着：如果這個人生在戰國時代，他的成就那還得了。

而這時，有人發問了。

「請問，我們要在甚麼時候偷襲將軍？」

丹波揮着他有力的手，目送着大家走遠，才進入方丈室。

有一位遠道來的客人在等待他。

那是從熊本城出來的加藤宗十郎。

福島丹波是福島正則的重臣。

而加藤宗十郎是加藤清正的長老。

他們交往有二十年的歷史，是心契相投的知己。

宗十郎乘船到江戶的時候，曾經拜託阿香帶封信給理三郎，而且還告訴她，一個月以後帶到也不關緊要。

原來——

阿香傳信的地址，正是福島丹波隱藏的所在。

「咱們有八年沒有見面了！」

「是啊！歲月不饒人，彼此都老了。」

舊友重逢，眞情畢露。

兩人禁不住哈哈一陣大笑，相互擁抱了起來。

「大概是下個月。」

丹波算計了一下才回答。

「是準備攻進江戶城嗎？」

另外又有人提出問題。

「江戶城是座如鋼似鐵的城池，我們寡不敵衆，自己衡量自己，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

「這麼說是等家光出城的時候，趁虛伏擊嗎？」

「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因爲家光是個脾氣暴躁的人，將軍府他是待不慣的，我想這種機會一定很多，我們要好好把握。」

事實上，丹波已經知道將軍家光要出來打獵的事情。因此，他沉沉地說：

「甚麼時機最爲恰當，我會妥善安排，請各位等候詳細通知。」

再沒有人提問題。

丹波站了起來。

所有的人井然有序地走出去了。

「熊本城現在怎麼樣？」

「很糟——」

宗十郎神色凝重地說：

「可以說危機重重。」

「沒有挽救的辦法嗎？」

「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一個多月來，宗十郎秘密潛伏在江戶城內，目的就在打聽幕府的動靜，結果却大失所望。

「本來，我還寄望本多上野介正純，可是，他也沒有以前那麼威風了。」

「哦！正純也那麼慘嗎？」

「可不是，德川家如今是三代將軍掌權，作風比過去更嚴苛猖狂，本多上野介正純輝煌的時代，已經成爲歷史陳迹了……唉！也許榮枯正是天意……嗨！丹波……哈……我們是否活得太久了呢？」

「話不能這麼說！」

丹波不以爲然的否定。

「活在世界上，祇要你想做、肯做，應該要做的事還是很多的。」

「……」

宗十郎深知丹波話中有話，沉默不語。

「怎麼樣？宗十郎！」

「你是說？」

「再另想辦法吧！」

「幹甚麼？」

「打死那隻瘋狗呀！」

「瘋狗！」

宗十郎咀嚼了半天，才想到「瘋狗」指的是家光。

「這麼說，你叫我來此，是爲了這件事。」

「不錯，如果你能加入，勝過十萬大軍。」

「不要高抬我！丹波……這可跟三顧茅廬裡的諸葛亮不同，像我這無能的老骨頭，恐怕祇有坐以待斃的份兒了。」

「何必自謙如此。」

「我說的是眞話。」

「那你不怕人笑你自暴自棄嗎？」

「……」

「怎麼樣，看在老朋友分上，幫個忙吧！」

宗十郎躲開了丹波的銳利眼光，沉思了半晌，才有所顧慮地說：

「打死一隻瘋狗，能挽回大局嗎？」

丹波笑了。

「宗十郎，這就是武人的志氣嘛！」

宗十郎面對着丹波的豪情，有些自慚形穢地說：

「可惜的是我已沒有這樣的志氣。」

「宗十郎！」

這一聲呼喚，有着責備，也有着刺激的意味——

「哼！像你這樣曾是風雲一時的人物，竟然會變得如此怯懦消極。」

「這倒不是，祇是凡事得衡量自己，我很瞭解自己的能力有限。」

「打死瘋狗，並不一定要你衝鋒陷陣呀！」

「如果你眞有這種氣魄，爲甚麼不計劃把事情弄得更大一些呢？」

「這我倒要聽聽看？」

「天下的浪人，少也有好幾十萬，說不定你登高一呼，大家群起響應。比如說島津一家、黑田淺野、田中……都是豐臣家的舊臣，祇要你能出面遊說，或者他們會參予這一義舉，轟轟烈烈地幹一番……就算是計劃不幸失敗，也沒有甚麼遺憾；因爲，你們已經盡到了武士的本分，發揮了武士的大無畏精神……比起殺死一個瘋狗，不是來得更有意義嗎？」

「我也不是沒有這樣想過，就像你說的，做事要自我量力，憑我福島丹波要來指揮這場義舉，那些諸侯們會聽嗎？……你我都記得很清楚，關原戰役可以說是豐臣家存亡的關鍵所在，爲甚麼會失敗呢？原因就在於石田治部少輔三成，不孚衆望，不足以指揮大局，結果，引起了內鬨，終致潰不成軍。像石田三成那樣的人物，諸侯們尚且陽奉陰違，不聽他指揮，我不過是諸侯的一個部下，怎能叫人服氣呢？」

宗十郎聽了這番高論，自感言之成理，哈哈大笑之後，正色地說：

「丹波！」

「想必有高見？」

「非也，倒是想起了一件關于大局的事情！」

「甚麼事？」

「如果今天有人能號召豐臣家的舊諸侯，你想會是怎樣的情況？」

「不可能的，秀賴公如果能復活的話，當然就會不一樣了……」

「可是，你做夢也不會想到！」

「怎麼？」

「秀賴公的遺孤現在正在江戶。」

「喔！」

「由他出面，情勢定會改觀吧！」

「……」

丹波聽到這個消息，早已如在夢中。

他眼睛裡面顯露的不可思議，宗十郎不得不進一步把事實眞相告訴他。

「這不是我在胡謅，而且有眞憑實據，那孩子是桂宮公主所生的秀也，如今，正被柳生但馬守關在江戶的一個秘密的地方。」

「桂宮公主……生的……那麼，這孩子不過十歲左右而已囉！」

「正是如此！」

「嗯！」

丹波在沉思着。

——豐臣家的遺孤仍然活着。

——而且他還正在江戶。

對於丹波，這是一件令他震撼不已的大事。

丹波胸有成竹地說：

「那隻瘋狗還是非殺掉不可。」

「……」

「同時要從柳生但馬守那兒把豐臣家的遺孤救出來。」

「……」

「宗十郎，也許我們能再度奪回天下大權，你說這個夢有沒有實現的可能？」

「這就很難斷言了，古話說得好：『追兩兎者，不得其一』，這話值得深思。」

「你的意思是，同時追逐兩隻兎子，必定會一無所獲，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心二用，就無法推翻德川幕府？」

「正是。」

丹波思考了一下，噗通跪了下去。

「你幹嘛呀！」

「不管怎麼樣，我先謝謝你把豐臣家遺兒在江戶的消息告訴我。」

他接着認眞地磕了兩個響頭。

「說實在的，丹波，本來我的意思是讓你自取滅亡，不太想把這個消息告訴你，你既然有打瘋狗的壯志，我又爲何不希望你把事情弄大一些呢？」

「難道你想做壁上觀嗎？」

「人各有志。」

「宗十郎，你——」

「我來江戶的目的，只是想設法挽救加藤家的命運。」

「有結果了嗎？」

「是很悽慘的結果。」

「既然如此，爲甚麼不加入反抗的陣容？」

「問題是要推翻德川幕府，希望太渺茫。」

「你這麼講，我福島丹波倒是要使個性子，拚了命也非完成這樁使命不可。」

丹波正大義凜然地在抒發他的壯志，宗十郎却迅速地從懷裡抽出小刀，猛力地朝着承塵射去。

剎那——

承塵上鮮血直滴下來。

顯然是有人躲藏在承塵上，蓄意偷聽他們的談話。

能夠不露聲色，偷偷隱藏在承塵上，而受傷以後仍能不吭聲地悄然離去，準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密探無疑。

丹波立刻下達口令：

「有敵人！快來人吶！」

聲音剛落，三個壯漢快速地衝進了方丈室。

「有人藏匿在承塵上，絕不能讓他活着逃走，最好活捉，否則，就殺了他。」

三人瞬即奪門而去。

「宗十郎，你的身手矯健不減當年哩！」

宗十郎不住地搖着頭：

「唉！老了，如今祇不過是個有氣無力的老隱士罷了！哈……」

笑得眞有些日薄西山的黯淡。

剛才被宗十郎投刀射中的，是柳生但馬守的心腹花房東吾。

費了不少功夫，東吾才偵查到福島丹波住在新井藥師梅照院的事。

東吾究竟不愧是但馬守手下的高手，丹波的包圍，簡直未卜先知，讓他一押而中。

東吾躲在承塵上，把丹波和宗十郎的對話，一句不漏地聽在心裡。

——果然不出我所料，武藏原野隱藏着這樣大的陰謀。

——今天終於有了收穫。

他正高興萬分，準備打道回柳生道場的時候，沒想到收腿的剎那，被宗十郎瞧見了。

大腿受了重傷的東吾，踉蹌但快速地逃到了屋頂上。

丹波的幾個手下，在地上張開了捕捉的網，等着他下來。

想到，跑了三十多丈遠的時候，被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對方顯然不是一個善者。

全身用黑布裹着，兩臂張開，站在馬路中間。唯一看得清楚的是左右兩手祇有三根指頭。

東吾不禁有些惶恐之感。

手指不全的甲賀密探七兵衞，在將軍府裡的密探群中，是無人不知的。

從前，他曾經隻身潛入諸侯府，偷竊各式武器，事後被官府查出藏匿的地方，派出大批密探圍捕他，他毫不在乎地以寡敵衆，開砲回擊。他的心狠手辣，不但密探們聞風喪膽，連官府對他也頭痛萬分。

現在，東吾竟然碰到了七兵衞。

密探和密探會面，是用不着說話的。

東吾一看大敵當前，連忙從懷裡取出了鏢刀，趁馬快速飛馳，同時射出了鏢刀。

東吾用隨身携帶的粗麻繩，搭掛在屋北邊的一棵槐樹上，「呼」的一聲，麻繩像鞦韆一樣，盪到了圍牆外面。

當他的身體划過半空，「咻！咻！」兩隻飛鏢由他的身邊飛過，祇差那麼一丁點，他就粉身碎骨了。

「跑到松林裡去了！」

「千萬不能讓他脫逃。」

圍牆外面就是茂密的松林。

從屋子裡面跳出來的四、五個身手矯健的武士，同時奔向松林而去。

東吾却已像隻飛躍的羚羊，早就跳到了停馬的地點。

——哼！這些笨蛋，想活捉我！有那麼容易就好了！

又是一陣呼嘯，東吾已經跳到了馬背上。

緊夾着馬腹，疾馳而去。

東吾正爲逃脫虎口，滿載而歸興奮異常，沒

這是東吾最得意的功夫。

一個尋常的密探，是不可能做到的。

七兵衞猙獰地大笑，手不停地轉動着針劍，把迎面而來的鏢刀，一支支地打落在地上。

「哇……」

猛地發出一聲怒吼，整個人像隻蝙蝠似的正對着駿馬撲了過去。

「喔！」

東吾心緒大亂。

他萬萬沒有想到，七兵衞敢於正面攻擊。

而且，在他從事密探生涯以來，從來就沒遭遇到如此狠毒的敵手。

「喔——」

東吾眼見一片黑影向自己身上壓下來，正欲拔出刀的時候……

「我贏了！」

七兵衞陰森森地叫着。

東吾果然摔落到地上。

受到驚嚇的駿馬，仰起前蹄，一陣狂嘶。

不！那不是狂嘶，而是一聲痛楚的哀鳴。

連畜牲，也會對他平日英雄式主人的慘遭敗績，發出振人心弦的慘叫。

這時——

東吾的雙手已緊緊地被綁起來。

「你就是柳生但馬守的高徒，花房東吾吧！」

「廢話少說，要殺要宰悉聽尊便。」

「哈……」

七兵衞陰陽怪氣地笑了起來。

「死！太簡單了，我不會讓你這樣痛快的。」

「你要怎麼樣？」

「把你交給福島丹波。」

「你說甚麼？」

東吾嚇住了，眼睛裡冒出憤怒的火焰。

「原來你也是跟福島丹波一夥的。」

「還沒有加入，也正因爲如此，我才帶你去，做爲我加盟的信物。」

七兵衞無疑也知道了福島丹波的計劃。

由於他從諸侯府偷竊到的武器，祇一瞬間全部毀在爆炸，化成了灰塵。他祇好也選擇跟隨福島丹波的途徑，獨木難支大廈，人多勢衆總是有好處的。

當福島丹波派出的武士們趕到，七兵衞已經把東吾拖上了馬背。

武士們正用驚異的眼光看着七兵衞，七兵衞直接了當地喝着。

「把我帶去見福島丹波。」

「你是甚麼人？」

「到時候你們自然會知道。」

「……」

武士們看到七兵衞那張恐怖的面孔，大家面面相覷。

是迷惑，也是畏懼。

是懷疑，也是驚訝。

誰也沒有主張。

七兵衞看到毫無動靜，祇好告訴他們：

「我叫七兵衞，在大阪城的大火中，豐臣秀賴公曾經留下遺言，讓我扶養遺兒秀也，你們儘管放心，我們是志同道合的。」

這樣，他們一起來到了梅照院。

在走廊上，丹波第一個就看到了七兵衞。

——好一個兇煞的化身。

他心裡這樣想着。

七兵衞把自己的身份重述了一遍，指着地上的俘虜說：

「他是柳生但馬守的心腹部下花房東吾，如果沒有把他逮捕，恐怕先生的計劃要全部泡湯。」

「謝謝你的厚意。」

「這個人我是特地送來交給先生處置的，不過，有一件事情要懇求先生答應。」

「是甚麼事？」

「請讓我加盟參加覆滅德川幕府的義行壯擧。」

「這……」

丹波不免有些訝異。

——這樣機密的事情，他怎麼會知道？

——讓他加入會有甚麼後果。

憑他第一眼看到的印象，直覺地認爲他是一個兇惡的煞星；但這種人却常常是膽識出衆，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不管是殺瘋狗，推翻德川政權，都很需要這樣的人物。

可是——

「您不必瞞着我了！」

丹波還沒有決定如何回答他，七兵衞迫不及待的先開口，他說：

「自從先生來到武藏野，一擧一動我都瞭若指掌，對於先生的睿智領導，我非常欽慕。可是，還是有疏漏的地方，比如說柳生道場的密探，和服部半藏指揮的密探組織，目前他們遍佈全國，無孔不入，眼前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們還沒有大的動態，就讓他們先嗅到味道了，這對於攻打江戶城來說，是個很大的漏洞。

「所以，依我的看法，目前這個組織，最需要的就是專門探聽消息，獲悉軍情的優秀密探。常言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敵方的情形，毫不了解和戒備，是不可能打勝仗的。

「不是我說大話，在這一行裡，我甲賀七兵衞懂的門道很多，無論碰到多高強的勁敵，我都有取勝的把握，眼前的事實先生應該心裡有數……爲了報答秀賴公的恩惠，也爲了向先生表示效忠，請准許我加入你們的組織。」

他滔滔不絕說了這麼一大篇，站在背後的武士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可是，丹波究竟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

他不懷疑七兵衞對自己的誇耀，也不懷疑他有一顆推翻德川幕府的誠意，却揣測着可能另有

企圖。

丹波單刀直入地說：

「恐怕你不是眞正爲了復興豐臣家而加盟的吧！」

「你這話甚麼意思？」

「你心裡應該比我更清楚。」

「這……」

「你眞正的野心，是想自己奪取天下大權！」

「哧！」

七兵衞的心事被丹波一語道破，惱羞成怒地吼着：

「我七兵衞是奉秀賴公的遺囑，一心一意保護他的遺兒，你竟然誣蔑我的忠誠，實在叫人失望。福島丹波，你是眞的老了啊！」

丹波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微笑着說：

「如果眞是如此，爲了向秀賴公顯示你的忠誠，你自己應該全力以赴，推翻德川幕府。」

「當然我會，既然你們不了解我的苦心，我也沒有辦法，老實告訴你，你就是再求我，我也不會加入了。」

七兵衞爲自己找到下台的台階，立刻臉色大變，踢了還沒鬆綁的東吾一脚：

「站起來！」

「你要幹甚麼？」

「人是我逮來的，我要把他做個餌子，跟柳生但馬守開個玩笑。」

沒有等丹波回話，七兵衞扛着東吾上了馬，揚長而去。

丹波立刻命令武士：

「快追上去，七兵衞逃脫了無所謂，絕不能讓柳生道場的密探活着回去。」

十個武士同時跑出了大門。

一個時辰過後。

祇剩下兩個人狼狽回來。

「柳生道場的密探已經殺死了——」

丹波看到這幅慘不忍睹的情景，心裡有說不出的苦楚。

七兵衞確實非比尋常，有八個武士喪生他的刀下。

——也許他絕不會投靠幕府，但對我們也不會有利的。

丹波沉思着。

——所有的計劃必須重新研究。

——搶救遺孤必須列爲當務之急。

赤子心

千早搬到這裡來，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

滿心盼望着武藏原野的清新空氣、絢麗陽光，和綠油油的草原，能給沉甸甸的心田，滲入一片愉悅的水分，使自己的病體能早日康復。

可是，依然如故。

還是那樣常常發燒。

還是那樣胃口不開。

還是那樣精神倦怠。

今天——

她剛從夢中醒過來。

而微微的晨光，已經把整個屋子照得透亮。

「哇！他又出去了。」

她看看床上已經空空如也，才心痛而又歉疚地感嘆六郎太竟起得這麼早。

秋天的早晨，總是有些涼意的。

尤其在無垠的武藏草原上。

然而，儘管每天在睡覺的時候，千早一直關切地希望六郎太能享有寧靜的早晨，多睡一會兒，但六郎太還是天沒亮就起來了。

祇怕驚動千早的美夢，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間，走向還掛着晶瑩露珠的原野。

本來，在沒有搬來武藏野以前，六郎太就曾經委婉地跟她說得很明白：

「我的生活漂泊不定，最近的事情也特別多

，經常會出外辦事，也許兩三天不能回來，妳要好好照顧自己，也不必爲我的不歸擔心。」

千早的心裡，對於六郎太之跟她結爲夫婦，多少有些感恩的情分。

——他是那樣一個雲遊四海的人。

——而自己的身體又是這樣孱弱。

——也許正是他的憐憫，才犧牲一切跟我在一起的。

這種情緒，使千早永遠有着悉心圖報的負荷。

她很想做一個既賢慧又溫柔的妻子。

因此，雖然有時候發燒，有時候渾身倦怠，她總是竭力振作精神，裡裡外外，自己能夠做的事情，一定自己動手做。

這樣，她反而會忘記發燒，也忘記倦怠，更感到無比的快樂。

六郎太對於她，確實做到了體貼入微的地步。

爲了珍惜千早的身體，甚至於壓根兒就認爲她活在世上的時間不會太久。

——讓她活得愉快些。

——不能讓她太勞累。

有時候，連劈柴、烹飪，不是一個男人該做的事情，他都要從千早手裡接下來。

——我眞是前世修來的福，那裡去找這樣一個好丈夫。

千早從內心獲得的充分滿足，不是任何物質所能代替的。

——像他這樣的男人，應該娶一個比我更漂亮、更健康的女性做妻子的。

有時候，她會如此謙卑地認爲：自己根本不配做六郎太的妻子。

但人究竟是很自私的動物，如果這時候眞有個比她更漂亮、更健康的女孩，想要從她的懷裡把六郎太奪走，她會不惜一切，跟她拚命的。

千早這樣一個人在床上想着，忍不住嗤嗤笑了起來。

於是，她下了床。

正想走出房門的時候——

「嗨！」「嗨！」……

強而有力的喊聲，劃破了早晨的寧靜。

那是六郎太的聲音。

她緩步踱到院子裡。

這時——

六郎太正手握白刃，佇立在一棵巨大的古松之下。

晨光熹微。

薄霧濛濛。

那形像隱隱約約地就像歷數百年的古松一樣，巍巍矗立，出類拔萃。

六郎太靜如止水，目光平視。

他把天地間的陰陽五形，滙集於青眼劍裡。

時間、空間對他已是身外之物，那種氣勢，那種神態，或近於遺世獨立，物我兩忘的境界。

氣。

用劍最高的原則就在於氣。

而氣是——

生機勃勃、剛健凝鍊、穩重踏實、物我合一。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定的理則，不管甚麼環境，也不管有多少險阻，只要時機成熟，自然而然會貫通，運用自如。

劍，一如世事。

在劍法的秘笈裡曾有這樣的記載——

刀能斬斷一切。

但刀是受人使用的，祇要身心配合得宜，心靜無邪惡，意凝無異念，自可不動其氣，眞正使這把刀成爲人的手足。

這種蘊奧深湛的哲理，近於玄而上的內修功夫，一般的修練者是無法達成的。

六郎太像神木屹立着，已經有一個時辰了。

像看破紅塵的禪僧一樣，他早已到了羽化登

仙的絕境，但是禪僧是不會自由用劍的。

禪僧能夠預期輪廻的寂滅。

而在坐禪的時候，是把心置之於死境，完全超脫了生死的塵俗。

一個武士，必須有禪僧的定力，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雖身陷重圍，四面受敵，仍能沉着應戰，死中求生。

六郎太此刻正處於定力的頂峰。

身爲妻子的千早望着他的背影，崇仰和疼愛交織的感受，幾使她要掉下眼淚。

崇仰的是六郎太高山仰止的氣勢。

而疼愛的是爲要獲致這種氣勢，身心所受的煎熬。

忽然。

寂靜的四野響起了一聲太息。

六郎太的心氣受到了激盪，瞬間渾身充滿了鬥志。

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忽然由丹田呼出一口氣。

面前那棵古老的蒼松發出一聲巨響，碎裂着倒了下來。在離開地面三尺高的地方，樹幹綻出了一條裂痕。

六郎太用刀一揮，百年古松竟截成了兩段。

——這是爲甚麼？

六郎太低頭沉思着。

千早潛意識地叫了起來。

「啊！」

這光景任何人都會同樣驚悸的。

六郎太回過頭來。

「妳怎麼也這麼早起來呢？」

「你不在身邊，我再也睡不着了。」

「啊！爲甚麼？」

「因爲——」

千早以深情的眼睛回答了六郎太的問話。

六郎太舒泰地挽着她的腰，走回了屋子。

那雖然是一間顯得侷促的木板房子，却是窗明几淨，簡潔雅緻。

和煦的晨光灑滿了庭院。

運天沐浴着晨光成了這裡最早的訪客。

「早啊！」

千早迎着他。

「今天眞是起了個大早。」

「有事嗎？」

六郎太知道運天突然出現，一定有事情的。

「事情可大着哩。」

「啊！」

「甚麼大事情？運天先生！」

一個女人，對於大事情，總是很關切的。

運天坐下來，故意慢條斯理，好像要把大事揑小一點似的說：

「關於將軍打獵的事，已經公告出來了。」

「喔！」

六郎太並不覺得高興，因爲在他心裡始終有個疑問。接着說：

「這是一件很難令人相信的事情。」

「爲甚麼？」

「將軍雖然答應我跟宮本武藏比鬥，如果我贏了，他眞會不再過問我的事嗎？」

「我想，柳生但馬守既然已經承諾，他是不會毀信爽約的。」

「問題不是但馬守。」

「那是——」

「他們看到我跟松平忠輝面貌酷似，就算二代將軍能夠馬虎過去，自認唯我獨尊的三代將軍，會輕易放過嗎？」

「天下上人和天海大僧正不是早就有了協定嗎？」

「他當場也許會遵守協定而放過我，但家光一旦清楚了我的身世，往後還是不會安寧的。」

運天心裡也不由驚悸起來。

六郎太一眼就看出了運天的心理，他苦笑了

「不錯，它本來可以繼續活下去的，不但它自己根深蒂固，而且，武藏野的土地肥沃、營養豐富……可是……」

「可是怎麼樣呢？我的主人，你快一點說好吧！我心裡急死了！」

「因爲我一時的衝動，猛然運了一口氣，它被砍成了兩段，這不就是命運嗎？人活在世上，不也正像這棵樹一樣，命運是冷酷無情的啊！」

「……」

「很多事情，都是由於一瞬間的衝動而造成的。」

「……」

「我相信但馬守的諾言，天下上人和天海大僧正的協定，我也很放心；但如果認爲這樣就會平安無事，那想法也未免太天眞了！」

「可是……」

「你先不要打岔！」

「是。」

一下說：

「運天！」

「主人！」

「你剛剛進來的時候，有沒有看到甚麼跟往常不同的情況。」

運天想了一想說：

「我正想問個明白呢？」

「要問甚麼？」

「那棵松樹是怎麼回事？」

「不錯，我正要說那棵松樹。就在它倒下去的一剎那，我體會出很深的道理來。」

「哦！這是怎麼說？」

「這棵松樹，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一百年對於人來說，會覺得活得太久了，可是，對於可延續千年的松樹來說，它還祇是一個開始而已。」

「唉！別說一千年，就是兩千年的神木不是也很多嗎？」

「當今這個世上，操有生殺大權的，祇有將軍一個人而已，祇要將軍有一瞬間的衝動，誰都沒有辦法阻擋得了的。」

「……」

「再說，就算他放過了我，豐臣家的遺孤，他能夠不殺嗎？」

運天這才澈悟了一切。

他很傷神地搔着腦袋，無言以對。

不知甚麼時候，千早也在聽六郎太的剖析。

但六郎太並不知道，因此，他滔滔不絕地接着說：

「在昨晚以前，我一直養精蓄銳，保持身體的巔峰狀態，務求竭盡全力，爭取比鬥的勝利。今天早晨那會兒光景，我才體會出來，勝利並不是對我有利的東西，而對目前懷有的功利主義想法，深深感到愚不可及。

「這並不是對但馬守不信任，而天海大僧正和天下上人儘管在努力幫助我，想挽救我和世子的命運，但無論如何，往遠處想，一定是凶多吉少。

「歸根究底一句話，我跟世子的生命操在將軍一個人手裡，他能讓我們活，我們就能活，他要讓我們死，就祇有死路一條。可是，從三代將軍那種殘酷不仁的手段來看，像我們這樣身份特殊的敵對性人物，要激起他憐憫的意念，可能性太少了。」

「既然這樣，那逃走吧！」

運天心直口快，不假思索地獻出自己的主張。

他抬頭說話的時候，驟地看到千早正站在六郎太的後面，見風轉舵地朝着千早說：

「如果眞不想參加這次比鬥，最好的辦法是溜之大吉，千早小姐，妳說對不對？否則，陪上一條寶貴的性命，太划不來了。」

千早走前了一步，望着六郎太發呆。

在這樣的時刻，她是否要表示意見，沒有深思過，她還是尊重六郎太的主意。

六郎太緊接着說：

「運天，你怎麼沒有想過溜走容易，但世子怎麼辦？」

「這……這……」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贏了武藏，雖然免不了一死；可是但馬守大概可以讓世子和他母親見一面的，這是我僅僅能夠想到的。

「如果將軍到時候連這一點點要求也不肯答應，我是絕嚥不下這口氣的，祇有奮不顧身和將軍拼命了。」

「主人！」

「先聽我把話說完。到了那個光景，你就要儘量設法營救世子。」

「是。」

「如果不能把他活生生地救出來，祇有一刀殺死，把頭髮交給他母親。」

「我知道了。」

「這樣我們也算對得起豐臣家先人在天之靈了。」

「是。」

運天神情黯然。

千早在偷偷揉着眼睛，汪汪的淚水，泉一般湧了出來。

事實確是如此——

三代將軍家光的驕橫跋扈，剛愎自用，和專制猖狂，是絕不會動搖自己本性的。

何況，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專橫擅權的君主，對於前朝覇主的遺屬，莫不斬草除根，唯恐春風再吹，遭致星火燎原。

命運啊！命運！

一切都是命運。

六郎太不但營救秀太郎的抱負，將成爲消散的塵烟，而且，連自己的性命都在株連的邊緣，岌岌可危。

而如今，却還要和宮本武藏一決雌雄。

——命運！除了歸之於命運，又能怎樣解釋呢？

❀　❀　❀

第二天——

六郎太照樣起了個大早。

跨上馬鞍，直奔江戶而去。

在柳生道場的書院見到了但馬守，開門見山地說：

「我要跟秀太郎見一面。」

但馬守這是第一次在大白天看到六郎太。

額角、眼神、眉毛、鼻子……

乃至於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就如同忠輝公同一個模型複印出來的。

——太像了！太像了！簡直就是一個人嘛？

但馬守震驚了。

——將軍要是見到他，能不追究到底嗎？

「我再說一遍，請你讓我跟秀太郎見一面。」

六郎太爲了表示他的誠摯，雙膝跪了下去。

但馬守板起了面孔，反問他：

「有甚麼理由？」

「跟宮本武藏比鬥的日期迫近了，如果我不幸失敗，一輩子再也無法見到他……所以，我要趁今天留下幾句話給他。」

但馬守沉思了一瞬。

——這倒是人情之常。

於是，肯定地答應了他。

半個時辰過後——

從青山到涉谷的街道上，有兩匹駿馬並轡疾馳。

德川家康第一次到江戶，走得也是這條街道。

那是天正十八年八月一日的事情。

人世變幻，誠是滄海桑田。

那個時候，這裡還是一片榛莽荒野，荆棘縱橫，葛藤連綿，如同原始無人之境。

而現在，很多諸侯的御所櫛比而列，參差巍

哉，堂皇壯觀，像一幅層次井然的圖畫。

將軍府之所以撥出這片土地，鼓勵諸侯們大興土木，竭盡浪費公帑之能事，最終目的是要耗罄諸侯的財產。

因此，諸侯們也就各顯身手，不惜花費浩大經費，把自己的御所蓋得美侖美奐，就算是未來遠不可及，眼前能夠充分享受豪奢的生活，總是人生一大快事。

有人說：江戶的壯麗，已經遠勝京都。

從這條街道來衡量，確實不是言過其實的誇大。

坐在馬上疾馳的六郎太，看到這樣繁華的景色，心裡感慨萬千。

——這是不是就象徵永久的和平呢？

他偷偷地瞄着走在另一邊的但馬守，似乎想從他的表情上找到答案。

——祇是形式上的粉飾罷了。

但馬守沒有給他答案，却自己肯定地下了註解。

事實上，挺直腰軀的但馬守，奔馳在這條街上，有着威風八面的神氣，不少人向他揮手致意，有的他點點頭，有的裝做沒有看見，昂頭仰視着無雲的藍天。

——見到了將軍，祇怕你也要卑躬屈膝，再不會這樣趾高氣昂了吧！

六郎太心裡這樣暗忖着。

——也許這就是人生，像演戲一樣，有時候王侯將相，有時侯販夫走卒，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扮甚麼，像甚麼。

——此刻的但馬守，百分之百地一副將軍武功教頭的樣子。

正在一連串莫名其妙的聯想，但馬守的馬已在涉谷道、山坡上一幢廣大的宅第前面停下來了。

這是一幢有了年代的建築。

但更可以看出它昔日的光耀景象。

等六郎太看到隱藏在一片桂花樹裡的紋識，才恍然大悟。

——難怪，原來是福島正則的別墅。

人去樓空，樹倒猢猻散。

福島正則被貶謫，這棟往昔門庭若市的諸侯邸宅，如今冷清多了。

跨進大門，六郎太頓時有些眼花撩亂。這房子建築的堅固牢實，設備齊全和固若金湯的城池無分軒輊。

繞過一道廻廊，六郎太被引進了一間上房。房間的四周，跟一般房子並沒有甚麼異樣，祇是在門外加了一層牢固的鐵柵欄。

很顯然，這是囚房，而且是專門監禁與幕府做對的政治犯用的高級囚房。

福島正則設計這樣的建築，用心良苦；但，曾幾何時，他自己却做了階下囚。

——他是否也被囚在同樣的房間。

——如果是的，心情又該如何？

六郎太眼睛正停留在鐵柵上面，但馬守已招呼他走進另一個房子。

同樣的型式。

同樣的加圍了一層鐵柵欄。

而且，有幾個密探在虎視眈眈監視着。

——秀太郎被關在這裡？

因爲看得很清楚，鐵柵的顏色還很新，顯然是夜襲柳生道場之後，但馬守覺得那裡並不安全，才把他遷移到這裡來的。

門上加的鐵柵，無非是防範六郎太捲土重來。

果然沒有猜錯。

大約十五分鐘過後，紙門被打開了。

六郎太精神爲之一振，眼睛注視着打開的門。

少頃。

一位翩翩少年出現了。

穿着簇新的華麗服飾，一副王室族裔打扮的

秀太郎，正神情木然地站在他的前面。

——幾乎不認識了。

六郎太驚異地嘆息着。

在他的記憶裡，秀太郎穿的是粗布衣服，而臉孔是健康的黝黑。

而如今——

長期監禁，沒有接觸到陽光的秀太郎，臉色白淨，但這也無法掩飾出自皇家血統的高貴氣質。

由於但馬守告訴他六郎太來了，因此他毫不驚訝，也沒有激動的情愫，祇木然地望着他。

直到進入房間，六郎太才開口：

「眞是堂堂一表人才，我差一點都認不出來了。」

「叔叔！」

秀太郎雙膝跪了下去，握着六郎太的手說：

「您放心，秀太郎是不會怕死的。」

這句話在心裡醞釀很久了，原不是要對六郎太說的；可是，自從被抓進來以後，一直受到很好的款待，才沒有機會把這句話說出來。

六郎太聽了，心裡很高興。

他扶起了秀太郎，悄悄地說：

「你的母親也到了江戶。」

「……」

秀太郎半晌不知道說甚麼好。

在他的腦子裡，母親的印象似乎模糊了。

六郎太這才舊事重提，說：

「你還記得嗎？……在西國那個很偏僻的山崖上面，你跟母親不幸的分開了，而她更不幸墜落到岩谷底下，以致於雙目失明了……雖然她甚麼都看不見，但心裡却一直深信你活在世上，而且會有重逢的一天……憑着母親對兒子的愛，拄着拐杖，歷盡艱辛，從迢迢千里之外，來到了江戶。」

「……」

「事實上，我應該向你道歉，如果我不去奧秩父山的話，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雖然，事過境遷，到今天我還是覺得很遺憾。」

「……」

「現在你母親已經知道你被關的消息，我常常想到她聽到有你消息的時候，整個心都高興得要跳出來的樣子。你們是母子，造就你們爲母子的上蒼，一定會讓你們有相見機會的。」

六郎太這番話，與其說是給秀太郎聽，不如說是有意給在門外的但馬守聽更來得眞實。

「害得你們母子分開的，是人類無情的暴力，但上蒼在冥冥中的力量，一定會超越他們的……秀太郎，你儘管安心，無論如何會見到愛你的母親的。」

「叔叔。」

秀太郎的情感開始跳躍了。

他兩隻手緊抓住六郎太的衣角，眼睛裡閃着**吸人的光芒**。

他激動地說：

「身爲豐臣秀賴公的遺孤，我不會丟人現眼，讓德川家的一夥人看輕我……現在雖然還不能跟母親見面，我會堅強的忍耐下去的。」

「嗯！」

六郎太很感動。

想不到這個孩子能夠「威武不屈」，眞不愧是豐臣家後代。

「對了，你是豐臣家血統的唯一嫡裔。」

六郎太似乎比秀太郎更激動。

「我懇求但馬守給個機會，讓我來看看你，是要告訴你，也許有些事情要發生，你要有應變的準備！」

「哦！」

「因爲，不久我就要在將軍面前，和宮本武藏做一次公開比鬥。」

「宮本武藏的武功很強嗎？」

「比我是要強一點。」

「不過，叔叔一定可以把他打敗。」

六郎太笑了笑說：

「勝利對我並不重要，可是對你就太重要了！」

「那是爲甚麼？」

「因爲，我如果勝利了，你們母子就有相見的機會，這是我唯一要但馬守答應我的條件。」

「叔叔——」

秀太郎急促地說：

「你該不會是爲了讓我們母子相見，才跟宮本武藏比鬥的吧！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要比了。」

「爲甚麼？」

「你曾經教過我，說劍的比鬥是不能有私慾的，否則會亂了心神，一定會輸的。」

「那是兩碼事。」

「這我就不懂了！」

「因爲和宮本武藏比鬥不是私慾，而是天意。」

「天意！你是說神的意思要你比鬥？」

「也可以這麼說，就像我剛才說的，上蒼把你們造成母子，一定會使你們相見，是同樣的道理。」

「眞的是這樣嗎？」

「叔叔不會騙你，但馬守可以做證人。」

「這樣就好，如果是爲了挽救我的命運，而接受這場比鬥，又非勝不可的話，我內心會很不安的。實際上我是不怕死的，就算見不到母親，也不會覺得遺憾。」

「秀太郎——」

六郎太連眼睛都不敢抬起來似的，把頭低下去：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聽天意的安排吧！」

「是！」

「還有……」

六郎太欲語還休地停頓了下來。

他害怕要講出的話冷酷得叫秀太郎傷心。

但秀太郎却說：

「叔叔，你說吧！再壞的結果我都承受得了的。」

「我相信你有這個勇氣，從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不愧是豐臣家的後代。」

「叔叔——」

「如果將軍要對付你，你要冷靜、沉着。」

「我知道。」

「處置你的辦法，可能是殺頭，到那時候，你要像現在一樣，表現豐太閤子孫的泱泱大度，勇敢的面對現實，不能有怕死的心裡。」

「……」

「我的意思是，要搶先一步自殺，不要讓別人的刀沾污了自己的身體。」

——切腹自殺。

秀太郎似乎早就想過這是他最後的結果。

因此，六郎太這樣告訴他，稚氣未脫的臉上，連絲毫驚惶的表情都沒有。

但六郎太却已熱淚滿襟，哽咽着說：

「對於一個祇十歲的你，教你切腹自殺，未免太殘酷了，希望你能原諒我。」

秀太郎緘默着。

「如果你是生長在一個平凡武士的家庭，就沒有這些煩擾了！」

「不！叔叔！」

秀太郎不以爲然地說：

「我以生爲豐臣家的一分子感到驕傲，您放心，我會遵照你的話，毫無畏懼地切腹自殺。」

「很好！」

六郎太擦着淚水。

「可是，叔叔！切腹是怎麼樣切法呢？」

「我來教你。」

這時，六郎太覺得門外有人。

——是但馬守。

聽到這樣一個稚嫩的孩子，竟要學習切腹自殺的方法，像突然被利劍刺心般的。但馬守胸口

一陣抽痛，心情頓感茫然的紊亂。

六郎太故意提高了嗓門：

「切腹自殺首先要——」

在從前，切腹是沒有一定法則的。

爲了維護生命的莊嚴神聖，以後才漸漸形成了不成文的規矩。

最大的要求是：切腹的動作要像個從容赴死的武士，乾淨俐落，視死如歸。

六郎太約略敍述了一遍說：

「知道了嗎？」

「知道了。」

秀太郎嚴肅地應諾着。

「在刀插進腹部以前，先要吸進一口氣，舉刀而下的時候，必須使出全身的力氣……千萬記住，你是豐太閣的子孫，不能給人留下疵議。」

接着，六郎太從懷中取出一把小刀。

他深情地注視良久，才交給秀太郎。

「這把刀是你母親交給我，要我轉交給你的。」

「喔！」

秀太郎看到刀柄上的刻字，驚喜地叫了起來。

「這刀是天皇賜予豐太閣的。」

「不錯，也可以說是你母親身邊唯一的傳家之寶，你要珍惜它所代表的榮耀。」

「是！叔叔！」

秀太郎喜不自禁地拔出了小刀。

銀光閃閃的刀鋒，好銳利，好精巧。

——這是切腹自殺用的。

秀太郎本能地有些畏怯之感。

六郎太第一次看到他害怕的表情。

——生命啊！誰願意輕易喪失生命呢？

——太殘酷了。

六郎太不忍心再停在這裡。

「秀太郎——」

「是。」

「有甚麼話要我轉達給你母親？」

「……」

「你說吧！」

「這——」

秀太郎把刀插回刀鞘，愛不釋手地把玩良久，才開口說：

「請你告訴母親，從今天開始，我會在這裡早晚向他請安。」

「啊！」

「早晨的寅時，晚上的申時，當鐘響的時候，我會默默地向看不見却聽得到的母親祝福。」

「秀太郎！」

「叔叔！」

「你眞是有教養人家的好孩子。」

「謝謝叔叔！」

六郎太站了起來，顯然要告辭的樣子。

「懇求神明保佑叔叔健康。」

秀太郎深情而尊敬地望着六郎太。

六郎太不敢接觸他的眼神。

轉身，站在門外的人已把紙門拉開。

到了走廊，六郎太忍不住再回頭看了一眼。

鐵柵欄擋住了視線。

事實上，秀太郎也進去了。

——這難道眞是最後一次相見嗎？

六郎太黯然地走出門外。

但馬守正等着。

「謝謝你的仁慈，讓我見到了秀太郎。」

六郎太深深地鞠了一躬。

但馬守不在意地笑了笑。

「秋月六郎太，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秀也跟他母親見面，與你和宮本武藏比鬥的勝負，絕無關連，他們母子一定可以見面的——」

「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一切祇有拜託你了！」

六郎太又一次躬下了身。

跨上駿馬，飛馳而去。

長夜

「哈……」

七兵衞罕有的爽朗笑聲，如雷貫耳地從行者堂傳溢出來。

多少年了，他從沒有這樣眞心地笑過。

過去的笑，是奸笑，是苦笑……，

而今天，他是眞正的興奮，興奮得眞正笑了。

自從被福島丹波拒絕加入義盟後，回來的時候，殺了丹波的八個武士，才很狼狽地回到行者堂。

七兵衞下定了決心，要策劃起義。

而就在這個時候，三位曾經在大阪共過事的老友，居然跑到行者堂來找他。

最難風雨故人來。

七兵衞怎能不爽朗大笑呢？

這三個人都是出身伊賀組的密探，他們的名字是無空影郎次，鬼面堂太郎、蜘蛛五郎左。人稱他們叫「三人組」。

乍看之下，別人會誤認他們是兄弟。

並不是相貌長得相似，而是從他們臉上看到的那股戇直、厚道的模樣，以及言談間的木訥，幾乎看不出有何不同的地方。

過去，他們屬於眞田幸村麾下，共同出生入死，而且，進入伊賀組的時間也很接近，一塊兒生活，一塊兒受訓練，一塊兒練功夫，就這樣，在同樣環境中長時間的薰陶之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難怪他們的情態也庶乎相近了。

如果從一個密探具備的條件而言，三人之中，無論誰都要比七兵衞略勝一籌。

而他們秉性敦厚戇直，是典型的老實人。

所以，失掉了名將眞田幸村的依託，就弄得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好，以致四處流浪，居無定所。

從他們穿着的破舊，就看得出最近的生活，甚爲艱困。

來到武藏野已經好幾天了。

偶然聽到農夫們閒談，說行者堂裡有個人形妖怪，因而知道了妖怪是七兵衞的化身，他們就商議專誠來拜訪他。

在大阪城的時候，他們總覺得七兵衞手法陰險卑鄙、奸詐毒狠，道不同不相爲謀，很少跟他有過密切的往來。

大家既是很僥倖的從戰火中殘存了一條命，他鄉遇故知，心理上總有些親切感。因此，當他們進門跟七兵衞一聲招呼，看到七兵衞那股幾乎跳躍起來的興奮，和聽到那一陣爽朗的笑聲，無疑，他們的心裡也同樣有着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歡暢。

七兵衞是何其多謀的人物。

他那陣笑雖說是表示心裡興奮，而更興奮的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不期然地找到了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高手。

說實在話，七兵衞果眞能得到三人組拔刀相助，結合起來的力量，比一千烏合之衆的散兵遊勇，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一夜之間，把江戶城燒得一乾二淨，片瓦不留，也並非沒有可能。

「喂！影郎次、太郎、五郎左，但願我們這回重聚在一起，是個新的開始，再也不要分開，祇要我們四個人團結一致，憑我們的力量，有朝一日天下大權會落在我們手裡的。」

七兵衞洋洋得意地大放厥詞。

三人組交換了一下眼色，未置可否的再把視線集中到七兵衞身上。

「你們猜我這幾年一直在做甚麼？」

「……」

「你們可以到江戶城的諸侯府打聽，那一家沒有失竊過武器，不瞞你們說，我偷了各式各樣的鎗砲，少說也夠裝備一萬大軍。」

「你想造反呀！」

影郎次滿臉疑雲。

「說造德川家的反並非不可以，不過，用以恢復豐臣家的聲勢比較好聽。」

「喔！」

三人組異口同聲地站了起來。

「哈……我憑空說白話，你們就會認爲打倒德川復興豐臣家的天下，斷然不是痴人說夢。」

「我先請問你，用甚麼方法來復興。」

太郎像抬槓似地詰問他。

「把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幾十萬浪人集合起來，就是共同起義最好的隊伍。」

「嗅！這種事你能做得到嗎？憑甚麼把他們集合？」

五郎左也不相信七兵衛紙上談兵的方略。

「就是因爲能夠做到，我才敢說這句話的。」

這句話很有力量，像塊磁鐵似的把三人組都吸引住了，忙着把位置站得靠七兵衛更近些，希望聽個究竟。

「當然，你們最了解我七兵衛，不過一個小小的密探而已，憑甚麼能夠招募天下的浪人。可是，有個人，就有這麼大的號召力，祇要他出面，必然一呼百諾，這個人……」

「是誰呀！」

三人組同時迫不及待地問着。

「聽我講完！打岔幹嘛！……這個人就是豐臣秀賴公的遺孤。」

「……」

三人組噤若寒蟬，幾乎呼吸都要窒息。

「怎麼樣？這可不是我七兵衛吹牛吧！祇要把他的招牌打出來，別說漂泊在各地的浪人會風起雲湧，連懷故思舊的諸侯們也會爭先恐後來參加。」

「這個豐臣秀賴公的遺孤在甚麼地方？」

不見兔子不撒鷹，戇直老實人是絕不會相信無據言詞的。

「嗯……這個……」

七兵衛雙手交叉貼在胸前，沉重地說：

「棘手的問題就在這兒，這位叫秀也的遺孤被幕府的密探抓走了。」

「……」

「說起來，我活了半輩子，就這件事做得最失策，也最叫我坐立不安。」

於是，他敍述了全盤經過——

「我歷盡了千辛萬苦，被星戴月，跋山涉水，一直追踪到西國，才算把遺孤找到了，就把他帶到武藏野，撫養他，訓練他。很不巧的爲了一點芝蔴小事，我和幕府的密探打了起來，一夜之間連戰皆北，搜集來的鎗砲，爲了怕落到那些密探的手裡，全被我縱火燒燬了……就在這個時候，秀也被他們擄走了。我想起這件事，就通宵無法入眠，眞是痛悔萬分。」

七兵衛描述得歷歷如繪，使他們三個人宛如身臨其境。

「無論如何，我要把這孩子奪回來。」

七兵衛痛苦而堅定地握著拳頭，把桌子擊得響咚咚的：

「那個時候，天下必定會是豐臣家的。」

「遺孤年紀有多大了？」

五郎左興趣濃厚地問。

「快十歲了。可是，經過我悉心教育，他的劍法、騎術都已經相當不錯了。」

「被關在甚麼地方，你知道嗎？」

「我已經查清楚了。」

七兵衛信口開河，其實他一無所知。

「像這樣重要的人犯，當然會關在江戶城囉！」

太郎胡猜而已，祇想能套出七兵衛的眞話。

七兵衛祇好順水推舟。

「一點不錯，就在江戶城幕府的地牢裡面。」

「要從江戶城救出世子，恐怕不太容易。」

影郎次說完，咬着手指頭沉思。

「江戶城戒備森嚴，自不在話下。不過，如果你們三位肯拔刀相助，我們四個人在一起，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不過……」

七兵衞突然想到甚麼事似地，停頓了下來，接着說：

「你們請等一等，我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他一溜烟走了。

在緊要關頭，七兵衞走出去，是有目的的，但三人組並沒有懷疑，而他們懷疑的是七兵衞這個人的一切。

「依我的揣測，七兵衞是有意騙我們的。」

五郎左首先表示意見。

「可不是，從前我們在一起，他就是以撒謊而出了名的。」

太郎也附和他的說話。

影郎次從七兵衞敍述事情開始，就很注意他的每一個表情，並不斷地沉思。此刻，他層次分明地說：

「對七兵衞這個人，我是從來不太感興趣的；可是，從我們進門開始，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很注意，祇要能夠確定世子是關在江戶，這件事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他以後的話也用不着懷疑。因爲，事實很簡單，我們突然來到此地，他不會編好一套謊言等我們，再說，我們都是落魄的浪人，既沒有勢，也沒有財，他沒有騙我們的必要。」

五郎左立刻附和了他的看法，模稜兩可的說：

「事情確是如此。」

影郎次接着說：

「進一步來說，我們目前都無所事事，相信他一次，如果是眞的，說不定可以大大幹一場；就是受了騙，也喫虧不到那兒去。」

這幾句話，他們兩個人都聽得進去，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江戶城這麼大，怎麼樣去找世子呢？」

「既然知道在幕府大牢，並不是難事。」

「少也得花上三四天功夫吧！」

「十天，半個月也是值得的。」

「可是，用甚麼方法去救他呢？」

「這倒不用操心，七兵衞一定有他的計劃，有他的方法，我們只管出力就是了。」

三人組你一句我一句，偷偷藏身屋後，從窗隙貼耳傾聽的七兵衞，好像喫了一顆定心丸。

現在，他右手提了幾隻鷄，若無其事地跨進了屋子。

「久別重逢，今天我們要慶賀一番。也預祝我們的事業成功。」

把鷄丟在地上，大家動起手來了。

不一會兒功夫，三隻鷄烤得香味四溢，令人垂涎不已。而且，七兵衞還特地奉上了偷來的好酒。

對三個流浪漂泊的人來說，這眞是一頓最豐盛的午餐，那一副狼吞虎嚥的神態，就好像在監獄關了三年剛釋放的囚犯。

七兵衞禁不住心裡笑起來。

——就憑他們的喫相，也該打出一個天下來的。

他自我解嘲地想着。

飯飽；

酒醉。

一眨眼功夫，三個人不約而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來了。

七兵衞收拾滿桌的鷄骨頭，心裡想着：

——這麼久沒有在一起，而且過的日子又是飢寒交迫，他們的一身密探功夫，不知道怎麼樣了？

於是，他想到一個妙計。

於是，他匆匆地跑到院子裡，提來了一大桶

七兵衞很像指揮官似地，走在前面。

他們健步如飛地前進着。

那種矯捷的步子，祇有受過嚴格密探訓練的人，才能趕得上。

偌大的武藏野，突然出現這樣四個人，顯然的引起了百姓對他們的注意。

「那個住在行者堂的怪物，又帶了另外三個怪物……」

一位樵夫把這個消息傳開了，很多人都從窗戶裡偷偷遠眺。

但他們實在走得太快，以致於沒有人看到他們的眞正面貌。

走着，走着。

深谷台地已經在望了。

七兵衞舊地重遊，高興地指着前面說：

「你們看，德川家康就是從那條路進江戶城的，總有一天，我要把他們打垮，放一把烈火，燒掉江戶，重新在這地上建一座更雄偉的新城。

冷水。

鼾聲不迭，睡意正濃。

「噗通！」

一桶水潑到了他們三個人的身上。

瞬間。

床上的三個人影消失得如疾風，如閃電。

抬頭一看。

像三隻壁虎似地，緊緊地匍匐在牆壁上面，一動也不動。

「好！好！」

七兵衞一面拍着手一面說：

「好功夫！好功夫！沒想到時隔這麼多年，各位仍然保住了這身功力，難得難得。」

翌日。

秋陽高照，萬里無雲。

七兵衞領着三人組疾步走下了丘陵。

「我們此行的目的，首先就要找到世子被關的地點。」

七兵衞旁若無人的狂態，三人組都大不爲然，影郎次忍不住的說：

「這樣雄偉壯麗的城池，讓你一把火燒掉，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噯！可惜！甚麼叫可惜；有道是新人新政。每一個新天下，都會建一座新城的。當初家康還不是把大阪城付之一炬了嗎？這一箭之仇，豈能不報！」

七兵衞說得口沫橫飛，好像他已經君臨天下，是一個新政權的主人似的，那種豪壯的氣勢，確實叫他們三個人心神震懾。

「嗯！這片台地，確是建築新城最理想的地點。」

這時，夕陽西沉，彩霞滿天。

極目西望，五彩繽紛，七兵衞的腦子裡，正浮起了一座瓊樓玉宇般的新城池。

「你們看到了嗎？」

三人組被他這句話弄得莫名其妙地望著他。

「你們看到了嗎？」

三人搖着頭。

七兵衞這才意識到是自己的幻覺，但他仍然鄭重其事的說：

「你們不久以後，就會看到一座比大阪城還要大兩倍的城池。」

「喝！你的夢可眞不少哩！」

「不是夢，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它，而且你們會看到。」

「我倒是看到了……」

五郎左突地冒出這樣一句話。

連七兵衞也奇怪了，他所說的祇是幻覺，那五郎左看到的是甚麼呢？

「你看到新城池嗎？」

「不是新城池，是一匹新城池的駿馬，騎馬的人功夫眞高明呢？」

五郎左一邊說一邊指着前方。

順著手指往前看的七兵衞，「喔」地叫了一聲說：

「就是他。」

陡地，全身充滿了鬥志。

高居馬背上的是秋月六郎太。

七兵衞接着說：

「你們看清楚，他叫秋月六郎太，是幕府密探群裡武功最好的一個。」

七兵衞靈機一動，揑造了這樣的謊言。

他的目的是要激起大夥兒同仇敵愾的鬥志。

而且，他蓄意把謊話編得更眞切。因此，他接着說：

「擄走秀賴公遺孤就是這個傢伙，把世子關禁在江戶的也是他，眞是冤家路窄，在這裡跟他碰上了，你們先準備好，絕不能讓他逃走。」

七兵衞緊接着就衝上前去。

三人組立刻發揮了密探的快速特長，緊隨着七兵衞。

密探終究是密探。

當他們失去了這個行業，不管是告老還鄉，或是解甲歸田，都會手足無措，一籌莫展，因爲，他們除了密探的一身功力，再也沒有一技之長。

可是，不管休閒了多少時間，也不管停置了多少歲月，一旦有了任務，重披戰衣，就像出柙猛虎，渾身都是如勁風般的活力。

此刻——

就像是三隻猛虎。

而且是饑餓待哺的三隻猛虎。

眼睛發出了兇悍銳利的光芒，一如撲向迎面來的山羊般，向着坡地上的馬匹狂奔而去。

和秀太郎剛剛分手，心裡面正亂哄哄的六郎太，實在沒有料到會在這個地段遭到可怕的敵人。

心情原已萬分沉重。

無怪乎根本疏於警戒。

從跨上馬鞍，他腦子裡留存的秀太郎清秀的影子，一直無法抹掉；而心裡念着的，是秀太郎那句能夠激起人眼淚的話——

「從今天起，早晚我會向母親問安。」

一個十歲不到的孩子，而且受到母親照拂的日子，是如此短暫，但他却能牢記着母親，關切着母親。

——桂宮公主聽到了該有多高興。

——但馬守要把這樣一個無辜的少年，置之於死地，他能忍心嗎？

——如果眞是這樣，神明也不會饒過他的。

六郎太不停地在思索，在凝想。

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在路上奔走。

因此，走到斜坡的盡頭，有條清澈見底的小河，當駿馬躍過小河的那一眨眼光景。

突然——

草叢裡擲出了一個白球。

白球打中了馬的臉部。

一聲轟隆隆的爆炸聲音，響徹雲霄。

於是白烟迷漫，像濃濃的霧。

駿馬不支地長嘶起來，兩隻脚騰空躍起，在痛苦的奮力掙扎。

而六郎太就這樣被白烟嗆住了喉管，來不及咳嗽，摔倒在地上。

他勉力爬起來，却感到像中毒似地全身不舒服。

「太大意了。」

揉着被濃烟侵襲的眼睛，一片模糊，甚麼也看不見。

眼睛是一扇窗子，不把它打開，外面的景物，敵人的動向，將是霧一般地摸不清楚。

六郎太用力地睜開雙目，總算分得清楚黑白了。

但痛得難以忍受。

「我從來沒有這樣疏忽。」

他嚴厲地責備自己。

確實，這是平生破題兒第一遭。

慢慢地，視線比較清晰了。

約莫一丈多遠的地上，站着一個人。

「哈……六郎太，這滋味還好受吧！」

——啊！原來是手指不全的七兵衞。

這不過是憑聲音下的判斷。

他的眼睛依然看不清楚對方的面孔。

「怎麼樣？秋月六郎太，失明的感覺不大好受吧！」

「……」

「想當年我甲賀七兵衞——」

——果然就是。

「在大阪被大火焚燒的滋味，你多少也能體會一點點吧！……就從那一次開始，我對於身體沒有殘缺的人，總有說不出的憎恨，這會兒你也領略到了。」

「……」

「喂！秋月六郎太，眼睛雖然看不見，舌頭還是很靈光吧！」

「……」

「你總該記得，上個月你不是說，不管容貌多麼難看，還是可以活下去，用不着急於想死。你那副得意的樣子，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所以才立下誓言，有朝一日，非把你的首級取下來，否則絕不罷休。」

「……」

「今天本來就是要你腦袋的，既然你雙目失明，大概也不會急着找死，放你一馬，暫時不殺你，況且，我也另外有事情，沒有時間跟你蘑菇。」

突然。

六郎太在朦朧中感覺到有一道白色的閃光。

——能認出刀的閃光，眼睛是不會瞎的。我不能這樣就認輸。

他往後退了一步，再用脚根試探一下地面是否結實，然後，佇立着不動。

「怎麼？秋月六郎太，你還想掙扎嗎？那就拔出刀來吧！」

七兵衞大聲叫着。

——在重傷且眼睛半明的狀態中迎戰，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我要好好的把握。

六郎太下定了決心。

——也許這個機會是神明特意賜給我的，斷然不能放過他。

雖然眼仍朦朧，身體疼痛，他的頭腦還很清醒。

且正因爲失去了正常的視力，反而心裡更澄清了用劍的迷惘。

「七兵衞！」

六郎太冷冷地喊出了七兵衞的名字。

「喔！」

七兵衞步步逼進六郎太，並且把針劍提在離六郎太咽喉祇三尺遠的地方。

三人組也跟着移動了。

地上有輕微的脚步聲音。

「好像還有伙伴呢！」

六郎太已感覺到約一丈遠的地方，有不同的人影在移動。

一個！兩個！三個！

——喔！也是密探型的人物。

「嘿！」

六郎太冷笑着說：

「像你這種無惡不作的盜賊，竟然也有人同你作伴，眞是不可思議，恐怕是爲了好奇，才跟你聚在一塊的吧！」

「閉上你的嘴巴！」

七兵衞猛地向六郎太攻擊。

六郎太立刻還以顏色。

快速無比地揮出一刀，阻擋面前耀眼的閃光。

於是，六郎太把刀提在胸前，大聲的說：

「七兵衞的伙伴們！對於七兵衞，我實在不

願浪費精神、徒耗唇舌。可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們，把眼睛睜大一點，看看你們跟他混在一起，能有甚麼樣的結果。」

三個人立刻臉上有着不同的表情。

而且相互交換了一個疑惑的眼色。

剛剛那種猛虎出柵的兇悍，瞬間靜止了下來。

——事情是好像有點不對呀！

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內心已湧起了疑竇。

一個心地戇直的人，臉就是最好的透視鏡，能夠透視他們的內心；但是，他們却是不願意透視別人的一切，也正因爲他們戇直。

當他們看到六郎太的鎭靜，聽到他說話的語意和措詞，已經起了疑竇。

六郎太接着還是把話鋒向着他們：

「我實在很想知道，七兵衞這個姦淫邪惡、無惡不做的歹徒，究竟用甚麼方法說服了你們，而一起襲擊我？」

「你不要廢話連篇。」

七兵衞惱羞成怒。

趁六郎太不備，猛烈揮出了針劍。

在黑暗中，六郎太聽到針劍磨擦的聲音，從容不迫地閃開了這一招。

六郎太仍然沒有理會七兵衞，繼續向他們說

「朋友！你們怎麼不回答我的話？」

畢竟他們跟七兵衞有過口頭的信諾。

而他們仍渴望在江戶找到秀也的下落。

因此，他們還是和七兵衞站在一條戰線上，對他的問話，祇有沉默。

可是，雙目近於失明的六郎太，還能如此從容不迫，不畏不懼，終使他們的內心滋生了敬意。

而毒蛇般的七兵衞，在六郎太閃過針劍攻擊之後，又再度提起來，在他面前晃盪着。

那種卑鄙下流的手段，是他們一塊兒從事密探工作的時候，就打從心裡憎惡的。

這時，七兵衞看到三人組臉上不穩定的表情，大聲嚷了起來。

「影郎次、太郎、五郎左，快出手呀！」

三人組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像稻草人似地沒有動靜。

七兵衞氣憤不過。

——祇有靠自己。

他第三次擺開了出招的架勢。

「七兵衞！」

影郎次反而把他喝阻住了。

這簡直是窩裡反嘛？七兵衞氣得七竅都要冒出煙來，狠狠地說：

「甚麼事？」

「這個浪人好像不是幕府的密探，而是一位修練有成的武士。」

七兵衞啞然了。

六郎太抓住了把柄，岔了進來。

「啊！七兵衞，原來你騙他們說我是幕府的密探，我問你，你爲甚麼要這麼做？」

「少廢話，你本來就是幕府的密探。」

同時，七兵衞跳離了地面。

六郎太爲緩敵速，慢慢揮出了一刀。却是很猛的一刀。

「咔」地一聲，針劍掉落到了地上。

而且，七兵衞握着針劍的右手被斬斷了，跳到半空中，血流如注。

七兵衞忍着痛，跳到了草原上。

六郎太騎的那匹駿馬，正低着頭在啃草。

七兵衞一聲不響的，跨上了駿馬。

但馬的眼睛也被剛才的爆炸濃烟薰傷了。

七兵衞猛踢着馬腹，頭也不回地奔馳而去。

六郎太聽到了馬蹄的聲音。

「七兵衞！」

「逃走了！」

他慢慢地把染有血漬的刀舉在眼前，但看到的仍是一片黑暗世界。

六郎太絕望了。

——我眞的就這樣永不能見到天日嗎？

——和宮本武藏的比鬥該怎麼辦呢？

瞬間，他像跌落萬丈深淵，一蹶不起。

絕望的痛苦。

痛苦的絕望。

交織在他的心田上，也交織在他的眉宇間。

三人組看到七兵衞旋風般地遠颺，一種被騙地屈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但回想幾分鐘前，六郎太精彩絕倫的招式，就像觀賞一場舉世無雙的劍術表演，直到此刻仍對六郎太傾服不已。

——可是，很不幸，他的眼睛看不見了。

——難怪他不能以勝利者的榮耀自豪，反而滿臉痛苦的表情。

是尊敬。

也是悲憫。

影郎次走近了六郎太，輕聲地說：

「你……眞的不是幕府的密探？」

「絕對不是。」

「七兵衞告訴我們，說你擄走了豐臣秀賴公的遺孤，把他關在江戶城？」

太郎也插嘴問着。

「事實恰恰和他說的相反。」

人與人之間，最怕是不了解；一旦能夠相互了解，距離就自然地拉進了，甚至有時候敵人會成爲朋友。

六郎太早就洞悉他們是受騙的無辜。於是，很友善地問他們。

「你們都是從大阪城逃出來的密探嗎？」

「不錯。」

「可是目前應該說是漂泊的流浪漢。」

五郎左補充着太郎的回答。

六郎太再也沒有言語。

他用刀鞘當做拐杖，摸索着向前走了。

三人組看到他喫力的背影，由敬佩和同情混合着的人道驅使着他們交換了一個相同的眼色。

「請原諒我們的冒失！」

「讓我們送你一程吧！」

走得實在喫力的六郎太，祇有接受這份「敵人」給予他的善意。

「非常謝謝各位！」

在他們的攙扶之下，一齊慢步走上了馬路。

尾隨在後面的影郎次，一路在沉思。

他想到——

——這人面目既和善可親，態度又平易近人，而且武功高強，風範超人，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說不定能夠交個患難朋友，因此，他說：

「我叫無空影郎次，他們兩個，一個是鬼面堂太郎，一個是蜘蛛五郎左，在大阪的時候，我們都是眞田左衞門佐村老爺的部下。」

「啊！怎麼來到了江戶？」

「如今我們已經走投無路，祇有到處漂泊。」

六郎太聽他如此坦率陳詞，覺得這些人跟運天一樣，心地都很善良。

「你爲甚麼要養育秀賴公的遺孤呢？」

太郎好奇地問。

六郎太想了很久，才慢慢地說：

「這件事說來話長，嚴格的講，並不是我自告奮勇，像七兵衞一樣有甚麼野心；說是天意的安排會更恰當一些。」

經不住三人組的一致要求，六郎太把整個過程的迂迴曲折，詳細地講給他們聽。

五郎太聽完高興地叫起來：

「影郎次、太郎，這位武士才是我們應該投靠的人哪！」

「嗯！不錯！」

「我們就這樣決定吧！」

太郎、影郎次同時高興地說着。

「你們不要寄望太高，我不是你們想像的十全十美。」

六郎太謙遜地婉拒着。

「你不必介意，這是我們自願的。」

「我們樂意做你忠實的部下。」

「我們聽你的指揮，同心協力去江戶把世子救出來。」

——嗯！這倒是眞的，如果有這三個人，加上運天的妙計，一定可以把秀太郎救出來的。

「你們既然這樣熱誠，我沒有理由不接受你們的善意。」

「主人！請接受你部下的敬禮吧！」

三個人同時跪了下去。

但六郎太並沒有答應。

天魔

他看到阿香捧着東西歸來，滿臉的困窘，轉頭就要離去。

「請問——」

阿香把他叫住。

他站住了，眼睛打量着阿香。

阿香突然想到了，也許他就是阿松談起過的漢家小太郎。

「你該不會是漢家小太郎先生吧！」

滿臉帶着笑容的小太郎說：

「我就是。」

「這麼說是來看阿松姑娘的囉？」

「是的。」

「嘻……嘻……」

「妳不要想歪了，我祇不過好久沒有看到她，來瞧瞧她的近況怎麼樣罷了！」

阿香收斂了笑容，做了個鬼臉說：

「那麼就請進來吧！」

「不必了，只要妳告訴他一聲，而我知道她仍好好的，這就夠了。」

「你不進去看她，怎麼知道她是好是壞呢？如果她生病躺在床上怎麼辦？」

「甚麼，他病了？」

小太郎還以爲阿香說的當眞，臉色很着急地追問着。

「我不過順口這麼說說而已，阿松姑娘根本沒有生病。」

「哦！你是故意捉弄我不成？」

小太郎竟然板起了面孔，一副興師問罪的樣子。

阿香眞沒想到小太郎這麼兇悍，忙着收斂了臉上的笑容，自衞地退後了兩步。

小太郎這才察覺認眞得過份了，趕緊道歉。

「對不起，請原諒我的魯莽。」

阿香又笑了。

這次笑得很正經。

同時伸出了右手，請小太郎進去。

阿香住在淨心寺的心情始終是沉重的。

雖然，她終於和蓮子生活在一起，能悉心照顧她的起居，但對於被監禁的秀太郎，無時不深切地牽掛着。尤其是每每聽到寺廟響起悠揚鐘聲，她眼巴巴望着蓮子傷心掉淚的情景，她的心像刀割着一樣，自己也會不由得掉下兩顆晶瑩的眼淚。

——世子究竟甚麼時候能回來呢？

從街上買東西回來，一路上她都在想着這件事。

甚至於她覺得也許有一天會出現奇蹟，就在街上碰到被釋放的世子，她將緊緊地抱着他大哭一場。

不知不覺的，她回到了淨心寺。

遠遠地，一個年輕人在門口踱來踱去，好像猶豫不決的樣子。

儘管他的衣服顯得髒亂不堪，乍看之下，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武士。

這時候，阿松正在後面院子裡劈柴。

「你請等一下。」

阿香逕自跑向後院。

「阿松姑娘！阿松姑娘！」

「阿香姐，我在這兒吶！」

「妳昨天晚上做了甜夢沒有？」

阿松想了一想，才說：

「哎唷！阿香姐，我的記性眞是好壞，不管做甚麼，睜開眼睛就忘得一乾二淨，妳說，我是不是白痴啊！」

「這怎麼會是白痴呢？那是因爲妳心地純淨，從來不惦記甚麼，所以就甚麼也不放在心裡。可是，我可以打賭，妳昨天晚上一定做了好夢。」

「阿香姐！妳爲甚麼突然問這個呢？」

「這個呀……」

阿香做了個鬼臉。

阿松知道事有蹊蹺。

「妳快說嘛！」

「看妳急成這個樣子。」

「阿香姐，究竟有甚麼事情嘛！」

「當然是妳的事情囉！」

「是——」

「你猜猜看？」

阿松楞了半天，直搖頭。

「猜不出來，阿香姐，妳快說嘛！」

「我先問妳，妳每天想得最多的人是誰？」

「是……」

她祇說了一個字，又羞澀地收了回來。

「我不能告訴妳！」

「哼！妳不告訴我，我也知道。」

「妳胡扯！」

「有人告訴我了！」

「誰？」

「那個人現在在寺內最後面房間等妳吶！」

「哇！妳說小太郎來了。」

阿松沒有等她回話，就跑出去了。

看到阿松這股興奮的樣子，阿香心裡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從來就沒有談過戀愛，對戀愛中的女孩子都有幾分嫉妒和羨慕。

——青春竟然是這般的美妙。

阿香望着阿松的背影，心裡默默在爲他們虔誠地默禱——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

阿松的心噗通噗通地跳個不停。

她三步併做兩步，連跑帶跳的來到了後面房間。

到了門口，她把脚步放慢，故意躡手躡脚地走了進去。看到小太郎，幾個月來壓在心裡的期待，像噴泉般地湧了上來。

「你可來了！」

情不自禁地把他摟得緊緊的。

小太郎一怔。

「快放手吧！給人看到了多難爲情。」

阿松一半暗忖着這房子四周無人，一半也是因爲激盪的熱情無法抑制，反而把他抱得更緊，幾乎讓小太郎喘不過氣來。

「叫妳放手，妳不懂我的話嗎？」

「嗯……」

阿松嬌嗔地不依他。

而嘴裡雖然叱責阿松，心裡早已被熔化了的小太郎，同時雙手把阿松的腰部摟住了。

「我太高興了！」

阿松頻頻低聲叫着。

「就是死了，我也不會再有遺憾了。」

「……」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看我的，小太郎！」

她叫得好親暱，小太郎消受不了的移開了她的手。

「好了！好了！我不會把妳忘記的。」

「可是，你不知道我是怎樣的想你！」

「啊！」

「沒有一刻不念着你，燒飯、洗衣服、劈柴，你的影子好像都在我的腦子裡打轉。」

「我也在想妳呀！」

小太郎信口說出來的這句話，使阿松樂不可支，又再一次把他摟住了。

「聽到你這樣說，我的心都要樂炸了。」

「唔！」

「從現在起，我再也不要離開你。」

「……」

其實，小太郎又何嘗捨得離開阿松。

祇是——

自己至今一事無成。

而武功也沒有達到一流的水準，幻想開道場目前根本不可能。

甚至有時候夜宿何處，連自己也不能確定。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讓她繼續待在這兒，對自己也少一分負擔。

小太郎想到這裡，剛剛有點笑意的臉，好像飛過了一片烏雲。

「小太郎，你怎麼了？」

阿松感到了冷寂的可怕。

「沒有甚麼呀！」

「看你心事重重的樣子，該不會是要跟我道別吧！」

「不是的，我祇不過特地來看看妳！」

「你如果再把我丟在這裡，不告而別的話，你不要後悔，我會死的。」

阿松眼睛裡含着閃閃的淚水，嚴肅地說。

這時——

運天從外面回來了。

他老遠就聽到了他們的談話。

一個受過聽力訓練的密探，他們的耳朵非常靈敏。

「終於見到了心裡想的意中人……」

他很爲阿松高興，但却悄悄地走了。

運天是因爲知道六郎太要去看但馬守，而聯想到跟秀太郎見面的機會很大，才跑來淨心寺，想知道結果如何？

運天把這件事情告訴孤寂的蓮子，整日悶悶不樂的蓮子，難得嘴角綻放出一絲笑容。

運天格外感動。

——爲了這樣的母親，如果但馬守不許主人跟世子見面的話，眞會不得好死。

想着，想着。

運天走到了山門。

一陣馬啼的聲音傳過來。

接着是兩匹馬緩緩地往這邊走。

走在前面的，樣子像個密探，而後面的是六郎太。

——嗯！這是怎麼回事？

運天馬上準備要出招。

無空影郎次一眼就看到了運天的動作，隨即提高了警覺。

「老爺！」

運天聽到他這樣稱呼六郎太，才把心放下來，急忙跑上前去。

「老爺！你怎麼啦？」

他第一次看到六郎太這樣狼狽的樣子。

「運天，你先向這位先生道謝，如果不是他，我還不定甚麼時候才能回到這裡來。」

運天向影郎次點頭示意，仍然轉向六郎太：

「老爺，你的眼睛——」

運天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等一下再說吧！」

六郎太這才從馬背上爬下來。

趁這個空隙，影郎次很禮貌地對運天介紹了自己。

「我叫無空影郎次，請多指教。」

聽到這個名字，運天楞住了。

立刻，他想到了多少年前的往事。

那時候，他受僱於德川門下，爲了搜尋桂宮母子的下落，曾經和豐臣家的密探有過無以數計

「我想關於這個，老爺自己會告訴你的，我要說的是，我們今後是伙伴。」

「甚麼意思？」

「我們兄弟三個人已經決定投效老爺麾下。」

「你們三個人？」

「不錯，另外還有兩位，鬼面堂太郎和蜘蛛五郎左。」

「喔！」

——不錯，果然是三人組。

——這幾個名字都曾聽說過，也說不定自己就跟其中之一遭遇過。

「你們爲甚麼想到要做我老爺的部下？」

一半由於潛在的敵意未消，一半也是莫名的嫉妒，運天這句話顯得很不客氣。

做爲六郎太的部下，自己一個人應該綽有餘力，何必再要增加三個密探。

六郎太看得出來，樂天的運天，也有他的私的生死博鬥。

在眞田幸村指揮下的密探群中，有一個三人組，威名顯赫、勇而多謀，多次發揮了以寡擊衆的戰績，成爲德川家挺頭痛的阻力。

運天記得很清楚，無空影郎次就是三人組中間的一員大將。

——哦！是他。

運天敵意地看了他一眼說：

「我叫千里運天。」

那樣子，不免叫人感到有點盛氣凌人。

影郎次聽到這個名字，禁不住也要多看幾眼。

——太熟悉了。

「我家老爺的眼睛，究竟是怎麼回事？請你快告訴我。」

這幾句話，很像下命令。而且，他的眼睛還狠狠地瞪着影郎次。

影郎次回答說：

心，就不客氣地對他說：

「運天，人家的一番好意，態度上要有個分寸……何況，我並沒有說收他們做部下。」

聽到六郎太說話，才想起了他受傷的眼睛：

「老爺，祇顧自己說話了，你的眼睛才是最要緊的，如果被毒液濺到，要趕快醫療，不能延誤時間。」

影郎次接着說：

「在半路上，我們三兄弟曾做過急救，可是，要復元的希望恐怕不大。」

「那怎麼行！老爺絕不能變成瞎子。」

運天立刻攙扶着六郎太回到了寺內。

阿香恰好碰個正着，好像着了火似地，大叫起來。

「哎唷！不得了！不得了吶。」

六郎太眼睛失明的消息，馬上就要傳到蓮子耳朵裡。

因此，六郎太示意運天阻止阿香，這件事絕不能讓蓮子知道。

等運天知道六郎太的眼睛是被七兵衞的毒烟所毀，心情反而輕鬆了些。

他深知七兵衞使用的毒烟，是用甚麼東西製造的，也知道用甚麼藥物治療，可能有痊癒的希望。

——祇要不是用那種毒烟，也許有挽救的機會。

至於是甚麼藥物，祇有運天知道。

「老爺，我們馬上到日光山中。」

運天央求六郎太立刻啓程。

「要去東照宮祈禱嗎？」

「不是。是去治療眼睛。」

「日光山中有甚麼藥物可以治療眼睛。」

「溫泉！」

「有效嗎？」

「很有可能治好，不過祇擔心一點，請原諒我保有這個秘密，不過，我相信吉人天相，準治得

好的。」

「比鬥以前來得及嗎？」

「不會有太大問題。」

六郎太決心去試一試。

因此，站起身來要向蓮子告別。

他原先不打算讓她知道，一則有了治療的希望，一則紙包不住火。再則蓮子根本看不到他。

運天陪着他到了蓮子的房間。

六郎太開門見山地說：

「我已經去過江戶。」

「非常謝謝你。」

「你知道了？」

「運天先生好意告訴了我。可是——」

「你放心，我見到了世子，他很好，而且好得出乎我的想像。」

「……」

蓮子興奮得話都說不出來。而她的腦子裡立刻明顯地浮起了孩子的形像。

「當我告訴他母親仍然活在世上，他鎭靜的像個武士。」

六郎太接着說：

「我從來不會說謊話，就算會，在世子面前我也不願這樣做，所以把實際情形完全告訴他：…眞想不到，他是那樣有骨氣、有膽識。」

「啊！是嗎？」

「確實叫人感動，他說，身爲豐臣秀賴公的孩子，絕不會忍受德川幕府的任何恥辱，而讓人譏笑我沒有志氣，就算不能跟母親見面，也會堅定意志忍耐下去。」

「嗯！好兒子。」

蓮子雙手合十，嘴裡唸唸有詞。

六郎太雖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從她的喃喃自語，領會到了她此刻的心境。

停了一會兒，他才接着說：

「同時，我也告訴他，爲了救他，自己和宮本武藏最近要在將軍面前決鬥，萬一不幸打敗了的話，他心理上就得做覺悟的準備了。」

「秋月先生。」

蓮子的聲音顫抖着問。

「你所指的覺悟是——」

「切—腹—自—殺。」

「……」

蓮子黯然了。

「讓你聽到這句話，實在太殘酷……可是，在那樣的境況下，生命既然操之在別人手裡，就得堅持豐太閤的子孫應有的尊嚴，保有那份威武不屈的剛毅，這樣的死，不但德川家會敬佩如神，所有的百姓也會永念忠貞，這同樣是留芳百世。」

蓮子不住痛苦地搖着頭。

她簡直不敢相信這樣殘酷的事實，將會發生在秀也身上，因爲她不是出身在武士的家庭，不瞭解壯烈的成仁同樣是勝利活着的表徵。

——秀也要切腹自殺。

她茫然地自語着。

別說他是自己親生的骨肉，經過千辛萬苦留下來的寶貴生命，就是別人的孩子，且祇有十歲，對於一個悲天憫人的母親，也會忍受不了的。

假如果眞是逃不過厄運，將軍眞要處死他，祇求他不要加諸他太多的痛苦，這樣才符合人道。

六郎太想像蓮子肅然木訥的神態，又想到了臨走把刀交給秀太郎的剎那情景。對於死的威脅，任誰都會有一些驚懼，而把這樣的驚懼，加諸在一個還剛萌芽的孩子身上，實在太沒有人性了。

——可是，除此以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呢？

六郎太理智地壓抑了心理的混亂和膠着。

平靜而又平靜地說：

「臨走，我曾問到世子，有甚麼話要跟母親說？」

她慢吞吞地，嘟噥着嘴巴說：

「我也怕難爲情嘛！」

小太郎對她眞是一點轍也沒有。

走出山門。

來到了黃昏小徑。

小太郎一本正經地板起臉孔停了下來。

「幹嘛不往前走？」

「我有話跟妳說！」

「你說嘛！我在聽着。」

「我是個沒有家的人。」

「我早知道。」

「妳這樣跟着我，怎麼辦？」

「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如果睡在樹底下，妳願意嗎？」

「睡在草地上，我也願意的，你忘了，我是在樵夫家裡長大的。」

「可是，我是個身無分文的窮小子！」

「我知道，我又不需要錢。」

「……」

「他說從今天起，早晚會向母親請安。」

「哦！秀也他這麼說過？」

「是的，早上申時，晚上寅時，他聽到鐘聲就會遙遙爲妳祝福！」

「秀也！」

蓮子無告地大聲哭了出來。

「孩子，同一時間，我也會在這裡呼喚你。」

❀　❀　❀

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兩個年輕的人影輕快地從山門蹓出來。

是小太郎，還有阿松。

阿松本來想聽小太郎的話，跟大家告別；又怕小太郎騙他，悄悄溜走，才寸步不離地緊跟在他身旁。

「妳爲甚麼不肯去跟他們道別呢？」

小太郎問他。

「連買件華麗的衣服也沒有辦法！」

「你說這些幹甚麼？我又沒有要穿華麗的衣服。」

「女人總需要穿漂亮衣服的。」

「祇要你喜歡，我穿破爛衣服都心甘情願。」

「這……」

小太郎用盡了心機，可是，就沒有辦法把阿松攆走。

他沉默了下來。用沉默代替抗議。

但是，阿松不讓他沉默，瞄了他一眼，很親熱地說：

「小太郎兄，如果阿松不打扮的話，你會不會生氣？」

阿松趁勢趨前一些，把自己的身體緊貼着小太郎。

小太郎十足不耐地說：

「離遠一點好不好，讓別人看見了，多丟人啊！」

「我問你的話，爲甚麼不回答我嘛！」

「告訴你，妳已經夠美麗了，再化粧打扮就要變成小妖怪了。」

「嗯！」

阿松又撒嬌了：

「我不來了，你嫌我不漂亮，罵我小妖怪！」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靠着小太郎更緊了。

「我叫妳站遠一點，怎麼老這樣不聽話，妳知道嗎？我是個武士。」

「是！」

阿松把嗓子拉得跟小太郎一樣高。

「我就是不怕你這個武士。」

小太郎眞拿她沒辦法。

——帶她走也就算了。

——可是帶到那兒去呢？

他對自己該往那裡去，還沒有個主意，再帶

「這我就不懂了，宮本武藏不是你的敵人嗎？怎麼會——」

阿松的記憶眞不錯，還想得起這件往事。

也就因爲這件事，她才認識小太郎。

「不錯，是有這樣一回事，他武功比我高明得太多，當初我根本打不過他，所以拜他爲師，跟他學藝，我是以打敗師父做目標的，他同樣就是我的假想敵人。」

阿松聽到宮本武藏的名字，在淨心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運天曾經把六郎太要跟他比武的事告訴過阿香，她無意中聽到過。

如此一來，宮本武藏也是六郎太的敵人。

可是，現在才知道，小太郎是宮本武藏的徒弟。

那麼，如果六郎太把宮本武藏打敗了，會傷了小太郎的心；相反的，宮本武藏如果勝利了，淨心寺那麼多人都會傷心，尤其是蓮子、運天……

一個淘氣的阿松，那將會是怎樣的麻煩事呢？

因爲——

目前小太郎住在宮本武藏租賃的房子裡。

武藏看到這個女孩，會用甚麼樣的態度待她，又會用怎樣的想法來衡斷自己，小太郎眞是越想越不敢想，越是不敢想就越非想不可。

最後，他豁出去了：

「好吧！既然妳出來了，就帶妳走吧！」

「到甚麼地方呢？」

「我住的地方。」

「你自己租了房子？」

「不是，我跟最敬仰的師父住在一起，也就是天下第一的宮本武藏，我不過是他的食客罷了。」

「哦，你說天下第一的武士是誰呀？」

「宮本武藏！」

「啊！」

阿松想不透地，搔着頭髮，很驚異地問着。

……

——哎唷！好煩，爲甚麼要比武嘛？又爲甚麼小太郎要做宮本武藏的徒弟。

阿松愈想愈左右爲難。

——管它呢？還是不想的好，祇要能跟小太郎在一起，天塌下來也不必去管它。

因此，她乾脆把這檔事扔得遠遠地，另外找到了一個話題。

「小太郎兄——」

「甚麼事嗎？」

「我在淨心寺學會了很多事情哩！」

「哦！」

「縫紉、寫字、繪畫，還有很多女人應該懂的一些禮節，我都學會了。」

「……」

「你放心，我阿松做你的妻子，也絕不會叫你感到沒有面子的。」

「妳不要那麼大聲行嗎？」

「我太高興了，再說，天快黑了，怕甚麼嘛！」

是眞的。

天快黑下來了。

暮靄從四面八方湧上了山門。

阿松親暱地拉起小太郎的衣袖。

小太郎輕輕地把她的手移開。

「小太郎，你眞是個大傻瓜。」

「妳要是眞聰明的話，就應該知道，做武士的妻子，必須要退後一步，保持適當的距離，難道妳在淨心寺沒有學過嗎？」

祇有這一招，對阿松才有效。

「對不起！」

阿松悻悻地說：

「我高興得昏了頭，一時忘了，眞抱歉。」

宮本武藏這時候正在屋子裡。

他聚精會神地握着畫筆，貫注在桌上攤開的

棄，氣得直跺脚。

本來，像武藏這樣的人，住在靡靡之音不絕，猜拳行會之聲廻響的地區是很不適宜的。

他的窗戶就面對一片妓樓。

這就是有名的吉原風化區。

很早以前，居住在這裡的北條浪人庄司甚左衞門，以繁榮地方爲理由向德川家康陳情，居然獲得批准，就在這一片荒蕪的草原上，建造起了一棟棟妓樓，而把原先散佈各地的流鶯名妓，統統集中到這裡營業。

因此，吉原繁榮起來了。

男人要找野女人，就像大熱天的蒼蠅追逐腐臭的菜餚，而對於吉原這個燕瘦環肥，各等貨色俱備的地方，更是趨之若鶩。

從午時開始，一直到夜深人靜，這裡充滿了鶯聲燕語不輟絃歌，如果以此看德川政事，可眞是歌舞昇平的太平景象。

宮本武藏爲甚麼偏偏要選擇這裡做爲住所呢？這是有其原因的。

他蓄意磨礪自己的意志，錘鍊自己的情操，務期不爲聲色犬馬迷惑，而達到心神合一，不爲外物所移的最高修練境界。

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慾焉。

以武藏的魁梧體格，飽滿精力，要摒棄女色的慾念，確是很困難的，尤其居住在這個招之卽來，揮之卽去的女人窟裡面，武藏能夠壓抑自己的慾望，可說是件很痛苦的事。

此刻——

他看到甩在桌上的畫筆，和染汚了墨汁的宣紙，自我覺悟地說：

「爲了這點小事，竟然動氣生怒，豈不是太過浮躁而小題大作了嗎？」

他責備自己。

滿肚子不高興的把汚染了的宣紙揉成一團，狠狠地擲向窗外。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宣紙上。

他很想爲自己完成一幅自畫像。

那是一幅手握雙刀，威風凜然的武士的畫像。

連續五天了，他照鏡子，揣摩自己的神態；翻古本，參摹名家的畫風。

但成績一點也不理想，十幾張上好的宣紙被他撕得粉碎。幾次他有些自暴自棄。結果，無法克制心裡的衝動，還是孜孜不息地在畫。

今天，雖然這幅畫還剩下右手握着的大刀，和左手握着的小刀，大體上卻叫他相當滿意了，尤其是臉上所描繪出的不可一世的神態，和他本人可說微妙微肖，毫無瑕疵。

正畫得起勁，突然從對面的妓樓傳來一陣打情罵俏的嬉鬧聲，他一閃神，畫筆掉落在宣紙上。

「這些混蛋傢伙！」

武藏眼看着一張快完成的畫，這一來前功盡當又一波妓樓的嬌滴燕語送進他耳朶的時候，實在把他的心緒攪混得七葷八素，一陣衝動，眞想跨越馬路，衝到妓樓去，把在那裡尋歡作樂的嫖客和滿臉脂粉的妓女們殺得一個不留。

他正兩手叉腰，怒不可遏，另一個念頭又把他的情緒壓制了下來。

「唉！金錢、女人，身外之物，犯得着嗎？」

他正想着，唸着，門開了。

小太郎帶着阿松進來了。

「師父，我帶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孩，看樣子身心健康，做婢女很合適。」

武藏聽到小太郎的推荐，不在意地瞅了阿松一眼。

阿松頓時心裡莫名地緊張，連忙躲在小太郎的背後。

小太郎看到武藏不屑的神情，對於自作主張的冒失，也有點兒不自在，卽時爲自己留下個退

步，說：

「如果師父不中意，可以隨時要她走路的。」

「倒不是不中意——」

武藏搖頭說：

「只是我們每天爲生活張羅，已經捉襟見肘，沒有多餘的錢僱用婢女，祇要她不在意，留或是去，隨她自己的意見好了！」

「多謝師父！」

小太郎一面說，一面示意阿松向武藏道謝。

阿松像一個罪犯獲得大赦似的，從小太郎身後跨前了一步，跪在榻榻米上說：

「謝謝，我一定會把事情全力做好，使你滿意。」

武藏聽這女孩講話，口齒伶俐，落落大方，很感興趣地問道：

「妳以前在諸侯府邸做過婢女？」

「她只是個鄉下姑娘。」

小太郎替阿松回答。

武藏打量了半晌，接着說：

「一個鄉下姑娘，懂得禮貌嗎？」

「師父，這你倒是放心，她最近住在淨心寺，跟着一位高貴夫人學了很多禮節。」

「高貴夫人！」

「是呀！阿松，她是誰唷——」

小太郎除了對武功感興趣，社會上的人情世故，素來是一無所知，也不聞不問。

阿松心裡慌亂起來了。

因爲桂宮蓮子的事情，天下上人和運天都曾叮囑她不能張揚出去，那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她也知道六郎太，就是爲了桂宮蓮子的孩子，要和宮本武藏做生死決鬥的。

——怎麼能把桂宮蓮子的身分說出來呢！

她眞後悔到這裡來，甚至後悔不該把學習禮貌的事情告訴小太郎。

可是，小太郎却先開口了。

「哎唷，我想起來了。」

「小太郎！」

阿松想制止他，已經來不及了，小太郎脫口而出：

「我曾經聽人說起過，她是桂御宮的公主。」

「甚麼？」

武藏驚異地把眼睛投在阿松的臉上。

——那位高貴的女人還活在世界上？

在府中宿的炎屋勘兵衞家裡，武藏曾經把她救出來，就在陪她到江戶的途中，知道她的身世，雖然那祇是一面之緣，武藏却是記憶猶新。

而且，當武藏見到她的時候，就曾經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娶她爲妻。

對於一個漂亮的女人，留下那樣一見傾心的印象，在武藏的生命裡還是第一次。

武藏自己是個卑賤的山氏棄兒，在這方面的自卑感永遠渴望能得到補償，如果能娶到有天皇血統的公主做妻子，那份榮耀是夢寐難求的。

如果，那時候沒有秋月六郎太從中作梗，說不定這位眼睛雖盲却心地皎潔的高貴女人，早就成爲了自己的妻子呢？

武藏愈想愈思念着她。

「妳眞是跟桂御公主學習禮節的嗎？」

愛屋及烏，武藏不自覺地對阿松產生了好感。

但阿松並不知道這些，她一直在爲小太郎提起這件事而惶惑不安。

因此，她緊捫着嘴巴，緘默不語。

武藏以爲這孩子來自鄉下，面對着像自己這樣堂堂陌生人，總會有些膽怯，才改變了一個話題：

「妳一定很喜歡小太郎！」

膽子一向很大的阿松，難爲情地低下了頭。

「只要我的劍術能夠達到一流的境地，我一

「有甚麼好怕的，他又不是妖魔鬼怪。」

「他眞的是去外面搶女人嗎？」

「胡說，那是他說着玩的。」

「他都到那裡去？」

「誰知道，兩三天不回來是經常的事情。」

「我倒是希望他最好永遠不回來。」

「爲甚麼？」

「這……我們兩個就能夠在一起了！」

小太郎看到她的細嫩肌膚，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慾念，在心裡面激盪著。

冷不防把她抱得緊緊的。

阿松同時摟住了他的腰，投入了他的胸懷。

一道熱流通過了兩人的心窩。

手是熱的，臉是熱的，整個人都是熱騰騰的。

而且，兩張熱呼呼的嘴唇，瞬間也接合在一起。

——啊！我太快樂了。

定會娶她做我的妻子。」

小太郎搶先回答。

「哦！你有這個抱負倒是很不錯的……可是要到達一流的境地，也不是兩、三年功夫能辦得到的。」

武藏一面說話，一面取下了雙刀。

「你要出去？」

「我要在這裡，對你們很不方便，不是嗎？」

「我看還是我們兩個人出去比較妥當。」

「不！你們還是在這裡！」

武藏笑着說：

「我想要女人的話，隨便在外面搶一個就行了。」

一陣哈哈笑聲，他走了。

阿松這才長長噓了一口氣。兩手摀着胸脯，餘悸猶存地說：

「哎唷，眞把我給嚇死了！」

阿松在心裡叫喚着。

——原來這就是情愛。

她第一次感到跟心愛男人在一起的神秘忘我的滋味。

❀　❀　❀

晚上。

沒有月亮。

但仍可以看到一個隱約高大的人影，佇立在山門前的曠地上。

他就是宮本武藏。

——是在這裡。

山門上「淨心寺」的扁額，模糊可見。

這個孤僻剛愎的武士，凡事祇要下了決心，從來不會猶豫。

於是，從側門偷偷進入了寺內。

院子裡寂然無聲。

廟裡的長明燈一閃一閃發亮。

——我一定要得到她。

銳利的眼神，向着每一個角落搜巡。

在東邊的一間房子，也有一盞燈亮着。

——是她住的房子嗎？

他一邊想着，一邊緩步走了過去。

這時，房子裡面有輕微的談話聲音。

——是兩個女人。

武藏貼着紙門傾聽。

——那另一個女人又是誰呢？

武藏正思索着，有個女人的聲音聽得很清楚了。

「已經不早了，今天晚上就到這裡爲止吧！」

——說話的正是桂宮蓮子。

原來他們兩個住在這裡，竟日和神佛作伴，覺得怪無聊的；每天晚上，蓮子背誦「正法眼藏」經，阿香抄錄下來，以打發漫長的時間。

這部「正法眼藏」經，凡九十五卷，日積月累，速度倒蠻快的，阿香已經抄錄一半了。

阿香對於蓮子的記憶佩服得五體投地，她把抄錄的稿子和寺內的原件對照，竟然一字不差。

今天抄的是第四十八卷。

阿香把抄稿合上，正打算收拾就寢。

蓮子突然揉了揉眼睛說：

「阿香把燈——」

阿香莫名其妙。

一向看不見的蓮子怎麼會看得見亮光呢？

當她順着蓮子的意思把燈台端到她的面前，蓮子竟然大叫了起來：

「啊！我看得見了！」

奇蹟！

眞會有這樣的奇蹟。

蓮子伸出了雙手，眼睛對着明亮的灯光，興高采烈地要把燈火抱起來似的。

阿香呆住了。

這不是一個夢，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你是眞的看見了嗎？」

阿香熱切地呼叫着。

「是眞的！阿香！是眞的，我看清了台燈的火焰，黃黃的，有一點點的紅。」

「喔！」

阿香伸出雙手，在她面前幌動着。

「這是甚麼？」

「是手，是妳的手。」

「對，是我的手，你看見了。」

「是的，我看見了，我也看見了你的面孔。」

阿香再也忍不住，也沒有顧到自己的身分，熱情地緊握着桂宮的手。

蓮子對自己的眼睛突然復明，覺得眞是不可思議的事，輕輕抽出阿香握住的手，撫摸着正掛着兩顆興奮眼淚的阿香的臉，抑不住興奮地說：

「我看得出來，你的輪廓一點也沒有變……祇是眼睛、鼻子和嘴巴比較模糊……」

「我想，再過些時候，會看得很清楚的。」

「希望是這個樣子。我要好好感激神佛的庇佑。」

「說不定這是世子要回來的預兆。」

「是嗎？」

「一定是的，上天爲了使你能清楚地看到世子，才讓妳復明的。」

阿香雖是這樣說着，心裡卻頓時感到一陣迷惘。

——是不是六郎太的失明，換回了蓮子的重見天日呢？

她想起了運天攙扶六郎太進來的那一瞬間，她心裡的驚悸，到此刻似乎還沒有全然消失。

——神明，你既然能夠賜給桂宮公主光明，也請以同樣的恩惠，幫助秋月六郎太早日康復吧！

阿香暗地裡默默祈禱着。

正在這個時候，紙門被拉開了。

「桂宮公主，恭喜妳的視力恢復正常。」

宮本武藏沒有通報，就擅自闖了進來。

阿香沒有見過這張陌生的面孔，敵意地瞪了他一眼，很不客氣地說：

「你是甚麼人？半夜三更竟敢混進淨心寺來，太沒有規矩。」

阿香的聲色俱厲，宮本武藏根本置之不理，仍然很善意地對蓮子說：

「你還認得我？我是宮本武藏，今天特地來迎接妳的。」

「呀！」

蓮子呆住了。

阿香同樣驚異萬分地望著宮本武藏。

「桂宮公主，難道妳把我武藏忘了不成？」

「沒有忘記，當初承蒙你的搭救，我一直記在心裡。」

蓮子很有分寸地向他表示謝意。

「不必客氣，對於一個堂堂武士來說，那是義不容辭的事。不過，非常遺憾，沒有把妳完全護送到江戶，我還一直惴惴不安。」

「……」

「不過，從那天開始，妳的高貴雍容的氣質，一直印在我的心裡，永遠無法忘懷。」

「……」

「請恕我說一句大膽的話，妳是我宮本武藏認定唯一能做我妻子的女性。」

「請你不要太放肆。」

阿香怒不可遏地喝阻了宮本武藏的話。

武藏並不在意。

相反地，態度更和藹而有禮貌地說：

「僭越非分的尺度我是懂得的，而且，我以前也曾經向公主表明過，自己的出身儘管低賤，却不能因爲我們身份懸殊，就不能結爲夫妻。這就好像公主貴爲皇家裔胄，由於命運捉弄，以至於淪爲乞丐般到處流浪，嚐夠了顚沛飄泊的生活，是一樣的道理。更何況，今日的宮本武藏，已經是名震天下，跟公主匹配，正可以說是天生一對，相得益彰。」

武藏一廂情願的亂發謬論，使蓮子無語以對。

而阿香却早已氣憤塡膺，怒不可抑，奮力從懷裡抽出了匕首，吆喝着：

「大膽色狼，看刀！」

她奮不顧身的直向宮本武藏刺過去。

武藏自然不會把這一刀放在眼裡，輕輕一閃，順手把阿香推了一把。

武藏雖是無意的，但落在阿香身上力似萬鈞，她像隻乳燕般地，在床上滾了兩圈，而自己手裡握着的匕首，却刺進了自己的胸膛。

阿香一聲慘叫。

蓮子像是自己同樣受到傷害，跟着也驚訝地叫了起來。

——糟了。

宮本武藏很後悔自己下手過猛。

事實上，對武藏來說，順手一推毫沒有敵意，連自己都沒有想到，會釀成這樣嚴重的後果。

「阿香！」

蓮子急忙把她拉進自己的懷裡。

「阿香！怎麼樣了？」

「啊！啊！啊！」

阿香哀號着，身體顫抖着，同時斷續地對蓮子說：

「我要……我…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到那兒，我會保佑妳的……」

「阿香，妳不能死……」

蓮子用力把插在胸膛的匕首拔出來。

武藏心裡很難過。

他再也不忍心看下去。

而且，蓮子說甚麼也不會原諒這個過失的。

於是，他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上——

驀地聽到慘叫聲的天下上人，臉色木然地矗立着。

「武藏！」

天下上人怒目而視，並用唸珠打在武藏的臉上。

武藏下意識地往後退一步。

「你太卑鄙、太無恥，今天我才算看清楚你的眞面目！」

「你說甚麼？」

「沒有功夫跟你再廢話，拔出刀來吧！不要仗着自己武功強，就肆無忌憚，惹事生非，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是否能殺得了我天下上人。」

天下上人一副道貌岸然的風範，把武藏嚇得呆住了。

雖然武藏的兩手緊握着刀柄，却像被繩子束縛住了手脚，一動也不能動，也不敢動。

「常言說：不言殺之，謂之虐；不戒成之，謂之暴；不令達之，謂之賊。這些道理，你懂吧！」

天下上人擺出了一副老前輩的姿態，抑揚頓挫地繼續說：

「武藏！虐，暴，賊這三惡你都不缺，眞可以說是惡貫滿盈，你還一直自詡爲天下第一的武士，連這些最起碼的大道理，尙且不能身體力行，篤實履踐，以後你還能在世上做人嗎？你簡直就是卑鄙的小人嘛！」

天下上人義正詞嚴，鏗鏘有力，訓斥得武藏臉上灰汚一片。

武藏漂泊半生，浪跡天涯，受這樣的訓誨，眞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他實在並不完全了解個中的道理，心裡想——

——你這個臭和尙，對我武藏唸經，不是徒然枉費唇舌嗎？

武藏祇有把這幾句話嚥在肚子裡。

上人看他既噤若寒蟬，自感多言無益，拂袖而去。

武藏悻悻然離開了淨心寺。

三人小組

「喔！眞是一目瞭然。」

「難怪號稱日本第一高山，眞是一點也不假。」

「看到這麼氣勢宏偉的山，心胸覺得開濶得多。」

晴空萬里。

風和日麗。

從武藏野的一片丘陵上，極目遠眺，可以清晰看到遠方巍然矗立，覆蓋著白雲的富士山。

三人組窮極無聊，祇好閒情逸致地欣賞山景，來打發時間。

映入眼簾像蛇一樣蜿蜒曲折臥在原野上的，是一條通到鎌倉的古道，穿過一片稀稀落落的松林，一直向西延伸着。

這裡曾經是七黨武士所使用的道路，可說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留下過太多歷史的脚印。早些年，由於商旅往還，東來西去，倒也蠻熱鬧的。

但如今，世局變了，景色也變了，這條路落得冷寂寂地，祇能看到秋風搖曳落葉的淒涼了。

影郎次把秋月六郎太送回淨心寺，碰到了運天千早，就告別歸來的整個情況跟五郎左和太郎研究。

「千里運天既然已經是他的部下，我們的希望自然很渺茫。而且，千里運天那天就有些不太高興的樣子，從講話中我聽得出來。」

「這我倒覺得不必洩氣，人嘛！不相處不會相知，祇要我們的態度友好，處處尊重他，我相信千里運天不會排除我們的。」

太郎的話，五郎左不以爲然，立刻搖着手說：

「你這是自己的想法，可是，千里運天情形不一樣，在大阪戰役中，我曾經跟他火拚過，他絕不會忘記這個仇恨，一定不會歡迎我們的。」

「的確！」

影郎次接着五郎左的話，表示他的看法相同：

「在大阪戰役中，我們曾經不知殺了多少他的伙伴，他對我們態度惡劣，也是理所當然的。」

「哈……你們可不要忘記，我們的同伴，被他殺死的也不少啊！」

「不管怎麼樣，也不能因爲時勢對我們不利，秋月六郎太不能收容我們，就把秀賴公遺孤的事，撇下來不聞不問吧！」

「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這話我眞有點不懂。」

「沒有秋月六郎太先生的指揮，我們三個人怎麼樣齊一步調，集中意志辦事。」

他們三個人，對於自己智力的遠不如人，很有先見之明。

因此，他們祇有在秋陽熠熠之下，欣賞欣賞富士山的景色，或在濃密樹蔭叢中，天南地北地聊扯一番。像他們這樣的情形，如果意志不能堅定，早已經淪爲竊盜之徒，或者去開墾種莊稼了。

這跟他們密探出身是有關係的。

因爲，民以食爲天，時間可以亂七八糟地打發，肚子餓了却必需要食物塡塞。

憑着他們密探訓練時獲得的豐富知識，捉拿鳥獸，辨識野草，可以說是看家本領。

此刻，又有一隻白鶴掠翼而過。

「你看，那兒有隻白鶴在飛。」

太郎先看見，用手指看飛翔的白鶴。

事實上，他們這會兒並不餓，並沒有要逮住這隻白鶴飽餐一頓的慾念，反而叫影郎次觸景生情，想起了過去跟眞田衞門佐幸村打獵的悠閒日子。

「看到這隻白鶴，就想起了跟金田老師的那

段美好的日子。唉！這一輩子恐怕再也沒有希望過那樣的生活了。」

影郎次這一聲感嘆，三個人不由得沉緬在往日的回憶中。

在眞田麾下的時候，他們這個三人組可以說得天獨厚，特別受到器重和寵愛。大的戰役他們固然必須勇敢應戰，出生入死；但閒下來的時候，豐衣足食，飽享歡樂，使日子過得既舒舒服服，也饒有意義。和今天這種乞丐般生活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悲哀！眞是太悲哀了。

「豈止是悲哀，說悽慘也不爲過。」

太郎眞想哭出來的樣子。

影郎次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就大力倡議。

「跟千里運天低一次頭，懇求他容納我們？」

「哼！這倒不需要，何必遭人白眼？」

「噯！多餘的事不做也罷！」

「是多餘的嗎？」

「不錯，依我看吶，還是看開一點，人生就是這麼回事，強求總是無益的。」

「可是……我們總不能這樣看富士山看一輩子吧，得想個辦法呀！」

「最好的辦法，就是走！」

「走！」

「走到那兒去？」

「沒有目標，走一步算一步。」

太郎首先站了起來。

他們兩個也跟着站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古道上出現了一個人。

是戴着寬邊斗笠的武士。

三個人的視線，不約而同地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武士的身上。

那人走得好快。

——一定有甚麼急事，才這麼趕路的。

三人默不出聲，在仔細地觀察。

突然。

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從丘陵後面傳過來。

武士顯然聽到了這陣聲音。

他的神色驚慌，脚步愈發地放快了。

慢慢地——

馬蹄聲近了，也聽得更清晰了。

顯然不祇一匹馬，是好幾匹馬同時併轡疾駛。

等這一陣衆急的馬蹄聲隱隱消失，馬被拴在樹林裡。沒有多久，又有一匹馬的蹄聲響起。

「的篤！的篤！」

一點也不響，就祇一匹馬。

於是——

從樹林裡跑出幾個蒙面的武士。

戴斗笠的武士知道來者不善，停住了脚步，做緊急的防範。

「喔！這位武士五十出頭了啊！」

同時，宗十郎也拔出了刀。

如今，他確是老了。

但，過去他又是何等勇猛？那種在沙場上出生入死，驍勇善戰的威名，知道他的沒有不聞風喪膽。

所謂虎死不倒威，用這句話來形容宗十郎現在擺出的架勢，最恰當不過。

莊嚴得不可侵犯。

神威得大義凜然。

人老了，精神沒有老，髮色褪了，威嚴的風貌却依然沒有褪色。

蒙着面的五位殺手，不免有些怯怯焉。

但，他們究竟是出自名門，受過柳生道場磨鍊的高手，看到老武士的不凡氣勢，有些驚畏是一回事，必須誓死達成但馬守交付的任務，才是他們的終極目的。

於是，五個人的刀尖，同時一步一步逼近宗十郎。

五郎左的眼力最靈敏。

「看樣子沒有辦法逃脫了。」

影郎次這樣算計着。

突然——

「加藤宗十郎先生，你已經是甕中之鼈，今天非要你的腦袋不可。」

蒙面武士的行列裡面，有人大吼着。

宗十郎早就胸有成竹，從容不迫地說：

「你們是柳生但馬守派來的吧？」

沒有回響。

但每一個人都拔出了刀。

同時，圍成了一個緊密的圓圈，把宗十郎包在中間。

且不停地冷笑着。

宗十郎雖四面受敵，但面無懼色。

「嘿……你們就算把我這老朽殺了，也沒有多大好處……這一回，幕府的老中們多多少少是估價錯誤，看走了眼。」

距離從六尺、五尺、四尺……

現在祇有三尺那麼遠了。

宗十郎依然屹立不移。

——能以退爲進，才能致勝。

宗十郎這樣想着。

立刻，敏捷得如跳躍的猴子，猛烈地向站在背後的殺手攻擊。

「哇！」

一聲慘叫……

宗十郎再向左側的敵人揮出了一刀。

「嘶」地一聲，好像已經被砍到，迅速地往後跳開。

宗十郎應該連續使出第三刀的。

但究竟歲月不饒人，年紀大了，當他正想舉起刀的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實在需要休息片刻。

就這樣，給了敵人一個可乘的空隙。

就這樣，背後猛烈地掃過來一刀。

就這樣，「哇」地一聲悽厲的喊叫，宗十郎終於雙膝跪落地方。

而丘陵上觀戰的三人組，看見老武士搖晃着倒在地上，一種同情弱者的心理，促使看他們疾風般跑下了山來。

殺手們感覺到了背後有人。

負責指揮的回頭看。

——都是不太好惹的密探。

既然任務已經達成，大可不必做困獸之鬥。

「走！」

一聲令下，衆人同時跨上馬離開了。

三人組立刻衝向宗十郎。

把他扶起來，才知道傷勢嚴重，失血過多，要挽回性命已回天乏術。

於是五郎左拍了拍宗十郎的肩膀說：

「振作起來……我們不是壞人。」

宗十郎的聲音已經很微弱了，他喘息着問：

「你們認識我嗎？」

「看得出來，你是加藤宗十郎先生。」

影郎次很有禮貌地回答。

「那麼你們是——」

「過去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下，也是伊賀的密探。」

「喔！」

宗十郎勉力睜大了眼睛，並喫力地點着頭。

日落西山的疲弱，在宗十郎的臉上清楚地顯現出來。

隔了相當時間，他才再度講話。

「請你們幫我一個忙，好嗎？」

「沒有問題，很樂意爲你效勞。」

「謝謝，有個叫福島丹波的人，目前藏匿在新井藥師梅照院……請你們把我的遺言轉告他。」

「……」

「……告訴他，最好不要輕舉妄動，要保持實力……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妥善的辦法是讓秀賴公的遺孤成爲一國一城之主，再圖大展。」

聽到秀賴公的遺孤，三人不約而同地閃過一份驚喜。

「……」

「同時，希望他能夠和柳生但馬守見一面，先禮後兵，等談判沒有結果，再計議下一步。」

「你放心，這些話，我們會一句不漏地轉告他。」

宗十郎突然一陣痙攣，兩眼緊閉起來了。

摸摸他的胸口，呼吸已經停止。

死了！

宗十郎已經離開了人間。

由於他的臨終遺言，使他們心裡湧起了一片敬意，就在一棵大樹下挖了一個墓穴，把他埋葬了。

——去找福島丹波。

三人商議的結果，決心擔負起救孤的重任。

❀ ❀ ❀

在梅照院——

福島丹波正在五名心腹部下面前，沉重地踱着步子，凝神沉思。

因爲，這五名部下爲了探索世子的下落，花了上十天的時間，在江戶城的大街小巷，茶樓酒館，到處打聽，仍音訊毫無。

更令人疑惑的是，將軍府的老中們，也被蒙在鼓裡，對這樣大的事，竟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

難道這是柳生但馬守自作主張，或是根本沒有這回事，祇是空穴來風呢？

丹波越想越覺得不可思議。

他沉思了好久，才確認這個消息絕對不是假的。

「別的人告訴我，也許可以半信半疑，加藤宗十郎說出來的話，絕不會有半點虛假。」

五個部下被澆了一盆冷水似地，把頭沉得低低的。

這句話就無異於說他們根本沒有盡到最大努力，或者是他們的機智不足以擔當重任。

丹波又走了幾步，停住了。肯定地說：

「這個孩子一定在江戶，而且是被柳生但馬守藏起來了，這點我深信不疑。」

「可是——」

丹波立刻用手阻擋這位要插嘴的部下。

「沒有甚麼可是，宗十郎的話用不着懷疑，祇有這樣肯定，對於我們來說，才會增加大家的信心，也才會覺得我們的壯舉非常有意義。」

「……」

「我已經得到很可靠的消息，將軍在下個月要打獵，這是暗殺他的最好機會，我們絕不能放過，所以，你們要再辛苦一次，今天我們就談到這裡了。」

部屬們一個個點着頭。

這時——

丹波突然感到有脚步聲。

部下們發現丹波臉上的表情，心知有異，連忙拔出了佩刀，面門而立。

果然，紙門「唰」地被拉開了。

「請不必驚慌。」

進來的是三人組，爲首的無空影郎次看到他們都手持利刃，準備迎戰的樣子，祇怕被誤會，先把大家安定下來。

「你們是甚麼人？」

丹波用手示意部下把刀放回刀鞘，鄭重地問。

「眞田幸村舊臣的部下。無空影郎次。」

「鬼面堂太郎。」

「蜘蛛五郎左。」

丹波放心了，笑着說：

「哦！原來你們都是密探。」

其實，丹波的心裡是很驚異的。

因爲，隱居到這裡來，已經有很長一段日子，附近的居民都不知道。

平時，這裡常常是唱空城計，而聚會的時間，從來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根本不容易讓人發現。

自從發生了但馬守的心腹，隱藏在承塵的那件事後，他們才採取了嚴格的戒備措施，祇要到梅照院來，必然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祇要看到可疑的人物有進入梅照院的企圖，就得儘快通報。

可是，這三個密探，竟然能像深入無人之院，逃過所有的監視哨口，大搖大擺地直闖到院裡來，丹波自然要暗自驚異。

所幸，他們顯然是善意的，他既不便責備自己的部下，對來者也保持着相當的禮貌。

丹波很客氣地說：

「三位今天到這裡來，一定不是偶然，但不知有何貴事。」

三人坐了下來。

影郎次首先開口。

「有個消息要奉告，可是不知道你是否就是福島丹波先生。」

「正是。」

「那我們沒有找錯人。加藤宗十郎已經死於非命。」

影郎次隨即從懷裡取出一撮頭髮，交給了丹波。

睹物思人，丹波不免黯然神傷。

「是你們下手的嗎？」

「不！是柳生但馬守的部下殺害的。」

「啊！」

丹波恍然大悟，心裡咒詛着但馬守。

「我們曾親眼目睹宗十郎被殺。」

太郎接着說。

「他彌留的時候，很喫力地留下了幾句重要的遺言，要我們轉達。」

「啊！」

丹波這才知道他們爲何知道梅照院，也了解他們來的目的，態度就越發輕快了。

影郎次眞的一句不漏地把宗十郎的遺言說完，丹波採取迂廻的戰略，對他們說：

「想必各位一定受到德川家的重用吧！」

「不！」

三人異口同聲。

「而且恰恰相反。」

影郎次補充着。

「這麼說你們還是尊奉舊主。」

「正是如此。」

五郎左搶先回答。

丹波這一問原是多餘，但老成持重慣了的他，不得不處處小心。

接着，他才很坦然地說：

「有件事情，想請你們幫忙，既然如此，也是各位義不容辭的。」

「不知道是甚麼事情？」

「這件事和宗十郎先生講的大有關係——」

於是，丹波詳細地說出了圖謀起義，一舉摧毀德川家的計劃。

對於丹波的壯志雄心，他們認爲那是拿着石頭打天，可望而不可及。

因爲，他們本身的智慧究竟有限，很難領悟「失民者亡」的深奧道理；而對於一個武士鞠躬盡瘁，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崇高觀念，也是覺得隔着一座山似地想不透。

不過，如何救出世子，他們倒是關心備至。

他們經過一陣商議，決心承諾這個艱鉅的任務，並立刻拱手告辭，離開了梅照院。

丹波喫下了一顆定心丸似地，送走了他們以後，心情更爲開朗了，而且認定希望就在眼前。

——這麼一來，救出世子將不會是很棘手的事。

一種統御全局的領袖慾望恣然從心裡浮起。

「來人哪！」

幾個部下立刻應聲而至。

「關於將軍打獵的日期，地點、詳細行程，你們儘快查明回報。」

「是，遵命！」

以寡敵衆的戰術運用，是丹波自認最拿手的好戲。

在福島正則手下的時候，曾經幾次設計這樣的戰法，無往不利，有戰皆捷。

此刻，梅照院就剩下他一個人了。

他取來了紙筆，腦子裡構思着一幅將軍行獵的形勢圖案……

而這個時候，三人組已從武藏野的古道上向着江戶邁進。

「噯！聽說但馬守是將軍的武術指導，想必他的武功一定很高強。」

「就算他三頭六臂，我們也沒有甚麼可畏懼的。」

「我也這麼想，我們去不是比武，而是救世子，密探的這一套，眞正的武士是很難對付的。」

「問題是我們把世子救出來後怎麼辦？」

「交給福島丹波呀！」

「這個……」

「我看吶，我們三個人來養育他，豈不更好！」

「對！有道理！」

提議養育世子的是五郎左，可是他立刻想到了一個困擾。

「可惜我們沒有辦法傳授他武功。」

影郎次却立刻想到了一個人。

——秋月六郎太。

夜深沈

日本橋。

它是江戶的咽喉，也是日本的門戶。

它的繁盛，從各街道往來穿梭，絡繹不絕的行人，就可以看出一斑。

祇要是水路運輸，日本橋是起點，也是終站，舟楫麕集，帆檣林立；別說是白天熱鬧非凡，入夜同樣燈火如晝。

因此，日本橋不祇是經濟的樞紐，交通的驛站，也成了人們交換消息，送往迎來的中心。

在那個沒有官報的時代，告示牌是唯一傳達政令的有效工具。在這裡設置告示牌，自然最理想不過。

人是最好奇的動物，有一塊新的告示牌懸掛出來，就會吸引很多人駐足圍觀，消息也就是這樣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去了。

那時候，教育尚未普及，文盲比比皆是，而愈是不識字的文盲，就愈有一分想瞭解新政的渴求。

因此，當今天又一張新告示貼出，人山人海地擠得水洩不通，而七嘴八舌探知告示內容的人

聲嘈雜，很像女人們論斤計價的菜市場。

「上面究竟寫的甚麼呀？」

「不許竊盜，不許賭博，不許打架滋事，不許販賣女人，不許買賣毒品……如果違反了這些規定，將軍府要依法嚴辦。」

「哦！都是不許，不許這個，不許那個，難道就沒有許可的事情？比如說妻子老了可以換個新的，窮人借錢可以不還……」

「笨蛋！許可的事情怎麼會沒有呢？」

「唸給我聽聽看嘛！」

「比如說……祇要你認眞工作，准許你通宵達旦？」

「甚麼叫通宵達旦？」

「你眞笨，就是一夜不睡覺。」

「哧！這還要將軍來許可，眞沒有意思。」

「啊！你不認眞工作，光伸手向人要錢，這才有意思是吧！」

「瞎扯！不要說這些不開心的事，那一張紅紙寫的甚麼呀！大夥兒都擠着看得怪起勁兒？」

「那是件大事。」

「快說嘛！究竟是多大的事呢？」

「將軍要出去打獵。」

「打獵！打獵也要貼告示？」

「在打獵日的前後三天，各街道一律禁止通行。」

「哦！這倒眞是件大事，這麼說，日本橋港口也要關起來……」

這時候，由牆的北面走來兩個人——秋月六郎太和運天。

他們從日光山下來，特意經過日本橋，目的就在想知道告示牌上是否有消息。

在日光山他們住了十天。

溫泉能治療眼疾，那是因爲當時影郎次在場，運天極不欲把這個秘方讓他聽到，才胡言亂謅的。眞正幫忙了六郎太眼睛的，是日光山上特有的一種草藥。

經過十天服藥、調理，六郎太的眼睛已經能夠看到六尺遠地方的景物，不過，行走的時候，還是要拄着拐杖。

告示牌前面既擠滿了人，他的眼力也無法到達，就讓運天去看個究竟。

運天跑回來的時候，六郎太已經從面前經過的行人嘴裡知道了大概。

——將軍要在十五號打獵，地點在中野城山。

「是十五號嗎？運天！」

他一半怕自己沒有聽清楚，也一半有着最好不是這個日子的念頭，再問運天。

「不錯，是十五號。」

「在甚麼地方？」

「中野城山。」

六郎太竭力從斗笠的眼洞把眼睛睜大了，看看路上的行人，還是模糊不清。

——這樣的視力，怎麼跟宮本武藏比鬥呢？

這也就是他希望不是這個日子的原因。

屈指一數——

「八天，祇有八天的時間——」

六郎太一邊走，一邊想著，走了十來步，停下來對運天說：

「運天，你馬上給我找一處適當的房子。」

「怎麼，我們不回千早小姐那兒嗎？」

「暫時我還不願意讓她看到我這個狼狽的樣子。」

運天祇好先把六郎太安置在一家客棧休息。

經過了半天奔波，終於如願以償地找到了一座房子，而且還是將軍府沒收的旗本武士的舊居。

這位旗本武士原也是響噹噹的人物，無緣無故地遭到了貶謫的惡運。

他滿腹的寃屈和忿恨無處宣洩，而遷怒到自己的妻兒身上，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不問青紅皀白的把他們全部殺害了。

等酒醒過來，才痛苦萬分，椎心泣血，但爲時已晚。

終於，自己切腹自盡。

這棟房屋變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屋，沒有人敢住，也沒有人敢接近。

「對於我們來說，却是最合適不過，幹嘛不撈個便宜呢？」

運天連講帶笑地好開心。

等他們搬進去，一看裡面的陳設豪華，百物俱全，跟一般巨商富賈的邸舍毫無二致，使得運天更樂不可支。

「主人！我們豈不成了諸侯了嗎？」

運天選了一間最優雅的臥房，把六郎太請了進去。

空氣流暢，陽光充足，窗戶外面有兩棵合抱的蒼松，樹枝上有一個很大的鳥巢。

——在這樣的環境裡修練，倒是非常寧靜。

六郎太這樣想着。

拔出了刀，面對着窗外的古松。

可是，却看不見短利的白刃，而是一道白色的線影，慢慢地，一道變成了二道，二道變成了三道、四道、五道……

——用這雙眼睛和宮本武藏比鬥，恐怕力不從心！

❀　❀　❀

翌日——

運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六郎太整日待在這間寬敞的房子裡，百無聊賴，祇有倚着窗戶，看天邊的白雲舒捲，聽樹上的鳥聲啾啾。

——神明保佑我的眼睛吧！在這八天中，賜我完整的健康。

他相信命運是不能違逆的。

運天回來的時候，已是日落西山。

「我是去偷偷看看獵場四周的地形，所以才回來得晚了。」

六郎太並非不相信他的話，祇覺得吞吞吐吐的說話神態，跟往常不太一樣。

直等到飯後，六郎太才問起：

「運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老爺！你是說——」

「我眼睛雖然看不很清楚，心裡却是明明白白，你想騙我，是不可能的。」

運天不好意思地說：

「我是去過那邊！」

「那一邊？」

「千早小姐那裡！」

「……」

「老爺！」

運天一直在察顏觀色：

「難道你不想回到千早小姐的身邊嗎？」

「……」

「如果千早小姐知道你是這個樣子，她心裡一定會很難過，尤其是老爺要跟宮本武藏比鬥，更會使她着急萬分的。」

「她還一直躺在床上嗎？」

「嗯！而且，聽老佣人說，前兩天吐了不少血絲。」

「哦！」

六郎太不由得心裡一陣難過。

「老爺，我看你還是回去吧！」

「依你看，千早是不是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

「……」

「這該怎麼辦？」

「看樣子，最多祇能活一個月……眞可憐！」

「……」

「老爺！」

「……」

六郎太靜靜地、痴痴地，凝視着燭台的燈蕊，但他看到的祇是一個模糊閃動不已的火焰。

——最好能想個辦法，把自己眼睛所受的傷害，瞞住千早。

在比鬥這段時間，無論如何應該跟她住在一起。

對於一個形將消失的生命，活着的時候，既沒有享受完整的快樂；而在就要離去的剩餘時間，於情於理都該讓她感受到更充足的愛情才是。

六郎太不是沒有想到這些。

可怕的是自己的眼睛。

萬一讓她看到了，傷心疾首，反使病情加重，甚至於提早結束了生命，這又是何等的罪過。

這樣，六郎太才讓運天找一間房子。

如今，千早祇有一個月的壽命，再沒有理由讓她在孤寂中煎熬了。

「運天，如果再有五天時間，全力來治療我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瞞得過千早。」

「這個——」

運天很爲難地搖着頭。

「怎麼？沒有希望嗎？」

「那倒不是。你要知道，病人的神經通常都是脆弱而敏感的，要輕易瞞過她不大可能。」

「這麼說，不回去看千早是對的。」

「我可不是這麼想！」

「運天！」

「就算驚駭無法避免，你還是應該回去，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既然結成了夫妻，更不能逃避這份責任。事實上，千早小姐的病，如果沒有奇蹟出現，要她痊癒是很難的，就算你不是她的丈夫，也該去陪她幾天。」

運天最後幾句話，像一根芒刺，刺得六郎太的心陣陣作痛。

「我知道了。」

六郎太再不能忍受他的這些話，先堵住了運天懸河般的嘴巴，然後肯定地說：

「我們明天回去！」

「多謝老爺！」

運天爲千早高興，鞠了一個躬，退出去了。

六郎太的神色滯重。

無限的愧疚，一瞬之間，全湧上來了。

對於世子，他心裡的負荷有增無減，如果不是自己意志堅決，而換別人來撫養他，不暴露豐臣家血統的身分，純看成一個平民的孩子，他是絕不會被德川家擄去的。擄去了也不會受這麼長時間禁錮之苦，甚至還有生命的危險。

幸好那天在淨心寺，面對着是瞎了眼睛的蓮子，不知道自己的慘痛遭際，如果她知道了自己的變故，如果她唯一活着的希望都幻滅了，她的傷心豈不比聽到「切腹自殺」更不能忍受。

而千早呢？

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經無多。

明天回到她身邊，却活生生的要接受這樣嚴重的打擊，替自己分擔無邊的痛苦，她能忍受嗎？如此對她的病狀該有如何的後果呢？

「唉！」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

而這一聲嘆息，並沒有減輕心理上的負擔，反而加重了自己的歉疚和自責。

——我秋月六郎太活在世上，究竟還有甚麼意義？有甚麼價值？

——原想着能給不幸的人以快樂，結果却是更大的痛苦。

——也許他們沒有碰到我，都會比今天擁有更多的幸福。

❀ ❀ ❀

次晨——

天才亮，運天就牽出兩匹馬。

「老爺！目前，對我們來說，時間比金錢更寶貴，請恕我催着你上馬。」

六郎太會意地點點頭。

兩匹馬在寒意料峭的早晨，披着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晨霧，穿越過大街。

六郎太闔上眼睛，緊跟在運天的後面。

——難道日光山的溫泉眞把他的眼睛治療好了？

三人組同時注意到秋月六郎太的眼睛。

「還沒有復明嘛！」

這時影郎次想到了甚麼似地，疾風般迅速地衝了出去，在大馬路上高聲喊着。

「喂！等一等。」

運天聽到了，把視線投向樹林。

一看是影郎次，也看到兩個人跟在他後面，他沒有理會，反而腿夾着馬的腹部，策馬疾馳。

「不必要嘴皮子，沒有用的。」

運天顯然看到他們，就很自然地產生了排拒的行爲。

影郎次停住了脚步。

反而另兩個人從樹林裡跳出來，跑在馬路的前面，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等一等行嗎？」

「祇一會兒，一會兒而已。」

運天總是不太放心，頻頻回頭觀望。

離開市塵，走到人烟稀少的郊外時，太陽已經曬到背脊上了。

武藏野還有着早晨的寧靜。

樹葉上還掛滿了化霜後的水珠。

太陽要透進濃密的樹蔭，非要等到正午時分不可。

就在離家還有一里路程的時候，樹林裡的三個人遠遠看到了這兩匹馬。

「哇！」

「他是——」

「好像他，不會錯的。」

三人不約而同地叫出了聲來。

原來三人組在告別了福島丹波之後，昨夜投宿在附近的無住寺，一大早就起來，踏上了到江戶的大路，去執行許下諾言的任務。

正走出樹林，就看到了六郎太騎在馬上，跟着運天後面直馳而來。

太郎和五郎左並排站着，並舉起了雙手，示意他們在誠懇渴求。

運天怒氣冲冲地拉住了馬韁。

他先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破口大罵起來：

「說了也沒用的，你們聽不懂嗎？」

「你先不要發這麼大火好不好？」

運天的火氣果眞平息了一些，但却很不客氣地說：

「怎麼不叫人生氣嘛！就因爲你們在武藏野閒遊活蕩，使得七兵衛自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愈來愈目中無人，以致我們老爺遭到這麼大的災難。」

「這雖不是我們直接惹的，我們還是覺得抱歉。」

「請原諒我們無意的冒犯。」

影郎次和五郎左先後卑躬地賠着不是。

「原諒不原諒，事情都已經過去了，我們要趕路，請你們不要再耽誤時間。」

運天很不耐煩地催促着。

五郎左心裡有些不舒服，憑甚麼讓他一個人左右，因此，他直接向六郎太說：

「秋月六郎太先生，請你答應我們三個人的要求，好嗎？」

「收留你們做部下，我實在自認不夠這個分量。」

六郎太謙遜地回絕了。

「我們倒不是懇求你收爲部下，實在是——」

話說了一半，五郎左又停了下來。

他跟兩位伙伴商議了一下，詢問是否可以把事情說出來。

等他們同意了，他才繼續說：

「不瞞你說，我們三個人這回是受到福島丹波先生的拜託，要去江戶救秀賴公的遺孤。」

「你說甚麼？」

運天頓時緊張起來。

「運天！」

六郎太阻止運天打岔，並且說：

「先聽他們把話說完。」

三人組你湊一句，他幫一腔，費了半天功夫，才算把這檔子事情全盤說清楚。

六郎太一直在靜靜地聽，也靜靜地想。

——福島丹波究竟有甚麼企圖。

——如果他是眞心擁戴豐臣秀也的話，也不見得眞能跟強大的德川家相拮抗的。

但三人組的言語之間，福島丹波誓圖揭竿而起，與德川幕府爲敵，並決心奮戰到底的意念都是很明顯的。

「這麼說，你們把世子救出來，是要交給福島丹波，對不對？」

六郎太最關心的問題癥結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要把你攔下來的原因。」

「我們相信祇有你是最理想的人選。」

「至少你可以給我們參商參商。」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六郎太這才恍然大悟，而很友善地表示：

「你們有怎樣的打算呢？」

影郎次立刻說：

「我們有一百個不願意把他交給福島丹波的理由；所以，我們才想三個人來共同扶養他，並好好教育他，可是，除了密探功夫外，其他各方面都是門外漢。」

「這你不說我也清楚，一看就是草包。」

運天半謔半笑地插了句嘴。

六郎太用手阻止他，暗示他不要攪和，然後故作思考地。

「那麼……」

「秋月六郎太先生！」

六郎太正在想，五郎左說話了：

「我們有一個最好的想法，是把他救出來，交給你來負責。」

「對了，這才是名正言順了。」

運天在這樣的場合，他不說話，似乎很怕被認爲是啞巴一樣。

六郎太沉默了。

他心裡面仔細分析了他們講話的可靠性之後，才說：

「如果你們說話算話，而沒有歪心邪念，我可以告訴你們世子監禁的地點。」

「老爺！這可千萬使不得。」

運天對他們的看法始終存着偏見，斷然地說：

「他們都是反覆無常的密探，說話靠不住的。」

「運天！」

六郎太這一聲召喚含了些警告的意味。

「這麼說你不是也叫我懷疑嗎？」

「啊！我……我是例外。老爺！況且我現在已經久不幹此道，你難道不相信你的部下嗎？」

「哈……」

六郎太難得有興致笑了起來。

「也許正因爲他們曾經要求做我的部下，所以我都像相信你一樣的相信他們，運天我看是這樣好了，既然他們一番誠意，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那你就指揮他們去把世子奪回來，如何？」

「這個，嗯！」

運天摸了一下腦袋，看了三人組一眼說：

「他們會服氣嗎？」

「這個，千里運天，你可以放心。」

影郎次代表性的表示他們的態度：

「我們不但服氣，而且一定聽你的。」

「是眞的？」

三人組同時誠懇地點頭。

運天興奮極了。

一來，他從來沒有帶過部下，這回可以嚐嚐指揮的滋味。二來指揮的都是眞田幸村領導的一流密探。

六郎太重複地釘牢了一句：

「我看這個人絕不是普通的浪人，說不定他有着很高貴的身分，祇是不願暴露而已。」

三人組就這樣閒扯一通，向着江戶的方向前進了。

❀　❀　❀

今天的陽光格外嬌艷。

千早從午睡中醒來，就請老婢女把窗戶打開，一個人坐在窗前。

陽光透過樹隙照在窗台上。

也照在永遠在寂寞中旋轉的脆弱的心上。

在近處的樹梢。

一隻白色的鳥，拖着長尾巴，迎着豔麗的陽光，在跳躍着。

——怎麼祇一隻鳥呢？牠的同伴到那裡去了？是否也跟我一樣呢？

好長一段時間，她看到任何單一的事或物，都會有這樣的聯想。

尤其在六郎太走後，她陡地吐了很多血絲，

「可以嗎？」

「老爺的吩咐，我還能不遵命嗎？」

運天樂不可支地答應了。

於是——

六郎太把秀太郎被關的地點，告訴了三人組。

同時把進去的路線在地上畫了一個簡略的圖樣。

也把那一天他去的時候，看到的戒備情況，詳細地說了一遍。

「千萬要小心將事，絕不可輕舉妄動。」

時間已經躭擱很久了，六郎太連忙催着運天策馬上路。

三人組望着他們的背影遠颺，都有一份得來不易的喜悅。

「祇有這個人最適合。」

「就是嘛！就算爲他犧牲了性命，也是值得的。」

她的這種敏感的想法更強烈，也更容易受感染。

自知活在這個世上的日子不會太多。

自知一切幻夢將會隨着生命而永遠消逝。

唯一期求的似乎祇有跟六郎太一起，多生活一分鐘、一個小時，或是一天……那都是無法形容的快樂。

死雖然是恐怖的，但能死在心愛人的胸懷裡，也不會有一絲懊惱的。

一陣馬蹄聲響了。

而且，清晰地能判斷是兩匹馬。

「啊！一定是他們回來了。」

她興奮地站了起來。

正因爲偶來的興奮，血往上升，感到頭腦有點昏眩。

但她絕不能在這個時候倒下去。

強忍着痛苦，千早踹跚地由房裡走出來。

老婢女看她蒼白的臉色，連忙跑過來攙扶她。

「啊唷！妳怎麼可以起來呢？」

「不要緊的！」

千早搖着頭說：

「我不能讓我的丈夫看到我這副衣衫不整的樣子。」

於是，老婢女幫忙她換了一襲顏色鮮麗的衣服，也梳粧了一番。千早在鏡子裡看到自己，正像近黃昏的夕陽，不免有些怯怯然。

但她知道，六郎太不會嫌棄她的，反而會因此更憐愛她，更體貼她。

於是，她走到了玄關，一種先睹爲快的心情支撐着她坐了下來。

——我要搶先看到我的丈夫，那怕一秒鐘也是珍貴的。

沒多久。

果然馬蹄聲進了院子。

停了下來。

六郎太走進門，千早高興地迎着他。

「我算得眞準，你果然在這個時間回來了。」

「是嘛！」

六郎太祇怕讓她看到自己的眼睛，把頭低了下來。

事實上，千早因爲臥病太久，視力也有點模糊，根本沒有看出來六郎太有甚麼異樣。

「我眞高興，妳可以起床了！」

「那是因爲今天心情特別好的關係。」

「既然這樣，妳還是進去躺着休息吧！」

「我是在等你一起進去的呀！」

「啊！來！我牽着妳走。」

六郎太剛握住千早的手，幾乎嚇了一跳。好燙好燙，像一個火球。

「妳的手好燙。」

「知道你回來，太高興的緣故。」

「不！妳不要瞞我，也不要欺騙自己！這是因爲妳的病到了很嚴重的地步，聽我的話，多休息。」

六郎太扶她到床邊。

千早安靜地躺在床上。

久別重逢的喜悅，充塞在這個小小的空間，也洋溢在兩個人的心坎。

但，喜悅祇是短暫的。

由於六郎太必需很坦誠地告訴千早有關比劍的事，祇一剎那功夫，空氣就變得凝重了。

「我在這裡的時間祇剩下七天了。」

六郎太的話很平靜，但裡面却包含了幾分激動。

「我知道。」

「運天告訴了妳？」

「是的，昨天說的，將軍打獵要在十五日擧行。」

「今天已經是初八。」

「還有七天。」

「七天眞是太短促了。」

「……」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我們再也不要提起這件事情。」

「……」

「我們要一起珍惜這段寶貴的時間，不要有一分鐘、一秒鐘浪費掉。」

千早太感動了。

眼淚不停地奪眶而出。

「我太高興了，這樣——七天，足夠了。」

千早的兩隻手，顫慄地緊握着六郎太的手，身子順勢傾向了六郎太。

在這一生中，似乎祇這一個短暫的時刻，是她認爲最幸福、最眞實，最不能忘懷的了。

——這七天就是我的一生，我要讓六郎太感到同樣的快樂和幸福。

——即使是送他赴戰，我也不流露絲毫哀傷的痕跡，讓他全心全力去爭取勝利。

千早眞的振作起來了。

她每天都很早起來，躲着悄悄地裝飾自己。

六郎太看到她，總是笑容可掬。

誠然，多數時間她還是在床上，六郎太悉心照顧她，陪她聊天，給她說故事，講笑話……有時候兩人哈哈一陣大笑，老婢女都有說不上來的嫉妒。

人在快樂中，時間消逝得最快。

一天、兩天……

一眨眼，比鬥就在明天了。

——此地一分別，何日能相逢。

儘管千早竭力壓抑着自己，但想到明天——那是個多麼恐怖的日子的時候，她的精神自然地萎靡了，臉上的笑容瞬間就消失了，喉管裡總像有甚麼東西堵塞住似的，吐不出來，也嚥不下去。

沉重、沉重、沉重……

渾身都有一種被東西壓着的感覺。

她一早就曾交待老婢女，今天的晚餐她要親

自燒頓飯給六郎太喫。

——也許這是最後的晚餐。

——身爲人妻，事實上，這也祇是僅有的一次而已。

她爬起來了，六郎太千方百計阻擋，也無法打消她進入厨房的意志。

「唔！太好喫了，我從來沒有喫過這樣可口的菜！」

六郎太直誇獎着這頓晚餐喫得舒服，喫得暢快。

「千早！妳的這份眞情，我會永遠，永遠記在心裡。」

千早的臉上反而沒有了笑容，露出驚訝萬狀的神色。

六郎太正詫異，她却俯伏在桌子上哭起來了。

「千早！爲甚麼？這是爲甚麼？」

「你的眼睛！」

「啊！」

「我知道你爲甚麼不把這件事告訴我，我很感謝你的愛心和情意，可是……我還是發現了，我怎麼能不傷心呢？」

千早哭了。

六郎太手足無措地不知說甚麼好。

「我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可是，你爲甚麼不肯讓我爲你分擔一點痛苦？」

「我祇能把幸福快樂給妳，因爲，我欠妳的太多，好久才能回來一趟，回來了就不能再把痛苦帶給妳！」

「謝謝你！」

就在這個時刻。

這最珍貴的一剎那。

六郎太心口湧上了一股暖流。

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被七兵衞擊傷已十來天的眼睛，突然間閃耀了起來。

他凝視着剛掉過幾滴淚，越顯得嫵媚動人的千早。

——直像一座美神雕像。

「千早！」

「唔！」

「不管來日如何？妳會永遠地活在我的心底」

「你也是一樣？」

夜來臨了。

這是漫長的一夜。

也是最短促的一夜。

是纏綿溫馨的夜。

也是悽惻悲傷的夜。

龍爭虎鬪

「父親！」

一直專心在看書的但馬守，被十兵衞三嚴一聲肅然的叫喚，才放下書本。

十兵衞站在庭院裏，手中提了一個包袱。

「有事呀？」

但馬守從那個包袱看出有些異樣。

十兵衞沒有回答但馬守的話，逕自走進了房間。

在桌子上，把包袱打開，裡面包的是一束頭髮。

「花房東吾先生。」

另一張紙條上，赫然出現了這幾個筆法勻潤的大字。

「這包東西不知道是誰送到東吾家裡的？」

「……」

「莫非福島丹波暗地裡在進行甚麼計劃，比如說：想起事之類的。」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可是，東吾被害這檔事，我們總不能放手不管吧！」

「當然，我已經派了須貝又兵衞和末松嘉十郎去調查，等有了結果再做決定。」

「……」

「不過，福島丹波是個頭腦精明的人，這兩個人能否弄出一點眉目，實在沒有把握。」

「嗯，父親！」

「還有事？」

「很可惜把加藤宗十郎殺掉了。」

「爲甚麼？」

「如果能夠活活的逮住他，對事情很有幫助。因爲他跟福島丹波交情深厚，一定知道箇中內情。」

「話是不錯，不過，宗十郎也不是個簡單人物，要使他乖乖地就擒，並不容易，除了殺掉他沒有更好的辦法。」

但馬守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思考了一下說：

「十兵衞，你是否可以抽出時間，去對福島丹波的事情深入瞭解一下。」

「如果有需要，也祇好自己去了，不過…」

「不要這樣吞吞吐吐，有甚麼儘管說出來好了。」

「有一個人。」

「甚麼人？」

「朝比奈源右衞門。」

「他怎麼樣了？」

「聽說他在將軍面前告了父親一狀，講得很難聽，爲了父親的名譽，絕不能饒過他。」

但馬守的臉孔立刻變了顏色。

很像清明的天空，籠罩著層層烏雲。

他狐疑而震驚地站了起來。

「到目前，也找不到一點線索。」

「……」

但馬守一直在抿著嘴思考。

他想到東吾曾經講過有關武藏野浪人屯墾的事。

也想到那天他出去的經過。

「事情很明顯。」

「父親！」

十兵衞並不知道東吾的這些過程，疑惑地望著但馬守，等待答案。

「一定是福島丹波下的毒手。」

「他爲甚麼要這樣？」

「因爲福島丹波一干人潛入了江戶，爲了追究眞像，他單鎗匹馬去查訪，這樣一去就沒有回來過。」

「哦！」

十兵衞也同意但馬守的看法，不過，他很懷疑：

——他會說些甚麼呢？

「父親！依孩兒的看法，快刀斬亂麻，先把他殺掉再說，以免夜長夢多。」

十兵衞憤憤不平地說。

從戰國時期開始，宮闈的爭寵奪利，暗鬥明襲，殺戮的風氣，始終未弭。就算是十年廿年的深交，在利害關頭上，唯有取其性命，才能悍衞自己。

這種把自己的榮寵，建築在別人生命上的事情，雖歷朝換代，仍屢見不鮮。

政治就是這樣殘酷的事情，你不設法排斥別人，別人就會先下手爲強，暗中算計你。

現實就是這麼無情無義，你不能成爲強者，就會被視爲怯弱。人命如螻蟻，多少人無聲地被消滅，多少人無息地被撻伐。

因此，在今天這樣的社會，尤其是今天的官府，找一個心氣相投的人，和自己站在一條戰線上，一如大海裡撈針，希望實在渺茫。

比如目付朝比奈源右衞門，跟但馬守論交近廿年，過去，一直情同兄弟，聲氣相通，不管於公於私，都算得上是不錯的好友。

可是，如今源右衞門深得將軍信任，凡是與豐臣家有關係的舊日諸侯，都借著他的刀，殺得一乾二淨。

下一個目標，轉移到同一陣線的兄弟身上，是必然的趨勢。

但是——

但馬守究竟有甚麼把柄在源右衞門手裡，能讓他向將軍告密？

就算告密了，有甚麼事情足以搖撼將軍對自己的信任？

但馬守一直在想著這個問題。

踱來踱去，俯首深思。

過了半晌，陡地站住了。

「十兵衞！」

「父親！」

「立刻把秀太郎轉移到別的地方。」

「是。」

十兵衞立刻猜中了父親的心事。

源右衞門祇有擴大這件事情的聯想，才能加深但馬守的罪責。

在將軍府決定打獵的會議上，但馬守曾經明白說出秀太郎極似豐臣秀賴公遺孤的事實。源右衞門就可以暗示但馬守隱匿秀太郎，旨在以他爲號召，意圖策動謀反而加罪於但馬守。

「就算要殺朝比奈源右衞門，也要等到將軍查問，再動手不遲。」

「我懂了，父親！」

十兵衞秉承父親的意旨，迅速地離去了。

過了很久時間。

天下上人突然來訪。

但馬守深知天下上人乃是高人，無事不登三寶殿，他來到柳生道場，一定有重要事情。

他立刻囑侍衞請他進來。

和尚彬彬有禮地和但馬守寒喧過，正要坐下來時，看到牆上的一幅卷軸。

那是一個斗大的「義」字，唐朝朱拓的眞跡。

和尚思量半晌，貿然冒出了一句話。

「甚麼是義？」

「我想，行得正，坐得穩，不昧自己的良心，應該可以稱得上『義』。」

「好，說得好！」

天下上人莞爾一笑，說：

「年紀一大，性子反而更急，我知道你的時間寶貴，祇有長話短說。」

「想必你有高見，極願洗耳恭聽？」

「客氣客氣，祇是一件小事情。」

「啊！」

「聽說但馬守先生，前些日子不知在甚麼地方，撿到一件活生生可愛的東西，依你看，這東西長大了，會不會變成張牙舞爪的怪獸呢？」

「這個——我是不敢輕易斷言的，大概——」

「大概——」

「我想也許很銳利，傷人恐怕還不至於。」

「可是多數人却認爲你在引狼入室。」

「這……」

「不！不！也許這句話措詞不當，反正有人認定，他將來會變成一隻野獸，而第一個被吞噬的就是你。」

「哦！」

「如果眞是這樣，你將來的處境就會困難重重了。」

「這確實很難說。」

「依我的看法，今天你祇有一條路可走。」

「……」

但馬守故意躲避和尚銳不可當的視線。

和尚却緊抓住這個時機，直攻但馬守的心理弱點，他換了口氣說：

「你知道嗎？他母親爲了他，夜以繼日流淚不止。而你却裝聾作啞，無視這份人類最珍貴的

感情。當然，這也難怪你心狠手辣，這就是你的職務，對不對？哈……」

「……」

天下上人的這陣笑聲，像一把利劍，刺在但馬守的心崁上。

但馬守木然地站立著。

他在沉思，深深地沉思。

天下上人再也不放過這個契機，緊接著說：

「爲了這件事情，我深知你已陷入了矛盾，所以才讓宮本武藏和秋月六郎太比鬥，如果秋月六郎太得勝，他們母子可以相見。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到時候，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嗎？人上有人，這個道理你難道不懂？」

「不會那樣糟糕，眞到了這個地步，本人拼老命也要遵守這個諾言。」

「哈……」

「你笑甚麼？」

「我笑你但馬守也會有這種天眞的想法。」

「這怎麼能算天眞？」

「哈……不算天眞，不算天眞算幼稚。」

「上人！」

但馬守的臉沉下來了。

「很抱歉，我是個直腸子，不喜歡拐彎抹角。老實說，貧僧和天海僧正是多年深交，從他的口裡……我知道……但馬先生，在三代將軍家光的面前，你這位武術指導好像並不怎麼喫香呢？」

「……」

「三代將軍驕橫跋扈，事必躬親，那時候，你也許根本無法插手這件事情。」

「……」

「所以，依我估量，不管比鬥的勝負如何，他們母子想見面，恐怕要等到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

「現在，事關緊急，唯一的辦法祇有你網開一面，讓世子給他們奪回去。」

「……」

但馬守猶豫了。

天下上人看了他左右爲難的臉色，故意冷嘲地：

「唉！一個人在義和利的分水嶺上眞是爲難？」

但馬守的眉毛抖動了一下。

但仍然不形於聲色。

在他的心裡，眞像已山窮水盡了。

過了老半天，他才說：

「你的意思是說今天就讓他們母子見面？」

「正是。」

「……」

「我很渴望你答應我這個要求，也祇有你大發慈悲方能讓他們母子重逢。」

但馬守動搖了。

「如果你早來一步就好了。」

「爲甚麼？」

「我剛叫十兵衞把秀太郎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哦！」

「現在祇有等我兒子回來。」

「是否你認爲目前世子的生命已經有危險？」

「……」

但馬守沒有立刻作答。

無言的沉默，也不表示肯定了和尚的窺測。

朝比奈源右衞門心如蛇蝎，當他眞要刻意把劍頭指著但馬守的時候，他是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如果這時候，將軍傳令給但馬守，要把秀太郎送到將軍府，他連轉圜的餘地都沒有了。

更可怕的是，源右衞門先把秀太郎擄去，等到將軍向但馬守要人，已是呼天不應，祇有被迫切腹自殺，以表示負責盡職。

源右衞門早就覬覦但馬守控制的密探組織，這樣一來，就像借刀殺人，自己並沒有沾染血跡，却徹底消滅了一個勁敵。

——源右衛門的魔掌會伸向秀太郎嗎？

但馬守殫精竭慮地思忖著。

「但馬先生。」

天下上人凜然地說：

「有所謂大奸似忠，這個道理你懂吧！過去各個朝代的歷史裡面，這樣的人物可說屢見不鮮，你認爲如何？」

「……」

「爲了保持德川家的權威，必要的時候是要不擇手段的，而且祇有在君主面臨過錯邊緣的時候，挺身進諫，不畏一切，這才是可以永垂青史的忠臣啊！哈……」

天下上人就這樣在一陣笑聲裡不告而別了。

❖　❖　❖

同一時刻。

三人組藏身在深谷道玄坂下面，一個硯形低地的杉木林裡面。

就好像帶有保護色的青蟲，盤吸在綠葉的背面，每個人都選擇了掩護自己的一棵樹，把身體緊緊貼在樹幹上面。一個普通的人經過，不仔細地審視，是很難發現他們棲息其間。

「動作怎麼這樣慢？」

太郎看不到運天歸來，嘴裡在嘀咕。

「以運天那樣敏捷的身手，該不會被逮住了吧！」

影郎次也有些懷疑。

「再等一個時辰看看吧！」

「再等一個時辰，天都要黑了。」

「也許這正是運天的主意，等太陽下山才動手。」

「眞是這樣也好，不過，我心裡好像有點惶惶不安。」

「虧你還是個密探，有甚麼不安的。」

「誰知道，我總覺得這回行動不會很順利似的，心情就是穩靜不下來。」

確實的，連運天也有這樣的感覺。

當他一溜進庭院，立刻藏匿在一塊巨石的背後，連一動也不動地待在那兒。

完全出乎運天的意料，建築物四周佈滿的森嚴守衛，遠比六郎太描繪的更多。

外表看起來，並沒有一個人影，但一會兒從這條小徑走出一個，一會兒又在那個屋角冒出來一個，轉一圈巡視一番，就又消失了。

運天祇有趁隙溜到另一個角落。

屋子裡有人推開窗戶。

瞬間又關上了。

但運天機靈地越過很高圍牆的時候，竟然沒有被察覺到，這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雖然運天一心欣喜，事實却已進退維谷。

——這下子該怎麼辦？

在圍牆下面蹲著的運天，看到圍牆裡面人影幢幢，一下子呆了。

——進是死，退也不見得能活，人不可能有接二連三的僥倖，既然這樣，還是進去吧？

可是，上次慘敗的記憶猶新，豈能重蹈覆轍。

被但馬守用長矛刺傷的慘痛經驗，到今天還深深印在腦海裡面，千萬不能再魯莽衝動，如果因而不幸送掉性命，那可是後悔都來不及的。

——看情形，以我們的單薄力量，要救出世子的可能性並不太大。

但如果這樣退出去，豈不讓三人組笑話。

——我這個指揮在部下前面就太沒有面子了。

——再說，時間是這樣的迫促，主人命運的決定，與此舉也息息相關。

運天愈想愈不能甘休，於是合著雙掌做禱告的樣子。

——請諸神保佑我。

這一禱告，好像眞的神靈附體。

他立刻移動了身體，攀緣在一根大樹幹上。

——南無阿彌陀佛。

他吐了一口氣。

剎那——

從這棵樹跳到了另外一棵樹。

那監禁秀太郎的房子就在眼前了。

祇是如何越過一片白沙舖設的庭院？

——還是等待天黑吧！

——如此一片白色的沙，是很難掩護自己身體的。

可是，天黑了，警戒會更加森嚴。

就在他猶豫不決，躊躇難前的時候。

遠處的大門上出現了三個人影。

——嗯！這幾個傢伙進來了。

——他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運天的想法，等在樹林裡的三人組，半天看不見自己回去，心浮氣躁地趕來了。

可是，這一念頭還沒有消失時——

陸續有更多人影在同一地點出現，而且很快，衝進了屋子，於是恍然大悟，那三個人影根本不是三人組。

突然——

戒備森嚴的警衛騷動了。

像飛鳥般從各個角落湧了出來。

那些剛剛擅自闖入的人影立刻跑到了院子的一端，同時，侍衛人員也出現在院子的另一個角落。

靜靜地，雙方隔著約莫十丈遠，劍拔弩張地對峙著。

運天緊張起來了。

連呼吸也跟著十分迫促。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他迷惑了。

在運天的心裡面，認定那些闖進來的人影，不是尋常的武士，很像受過嚴格訓練的密探，如果是眞的，自然是來自將軍府。

這樣一來，不是自相殘殺嗎？

爲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運天始終想不出一個自圓其說的道理來。

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不管怎麼樣，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

他在等待，等待著夜晚的來臨。

事實上，這時候天已近晚，暮靄四合。

而散佈在庭院裡的兩方面的人馬，正擺出忍法蝴蝶陣——這是密探在夜間慣用的陣式。

「看樣子，我得好好謝謝你們了，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把世子帶走，眞怪不好意思的。」

運天在黑暗中，得意地搗著嘴巴笑了起來。

很顯然，這許多人突然來到福島正則的別墅，祇有一個目的，爭奪豐臣秀賴的遺孤。

難道這個十歲的小孩子會有這樣大的魔力，要引發雙方一場龍爭虎鬥不成？

——乾脆我來做個和事佬吧！把他帶走了，你們自然要偃旗息鼓。

於是，運天決定繞過木林，接近那棟建築物。

而院子裡的對峙局面，立刻爆發了猛烈的攻擊，但見人影交錯，刀光閃閃。

——你們打吧！我要進去了。

他倣照著老鼠鑽地洞的姿式，衝進了房屋，鑽到了床底下。

這個床，到那個床。

這間屋，到那間屋。

運天雖然提高警覺，全心戒備，但事實上已進入了無人之境，所有的警衛都去參加戰鬥了。

而且，這時候前面似乎聲音微弱，也許有不少人早就死在刀刃之下了。

可是，非常奇怪，跑遍了每一間房子，找過了每一個床位，却沒有見著世子的影子，甚至連一點其他的痕跡也沒有。

——世子根本沒有關在這裡嗎？

六郎太所畫的地形圖樣，跟這個建築完全一樣，爲甚麼不見世子的踪跡呢？

——該不是有地窖吧！

——也許就因爲闖進這許多陌生人，臨時把他藏在地窖去了也說不定。

於是——

他匍匐地上，輕輕敲著地上的木板；再檢查每一面牆壁，仍屬枉然，根本沒有地窖。

——世子。

他的膽子愈來愈大，忍不住叫出了聲音。

——世子，運天來接你，你到底在甚麼地方？

沒有廻響。

但是也沒有人干擾。甚至連脚步聲都聽不到。

他的膽子更大了，站起了身子，旁若無人地大步走到了走廊。

「秀也少爺！」

他大聲嚷著。

「秀也少爺，我是運天……你不要害怕，聽見的話，就回答我。」

還是沒有回音。

當他走到拐彎的地方，突然迎面一擊，運天緊急閃避，却沒有人影，再定神一看，才知道自己碰到了一根柱子，頭上已冒起了一個小包。

穿過一間黑漆漆的空屋。

再往前走，正是院子。

這時，雙方的打鬥已經結束，地上一片殷紅，鮮血滿地，且屍體雜陳，橫七豎八。

——好一副悽慘的景象。

運天不禁爲之鼻酸。

就在這個時候，林木中間走出一個人。

「是運天嗎？」

運天正準備擺陣以待，一聽這熟悉的聲音，一顆跳動的心平靜了下來。

「哦！原來是大和尚……」

「你爲甚麼要到這裡來呢？」

「因爲我聽秋月六郎太說秀太郎是關在這裡的。」

「啊！」

天下上人不過是路過此地，聽見裡面嘶殺聲不迭，才偷偷躲在林木間看個究竟。

福島正則在世的時候，他倒是這裡的常客，所以，對這個建築瞭若指掌。

「是秋月六郎太讓你來的嗎？」

「一半是的，一半也可以說不是。」

「我不喜歡這麼一半一半的事情，你老實說吧！」

「本來，我是奉老爺的命，到柳生道場去看但馬守，請求他能讓世子母子見面……後來，不知怎麼回事，有種不祥的預感，覺得世子可能有生命的危險。從柳生道場出來，就直接跑到這兒來了。」

「結果呢？」

「根本沒有世子的影子。」

「傻瓜，早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哦！」

運天如醍醐灌頂，恍然大悟。

「如果朝比奈源右衞門提早兩個小時行動的話，說不定你已經把世子救走了……總而言之，天不從人願，眞沒有辦法。」

「你是說剛才來的人是朝比奈源右衞門派來的。」

「正是。」

「這我就不懂了，他們幹嘛自相殘殺呢？」

「爭權奪利而已，這種事惹紅了眼，會弄得六親不認，好戲恐怕還在後頭呢？」

天下上人看到滿地屍體橫陳，血紅一片，不禁感慨萬千地說：

「運天，你現在親眼看到了，都是將軍府的密探，却彼此互相殘殺，人命再不值錢，也不該這樣視若草芥呀，你說對不對。」

運天同感地點著頭。

「不管是密探或者是武士，人都是有血有淚的，難道他們生下來，就規定是權勢的犧牲品嗎？非也；造物者絕沒有這個意思。人，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是甚麼身分，祇要他有一口氣活在世界上，就應該有爲自己諦造幸福的權利。但是，今天却因爲將軍府出現了一個怪物，視權勢爲生命，驕橫乖張，無所不爲，才逼得這些亡命之

徒，拋棄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做了將軍府的犧牲品，你能說這就是武士精神嗎？」

運天被他這一番大道理，弄得如墜五里霧中，祇是不住搖頭嘆息。

和尚祇好自己做結論了。

「如果這就是武士道的話，那就把武士道去餵狗好了。」

別說是一個以積善蓄德爲己任的和尚，看不慣這樣的世道。就是一個普通人—像運天吧—看到這一慘不忍睹的景象，且這一景象是由於爭權奪利留下的血債，他的心裡同樣悲不可抑，憤恨不已。

——太沒有人道了。

和尚對於德川幕府的作爲，愈來愈寒心，愈來愈失望了。

——既然社會是人類組成的，每一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將軍與密探，士民和乞丐，本質上是一樣的，應該一律平等，而不容享有特權。這樣，每個人的人格都被尊重，也就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敬業樂群，爲社會謀福利，使人類趨於大同的境地。

天下上人剛剛讀完了中國的禮運大同篇，揣摩著裡面所言大同的道理，實在是金玉良言，足爲天下楷模，而此刻看到的景象，竟背其道而馳，怎能會不慨然興嘆呢？

無名劍

渡過了最纏綿的一夜。

天已破曉。

白色的曙光緩緩地撕破了夜的黑幕。

六郎太醒來了。

而身體滾燙的千早正緊偎在他的懷裡。

呼吸依然迫促而微弱。顯然她還在甜蜜的夢中。

——我所能給予她的就祇這麼一點了。

六郎太輕撫著她的秀髮沉思著。

——可是，她却深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女人眞是最容易滿足的，而愛情的力量竟是如此偉大。

六郎太依依不捨地凝視著她蒼白的臉。

有幾分歉意。

也有幾分憐恤。

——就算我祇給她這麼一點點，也不應該這樣短促，這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要盡一切努力，使她能夠繼續活下去，而且像此刻一樣，永遠幸福地躺在我的懷中。

「千早！」

情不自禁地低聲呼喚著。

「唔——」

千早夢囈地一聲。

還蘊含著昨夜的甜美。

也蘊含了無限滿足的歡暢。

半晌。

她才眞的從夢囈中甦醒。

「爲甚麼天亮得這麼快！」

她嬌嗔地摟住六郎太結實的腰桿，好希望又是一個夜晚的開始。

但，天已經大亮了。

而且今天必須讓六郎太早起。

於是，她抽回來兩隻手，捧著他的臉說：

「你的眼睛？——」

「看得很清楚。」

「沒有騙我嗎？」

「我從來沒有騙過任何人。」

六郎太很快地在千早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不騙妳吧！立刻可以證明。」

「唔！」

千早有說不出的溫馨，說不出的甜美。

六郎太很喜歡看到她在撒嬌時的欲語還休的臉，下意識的衝動，用力的把千早抱進了懷裡。

「千早，妳想我還能見到你嗎？」

「不許你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我何嘗願意說，甚至於我眞捨不得離開妳，去參加比鬥呢？」

「你也不能有這個念頭，希望你高高興興地去，我等著你高高興興的回來。」

「謝謝妳。」

「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的責任。」

「我相信我會打敗宮本武藏得到勝利，親眼看到秀太郎母子見面……然後，我們再一起過幸福的生活。」

「我也相信你的話，而且，我更相信神明會成全我們的。」

六郎太又一次吻了千早的雙頰，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

千早也要起來，却被六郎太強有力的手臂壓抑了下去說：

「妳一定很累了，還是躺著好好地休息。」

於是，六郎太穿好了衣服，走出室外。

運天早已準備好一切，鵠候著。

但對於昨天晚上，冒然地侵入福島正則別墅的事，一個字也沒有提起。

「今天的天氣眞好，主人，這是好兆頭。」

確實——

朗朗晴空，萬里無雲。

秋天的陽光，分外的溫暖，就像昨夜千早的手，給六郎太振奮抖擻的感覺。

「老爺，你今天這身衣服眞漂亮。」

運天看著六郎太的神情，心裡好高興。

那是千早特地爲了參加在將軍面前的比鬥，才給他趕著縫製成的，色彩鮮艷，剪裁合度，倍使六郎太的英姿煥發。她不祇使六郎太的外表顯得灑脫俊逸，更使心裡上增添了無限的溫情。

六郎太盥洗完了，很高興地說：

「運天，我的眼睛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眞是謝天謝地。」

雖然這樣說，但運天的心裡比他更清楚，要完全恢復過去的健康，事實是不可能的。

「把劍拿來。」

運天立刻恭恭敬敬地奉上了劍。

六郎太運了一口氣，把出鞘的白刃提在前方，擺出了一個青眼的架勢。

運天欣喜得楞住了。

那姿態、氣勢……和以前有著顯著的不同。

運天並沒有練過劍法，但強烈的感覺，使他發現一種凝聚的力，使得這方寸之地的空氣近乎滯留。

六郎太趁勢跳離了地面。

他將白刃橫空一掃，自己的身體重又飛落到了一丈遠的水井旁邊。

「……」

運天瞠目結舌。

他想說甚麼？搜索了半天，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詞彙來表達他的震撼。

——這眞是自古未有的凌厲刀法。

——別說宮本武藏必然招架不住，牛鬼蛇神也會被斬得血肉橫飛。

運天偷偷擦著興奮的淚。

他是爲主人這十幾天來，心裡所受痛苦而哭的。

自從到了日光山，六郎太雖然視力全失，但清晨夜晚，仍不忘挺立在早晚的寒霜中，磨礪自己。運天曾經想勸他，等他意識到六郎太的勝利比甚麼都重要的時候，他祇好站在遠處合十祈禱了。

而今天，六郎太果然有了成果。

——啊！他會成功的，他會勝利的。

運天默念著，坐在地上，觀賞六郎太的最後磨鍊。

六郎太雙目凝視著天空。

渾身猛發出來的殺氣。

「唷！」

一劍揮出。

一道白色的光芒，劃破了陽光斜照的空間。

像雨過天晴時的彩虹，在天空停留了一會兒，白色的光芒才霧散般的消失。

陡地。

楓樹的枝椏上，滾落下來三四隻麻雀。

那麻雀就是受不了白色光芒的震撼，才失神地無法立足，掉下來的。

一眨眼功夫，六郎太把白刃歸鞘，昏迷在地上的麻雀，同時紛紛甦醒，飛上了樹枝。

「神劍！神劍！」

運天高興地喊了出來。

記得在西國的島原上，運天曾經看到過六郎太白刃一閃，彷彿要把斜落水平線上的夕陽吞噬的奇景，那種神奇的刀法，可以說是虛無劍法登峰造極的最好表現。

今天所看到的不是虛無劍，而是比虛無劍更高一乘的無心劍。

「老爺，你成功了。我稱你爲劍神，是當之無愧的。」

運天幾乎想跪下去，表示他內心的尊崇。

但，不知甚麼時候，千早站在他倆背後的走廊。

六郎太正抬頭想跟運天握手道謝，先看到了千早臉上的笑容。

——他是看得很清楚了。

——神明在保佑著他。

千早心裡這樣想著。

六郎太接著走向了千早。

「早晨的氣候比較涼，妳怎麼不聽話又跑出來了呢？」

千早回答他的是一抹脈脈含情的笑。

六郎太挽著她走進了屋子。

桌子上已經擺好了一個武士出征時必須喫的食物。

他們相對坐下，同時舉起了酒杯。

「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千早啜下了一大口。

六郎太很想阻止她，祇怕酒會有害她的身體。

出人意外的，千早今天精神格外飽滿，也沒有發燒，神色一若常人。

六郎太反而爲她斟滿了酒說：

「這杯酒就算我們結婚的交杯酒吧！」

「來。」

千早碰了一下杯子，一飲而盡。

確實，他們結爲夫妻，沒有舉行過任何儀式，也難得有這樣心情開朗的同酌機會。

六郎太放下酒杯，興致勃勃地說：

「千早，妳今天看起來，最美了。」

「是眞的嗎？」

「我不相信這世界上會有比妳更美的女人！」

「這……我太高興了。」

「當我初見到妳的時候，雖然就認爲妳很漂亮，却沒有今天這樣自然，這樣眞實。」

「也許。」

「那是爲甚麼呢？」

「也許是因爲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愛，免不了有點做作的關係吧！」

「事實上，妳不但愈來愈漂亮，也愈來愈溫柔了。」

「那都是因爲你的關係？」

「哦！」

「你使我變得更漂亮，也使我更溫柔。」

「這或者就是我想到的——」

「想到甚麼？」

「男女之間的愛情，要經過時間的考驗，才會濃郁芬芳……」

一直蹲在屋子外面等候的運天，聽到這一段柔情蜜意的談話，心裡有說不出的快慰。

——希望神明保佑千早能繼續的活下去。

——悲憫的上蒼應該不會拆散一對恩愛無比的夫妻的。

不自禁的淚水汩汩地流了出來。

也是這個時刻。

宮本武藏正朝著一家小店走去。

他眼巴巴地盼望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像六郎太一樣，天剛出現朦朧的曙光就起床了，胡亂喫了些早餐，跨出了大門。

「磨刀師，降魔劍也齋。」

在這個磨刀店他佇下來了。

小店的門還緊緊地關閉著。

宮本武藏有過豐富的經驗，祇要經過魔刀師傅琢磨一番，鈍刀也會變成利劍。他能每次師出大利，無往不克，刀是很重要的因素。

這家磨刀店原本開設在京師。

大阪陷落，他才漂泊來到江戶。

磨刀店的老板，是個怪人，脾氣很怪，怪得有時候甚至會使他一貧如洗。

因爲，他幹這個行業，有個固執的原則，不是好刀，不是好劍，給再多的錢，他也不肯磨。

有一次，土井利勝知道劍也齋的名聲，特地囑付家丁送了三把刀到劍也齋，他看完三把刀之後，一句話也不吭，又還給了家丁。

「你的意思是不肯磨嗎？」

土井的家丁被弄得莫名其妙。

劍也齋神態肅然地回答他說：

「像土井這樣的大人物，根本不需要佩銳利的刀劍，這樣對於他反而有幫助。」

他的意思是：土井既是輔佐將軍的老中，祇要竭盡本分治理政事，就能夠盡忠職守了，憑藉武力來治人是不足取的。

武藏跟劍也齋是老交情，在京都的時候，常常照顧他的生意；因此，在一個月以前，就把他那把三尺八寸長的大刀送到了劍也齋。

劍也齋對於名刀的來龍去脈，瞭若指掌，從來就沒有看走眼過。

他端詳了一會兒就說：

「這把刀是村正獻給鎌倉八幡神宮的大刀嘛！」

「不錯，一點也不錯。」

武藏毫無避諱的承認。

「怎麼弄到手的？」

因爲劍也齋知道，武藏過去使用的不是這把刀。

但是，武藏却沒有回答他。

原因是，這把刀是武藏侵入鎌倉八幡神宮偷竊來的。

當時，根本沒有武士攜帶這麼長的刀。

以前他在舟島，殺死佐佐木小次郎，用的刀也不過三尺四寸長而已。

「你準備拿它在甚麼地方使用？」

劍也齋雖不願再追探他的來路，倒很想知道他的用處。

武藏直接了當地告訴他。

「這還用得著說嘛，當然是要比鬥用的囉！」

劍也齋的臉上，立刻顯示出了幾分不忍的憂慮，鄭重其事的說：

「這把刀祇能使用一招，絕不能有第二招…你如果答應我這個要求，我才肯答應幫你磨。」

劍也齋對於刀的鑑識能力，就像當舖裡經驗豐富的朝奉，從來不會看走眼的。

武藏很佩服他這方面的能力，對自己握有這把刀更充滿了自信。

「一招也就夠了，你說對不對，儘管放心，我絕對遵照你的意思，不使第二招。」

據說，村正所打造出來的刀劍，每一把都銳利無比。

不過這一把不祇是銳利，更重要的是它屬於一種粉飾，並非爲了實戰鑄造的，所以，如果兩三回合之後，會猝然斷裂。

武藏之所以竊盜了這把刀，來跟六郎太一決雌雄，是因爲在他的觀念裡面，認定跟秋月六郎太比鬥，勝負將決定於一剎那，而不可能長時間

消耗精力，分不出高下。

自從把刀送到劍也齋，這一個月中間，他來催促過好幾次，劍也齋一直拖延著沒有磨好。

而今天，是比鬥的日子，他不能沒有這把刀。可是，關著的門，連敲了好幾下，沒有一點動靜。

他知道劍也齋的怪脾氣，也許他根本知道是武藏在敲門，若敲得聲音太大，把他給惹火了，反而麻煩。

於是，他在門外等著。

太陽昇起來了。

門也「吱」地一聲開了。

武藏彎著碩壯的身體走進門去，驀然看到一個瘦骨嶙峋鬼一般的人。

武藏喫了一驚。

短短幾天時間，劍也齋竟然瘦成這等模樣。

——嗯。

武藏覺得很過意不去。

——爲了磨這把舉世無匹的長刀，幾乎把劍也齋的精力消耗殆盡，乾瘦得不成人形了。

而此刻，劍也齋還是無精打采地趴在榻榻米上。

屋裡太黑，沒有一點亮光。

武藏伸手打開了窗戶。

終於，他看清楚了三尺八寸的長劍，正放置在牆角的刀架上。

「我要好好的謝謝你，這些日子你一定很辛苦。」

武藏撫著磨好的刀的刀柄，向劍也齋誠懇地表示。

劍也齋在榻榻米上翻了一個身，精疲力竭的說：

「眞夠辛苦，差一點拼掉了這條老命。」

「眞的這樣嗎？」

「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這是我這一生中頭一回磨這樣的好刀。」

「哦，這麼說，村正的這把刀眞正是刀中極品，獨一無二了。」

「在犀利方面來講，確實是這樣的，不過，話得說回來……」

他把話頓住了。

武藏急急於等著他的評語。

「如果在品格方面來說……」

「怎麼樣？」

「跟正宗的刀劍比，就要差一大截了。」

武藏有點不舒服，但很自負而且不屑地說：

「品格，哈……品格對於我來說，是不重要的。我是一個武人，並不是將軍或是諸侯……品格有個鳥用。」

「不！」

劍也齋有力地吐出這個字。接著說：

「你要知道，沒有品格的劍，可以說是邪惡之劍……我想村正一定是個脾氣很剛烈的人，他將這把大刀獻給八幡神宮，大概是蓄意沾染一點妖氣吧！」

「哈……這倒是很有趣的事。」

武藏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著說：

「我武藏不過是一個被社會鄙棄的山民的孩子，今天能夠使用村正這把帶著邪惡之氣的刀，也該是冥冥中的天數吧！」

「唉！武藏，你怎麼還是這個樣子呢？」

劍也齋很關切地露出不安的表情，然後說：

「你的對手使用甚麼刀？你知道嗎？」

「不太清楚，祇知道是個不尋常的浪人，所使用的刀劍，恐怕不會是無名之物吧！」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幸運的話，村正的這把劍會發揮猛得出奇的力量，不然的話，你不能不愼重將事。」

「劍也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我宮本武藏是不會受任何一把魔劍支配的。」

「不一定罷！」

「不許你再說下去。」

武藏狠狠地瞪著劍也齋。

劍也齋也不再說話，站起身來，把刀拿到手上，示意武藏跟著他走。

穿過一間屋子，來到了一條小水溝。

水的流速很慢，乍看之下，就好像靜止一般。但水質明淨，清澈見底。

劍也齋從刀鞘拔出了刀，交給武藏。

武藏接過刀。

——好奇怪。

在握著刀柄的那一剎那，突然閃過全身的一股力量，像電流般令人震顫。

「把刀身插到水裡面，不要動彈。」

劍也齋命令著武藏。

然後自己向著上游方向走了十步，拔下了一根頭髮，投落在水面上。

隨著緩慢的水流，髮絲慢慢地往下流。

逐漸接近了武藏的大刀。

驀地。

在接觸到刀刃的時候，長髮切成了兩半。

「好。」

武藏滿意地叫了起來。

他把大刀提上來，用力甩落了沾在刀面上的水滴，仔細地端詳了一番。

「確實夠銳利，我想，再大的石頭，也會劈成兩半。」

劍也齋看到武藏架刀的姿態，恍然大悟地領略到了其中奧妙，身不由主地往後退了兩三步。

——怪不得……

他讚嘆著。

因爲，他看到一股魔氣般的水雲冉冉地升空。

一忽兒，飄到了他的眼前。

慢慢地，像霧般地擴散開來。

而且很快就瀰漫了四周，還蘊含著一種怪異的氣味。

顯然，這是村正劍上所散溢的邪氣，和武藏剛烈殺氣的融合。

「唷！」

武藏使出全身的力氣揮出一刀。

陽光中，五彩繽紛，像一道彩虹橫亙。

更奇妙的是，一隻熟睡了的貓頭鷹從松樹上，滾落到了地面。

劍也齋跑上前去一看，斷氣了。

沒有傷痕。

沒有血漬。

原來是活活被武藏發出銳厲的劍氣擊死的。

「太可怕！」

劍也齋不忍卒睹地猝然離去。

「喂，你的磨刀工錢。」

「不必了。」

劍也齋連頭也不回的走了。

「爲甚麼？」

「我不要了。」

「這是我應該給的，也是你應該得的。」

劍也齋這才停下來，繼續說：

「可是我不要了。」

「那究竟是爲甚麼呢？」

「我後悔不該把這把刀磨得這樣銳厲。」

「……」

「我的良心很不安，可是我還想活下去。」

「喂，你講甚麼呀！我一點都聽不懂？」

「很簡單，我不希望橫禍降臨到我的身上，不要這個錢，可以減輕心理上的負荷。」

「哈……像你這種人也會迷信？」

「誰都會這樣想的，祇要他看到貓頭鷹死的情況，不渾身發抖才怪呢？」

劍也齋走了。

武藏沒有勉強他收錢，也逕自走了。

——萬事都已準備停當。

自從來到江戶，他沒有比過劍。

心有些癢，手更癢不可耐。

其實，他來江戶的目的，是想跟柳生但馬守，或是十兵衞一決雌雄的。

心裡一直亂糟糟的，很有世事茫茫的憂慮。可是，在早晨的時候，他總能心靜如水，很多重大事情都在這個時候深思熟慮，然後做成決定，付諸執行。

今天，他却一反常態，在書桌前面坐下，就拿起了筆。

寫下了「無刀之卷」四個大字。

而且一直不停地寫了下去——

無刀之刀，並非指人拿的刀。

所謂無刀，就是說兩手雖空空如也，仍不畏懼爲人所砍殺，或欲置人於死地的那種意念，自然，這是兩種不同的相對境遇，也意味著兩種不同的人格。

一、凡事不必強據己有，看得開，想得遠，不耿耿於懷，患得患失，要堅定自己的意志，不因外物迷惑心性，此乃無刀也。若能持此心性，就算是在危急萬狀之中，仍能不戰而

——祇要打敗了他們父子的任何一人，我就可以揚眉吐氣，聲名遠播了。

對於這個，他充滿了自信。

今天，這可能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說不定在將軍面前勝過秋月六郎太以後，將軍意猶未盡地說：

「再跟但馬守比一場吧！」

容或但馬守會借故迴避，却不能違抗將軍的命令，祇有讓十兵衞迎戰了。

祇有打垮柳生派，宮本武藏稱爲天下第一劍，自然當之無愧了。

❖　❖　❖

這一天。

柳生但馬守同樣很早就起床了。

習慣性地在庭院徘徊了半個時辰。

然後走進書院。

說也奇怪，自從朝比奈源右衞門，唆使嘍囉們襲擊道玄坂，企圖搶走遺孤的事情發生，他的

克。故無刀並非指把對方的刀打下，主要在自己雖不擧刀，仍不致爲敵人所傷害。

二、無刀的另一意義，是說自己即使沒有携帶武器，但也要用非刀之多種武器，把對方的刀奪下來，並打倒敵人，比如說一枝筆，一把扇……

三、無刀的情勢，不能慣常沿用，也不能任意傷害敵人，也就是說，唯有在自己性命危險的關鍵，才能採取的防衞措施。

當他寫到這裡，十兵衞倉皇而至。

「父親大人。」

但馬守放下筆，看到十兵衞緊張的神色。

「甚麼事情這樣緊張？」

「我想今天就殺死朝比奈源右衞門。」

十兵衞的表情很嚴肅。

自從朝比奈源右衞門的部下，強行搜索道玄坂，他就一直爲這事憤怒萬分。

幸好那天在兩個時辰以前，把秀太郎轉移到了別的地方，不然，結果將是怎樣，誰也無法逆料。

儘管如此，柳生派還是喪失了一批高手，十兵衞實在嚥不下這口窩囊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朝比奈源右衞門如此不顧往日交情，心狠手辣地暗逞兇強，顯然是蓄意徹底消滅柳生家的勢力，而擴展自己的範圍。

——豈有此理！

十兵衞幾次在但馬守面前用過這句話。

在他心裡認爲，這不祇是不能原諒，而且非要還以顏色不可。

以牙還牙，是當代武士討回面子的信條。

「父親大人，孩兒懇求你，這回不要考慮太多，讓我報這一箭之仇吧！」

這是十兵衞第三次請求了。

但馬守沒有作答，緊閉著眼睛在沉思。

「父親大人，你說話嘛！」

「難道你忘了福島丹波這回事了嗎？」

「……」

「你應該記得很清楚，我們派須貝又兵衛和末松嘉十郎兩個人去偵查，結果，回來的却祇有嘉十郎，又兵衛慘遭殺害。」

「……」

「我們再去的時候，福島丹波就沒有再新井藥師梅照院出現過，連在武藏野的那些喬裝農夫的豐臣家舊屬，一個一個地也躲得無影無踪。」

「……」

「十兵衛！」

「父親大人！」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啊！我有預感，也許就在今天……」

「父親是說今天他們會襲擊獵場？」

「一點也不錯。」

「這……」

「所以，我們的人手根本就不夠分配。」

十兵衛提高了嗓子。

他心急如焚，好像不立刻下手，再也沒有機會了。

但馬守淡然依舊。

而且還悠閒地把視線移向了窗外。

此刻——

秋陽普照，但庭院的蒼松翠柏仍是綠意盎然。粉菊綻開，紅楓的落葉却襯映得美麗無比。

——在這樣的時刻，要去殺人，豈不太煞風景。

「你不要滿腦子都是殺人的念頭行不行？況且，今天是將軍要出外打獵的日子，多少事情需要我們去擔負，鬆懈不得的。」

「那不是我們柳生道場該完全負責的事情，還是服部半藏領導的甲賀、伊賀兩個組，他們不能置諸不顧。」

「不！」

但馬守並不同意兒子的看法，加強語氣說：

「那爲甚麼不請將軍派旗本武士，在將軍沒有出城以前加強防衛呢？」

「這怎麼可以。如果我提出這樣的請求，將軍不祇要嘲笑我懦弱無能，說不定會故意叫警衛放鬆，引誘敵人入彀，這豈不弄巧成拙嗎？」

「將軍會拿自己的安全開玩笑嗎？」

「就因爲三代將軍有這樣的性子，我才這樣想的。他是從小在安樂優渥的環境長大的，沒有體會過戰爭的恐怖，自己想嚐嚐指揮旗本武士作戰的滋味，來過一過打仗的癮。」

「既然這樣，我們又何不順水推舟，讓他過癮不就好了嗎？」

「十兵衛！」

「父親大人！」

「對將軍不能這樣放肆無禮。」

「是。」

「你要知道，萬一將軍發生意外，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我當然知道。」

「所以不能等閒視之。」

「不過——」

「不過甚麼？」

「福島丹波又不是三頭六臂，我們幹嘛這樣怕他，我是不相信他有本領號召一萬浪人的。」

確實，十兵衛不知道福島丹波是個足智多謀的軍師。他也不知道丹波在民間潛伏的影響力量有多大。

因此，他看到但馬守如此小心翼翼，畏首畏尾的神態，大感迷惘。

「慢慢的，你會知道，福島丹波不是簡單的人物。」

「但，無論如何——」

十兵衛很不服氣地說：

「我們道場裡的高手，爲了應付朝比奈源右衛門的襲擊，損失了一大半，將軍獵場的戒備任務，總不能讓父親一個人承擔吧！」

「要我十兵衛去殺死一個沒有戒備的敵人，成功了我也會認爲是羞恥的事情。不過，父親大人，我敢向你保證，我絕對不會失手，你盡可以放心。」

但馬守微笑著。

十兵衛正轉身要走，又想起了一件事情，停住了脚步說：

「關於秀太郎的事情，父親準備如何處置？」

「總得實現諾言，讓他們母子見一面。」

「然後再交給將軍？」

「……」

「父親大人，請恕孩兒大膽地說幾句也許不中聽的話。打從第一次見到他，我就很喜歡他，可惜他是豐太閤的孫子。如果他是生長在一個平民家庭的普通孩子。我一定會收養他，讓他平靜地過一輩子，可惜……」

「好，不要說下去了。」

十兵衛好像知道但馬守會阻止他，說到可惜

「這倒是事實。所以，我在想，你也參加擔任警衛，怎麼樣？」

「我現在是一個浪人的身分，指揮的事還是交給又十郎吧！」

但馬守早已料到，十兵衛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本來，十兵衛是柳生家的長子，他應該承襲柳生道場的衣缽，教導將軍武術的。

自從一隻眼睛弄瞎後，他的自卑感愈來愈深，而藉著這個理由，辭退了這個工作，由他的弟弟又十郎承襲柳生家的正統。

現在，他想推辭指揮，最終的目的，就是決心要藉這個機會，殺死朝比奈源右衛門。

知子莫若父，柳生但馬守當然一清二楚，於是他說：

「既然你的心意這樣堅決，我不再勉強你聽我的話。不過，源右衛門不是你想的那樣笨唷！他應隨時都有準備的。」

十兵衛這才很自負的拍著胸脯說：

，就自己把奔放的情感收斂了起來。

可是，但馬守說這句話時的語氣，又不像在厲聲阻止，而有著說不出來的痛苦似的。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他帶著一個問號走了。

但馬守又陷入了沉思。

少頃。

家丁進來稟報：

「又十郎爲了今天警衛的事情，從外櫻田公館趕來，正在門外等候。」

但馬守立刻站了起來。

——但願今天能夠平安無事。

他在暗自默禱。

也希望宮本武藏和秋月六郎太能同歸於盡。

大決鬪

辰牌時分。

旌旗招展，鼓號齊鳴。

車也轔轔，馬也嘯嘯。

將軍家光，被侍衛蜂擁著，浩浩蕩蕩地由江戶城向獵場出發了。

很不巧的，在啟程之前，有一件不太好的預兆發生了。

家光所戴的一頂金銀打造的斗笠，繫在領子上的一條綠色絲緞帶不知怎麼弄斷了。

春日局感覺到這件事並不尋常，心裡很不安的向將軍進言：

「將軍老爺，最好把今天的打獵節目取消，或者是改期舉行。」

「這怎麼行？」

「可是——」

「只不過是一條不關緊要的帶子斷了，就大驚小怪。將軍說話，怎麼可以如此出爾反爾？」

「不行的——」

春日局態度很認眞地引述了一件往事說：

「從前清康公年輕時，有一回在名栗村放鷹，突然他繫在斗笠上的繩子斷了，部下都認爲那是不祥之兆。果然不出所料，後來有一位叶田大藏的人，領著兩百多名士民攻擊清康公放鷹的行列，這件事我想你也很清楚的。」

「可是，當時的清康公並沒有因而喪生呀！而且，渥美太郎兵衛率領的軍隊及時趕到，把叶田大藏那一批狐群狗黨，殺得一乾二淨哩！」

「不過，將軍，你再仔細想一想，從這件事情發生，清康公的運氣就一直很不好，還祇廿五歲那年，就被阿部彌七部殺死了……所以，我的意思還是要請將軍愼重考慮，三思而行。」

「我不喜歡這樣沒有道理的迷信，奶媽。」

家光的語氣有些惱怒。

春日局正想再說下去，被他阻住了，並且自信地告訴她：

「到第三代將軍，已經是天下太平的時代，如果還有像阿部彌七部那樣的人，敢於取我的腦袋，我倒要試一試他有多大能而，假使我眞的不幸被殺害，也祇好自認沒有當將軍的命罷了。」

將軍穿戴齊全，走出了大門。

柳生但馬守這時正在門前迎候，跟在將軍後面的春日局把適才發生的事情，點滴不漏地告訴了但馬守，並一再叮嚀他要加強獵場的安全措施。

站在但馬守旁邊的又十郎宗冬聽到這番話，滿臉疑惑地問他的父親：

「宮本武藏和秋月六郎太的這場比鬥，該不會引發其他的問題罷！」

「不要胡思亂想，說一些不關痛癢的話，第一流武士比鬥，還會有甚麼問題？……如果要滋生事情，必定是在獵場外圍。」

但馬守嘴裡雖然這樣說，心裡面倒還眞有些惴惴不安。

不過，未來的事情誰也不敢預料，既然將軍不迷信，執意不取銷這個節目，祇有遵照預定的行程，從江戶啟程了。

迤邐有近半里長的隊伍，在溫煦的秋陽照耀下，緩緩向前邁進。

走在最前面的是開道先鋒。

接著是鼓號隊、旗隊，馬前先鋒、踏箱、徒步士兵、行旅兵，撐傘……

將軍的坐轎，威風八面的在隊伍的後面，緊跟在轎後面的是隨侍將軍左右的奉行，目付和貼身小侍衞……

而在洋鎗組的前面，有三位放鷹的師父，他們訓練有素，像魔術師一樣，把鷹放置在拳頭上面，鷹鳥竟然一動也不動

將軍打獵的告示，在半個月以前就張貼出去，到處都是。

安分守己的百姓們，經過嚴格檢查才獲准在街道兩旁跪拜，以表示對將軍的效忠赤誠。

行列經過四谷本戶的時候，人潮中摻雜了四個農夫打扮的農人。

雖然他們的衣著不太一樣，却並不怎麼醒目。況且佈置在街道上的侍衞心裡面，就像將軍所說的，如今已是天下太平，不會有活得不耐煩而存心尋死的歹徒，在這個跪拜行列出現的。

可是，這四個人臉上的表情，祇要仔細審視，就可看出跟一般百姓不太一樣。

他們全神貫注，虎視眈眈地等待著將軍的轎坐。

非常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將軍沒有坐在轎子裡面，而是威風凜凜地騎在馬上。

直到漫長的行列走遠，他們迅速地離開了站立的現場。經過一段崎嶇不平的道路。消失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

「哼！眞是一位愛出風頭的將軍，竟然故意騎在馬背上。」

「他心裡好像沒有恐懼兩個字似的。」

「這跟以前的東照權現和二代將軍相比，他們的作風完全不一樣。」

「可不是，東照權現和二代將軍從來不敢輕易露面，甚至轎子裡面坐的都是替身，那樣的小心翼翼，也實在太沒有膽子了。」

「噯，說不定家光將軍使的是誘敵之計？」

「怎麼說？」

「他就故意坐在馬上，讓敵人來襲擊，然後，自認將軍府兵多勢衆，把敵人一網打盡。」

「哈……這不是沒有道理啊！」

「既然這樣，那今天這檔子事就更有意義了！」

「噓——」

有人在向他們接近，其中一個低聲阻止他們不要再說下去，而且故意提高了嗓子：

「時間不早了，快走吧！」

他們放快了脚步往前走了。

半個小時以後。

秋月六郎太和運天也在這條路上出現。

這是通到中野獵場最近捷的一條道路。

六郎太從告別千早踏上征途，到現在仍然沉默著。

運天祇好緊緊地跟隨他，幾次想開口，看到六郎太的樣子，又把嘴巴閉上了。

直等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六郎太才把一路上想的說了出來。

「運天…我的心裡有說不出的愧疚。」

「是對千早嗎？」

「你說是她，就是她吧！」

「爲甚麼突然有這樣的感覺呢？」

「不是突然，從跟她告別，我就在想著，再怎麼樣也沒有辦法使她幸福。」

這時，一群蜻蜓正在六郎太頭上盤旋。

——我連蜻蜓都比不上，牠們能任意自由自在地飛翔，比我要幸福得多。

運天一路上不說話，是認爲六郎太在爲比鬥的事凝神沉思，沒想到他竟又想起了千早，他略微有些不滿地說：

「這個時候還想這些幹嘛？」

「就因爲是這個時候，我才更會想到這件事情。」

「……」

「運天！」

「老爺！」

「如果天上眞有神明，在監視人間的動靜，會不會覺得我是庸人自擾呢？」

「這是從那兒說起，老爺現在或是將來所做的事情，都是爲了正義和公理，也都是爲了別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的行爲，眞有神明的話，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來庇佑老爺的。」

「運天，你這個人眞讓人猜不透。」

「我就是這樣一個得理不讓人的人。」

「不過，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千萬人之中要找一個像你這樣的人，還眞不容易呢？」

「老爺，這你就太誇獎了。我千里運天不過是旱田裡的一粒山芋罷了，可以說是最不成器的東西。」

「你太自謙了。」

「……」

「倒不是我故意讚美你，跟我這麼久以來，你從來就沒有爲自己生活過一天，而是爲我、千早和秀太郎忙碌個沒有完；就算要你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也會死心塌地，義不容辭，我能遇到你，眞不知道是那一輩子修來的。」

「老爺！」

運天很不高興的。

「你生氣了嗎？」

「當然要生氣的。」

「何必那麼認眞嘛？」

「這個時刻了，你還在嚕嗦一些不相干的瑣

有告別的意味，他才掉下了傷心的熱淚。

現在，他心裡的疑雲一掃而空。

現在，他放快了脚步，緊跟著六郎太前進了。

❀　❀　❀

正在這個時候——

宮本武藏也從另一個方向向著獵場出發。

他左手握著三尺八寸長的村正劍，耳朵邊却始終飄著劍也齋的那句話：

「……絕對不能使用第二招。」

其實，用不著劍也齋提醒他，他也想到祇能瞬間和六郎太分出輸贏，才不會遭到八幡神明的懲罰。

這一路上，他腦子裡面一直在描繪著擊倒六郎太的情景。

——一刀揮過去，六郎太仆地不起。

——血流遍地，身體戰慄。

——旁觀者發出如雷的掌聲。

——將軍頻頻揮手表示讚許，而且飭令跟但馬守比鬥。

——宮本武藏的名聲，從此如雷貫耳，如日中天。

他不停地這麼想著：

忽然，覺得自己的身邊，有一陣鬼魔的哀嚎聲擴散著，那正是村正劍所發出來的。

武藏信心十足，昂首濶步走向獵場。

因此，他疏忽了背後有人跟踪。

那是三人組的密探。

當武藏走進一座樹林，三人組老遠地停了下來。

「影郎次，現在該怎麼辦？」

「怎麼辦？」

影郎次這時候倒拿不定主意。

因爲今天的跟踪是他所倡議的。

目的在使武藏的眼睛同樣失明，才能使秋月六郎太的比鬥絕對公平。甚至蓄意停止這次比鬥，暗中幫助六郎太。

在這個時候。

太郎提出了異議，他說：

「我剛剛想了很久，這樣做，比鬥就無法舉行，似乎太卑鄙了一點。」

「難道我們要眼睜睜看著秋月老爺受傷嗎？」

「不會那麼糟的，天沒有亮的時候，我曾經偷偷的藏身在秋月老爺的院子後面，看到他揮刀時候的神態，一點也不受眼睛的影響。當時，棲在樹枝上的幾隻麻雀，竟然無聲無息地被劍氣擊落在地上。」

五郎左接著說：

「武藏的功力可也不弱啊！」

「你看到了嗎？」

「從劍也齋出來，我就尾隨著他，他大刀一揮，松樹上的貓頭鷹竟然一命嗚呼。」

「秋月老爺的一劍，祇使得麻雀喪膽；而武藏的一刀，却能叫貓頭鷹斃命。這樣的差異，比鬥起來會有甚麼樣的結果呢？」

太郎一半自語，一半也在希望引起他們兩個的評價。

影郎次思考了半晌說：

「既然如此，要使武藏失明的事，豈不是小題大作，多此一舉了。」

這樣，才決定不再跟踪宮本武藏。

「我看，我們不如趁今天江戶正是空城的時候，去追查世子的下落吧！」

三人組想起了運天交付給他們的任務。

「我們回頭吧！」

終於他們又回到了江戶。

但江戶是這樣大的一個城。

自從但馬守把秀太郎從福島正則的別墅轉移到別的地方，他們像大海撈針似地，到處探聽，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此刻，還是茫茫然，杳無訊息。

❖　❖　❖

另一方面，武藏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背後的危機，更沒有想到自己的眼睛差點會遭到失明的厄運。

一心一意地，他在幻想著勝利的榮耀。

現在，他走到了一個三岔路口。

一座小小的地藏王廟建造在左邊的小丘上。

突然，廟後面冒出來一個頭戴大斗笠的人。

看那走路的模樣，他一眼就看出了是天下上人。

——哼！老和尚，咱們眞個是寃家路窄。

——你以爲我眞怕你這個臭和尚不成，祇要我武藏有機會下手，怪不得我大開殺戒了。

於是，武藏走向前去。

天下上人摘下斗笠，先跟他打招呼。

「嗨！宮本武藏，你要去比鬥，是嗎？」

「……」

武藏不答腔，兩眼微怒地盯著他。

「哦！用這麼一把大刀呀！」

「……」

「你這種想一招求勝的鬥志，是很值得欽佩的。」

「用不著說這樣的風涼話譏諷我。」

武藏殺氣騰騰地說。

「非也……」

和尚笑著說：

「你們的比鬥，孰勝孰負，和我這個和尚是風馬牛不相干的。」

「哼！那你爲甚麼要在這裡等我？」

「這是地藏王廟，借句俗話說是：無事不燒香。」

「你我之間有甚麼事情？」

「也許不是你我之間的事情，可是，桂宮蓮子拜託我來燒這柱香，你怎麼說呢？」

「你說甚麼？」

「如果你得勝的話，桂宮蓮子希望你當面要求將軍，讓她們母子見面，這樣，也可以把你在淨心寺留下的血債補償過來，阿香在天之靈也才會瞑目。」

「……」

「……」

「怎麼樣？武藏。」

「……」

「難道你對這位可憐女人的情愛是假的不成？」

「……」

「你不願意回話，這是你的自由，只要你能牢記在心裡就可以了。」

「……」

「有道是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爲了心愛的人終生的幸福，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能盡全力而爲，那才是眞正愛人的表現啊！」

天下上人拂袖而去。

——老和尚這番話倒是蠻有道理啊！

武藏瞅著他的背影走遠，自己也走了。

❖　❖　❖

中野。

太觀的古代貨幣，他非常珍惜，如果是別人，一定會待價而沽，他却把它奉獻給了淺草觀音寺的菩薩。

從此，財運亨通。

沒多久，竟成了中野一帶首屈一指的大財主。一個人的錢愈多，就愈會把錢看得很重。

鈴木九郎直擔心這麼多錢擱著，會遭到小偷的覬覦，以致弄得夜夜不能成眠，最後才想出一個主意，把這些金錢放在寶箱裡面，再叫家丁運到無人居住的草原，埋在地下。

可是，萬一家丁把事情洩露了，豈不前功盡棄？因此，爲了防範未然，在回來的途中，一個一個都殺死在這座橋上。

不見姿橋的名字就這樣留傳下來了。

將軍聽土井利勝娓娓道來，起先倒是還有點興趣，臉上露出一絲笑意。

最後，却板下了面孔說：

「呸！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家光經過的橋在武藏野是個很響亮的村莊的名字。

因爲，還有一個上野，和下野，才更容易使人記憶。

家光將軍氣宇軒昂，不可一世地坐在馬背上，正跨越神田川上的不見姿橋。

侍衞向他稟報說：

「過了這道橋，就是中野地區。」

「啊！」

將軍點頭。

「不見姿橋，這個名字倒怪有趣的嘛！」

他正看到橋墩上的石刻大字，興致盎然地問走在旁邊的土井利勝。

土井利勝還眞知道它的來田。

那是應永年間的事了。

紀州熊野權現神官的子孫裡面，有個叫鈴木九郎的，他原本是個買賣馬匹爲生的馬販子，日子過得甚爲清苦。從紀州搬來關東，就在中野定居，有一回賣馬得來的錢裡面，突然發現了一枚要有個堂堂皇皇的名字，立刻把它換掉。」

於是，沿襲使用了好久的不見姿橋，改爲定橋。

橋的北方，草原上高高矗立著一座三層塔，那就是名聞遐邇的中野三層塔，也被稱爲周遍法界塔。

塔高五丈三尺，方圍三十尺。裡面供奉的是大目如來佛像。

這時塔頂的小格子窗上，架著一把紅色的弓，正好對準了馬路上前進的行列。

而且那弓正在待發的狀態，目標就是不喜歡不見姿橋這個名字的家光三代將軍。

在行列裡面沒有一個人察覺到這一可怕的埋伏。

當家光的坐騎走在有效射程時。

「咻」地一聲長嘯，弓矢像疾風一樣，直向著家光的腰部飛過來。

「恕我大膽。」

說時遲那時快，陪侍在坐騎旁邊的侍衞，在箭出弦的時候就已看到，眼明手快的一個飛騰，把箭折成兩段打落在地上。

——好高明的功夫。

目睹這一幻術般景象的各個侍衞，禁不住從心裡面叫了出來。

原來這個士兵是服部半藏喬裝的。

他爲了預防萬一，自己扮裝成一個徒步士兵的模樣，牽著將軍的坐騎。

如果不是半藏的快速阻截，說不定這枝箭已穿透了將軍的胸膛。

高高坐在馬背上的將軍，並沒有萬分驚訝的樣子，且若無其事地放聲笑了起來。

這笑似乎在意味著——你的本事雖然不錯，祇要我下面的一個士兵就讓你的毒計無法得逞。

等半藏彎身撿起地上的箭矢，家光才看到箭尾繫了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

「這個天下竟然被一個瘋人統治，實在是全日本的最大不幸。不過，你要知道，連你的生命在內，也如同天邊的朝霞，草原的露珠，朝夕難保的。也許你會認爲今日的德川幕府，已穩若泰山，才敢於驕橫跋扈，爲所欲爲。其實，除了你身邊的少數僭臣忠犬，放眼天下，無處不是你的敵人，而無一敵人不在等著你的覆亡。你要眞的無懼於死亡的恐怖，你就繼續前進吧！」

「呸！太可惡了！」

將軍嗤之以鼻地把紙條交給了土井利勝。

「主公！」

利勝緊皺著眉頭說：

「歹徒膽敢射出弓箭，這事非同小可。」

「你是說叫我聽他的話，打道回府嗎？利勝。」

家光有幾分怒意地說。

「不！」

利勝趕緊告罪：

「不！我沒有這個意思，也不敢掃將軍的興致，不過，祇希望將軍能珍惜貴體。」

「我身爲將軍，又是一個武將，受到敵人的挑釁，就畏縮不前的話，豈不讓後人笑話？」

家光趾高氣揚地對利勝說著。

其實，他的聲音好大，也在讓大家聽到他這番訓斥。

這時候，街道的兩旁站滿了侍衞人員。

那是由服部半藏的伊賀組佈署的。

土井利勝的臉立刻顯示出強烈的不安，因爲在江戶城出發的時候，但馬守就曾經對他說過：

「這一路上很可能會遭到突擊的行動，依我的看法，最好把服部半藏安排在將軍的旁邊，才能夠快速發揮他的護衞效力。如果眞有突擊，不管成功不成功，那祇是挑戰的預告，說不定好戲還會在後面，你一定要儘快派人跟我連絡。」

話猶在耳，不幸眞的被但馬守所言中。

最最萬全的辦法是把行列掉回江戶城。

可是，將軍態度如此的剛愎，再也無法進言。退而求其次，只有趕緊給將軍找個替身。

——看情形，將軍同樣不會接納這個請求。說不定弄巧成拙，會激起家光的鬥志。

「敵人有膽量，就現身出來吧！」

也許敵人正是引誘將軍上鉤，才來這麼一個激將法吧！

❀　❀　❀

御段場。

這是讓隨來的老中，目付和旗本武士們，任意活動的範圍。

也就是說整個獵場的佈置，是以將軍的休息場所做中心，按照隨行人員的身分、任務，分別以初段、二段、三段、四段……成環狀的層層擴散至遠處，正好像戰場的佈陣一樣。

行列到達獵場。

將軍首先進入鳥見場的鷹匠居所。整個行列再魚貫而入，井然有序地到達御段場的預定陣地。

中野獵場的成立時間，是在家康入府後不久，指定爲幕府使用的獵場。

家康和二代將軍秀忠，經常來這裡狩獵，好像把它視爲將軍的行館，有時一連好幾天都住在這裡，直到意興闌珊才擺駕回府。

從御段場的最遠處開始，一旦將軍來到了獵場，就被視之爲禁地，嚴格限制庶民進入。

如果有人敢在這裡動武，那就如同犯了滔天大罪，非處以死刑不可。

天正十八年間，武州城主松平家忠的日記曾經這樣記載：用洋鎗射殺鷹鳥者，一律送江戶凌遲處死。

打獵，原是一種娛樂性的節目。

可是，對於將軍府的侍衞人員來說，就像是將軍遠巡同樣的喫力而擔心。

尤其是今天。

不見姿橋的那一幕，把大家的心思都攪和得惶亂不安，不知道將會有甚麼事情繼續發生。

事實上，三天前，由柳生道場，甲賀組，伊賀組的密探們組成的聯合先頭部隊，就進駐了打獵場。

因爲這裡的地形複雜，地物零落，樹林、小河、坑道、小丘陵……到處都可能隱伏危機，到處也都可能被人利用。所以，事先的佈署不但嚴密，而且詳盡，眞像是天羅地網。

打獵既然是將軍的戶外娛樂，獵場上的飛禽走獸，跟人一樣的被重視，如果有甚麼不安的騷動預兆，也要對牠們同樣的保護。

這時——

柳生但馬守騎著馬，來到獵場北面的樹林邊緣地帶巡視。

「秋月六郎太已經到了。」

就在這個消息傳來不久，但馬守也老遠地看到宮本武藏提著一把大刀，緩步進入了獵場的警衛線。

對於但馬守來說，這場比鬥才是他的重頭戲。

這也是獵場的規定，既是爲娛樂而來，絕不談任何政事，像中老之類的重臣，是不許跟隨在將軍身邊的。

但馬守用力把木門推開，走進庭院，恭恭敬敬地向將軍報告：

「秋月六郎太和宮本武藏馬上就會到這裡來——」

「嗯！」

家光一面逗著鷹鳥，一面問但馬守：

「這場比鬥，我是很有興趣的……可是，但馬，會不會有人趁機突襲呢？」

「是——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妥善的防衛措施……」

「把警衛放鬆一點，怎麼樣？」

「這個，主公，三層塔上的事情——」

「這我知道，如果不是半藏眼明手快，說不定我已經不能坐在這裡了…哈……」

「所以，這雖是有驚無險，往後還是不能大意，必須十分留神才是。」

「啊！依你看，會不會還有這樣的大膽之徒呢？」

「這個……」

「沒有關係的。我倒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事情，比起打獵更刺激，如果出現有頭有臉的人就更好玩了。」

「主公，對於那些終年隱藏在山野的浪人，也不能有輕視的念頭。」

「我幾時輕視過浪人來著，不過，但馬！」

將軍把臉轉向了但馬守，並且用銳利的眼神緊盯住他說：

「如果嚴格搜索的話，浪人自然爲數不少，也許還有龍虎之流，比如說豐太閤的孫子——」

「……」

但馬低下了頭，無言以對。

「哈……」

家光從但馬守臉上的表情，激起一陣自得其

經過幾度勘察，比鬥的場所安排在鷹匠居所的庭院裡面。

時間預定在將軍還沒有去打獵以前，好讓將軍能先睹爲快，一飽眼福。

於是，但馬守派人把秋月六郎太和宮本武藏分別安置在預定的休息地點，他的設計是讓兩人從相對的東西樹林裡走出，再在比鬥場所會合，才能製造針鋒相對，旗鼓相當的前奏氣氛。

當但馬守來到將軍休息的地方，家光正閒情逸致地坐在走廊的石椅上。

他的拳頭上正停著一隻略帶斑紋的鷹鳥。

這隻鷹鳥的名字叫「天雲」。

「天雲」的脚上繫著一根紅絲帶，這表示「天雲」有過戰功，去年獻給宮庭的白鶴鳥，就是牠所擒獲的。

家光頗爲欣賞牠兇猛銳利的眼睛，不住地向牠仇視地注目，好像要模倣牠的神色。

家光左右兩側，有數名中侍衛在服侍著。

樂的笑聲，而後自語地：

「也許，豐臣秀賴的亡魂，目前還在西國的上空飄蕩不定吶！」

「……」

家光正色的，面對著但馬守。

「但馬守，你聽著，不管是多麼優秀卓越的人才，祇要站在反對德川的立場，格殺勿論。」

說完，家光把手上的鷹鳥交還給鷹匠。

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對著但馬守說：

「難得有這樣的好天氣，但馬，把警衛放鬆一點，讓獵物統統給我跑進來……」

「……」

「哈……我家光倒要試試運氣。」

這時，但馬守才抬起頭來，渴求地看著家光。

「報告主公，今天這場比鬥，如果是秋月六郎太獲勝的話，請主公答應但馬守一個重大的請求。」

「甚麼請求？」

「就是本人監禁那個少年的事。」

「……」

但馬守從不說話的家光眼裡，看出了一些不利於自己的端倪，立刻接著說：

「並非爲他求情。」

「那是爲甚麼？」

「那……秋月六郎太得勝後——」

「我知道了，不過，但馬守，我先把話說在前面，我不一定會答應你的請求，甚至還會影響了你的前途，你懂了嗎？」

「是。」

但馬守再也不敢強求。

這時，鼓聲隆隆，由遠而近。

「主公，比鬥的雙方已經到來了。」

鼓聲給但馬守解了圍。

但家光却又給了他一個難題。

「就在這個庭院比鬥嗎？」

「是的。」

「太沒有意思。」

「喔！主公的意思是——」

「我不喜歡看這樣沒有變化的比鬥，根本就沒有野戰的氣氛，毫無興致可言。」

「主公，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擔任這場比鬥的裁判。」

「我並沒有那樣說，我想看的是眞正在戰場上激烈拼鬥的場面。」

「是——不過——」

「沒有甚麼不過，不過的。我不喜歡嚕嗦，你儘管讓他們兩個隨心所欲地鬥下去，我高興的時候，自然會去觀賞。」

「那麼請主公指定一個場所——」

「就在那邊樹林裡好了。」

「是——」

「叫他們兩個在樹林的草地上比劃……我要獨自一個人去觀賞。」

家光說完就站了起來。

這就暗示著一切都決定了，沒有改變的餘地。

但馬守的臉，像夏天的雲彩變幻著，一會兒青，一會兒紫，心裡好不是滋味。

當他差使小侍衛去告訴秋月六郎太和宮本武藏，改變了比鬥的地點，同時要求家光能夠允許他隨侍身邊的時候，却遭到了家光的悍然拒絕。

「我一個人自由自在，用不著有人跟在身邊。」

但馬守像被一盆冷水直潑下來，渾身一陣冰涼。

而家光却快快然地離去了。

「柳生老爺，這該怎麼辦？」

小侍臉色蒼白，祈求著但馬守。

「……」

但馬守拿不定主意了。

「我們祇有秘密地遠遠跟在將軍背後，盡到保護他的責任了。」

這個建議立刻被但馬守阻止，他說：

但馬守暗地裡猜測著。

御段場的佈陣，可以說一如天羅地網，再也找不出任何罅隙，要從外面侵入，實在跟登天同樣的困難。

——難道會隱藏在獵場裡面嗎？

搜尋了每一個角落。

察看了每一個隘地。

探索了每一片樹林。

無論那裡，也看不出有隱藏敵人的痕跡。

——但願是個謠言。

可是，紅箭是事實。

而那紅箭是福島丹波的黨羽們發射的，也不會有疑問。

福島丹波不可能純粹爲了威嚇一下，替自己留下線索。

他一定會來襲擊御段場的。

摸不透福島丹波究竟是甚麼戰略，是但馬守最感困惱的事情。

這種肉搏式的比鬥，嚴格地說，是人類最殘酷的行爲，也可以說是原始獸性的復活。

面臨著這樣生死存亡的焦點，能夠忍性持氣，不爲外物所移，保有心神的眞空狀態，可以說是超脫的極限。

這也是一種領悟，祇是不同於禪道的領悟而已。

六郎太步出了樹林。

踏上了如茵的草地。

他半閉著眼睛，凝視前方。

武藏也是個了不起的高手。

一眼就看出了六郎太的不尋常。

短暫的沉默——

兩個人隔有六尺遠，冷冷地對峙著。

——自己不動的話，他是必然不會動的。

武藏這樣想。

無論如何，在當今武林，宮本武藏是大名鼎鼎，而六郎太却還默默無聞。他很自然地會等待

「不要自討沒趣，如果被將軍發現的時候，他會命令你切腹自殺的。」

小侍楞住了。

「還是讓將軍自由行動，我們就等在這裡，靜待消息好了。」

柳生但馬守往昔的威嚴，在這一刻已經被粉碎得蕩然無存。

雖然，他深諳將軍的個性，知道他的橫霸。

但像今天這樣的臉色，今天這樣的言詞，他還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聽到。

——一切已矣！

他頓時想到跟將軍的關係會走進一條死胡同。

可是，又不能不克盡自己的職責，那究竟是關係著前途的事情。

於是，但馬守長吁了一口悶氣，走到瞭望台上，環視了一遍御段場的陣式。

——萬一福島丹波率領著他的黨羽，來偷襲獵場的話，他會從那個方向來呢？

——怎麼會猜不出他的企圖呢？

但馬守恨自己的愚笨。

高照的艷陽，他覺得格外扎眼。

輕拂的和風，他感到如芒刺在身。

像這樣明亮的白晝，眞會有敵人出現嗎？

——見你的大頭鬼唷！

但馬守怎麼樣想，都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　❀　❀

一片綠色的草地，被林立的樹木包圍著。

很多小動物，在森林裡探出頭來，看到今天突然來了這許多人，又畏葸地縮了進去。

六郎太慢慢地走在鋪滿落葉的草地上。

心靜如止水，連一點遐思雜念都沒有。

這種無思無邪的境地，正是練武者所期望到達的無我境界。

他深切領悟到這是理智澄清的剎那，也是接受考驗的最佳時機。

傾刻，六郎太就要面臨生死關頭。

武藏的動靜。

於是，武藏先向前跨出一大步。

武功秘笈有云：「動而謂不動，靜而謂不靜。」

至靜無欲中待機而發，其妙用即無已無盡矣！

在跟敵人拼命的時候，縱然身體騰空，心境還是要保持執中而鎮靜。

這是武功的上乘境界。

另亦有云：劍之心如水中月。

也就是說：當明月高懸，澄澈的水面必能看到倒映的月影。而目光照耀的，不祇是一個河面，若果有一萬條河川，就會出現一萬個月影；所以這是絕對公平的事，祇要有河水的地方，就會有月亮的倒映，既不會因河的大小有所改變，也不會因河的長短有所分野，祇要水面清澄，月影就會很明晰，而混濁的話，月影自然會變得模糊不清了。

故而，武士拼鬥，須以靜待動。

面對著跨越了一步的武藏，六郎太的氣勢正彷彿一輪皎潔的明月。

如果有十個武藏，從十個不同的方向逼近，六郎太仍能始終不變他的鎮靜。

武藏再向前跨進了七、八步，而後站定了說：

「秋月六郎太，咱們一決雌雄的時間到了。」

武藏的聲音說得很響。

爲了看這塲龍爭虎鬥的比武，將軍早已隱藏在附近。

武藏的話，顯然是有意說給將軍聽的。

這也是他重視這次比武的另一個企圖，如果將軍不來看，那將是很使他失望的事。

因此，他一面緩緩地逼近六郎太，一面却期待著將軍快一點出現。

而六郎太依然是以靜制動。

「秋月六郎太，這塲比鬥的勝利者，將有資格稱爲日本第一高手，你有這個感覺嗎？」

武藏再一次叫了起來。

武藏是有意把天下第一武士的柳生家，拋之九霄雲外，這顯然對將軍的武功指導莫大的諷刺。

但六郎太仍是一動也不動。

他的眼睛移轉到武藏提著的刀。

這樣將近四尺長的刀，他是第一次見到，心裡不免有些迷惑。

武藏向來使用兩刀，六郎太是知道的。

今天他左手握著長刀，右手提著的是另一把二尺多長也不算短的刀。

無論武藏的身材多麼魁梧，膂力如何強壯，但左右兩手提著不同重量的刀，可以看出來身體所承受的力量有顯著的不平衡。

——這是叫人費解的。

六郎太這樣思忖著。

瞬間，另一個念頭喚醒了他的迷惑。

——不然嘛，武藏必定是用那把將近四尺長的刀，在一招之下分出勝負。

因此，六郎太必須小心提防。

悟出了這個道理，六郎太露出了一絲微笑，並且向右邊滑出去。

秋天的夕陽正好把武藏長長的影子，投射到六郎太的身前。

六郎太最不希望背對著太陽的位置。

現在的光線和人影對視力薄弱的六郎太，是非常重要的助力，因爲，那是他判定目標的最好媒介。

武藏揮動大刀的一剎那，六郎太憑藉著陽光的投影，才能意識到敵人的方位、動作，而給予還擊。

如果，太陽突然被烏雲阻擋住了，而武藏在這個時候出招的話，六郎太的視力，就很有不能清晰看到對方的可能。

眞是那樣，祇能憑藉著大刀凌空，所劃破的風聲，來決定自己應付的方式；這對六郎太來說，是極不公平，且極容易陷入危險境地的事情。

六郎太的生死，顯然決定在陽光。

——莫非這正是天數不成？

六郎太突然興起這樣的意念。

瞬間，這意念已經消失。

當然，武藏是何其精明的人物。

他有過那許多比鬥的經驗，對六郎太選擇最不利自己的位置，開始產生了疑惑，也有了戒備。

——這是爲甚麼呢？

他很納悶。

但又猜不出他的用意究竟何在。

當六郎太向一側移動大約十步，他就完完全全地面向著太陽了。

而武藏的身影立刻照映在六郎太身前的草地上。

六郎太全神貫注著這個影子。

武藏眞的想一招取勝，不經過長時間而愼密的思慮是很難有把握的。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太陽的位移是最好的計時器。

而太陽愈往西，武藏的影子就愈修長了。

武藏終於有所領悟了，他站穩了脚步，大聲說：

「秋月六郎太，你在捕捉我的影子嗎？」

他自認這是很好的嘲笑話題。

但六郎太好像變成了啞吧，從進入這塊草地，一直沒有說過話。

「這樣也好……動手了。」

武藏猛然往後退了一步，右手緊握住村正劍的劍柄，全身殺氣騰騰地蠕動起來了。

六郎太面不改色，佇立在原地。

這時候。

林間傳來一陣脚步聲。

——將軍來了。

背對著太陽的武藏，渴望著這一刻的到來，心裡有些不耐煩了。

「來吧！」

他大聲嚷叫著。

任誰聽到這聲音，都會意識到顯然勝利在握。

武藏也確實有這樣的信念。

壓根兒他就認爲六郎太不是自己的對手，所以才故意面向太陽的位置，企圖擾亂他的視線；這種以詭計僥倖得勝的勾當，不是一個武士該有的行徑。

因此，武藏認爲六郎太已經是上架的鴨子，祇有背水一戰的末路。

當然，六郎太並非沒有概念的。

他蓄意讓武藏挑選最有利的位置，祇是希望他產生勝利在握的驕傲意識，最後達到鬆懈他鬥志的目的。

武藏在過去的比鬥經驗裡，所站位置的優劣，對勝負的信心是很有影響的。

比如說殺死吉岡一門派，和佐佐木小次郎的亡命劍下，都是因爲有利的位置，使他產生了必勝的信心，終於馬到成功。

「來吧！」

武藏第三次挑戰了。

在旁窺視的家光，第一眼得識武藏的廬山眞面目，不免有些驚懼之感。

——眞是個不尋常的人物。

家光也是學過武功的。

祇是平日他所接觸到的是柳生宗矩，小野忠常之類旗本武士段數的人物而已。

但武藏那副威猛的風儀，神武的氣勢，就像生下來就是依靠著一把劍而存在的。

——這才是眞正的武士。

家光心裡面讚嘆不迭。

而當他的視線，從武藏的身上，轉向六郎太的時候。

「啊，是他！」

立刻眉頭緊皺起來，在腦子的記憶裡搜索著。

——這個人很面熟，不知道在那兒見過。

但一時間就是想不起來。

使他感到更奇怪的是，兩雄對立，情態迥異。一個是孔武有力，氣勢騰躍。一個却像是閒情逸致，好像遊山玩水的旅人，在靜靜瀏覽山林之勝的美景。

家光眞不解箇中的道理何在。

「秋月六郎太，我要出手了。」

緊跟著這聲如戰馬長嘶般的吼叫，武藏把三尺八寸長的村正劍拔出來了。

同時。

六郎太雙手也緊握住了他的白刃。

家光把武藏拔刀的姿勢，點滴不漏地仔細瞧在眼裡。等轉到六郎太身上，他的刀已經緊握在手上。

但，他的眼睛一直停滯在六郎太身上。

過了好一會兒。

他才有所悟地吸了一口氣。

——這個人靜如止水的身法，確也別具一格。

家光頓然的感觸，使他有點急促的不安。

此時，武藏的刀架在身前。

六郎太的刀尖向著地面。

「我要動手了，秋月六郎太。」

武藏發出了最後通牒。

於是他跨前了三步。

右手的大刀慢慢地舉到了頭上。

再跨出三步。

大刀又回復了原來的位置。

這樣反覆的動作，是蓄意展示給將軍看的，希望將軍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是一場水火之鬥。

家光有了這樣的印象。

把武藏比做火，恰當不過。

而六郎太的水，祇能說是靜止的水，和可以覆舟載舟的滔滔水流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由於兩人武功的旗鼓相當，而修習的方式又是南轅北轍，最後鹿死誰手，是很難豪測的。

就算柳生但馬守那樣的高手，也同樣會覺得這是天平上面兩個等量的法碼。

家光看得入了神，臉上因緊張溢出了汗水。

想必躲在林木裡的獸類，和棲息在樹枝上的飛鳥，也必然噤若寒蟬。

因爲，這時候眞是靜得怕人，連草地裡面跳著的蚤子聲音都可以聽得清楚。

那是山雨欲來的靜。

是一觸卽發的靜。

果然，半晌功夫。

武藏挪動了脚跟，把妖劍拿到頭上。

兩隻眼睛目測了和六郎太之間的距離，在思考究竟使用那一把刀把對方殺死。

家光禁不住震顫了一下。

根本沒有同情心的將軍，也爲瀕臨危險的六郎太惋惜。

不，與其說他惋惜六郎太，不如說是惋惜六郎太的功力來得恰當。

憑藉他二尺多長的刀，要和近四尺的邪劍相鬥，以常理衡量也是必死無疑的。

可是，六郎太爲甚麼不採取應變的身法呢？

他還是靜靜地佇立著，像一棵歷經風雨的古樹。

這使得家光由同情，轉變成了鄙夷，甚至於一股憤怒的感情在燃燒著。

面對武藏這樣強有力的架式，作爲一個武者，怎能沒有一點反應呢？

家光甚至恨不得武藏卽時揮出一刀，把六郎太斬成兩段算了。

但就在這個時刻。

太陽再度西斜了。

武藏的身影延伸到了六郎太的眼前。

六郎太全身的肌肉震動著。

武藏暗忖這將是一個最好攻擊的時機——六郎太的體力已消耗得差不多了。

於是——

一聲竭力的吆喝。

武藏舉起了妖劍，兇猛地朝六郎太的頭劈了過去。

剎那——

六郎太也發出了雷般的怒吼。

同時，從壓下來的巨大影子下面，將身體往地上一蹲，手上的刀閃電般往上揮出去。

「咔」地一聲。

無疑地，有一把刀已被對方斬成兩節。

那斷了的刀，在空中廻旋了一下，兩道光芒同時落在草地上。

這才看清楚是三尺八寸長的村正劍。

武藏大訝不已。

而且慚羞成怒，正要舉起另一把刀。

六郎太却已冷不防的朝著武藏的膝蓋砍了過去。

「哎喲！」

武藏痛不可支，咬緊了牙關，再度看準六郎太的頭顱，揮出了另一把刀。

這動作既快且猛，六郎太已來不及閃躲，祇好拔出身上的小刀迎擊，終於無法抵擋武藏兩尺多長大刀的威力，而在臉部左側留下了一片鮮血。

武藏像魔鬼似地發出了第三招。

六郎太摀著傷口，一個翻滾，飛燕般地離開了有效砍殺範圍。

膝蓋被砍的武藏，已是精疲力盡，兩腿癱瘓似地倒了下來，祇有用刀當做拐杖才能喫力地站起來。

「哎唷！」

他忍著痛楚，想要把插入膝蓋的半截刀身拔出來。

而六郎太站在離武藏一丈遠的地方，右手緊握住小刀，但左手正血流如注。

「誰勝誰敗還要看最後的耐力。」

武藏色厲內荏地吼叫著。

但這祇不過是一代劍魔的哀哀悲鳴而已。

因爲他的膝蓋骨碎裂，沒有拐杖，連站都站不住，遑論比鬥。

而六郎太雖臉手傷得不輕，右手和雙腿却能行動自如。

家光這時候說了句公道話：

「勝敗已經很明白，宮本武藏輸了。」

武藏一楞，但敢怒而不敢言。

他如喪家之犬似的，用刀鞘綁在腿上，一拐一瘸地說：

「改天還要跟你一決雌雄的。」

一場史無前例的比鬥就這樣落幕了。

奇襲陣

六郎太解下斷劍柄上的白布，把左手的傷口包紮後，再慢慢走到家光面前，跪了下來。

「非常輝煌的勝利！」

家光讚不絕口。

那神態就像自己打了一場勝仗。

「算不得勝得漂亮，有辱將軍的誇獎。」

跪在地上的六郎太，就像他矮了將軍半截那樣謙恭有禮的回答。

「不必謙虛，你確實打得很好，甚至於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家光難得這樣誇獎一個人。

尤其是像六郎太這個人。

因爲，五分鐘以前他才想到這個人是和自己有著相當關係的。

「把臉抬起來讓我看看。」

六郎太遵囑仰起了臉。

家光仔細端詳了半晌，自言自語地說：

「的確很像松平忠輝。」

五分鐘以前，他才想到在白書院的會議席上，但馬守曾經這樣稟明：

「秋月六郎太的相貌，跟松平忠輝長得很相似。」

是，我祇不過是一個在草原上長大默默無聞的浪人而已。」

六郎太從容不迫地回答。

將軍的臉上剛剛誇獎他時的笑容，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六郎太連忙補充地強調：

「我叫秋月六郎太，絕沒有其他的名字。」

「啊！」

將軍擺出了向來的傲慢嘴臉說：

「本來我就不相信你是我的叔父，也不希望你是的……湊巧的是，你們的相貌長得叫人無法分辨。」

家光的狐疑、惱怒，夾雜著仇恨的冷漠，完全表現在他的臉上，也含蓄在他剛硬的聲音中。

同時，他聯想到了同一天在書院的會議上，但馬守要求的一件事——

捉到了一個跟豐臣秀賴很相似的遺孤，是桂宮蓮子所生的。

他第一眼看見秋月六郎太的時候，也曾有過似曾相識的驚悸。

當時因正期待一流武士比鬥的登場，既想不起白書院但馬守所說的話，也沒有心思在自己的記憶裡追索這個形像。

而且，家光的健忘是司空見慣的。

這似乎與他狂傲的性格有關，他無視於自己以外的一切，對於別人講的話，特別是重臣們的稟報，一向不把它放在心上。

而此刻，面對著六郎太這張面孔，情感喚起了他的回憶，理智促使他非問個究竟不可。

「你坦白的告訴我，和松平忠輝是不是雙胞胎？」

家光講話從來就是開門見山。

「松平忠輝？」

「不知道這個人？還是故意廻避？」

「我確實沒有見過這個人。但聽人說起過，我跟他長得一模一樣的這回事。不過，很不幸的

朝比奈源右衞門並曾就這件事加油添醋的稟報說：

「但馬守不祇隱藏秀賴公的遺孤，而且好像還有放走他現住江戶的母親桂宮蓮子的跡象。」

但馬守也曾經說過，如果秋月六郎太獲勝，他必須遵守把遺孤交還秋月六郎太的承諾。這句話顯然暗示著，事後把秋月六郎太和遺孤統統殺掉。

也許在但馬守心裡面根本沒有事後，那祇不過是在將軍面前的遁詞。

所以，朝比奈源右衞門才猜測，在比鬥前，但馬守會把少年交還給他母親，且偷偷地把他們放走，等事後被發現，但馬守雖難逃死罪，却再想追踪他們母子的下落，就要事倍功半而煞費周章了。

家光在聽取源右衞門這樣報告的時候，認爲但馬守不會不珍惜自己的羽毛，而冒然做出將軍無法容忍的事情，也就裝著若無其事，到後來，這樣重大的事故他照樣可以忘得一乾二淨。

如今看到了六郎太。

尤其，親眼目睹了六郎太出神入化的武功。

他在暗忖著把遺孤交給這個人，有朝一日羽毛豐富，勢必帶來無窮後患。

他想到幾年後，豐家的遺孤長大成人，登高一呼，各地的浪人或將風雲景從，而用上六郎太這樣的軍師，來攻打江戶城的話，這個局面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他急躁、憤怒……

——但馬守，你這個老奸巨滑的東西，說不定已經被你放走了？

接著，他正對著六郎太。

「秋月六郎太。」

「是。」

「聽說豐臣秀賴的遺孤是你收養的？」

「不錯，我從西國撿到一個小孩，至於是不是秀賴公的遺兒，我就不清楚了。」

「胡說！」

家光大聲斥責著。

「你說，那孩子是甚麼人交給你的？」

「我撿到的，絕沒有半點虛假。」

「你以爲這樣能騙得了我嗎？」

「我說的都是事實。」

「住口！」

家光怒不可遏的順手拿起了皮鞭。

但當他高高把皮鞭舉起的時候，瞬間右手癱輭似地放了下來。

這樣遼濶的樹林，祇有自己和這個身分不明的浪人。

而他在十分鐘以前，曾經擊敗了武功卓越的宮本武藏。

如果眞的動手，自己必力不勝敵。

甚至於會遭到慘死的下場。

想到這裡，家光的身體哆嗦起來了。

人都有幾分懼死，何況一個權力慾望強烈的將軍。

潛意識的恐懼死亡，迫使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幾步。

剛才那股盛氣凌人的氣勢消失了。

將軍的尊嚴瞬間蕩然無存。

就在這一剎那——

「危險！」

六郎太把跪著的身子跳了起來，同時閃出了白刃。

從樹林裡朝向家光背後飛來的一枝箭，被六郎太的快捷身手折成了兩段。

家光早已眼花撩亂，全身抖著縮成了一團。

在他的感覺上，是六郎太揮刀向他攻擊。

少頃。

從林木裡面跑出來幾個士兵。

六郎太順手拾起掉落地上的斷箭，「咻」地一聲飛射出去。

「啊唷！」

一個人已應聲倒地。

「將軍老爺，危險！」

家光感到莫名其妙。

「怎麼回事？」

「樹林裡有士兵埋伏，很顯然的，是蓄意行刺將軍老爺的叛徒。」

家光立刻想到從中野三層塔射出的那枝箭，上面的紅紙上寫著：

「你的生命，像野草上的露水，朝不保夕。」

——想辦法脫身吧！

家光不由得顫慄起來。

再也顧不得六郎太是否松平忠輝的同胞兄弟，也顧不得堂堂將軍的尊嚴，低聲地請求著：

「請你幫我一忙，解救目前的危機。」

六郎太沒有拒絕這個要求。

但心裡却有一股不屑的鄙夷。

——一個將軍，也不過如此。

「我會盡力而爲。」

六郎太鎭定地盱衡了四周的環境說：

「如果想很快返回鷹匠居所，道路恐怕已經被圍堵，所以，必須打開一條血路。」

可是這並非輕而易舉的事。

這時，樹林裡並沒有動靜。

很顯然，御段場佈陣的隊伍，會誤認這些士兵是自己人，在追趕場裡面的野獸。

原因是，這些士兵都經過了僞裝，個個戴上了摺帽，這是福島丹波智高一籌的表現。

六郎太趕快把耳朵貼在地面上，想從腳步聲音來判斷敵人的數量。

——南方沒有人。

靠南面的地上是靜悄悄的。

「將軍老爺請往這邊跑。」

這時候的家光已經六神無主，把身上的刀鞘一起摘了下來，交給六郎太說：

「一切祇有靠你了。」

「請放心，但千萬不要離開我。」

——完了，要突破這些埋伏，實在不太可能。

六郎太心裡急起來了。

難怪剛剛伏地傾聽的時候，南方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原來這是敵人的詭計。

——要突圍，祇有靠這把劍了。

六郎太鎮定了下來。

但敵人正由東、西、北，三個方向，逐漸縮小包圍圈，步步進逼。

從佈下的陣勢看來，那絕非無紀律的烏合之衆。

六郎太雖然有鬼神般的武功，而純粹智取的奇陣戰鬥，他的知識有限，經驗更是缺如。

憑藉著自己一把劍，要逃離這個四面受敵的險境，正好像在鬼門關的戰鬥一樣，兇多吉少。

「將軍老爺，把衣服脫掉。」

六郎太祇有將計就計。

家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但當兩個人影消失在林裡時——

六郎太開始奔跑。

家光緊跟著他。

突然。

灌木叢裡冒出來五、六個士兵，氣勢洶洶，不顧生死的衝擊過來。

六郎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以寡敵衆的奮勇迎戰。

「咔嚓……」

人頭像切瓜似的，一個一個掉落在地上。

繼續向前跑著。

大約走了三、四十丈遠。

「啊！」

六郎太不小心碰到了捕獸器，不免叫了起來。

所幸祇挨了一下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可是，抬頭平視。

「哇！」

沒有想到，遍地密密麻麻，像圍棋般全是捕獸器。

從草叢堆，凹地間……挨次一個個鑽出來的士兵，形成了一面牆似的橫列陣。

這中間有一個人。

他巍巍然挺立在台地上，手裡揮動著一支銀色的指揮彩帶。

他就是福島丹波。

在最前列的士兵，跑回來報告說：

「跑進了那邊的灌木林。」

「嗯！」

丹波把指揮彩帶搖晃了兩下。

立刻——

橫列陣的士兵們，同時拔出閃亮的大刀來，劃一的動作，形成一條銀白色的寬帶。

丹波就站在這根帶子的中間，高聲喊著：

「我要對將軍說幾句話！」

四下一片沉寂。

「請將軍注意聽著。」

丹波用兩隻手合成了一個喇叭，然後大聲的說：

「我們是福島正則的舊部，或者是豐臣家的遺臣，並不是有意跟將軍過不去，只不過爲了主君的被覆滅，發揮武士道的義氣和精神，來替九泉下的豐臣家，和被輭禁的福島正則復仇罷了……我們也沒有別的要求，祇希望將軍勇敢的把腦袋送過來。」

灌木林裡，寂靜依然。

福島丹波再度揚起了大嗓門說：

「我們的計劃可以說天衣無縫，你既然沒有長翅膀，想要逃出去，比上天還要難，橫豎免不了一死，就死得漂亮點，同樣會流名千古。」

這番夾著恐嚇，挑逗的話，還是沒有反應。

但，六郎太已經換上了將軍的衣服。

他把將軍安置在一個窪地裡面，並且覆蓋上了綠葉和雜草，乍看起來，跟周圍的景色完全相若。

「將軍，你祇有委屈一段時間了。」

說完，吸了一口氣，向前跨出一步。

「秋月六郎太。」

將軍叫住了他，懇切地說：

「祇要你把我救出去，以後隨便你怎麼樣，我都會無條件答應你。」

六郎太沒有心思考慮這些。

面對著百名左右的士兵群，活命才是當務之急。

目前的局勢已是山窮水盡。

而且六郎太這一身打扮，遠看雖可蒙混，但一靠近偽面具隨時會揭穿。

到那時候，眞正的將軍仍然很難避免被逮的危險。

唯一的希望，是六郎太挺身而出，與士兵們展開拼鬥的時間，佈陣在御殿場的武士發現了這裡的變異，迅速派兵援助。

可是，距離太遠，而林木密集，視線狹窄，這希望太渺茫了。

——很可能將軍和我都要葬身獵場了。

六郎太暗自思忖著。

但人都有求生的慾望。

祇要有一口氣，能活下去的話，拼了命也會在所不惜。

這正是六郎太此時心情的寫照。

走出灌木林，六郎太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細心觀察外面的動靜。

重重埋伏，層層包圍。

六郎太陷入了八卦陣。

——沒有一個雜兵。

六郎太倒覺得跟這樣一批強敵搏殺，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就算是因而犧牲，也不會有甚麼遺憾。

剎時。

步步向灌木叢包圍過來的一百多名士兵，渾身溢發著銳利的殺氣，六郎太深知情勢不妙。

——必須要向他們說聲再會了。

千早、運天、秀太郎、蓮子、天下上人……每一張熟悉親切的面孔，一個接一個湧現在六郎太的腦海裡。

赴死的意念雖濃。

求生的慾望更烈。

潛在血液裡面的原始獸性爆發了。

——如果不傷害對方，就要被對方所傷害。

如今只有孤軍奮戰，不能有任何顧惜了。

一個人在危險的境遇，理性、感情，都不是絕頂重要的東西；而能立刻派上用場的祇有武功和本能。

六郎太基於本能的衝動，和修習的超人武功，像出柵猛獸般地衝出去了。

立刻，響起了一陣騷動。

「他跑出來了！」

「將軍來了！」

「不錯，他就是三代將軍。」

「在那兒啦。」

「把他圍起來。」

「當心不能讓他跑掉。」

身著黑衣的六郎太，閃電般地衝進了士兵們形成的包圍圈。

已經沒有時間讓他估量自己的身法，揮起刀來就是一陣亂砍。

頓時。

刀光劍影交織。

殺聲喊聲不絕

「啊唷！」

「哎喲！」

哀號的聲音，也一個接著一個。

有人倒下去了。

一個，二個，三個……

死亡的人數不斷地在增加。

同樣，喬裝成士兵的浪人，像是搗破了的蜂窩一般，一個個遞增不已。

混戰了一陣，已是血流成河，屍堆似山。

但六郎太毫髮無損。

這倒引起了士兵行列裡的議論和揣測。

他們雖知道將軍也攻習過武功，却絕不是眼前六郎太一樣，像野獸般橫衝直撞的高手。

「恐怕不是將軍。」

「不是將軍還會是誰？瞎扯。」

「想不到將軍有這樣高強的武功。」

「一定不是的，我見到過騎在馬上的將軍，不是這樣的身材。」

事情到了這般地步，是將軍也好，不是將軍也好，殺死了這許多士兵，就絕不能饒過他，非把他解決不可。

福島丹波怒氣衝天的大嚷著，同時，下令所有的兵士分成兩隊，一隊進入樹林。

丹波也已經看出來了，六郎太不是將軍。

但浪人們對丹波的判斷充耳不聞，此刻在他們的心裡面最大的敵人不是將軍，而是橫衝直闖的秋月六郎太。

「不能讓他逃掉。」

「殺！」

「快把他殺死。」

此起彼落的嘶喊聲。

把這一片原來靜謐的林木地帶，變成了鬼哭神號的地獄一樣。

六郎太儘管渾身是膽。

六郎太儘管勇猛難當。

但，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

何況，六郎太在跟宮本武藏比鬥時，左手的傷勢並沒有痊癒。

而且，包圍著他的士兵，像海裡的波浪，一波又一波地疾湧而至。

終於，他身上也是傷痕纍纍了。

不知道甚麼時候。

滿身染著殷紅血液的六郎太，一步一步地逼近了站在台地上的福島丹波。

「哼！」

福島丹波低低地哼了一聲。

那不是憤怒，而是驚服。

——眞了不起。

他心裡面在讚嘆六郎太的神勇無比。

——原來他就是跟宮本武藏比鬥的秋月六郎太。

丹波一眼就發現了這個秘密。

他並非德川家的部下，爲何要如此忠心耿耿，置自己生死於不顧，來保護將軍呢？

這是丹波百思不解的事情。

「你就是這次奇襲的首領嗎？」

六郎太鎭靜地問丹波。

「不錯……福島丹波正義是我的名字。」

六郎太睜大了眼睛。

但視力模糊，看不清楚丹波的面貌。

「我是一個浪人，叫秋月六郎太。」

報上了自己的姓氏，隨即把裂得像鋸子一樣的刀提到身前。

陡然的。

他再也沒有力氣出招。

丹波一直目不轉睛地盯住六郎太。

「來吧！」

六郎太挑戰了。

「……」

丹波並沒有動手的意念。

站在六郎太身後的士兵們個個都著急萬分。

——爲甚麼還不動手呢？

他們都懷疑丹波的眼睛被障住了。

事實上。

六郎太的體力消耗過度，幾近虛脫。

搖晃著走了幾步，像一棵被蟲蟻蛀蝕的樹幹，猝然倒在地上。

士兵們立刻帶著復仇的衝動圍了上去。

「不許動他。」

丹波却加以制止。

而且，他很沈重地告訴大家：

「他，祇是一個人，竟然能夠大破我們的奇襲陣法，我們必須承認，計劃已完全失敗。並且要深深地反省，效法人家的這種以寡擊衆的精神。」

向來用以少勝多戰術著稱的福島丹波，這一回徹底勍斗，而且是栽在名不見經傳的浪人手裡。

福島丹波正回頭。

佈陣在御段塲的部隊，波濤般洶湧而至。

丹波立刻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尋找將軍的機會。

事實上。

將軍被掩護在窪地裡，一直不敢動彈。

還是六郎太走近台地的時候，所有的士兵爲了追逐六郎太，才騰出了一個空隙。

他穿著六郎太的衣服像老鼠般地溜出去了。

但馬守看到一對士兵迎接家光脫險歸來，才快馬加鞭來到了高地。

丹波一見大勢已去，立刻傳令將刀入鞘，擺好了投降的陣列。

「柳生但馬守要對福島丹波先生說話。」

福島丹波毫無懼意地跨出了五、六步，回答說：

「我就是福島丹波。」

但馬守從容跨下馬鞍。

從容地走近福島丹波。

而且也是從容的說：

「如此必勝的謀略，竟然一敗塗地，原因何在？」

丹波苦笑了一聲，說：

「問他吧！」

丹波的手指向了穿著將軍服裝，仆地不起的秋月六郎太。

但馬守走過去，把他扶起。

「喔！是他。」

但馬守雖很驚奇，却在意料中。

然後對著丹波說：

「你們敗在他的孤劍之下？」

「正是如此。」

同時，他讚不絕口地說：

「像他這樣視死如歸，歷刼不懼的戰神般的鬥士，將軍賜給他十萬石也不爲過，請你把我這個建議稟報將軍。」

「……」

但馬守默默地點著頭。

可是，心裡却有說不出的納悶。

他甚至懷疑，將軍是否還有聽信他進言的可能性。

「我先代表將軍謝謝你。」

但馬守令部屬們善待六郎太，並表達了他內心最崇高的敬意。

這時——

丹波已經把投降的隊伍整理好，向但馬守說：

「但馬先生，請你做個見證人，看我們集體切腹自殺，對我們來說，跟不幸戰死一樣，感到無上的光榮。」

但馬守的心裡思潮起伏。

他沒有把眼睛轉過去看那些親切的面孔，祇是很平靜地對著丹波說：

「能夠見到你們最後一面，也是一件很高興的事。」

英雄淚

小太郎從床上爬起來，發現宮本武藏已經走了，就一直惴惴不安。

他昨天晚上就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尾隨著武藏去看個究竟，並警惕著自己及早起床。

沒想到武藏天還沒有亮就走了。

站也不是，坐也不安。

小太郎失魂似地在屋子裡面踱來踱去。

「你爲甚麼坐立不安呢？」

阿松被他這樣的舉動，弄得心裡好煩。

「你不要嚕嗦，行嗎？」

小太郎比她更煩。

抓起了掛在牆上的劍，想奪門而去，沒走幾步，又頹然地坐下來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嘛！我的小太郎。」

阿松故意撒嬌地趴在他肩膀上問。

「妳不要管。」

「嗨！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我是你的妻子，能不管你的事嗎？」

「好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說，行嗎？」

阿松祇好閉上了嘴巴。

小太郎剛坐下去，又站了起來：

「我還是要去。」

「到那兒去？」

「中野打獵場。」

「去打獵場幹甚麼呀？」

「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小太郎像喫了生米飯似地，要衝出門去。

但門正好被推開了。

「有人在家嗎？」

阿松追出去，面前站立著一位年輕的武士。

「請問這兒住的是不是有一位叫小太郎的。」

「有啊！」

「我是宮本武藏的朋友，在路上碰到他，託我辦一件事。」

隨即他從懷裡掏出一封信。

阿松把信交給小太郎。

那信是這樣寫著：

「我已到西國去了，從此再也不會回來了。

武藏留字」

雖寥寥數語，但小太郎知道事情不妙。

他把送信的武士叫住，問他說：

「他是不是受了傷？」

那個武士歪著頭，想了一下，才說：

「因爲坐在轎子裡面，我看不出來……不過氣色實在不太好。」

「哦！他是從來不坐轎子的，既然這樣，我想八成傷得不輕。」

——那麼秋月六郎太呢？

小太郎再也沉不住氣，急急地跑出門去。

這時候，他的腦子裡立刻想到了臥病在床上的姊姊——千早。

——如果秋月六郎太不幸喪命，那痴心的姊姊該怎麼辦呢？

以姊姊的脆弱。

以姊姊對六郎太的眞情痴意。

如果六郎太眞的死了，她必然會沒有再活下去的勇氣。

所以，這個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弟弟，不能不去探望探望她。

——姊姊，你千萬不能就這樣死的啊！

小太郎一邊跑，一邊在心裡祈禱。

當他跑過武士住宅區時，由於心急如焚，竟然沒有察覺到前面有人。

在橫跨馬路的時候，正好跟那個身材魁梧的武士撞了個滿懷，他也來不及向人家道個歉，就自顧自地往前直闖。

可是，戴著大斗笠的武士，却立刻看出來了。

——唔！好像是漢家小太郎嗎？

武士自言自語著。

雖然他的一隻眼睛瞎了，小太郎的影子是深深印在他心裡面的。

這人是柳生十兵衛。

插在他腰間的一把刀，剛剛才染上了人血。

當他抵達朝比奈源右衛門居住的地方，連一聲招呼都沒有打，就狠狠地一刀把他殺死了。

朝比奈源右衛門爲何這樣毫無抵抗就被置於死地？

原來朝比奈源右衛門滿以爲柳生道場的人員，都到打獵場去護衛將軍去了，家裡自可敞著大門，高枕無憂。沒想到十兵衛就鑽定了這個空隙。

十兵衛跨進大門的時候，源右衛門正閒情逸

❀ ❀ ❀

小太郎拼命奔跑在武藏野的原野上。

當跑過叢林，看到來過一次的小房屋，心裡禁不住噗通噗通跳個不停。

——姊姊，但願能見到妳的最後一面。

這個時候，他也才體會到了親情的珍貴。

也許眞因爲意識裡有著不祥的預感，快到門口的時候，反而走得很慢。

進了庭院，往屋子裡一瞧。

「啊！」

他不禁叫了起來。

坐在床邊的一個老婢女，神色很令人失望。

小太郎緊張地說：

「她的病況怎麼樣？」

「你是？」

「我是他的弟弟。」

「唉！自從主人出門，她就睡著了，我幾次叫她，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致地在品茶，連讓他抓劍的機會都沒有，就「咔嚓」一聲，腦袋掉落在地上。

聽到佣人的叫聲，他早就走到馬路上了。

但不管如何，十兵衞既幹下了這一票，就再別想安然回到柳生道場，只好在外面飄泊流浪了。

當他看到小太郎，禁不住想到在道場裡面，跟自己比鬥的情景。

——初生之犢，倒是很有朝氣。

——聽說他是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兒子。

十兵衞把他的身法記得很清楚，很肯定地認爲在柳生道場的年輕一輩裡面，是沒有人能與他匹敵的。

——唉！世道變了，劍道也變了，如今已轉變成了花拳繡腿，沒有人認眞重視，這或者是認爲時代太平，不會再有戰爭發生的緣故。

——爲了宏揚劍道的精神，我這一輩子可以說已經竭盡全力，如今祇好藉此雲遊四海了。

無疑，他是不想再回江戶來了。

小太郎走進了屋子。

千早像暈厥似地睡得沉沉的。

不斷地發高燒，不祇臉像一片紅雲，連嘴唇也是紅通通的。

「姊姊！」

「……」

「姊姊！」

小太郎把聲音放大了。

但千早仍然沒有絲毫反應。

小太郎不安的把手伸到棉被裡面。

——還好，脈搏仍然在跳動，祇是很微弱罷了。

「姊姊！」

小太郎輕推著千早的身體。

這時候，千早終於蠕動了一下嘴唇，好像要說話的樣子。

小太郎把嘴巴貼近了她的耳朵，大聲說：

「姊姊，妳醒了吧！我是小太郎，專程來看妳了。」

千早終於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哦！醒來了。」

小太郎興奮地抓起千早的手。

「我是小太郎，姊姊，妳看得見嗎？」

「我知道了。」

聲音和脈搏同樣的微弱。

「能夠看到我嗎？」

「看見……你生活得很好嗎？」

「很好。」

看到千早講話時奄奄一息的樣子，小太郎早已熱淚盈眶。

千早很想擠出一絲笑容來，但是力不從心。

小太郎害怕眼淚掉在千早臉上，忍著心裡的悲切，兩手支撐著，俯身下去說：

「時間不早了，六郎太的比鬥該結束了。」

「是的……而且也該回來了。」

千早心裡一直在盼望六郎太平安歸來，也有

位前無古人的大英雄。

不祇是心裡面崇敬、尊重，看到他爲道德和正義付出的犧牲，更感動得熱淚滿眶。

將軍驚魂甫定，尤其無限感激。

「秋月六郎太，凡是以前的任何約定，祇要你要求，我都會答應。」

將軍十分誠摯地說出了這兩句話。

運天同樣地爲將軍的皎潔人格而感動。

「但馬！」

將軍立即吩咐但馬守說：

「讓那個抓到的少年，跟他母親見面。」

「是。」

家光留下了這句話，走了。

「眞不知道如何謝你。」

但馬守在家光走後，也由衷地向六郎太申達了他的謝忱。

一來他解了將軍的圍，阻遏了一件改變歷史的事件發生；另一方面，他也無異爲但馬守的諾言付出了代價。

被運天攙扶著的六郎太却謙遜地說：

「不要說是我……換了宮本武藏，在那種場合，他也一定會這麼做的……別說是萬人之上的將軍，就是將軍府的其他人，身爲武士的也義不容辭。」

六郎太這一席話，把他堅持正義的崇高人格，表達得恰到好處。

於是，運天牽著將軍所賜的一匹馬，把六郎太抱上馬鞍，離開了六郎太留下輝煌勝利的御段場。

在馬上，運天才開口：

「老爺！這個世界公道還是有的啊！」

「是嘛！」

六郎太疲弱無力地回答。

由於他的過份消耗精力，而傷口又失血很多，在馬上顚簸了幾下，不由自主地閉上眼睛睡著了。

信心他一定會勝利的。

——姊姊對六郎太的比鬥，好像並不擔心。

可是，小太郎却始終認爲兇多吉少。

尤其，他知道武藏受了傷，已遠走西國，但六郎太却還沒有回來。

——無論如何，六郎太不可能勝過宮本武藏的。

——我怎麼能忍心把丈夫失敗的消息，在這個時候告訴做妻子的姊姊呢？

❀　❀　❀

街道上。

一匹馬馱著兩個人在快速奔跑。

那是運天抱著六郎太。

——比鬥得太精彩了。

運天感動且興奮的在心裡吶喊著。

當運天跑到比鬥場的時候，六郎太已經恢復了意識，跪坐在草地上撫弄著傷痕。

滿身是血的六郎太，在運天的心目中，是一

——千早小姐，你祇要再忍耐一下子，老爺就要凱旋歸來了。

運天再也找不到人說話，祇有在心裡呼喚著躺在病榻上的千早。

終於，抵達了家門口。

運天扶著六郎太從馬背上走下來，跨進屋子。

「我回來了。」

簡短的四個字，表達了他歸心似箭的感情，也表達了安然無恙的歡欣。

本來就懷著一去不復還離緒的六郎太，不祇擊敗了宮本武藏，還從福島丹波的奇襲陣中，救了死裡逃生的將軍一命。

「千早！我回來了。」

站立不穩的六郎太，搖搖晃晃地向臥室走去。

「啊！」

坐在千早旁邊的小太郎，驚叫了一聲。

——該不會是鬼魂吧！

一直擔心會被宮本武藏擊敗喪生，此刻却活

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六郎太，帶給小太郎的震撼是多方面的。但，面對著千早，還是興奮異常的。

「姊姊！姊姊！」

把其他的思慮拋棄到了一邊，使勁搖著千早。

「姊姊！六郎太先生回來了。」

可是，千早動也不動。

「姊姊！姊姊……」

六郎太唯恐小太郎打擾她的安詳，連忙阻止他：

「好了，不要驚動她，讓她好好睡吧！」

躲在門後面的運天，善體主人的心意，立刻高聲叫著：

「小太郎先生！」

小太郎走到了庭院，忙不迭地問道：

「是不是贏了宮本武藏？」

「可不是，而且贏得很漂亮。」

運天得意洋洋地說。

「那宮本武藏呢？」

「我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反正後半世要成爲瘸子是一定的。」

「哦！」

於是，運天把這場生死決鬥的情景描述了一遍。

「原來如此。」

小太郎激動得有些熱血沸騰。

運天並不了解小太郎的心思，反而趾高氣揚的說：

「嘿……這眞不是吹的，我們家老爺的劍術，在當今世界上恐怕再沒有人能跟他媲美了。」

「好，這可是你說的啊！」

「當然。」

「等著瞧吧！總有一天，我會修練得像姊夫一樣。」

運天看著小太郎那股小孩般的神態，心裡眞想笑起來。

而在屋子裡面的六郎太，仍然靜靜地坐在千早的身子旁邊。

千早還在沉睡著。

臉上泛著一片片腫脹而嫣紅的雲朵。

那不是健康的色彩，而是黯淡的病態的色彩。不是朝陽初昇的燦爛的紅，而是夕陽西沈廻光返照的殘紅。

有道是自古紅顏多薄命。

對於千早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形容詞了。

望著這張臉，想著這句話，六郎太的腦海裡，浮現了從相見到現在的每一樁往事。

在西國的那座古老寺院裡，六郎太第一次見到千早，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情愫。那種難以用語言表達的親暱，是他生命裡面觸及的首次情愛。

如今回想起來，眞像是天賜的緣份，前生註定要在一塊兒似的。

由於自己的身世飄零，飄泊終日，他曾努力抗拒這種心底潛在的情意，但，不知不覺地又被拉了回來。

後來，千早也曾說過，她也有一見鍾情的感覺。

當千早縫製一件衣服，祇想著是爲未來的丈夫準備的，但並不知道丈夫究竟會是誰？偏巧這個時候六郎太走進了她的生活圈。

非常不幸的是，六郎太把這件衣服劈成了兩段。

如果不是前生的緣份，這事情的發生，就會導致決裂的結果的，但是却沒有。

在以後的日子裡，六郎太在表面上雖視千早爲不相干的女人，心裡面實早已愛上了她，而且還有過非她莫屬的執著。

雖然，他們終於結成了夫妻。

雖然，他們有過纏綿的日子。

雖然，他們沒有辜負上天的安排。

可是，太晚了，太晚了。

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

結爲夫妻的那天晚上，事實上千早已經危在

千早喫力地說出了這句話。

本來，她早就感到了寂寞的可怕。

祇因爲她希望自己做一個賢淑的妻子，賢淑的妻子是不應該干預丈夫心志的，何況，六郎太搬到這裡來的時候就曾告訴他，會常常幾天不回家來。

這會兒，六郎太才發覺，不回家對千早是一種虐待，無限歉疚地告訴千早。

「妳儘管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也不要放在心裡。」

「是……」

千早確實有很多話要說，但已欲振乏力，祇輕輕地央求：

「你緊緊抱住我吧！」

「好。」

六郎太輕輕掀開了被子，緊抱住了千早纖細而熱滾滾的身體。

「我……我……我太幸福了。」

旦夕了。

看到正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千早的腫臉，無限的辛酸，也無限的苦痛。

陡地。

千早慢慢的睜開了眼睛。

「啊！你回來了。」

「是的，我回來有好一會兒了。」

六郎太笑容滿面地說。

「沒有叫我？」

「看妳睡得很沉，不忍心打擾妳，而且，千早！」

「嗯！」

「從今天起，我再也不要離開妳了。」

六郎太緊握著千早滾燙的雙手。

「我很高興。」

千早含著晶瑩的淚珠，緊接著說：

「好早我就想聽到你這句話，你不知道，你離開我的時候，我多麼寂寞……」

千早滿足地自語著。

「以後我會讓妳永遠擁有這樣的幸福。」

六郎太深情地撫弄千早的眼睛。

「以後……以後，恐怕那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爲甚麼？」

「這樣我已經夠滿足了，本來，連這一刻幸福我都沒有寄望。」

「是以爲我不會活著回來？」

「不！我一直相信你會回來的，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我想你一定會在我斷氣之後才回來，沒有想到……」

「不！千早，妳不會斷氣的。」

「不可能的。」

「千早！」

「我已經撐得太久了，也許，上天在庇佑我們，讓我……們…能見到最後一面……」

「不…千早…妳要振作起來，活下去…」

「六郎太！」

「千早！」

「不行了！我…實在…不行……了。」

呼吸迫促，奄奄一息的千早，已經進入了彌留狀態。

六郎太用右手把她的頭撐起來，含著眼淚注視著她的臉——

瞳孔在擴大。

呼吸更微弱。

嘴唇的殘紅變成了深紫。

「千早！」

六郎太壓抑住了眼淚，無告地叫了出來。

千早最後一次睜開了眼睛。

「六郎太……不要掉眼淚，我…很…幸…福…我太幸福了。」

千早終於溘然長逝。

「千早！千早！」

六郎太悲切地，哀慟地搖撼著千早僵了的身體。

在院子裡的運天、小太郎、老婢女聽到了這一陣慘叫的聲音，一齊跑進了房間。

小太郎哭了。

老婢女也哭了。

而哭得最傷心的是運天。

而且，他一邊哭著，一邊埋怨神明太不公道。

「天啦！千早小姐究竟犯了甚麼滔天大罪啊？爲甚麼這麼年輕輕的就讓她離開人世，有多少人該死，爲甚麼不讓他死呢？偏偏死神要降臨到千早小姐身上？太不公平，實在太不公平，像這樣不公平的神明，我千里運天再也不會相信你的。」

六郎太反而忍住了眼淚，木然地一語不發。

——英雄有淚不輕彈。

——命運，一切都是命運。

他反覆地思量著。

母子會

從一陣酣睡中醒來的秀太郎，祇知道眼前是無邊的黑暗。

——究竟是甚麼時候了？

——我到底睡了多少？

——也許天就快亮了吧！

在他的意識裡，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是朦朧。

被柳生十兵衞帶到這個小島，已經有好幾天了。

這究竟是個甚麼島？他一點也不知道。

他祇記得坐了一個時辰的船，才到達這裡的。

上岸的時候，天還沒有黑，他被帶進了這個島上最好的這幢房屋。

散落的漁村離他好像很遠了。

連拍岸的浪濤聲音這裡也聽不很清楚。

他好奇地問過侍候他的老佣人。

「這是甚麼地方？」

老佣人的答覆很模糊。

「這是江戶灣上的一處小島。」

秀太郎當然也知道是個小島。

祇是他並不知道叫佃島罷了。

而且，他也根本就沒有要知道它名字的渴望。

這麼長時間的監禁，對於年輕的秀太郎來說，已經宿命地認定：反正就是這麼回事，祇要不屈服認輸，不丟豐臣家的臉，那個島也是一樣。

但，他却相信自己一定會被救出去，重見光明。

也許正是這個信念的鼓舞，他爬起來，悄悄地把一扇木板門打開。

外面月明如鏡，萬里無雲。

他想起六郎太在深夜練武的情境。

於是，拿了一把木刀，站在院子裡揮舞著。

這時候，有一艘小船乘風破浪向著佃島的方向而來。

停靠在一片長滿仙人掌的岸邊。

「你就留在船上吧！」

「如果警衞很多，我也要去……」

「不必操心，說不定一個都沒有。」

你一句，我一句，正是三人組。

影郎次接著說：

「柳生十兵衞把秀太郎藏在這兒，做夢也意想不到我們會來，所以，絕不會派很多警衞來看守的。」

影郎次和太郎踏上了佃島。

月光照得跟白晝一般。

他倆迅速地跑過了一片草地，來到房屋的外窗。

「咻！咻！」

突然，裡面傳出來揮刀的聲音。

——這樣深夜有人練武，要小心一點。

他們放輕了脚步，悄悄跳上了圍牆。

——原來是個少年。

——而且拿的是一把木刀。

「喂！他不就是秀賴公的遺孤嗎？」

「當然，除了世子少爺，這屋裡不可能另外有這樣的少年。」

由於興奮，太郎的話驚動了秀太郎。

「甚麼人？」

他以爲是謀命的刺客，馬上擺出了防身的架勢。

影郎次和太郎立刻跳到地上，跪在秀太郎的面前說：

「我們是豐臣家舊部屬下的密探。」

「……」

「受了千里運天的懇切託付，冒著生命危險，從江戶坐船來接你。」

秀太郎高興得跳了起來。

「請站起來，我們立刻就走。」

他拋下了木刀，拔腿就往前走。

影郎次爲了怕驚動他人，要求秀太郎越牆而過。

太郎站在牆頂，影郎次兩手把秀太郎舉起遞給他，自己再一縱而上。

少頃。

三人走上了小船。

太郎搖著槳，船輕快地破浪而去。

月白如晝，水波似鱗。

秀太郎禁不住爲自己恢復自由之身欣喜欲狂。

——我將看到六郎太叔叔、母親，還有運天……

他獨自默默地沉思著。

沒多久。

船接近了陸地。

「世子少爺，我們是直接到秋月六郎太老爺那裡，還是先去見你的母親？」

「先去叔叔大人那兒。」

秀太郎毫不猶豫地回答。

跟母親在一起的時候，年紀太小，記憶模糊不清，而對六郎太的樣子，腦子裡却是清清楚楚。

「這樣好了。」

搖槳的太郎，覺得這樣似乎不太妥當，插嘴說：

「我到淨心寺去接你母親。」

「對！就這樣決定。」

影郎次認爲這確實是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

◇　◇　◇

一個長年生長在坎坷中，幸福快樂離他遠不可及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神明的。

桂宮蓮子的青春歲月是幸福的、快樂的；但却是那樣的短暫，那樣的倉促。

目前，由於秀也的被救，他們母子相逢就在指顧之間；可是，命運却偏偏不放過她。

一心向著淨心寺奔跑的鬼面堂太郎，竟然會在一個十字路口，與七兵衛不期而遇，而致影響到桂宮蓮子的未來，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難道有這樣殘酷的神明，會如此狠毒地對待桂宮蓮子嗎？

站在月光下的七兵衛，看到一個人影快速奔跑，心裡就很納悶。

——唔！那傢伙不是鬼面堂太郎嗎？

——爲甚麼在如此深夜，他跑得這樣瘋狂呢？

於是，決心跟踪他去探個究竟。

太郎一路上都沒有察覺到七兵衛的存在，氣喘吁吁地到達了淨心寺。

這時候，蓮子還沒有就寢。

天下上人把六郎太打敗武藏，和勇救將軍脫險的事，全告訴了她。並且，天下上人將代表受傷的秋月六郎太去柳生道場，把豐臣秀賴公的遺孤接回來。

她就一直在灯前鵠候著秀也的歸來。

但和尚到此刻還沒有回來。

也沒有任何消息。

她擔心節外生枝，而始終無法安眠。

——是否將軍又反悔了，發生了變故呢？

正在這樣思量，庭院傳來了陌生的聲音。

「桂宮公主——」

蓮子對這個聲音了無印象，暗忖著必然是秀也兒多吉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

「本人是豐臣家的舊部，剛從佃島把世子少爺救出來了，已經由另外兩位同伴送到六郎太老爺那兒去了，我特地來接公主的。」

——原來是這樣的。

這她才瞭解天下上人晚歸的緣由。

可是，將軍既已答應交還世子，又爲甚麼要去佃島搭救？這些舊部的行爲對還是不對？蓮子再也沒有心思去想了，反正能愈早見到世子愈好。

「謝謝你，請你帶我到六郎太那兒去吧！」

蓮子立刻站了起來。

這時候——

靜寂的庭院好像有人跳躍著地。

蓮子的手雖然觸著了門環，聽見這聲音，心感有異，而不敢把門打開。

接著，是一陣打鬥的聲音。

一聲哀叫，又歸入了靜寂。

那塲瞬間的打鬥顯然已經結束。

事實確是如此——

堂太郎被針劍刺得遍體鱗傷倒在地上。

七兵衞雖然制服了堂太郎，自己也留下了傷痕。

帶著傷，他大步走進了屋內。

佇立在燭台旁邊的蓮子，陡地看到這個鬼似的人影，不由得嚇了一大跳。

「不會把我忘記吧，甲賀七兵衞，找你找得太久了。」

「……」

「哈……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讓我把妳給找到了。」

「……」

蓮子戰戰兢兢地往後退著。

「當初妳在島原山中的時候，帶著世子要離我而去，結果怎麼樣？反而造成跟世子分離，苦了妳，也苦了世子……這就是上天對妳不信任我的懲罰。」

望著這個原是魔鬼的嘴臉，如今又斷了一隻手臂的禽獸，蓮子勇敢地從懷裡拔出了匕首。

七兵衞冷笑著說：

「鷄蛋碰石頭，又何必做這樣喫力不討好的事呢？」

「……」

「事到如今，我也不再說復興豐臣家那樣的豪語，說了妳也不會相信，反正能跟秀賴公寵愛的桂宮公主結爲連理，我這一輩子也是值得的，妳就認命吧！」

「……」

蓮子緩緩地向旁邊閃避。

「不要怕嘛，我甲賀七兵衞也是一個人。講老實話，祇要妳答應我的請求，我會比秀賴公更疼愛妳，會像仙女下凡一樣的侍候妳。」

突然。

七兵衞張牙舞爪地衝了過去。

蓮子毫不猶豫地揮出了匕首。

但，落了空。

她正想轉身，已被七兵衞不費力地逮住了，兩隻手被反扭在背上。

「哎唷！」

蓮子痛得叫了起來。

「我說過，不要做喫力不討好的事，石頭是不會讓鷄蛋砸碎的。」

——八幡大神明。

蓮子默默地祈求神明保佑，並掙脫了右手，把匕首再度刺了過去。

七兵衞正抓住蓮子的右手，要奪下匕首的時候，不小心碰著了桌子，自己也倒了下去。

蓮子趁機第三次向七兵衞喉頭刺了一刀。

喉管受傷的七兵衞，反身奪下了蓮子的匕首

，猛力刺進了蓮子的胸膛。

「啊唷！」

一聲慘叫，蓮子仆倒在榻榻米上。

七兵衛在地上翻滾了一下。

剛才與太郎拼鬥已經負了傷，這會兒喉管正鮮血直流，終於有氣無力地倒了下去。

一眨眼功夫，眼睛翻白，氣息奄奄，就這樣嗚呼哀哉死了。

蓮子咬著牙拔出了胸口的匕首。

——在沒有見到秀也以前，絕不甘心離開人世。

一隻手捂著傷口，一隻手奮力向前爬著。

這時，天下上人從走廊的另一方走過來。

「發生了甚麼事情？」

「……」

「拜託你，秀也現在那兒？」

「啊……我帶妳去。」

天下上人自忖他的判斷沒有錯，秀太郎一定是被運天救走的。

❀　❀　❀

在這邊——

秀太郎到達六郎太家的時候，千早的屍體還停放在屋子裡。

「千早小姐！千早小姐！」

秀太郎連著呼叫了兩聲，却沒有回聲。

運天連忙搖頭說：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千早小姐已經—」

六郎太掀起了覆蓋在千早身上的白布，哀傷地說：

「早幾個時辰回來，還會看到她的，可是—」

六郎太有些哽咽。

秀太郎的眼眶滴下了兩顆晶亮的淚珠。

六郎太很不願讓這個才得到自由的孩子，愉悅的心靈上受到哀慟的感染，把他拉到了屋子外面，說：

「秀太郎，你再也不必擔心將軍府逮捕你，而且，很快就可以見到你的母親。」

「是眞的嗎？叔叔大人。」

「叔叔大人不會講假話的。」

運天插進了一句，且接著說：

「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在一起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從佃島歸途的船上，秀太郎就有這樣的想法。

而此刻，我們—六郎太、千早、運天、母親—却少了一個千早。

他又一次哀傷千早的逝去流下了淚水。

❀　❀　❀

天陰黯黯的。

風冷颼颼的。

每一個送葬人的臉都是灰沉沉的。

千早曾經對運天說過：

「我死了以後，最好能把我埋葬在開滿杜鵑花的丘陵上，讓我擁抱啼血的杜鵑長眠地下。」

因此，六郎太選擇了這一片土地。

也表示著他對千早愛情的忠貞和永恒。

參加送葬的人有六郎太、秀太郎、運天、小太郎、和阿松。

運天和小太郎兩人扛著棺木，毫不喫力地爬上了丘陵；由於棺木很輕，使得運天和小太郎格外傷心。

緊跟著棺木的是六郎太和秀太郎。

他們在默默無語地步上坡度不甚陡峭的丘陵的時候：

六郎太聲音喑啞地叫著：

「秀太郎——」

「叔叔大人！」

「你的母親可能在今天早上就會來看你。她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位母親，爲了尋找你的下落，不顧一切險阻，歷盡了無數的辛酸，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才有今天的收穫，你要記住母親

山高水深的恩情，從此以後，長侍母親身旁。」

「是——」

「百行孝爲先，爲母親盡孝道，是你最大的責任。」

「我會的。」

「一個人能夠和愛他的母親生活在一起，是最大的快樂，也是最大的幸福。」

「是——」

「唉！可惜我從小失去了母親，體會不到母愛的滋味，……就算有一天，我能夠擁有聲名、權勢，却永無法彌補沒有母愛的缺憾。」

六郎太不勝唏噓地沉默了下來。

而今天，一個眞正愛他的人，也已離他遠去。

「叔叔大人！」

看到了六郎太的沉默不語，秀太郎才開口說話。

「有事嗎？」

「我要成爲一個武士。」

「……」

「可以嗎？」

「等見到了母親，和她商量以後再說吧！」

六郎太自己半生飄零，爲劍術浪跡天涯，他委實不希望秀太郎再走上這條道路。

他希望秀太郎能成爲一位文人，一位學者，安詳寧靜地走完人生的道路。

但在秀太郎的心目中，六郎太天下無敵的英勇，正是英雄形像的化身，他敬佩六郎太，也渴望著有一天能像他一樣，叱咤風雲，縱橫寰宇。

——依靠一把孤劍的人生，是寂寞而空虛的。

經過了這漫長的旅途，歷盡了風雲變幻，嚐夠了酸甜苦辣的六郎太，才體會到了箇中的滋味。別說是秀太郎，任何一個年輕人，他都要勸他放棄這個念頭，不要蹈自己的覆轍。

秀太郎天資穎悟，秀外慧中，如果他肯苦心鑽研，必定會享名翰林，而永垂不朽的。

葬禮簡單而肅穆。

一坯黃土，掩蓋了寂寞悲苦的千早的一生。

天在哭泣。

人在哭泣。

這瞬間的世界，在他們幾個人的心裡，都在爲這位曾經威揚大阪，名噪一時，且與眞田幸村並列的名將織田左衞門佐信次的千金的逝去，同聲一哭。

一陣秋風吹過，落葉瀟瀟如雨。

目睹著這一堆無知的黃土，不輕流眼淚的六郎太也止不住號啕失聲了。

——原諒我吧！千早。

他扯著衣角，擦拭著臉上的淚水。

這時候，運天發現一個人影緩步走上坡來。

「哦！老禪師來了。」

昨夜派影郎次和五郎左去淨心寺接蓮子。

不知甚麼原因，天下上人並沒有領著蓮子一起來。

和尚靜靜地站在墓前，合著掌禱告。

然後默默地注視著秀太郎。

「是世子嗎？」

秀太郎點頭示意。

「長得很俊秀，且看不出被命運折磨的痕跡。」

和尚露出了和藹的笑容。

「你母親在家等你，快去吧！」

「不！我要等大家一起去。」

「不行！你自己去，知道嗎？」

秀太郎不知爲甚麼必須讓他單獨去見母親，但他還是孤零零地走下了山坡。

「唉！」

天下上人嘆了一口氣。

「一切都是因果，一切都是因果。」

運天不解地問道：

「老禪師，你怎麼突然說這樣的話呢？」

「唉！你們那裡會知道，這一對母子見面的時候，也許就要跟千早小姐一樣，要爲她準備喪

秀太郎像噴發的火山一樣，激動地匍匐在母親的臉上。

——母親！母親！

蓮子期待得太久了。

跋山涉水，淋雨沐霜，竟日期待的就是這一聲呼喚。

「秀也！——你再叫一遍。」

「母親——」

「啊！」

蓮子顫抖的雙手，像擁抱整個世界一樣，輕輕地，但却是盡力地擁抱著秀太郎掛著眼淚的臉，喘息著說：

「……我們終於見面了，這是千眞萬確的嗎？秀也，你說……」

「母親，是的，千眞萬確，千眞萬確。」

「啊……我……我再也不讓你走了……」

「母親！」

秀太郎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緊緊抱住事了，可憐的母親，最多還能在世上待一兩個時辰。」

衆人的眼睛都同時黯了下去。

❀　❀　❀

秀太郎匆忙地跑到六郎太的住處。

走進房門，一眼瞧見放置千早屍體的地方，蓋著一堆棉被，他的心立刻感到不安。

躺在那兒的是一張蒼白、乾癟、死寂的臉。

——這就是我的母親嗎？

他不相信地坐了下來。

母親的眼睛豁然睜開了。

像白紙般地嘴唇慢慢在蠕動。

「秀也！」

「是。」

忍著椎心般的痛苦，從棉被裡伸出來氷冷的兩隻手，秀太郎自然地靠近了蓮子。

「啊！你長這麼大了。」

「母親！」

了陷入彌留狀態的母親。

少頃。

當他意識到母親心臟的跳動更趨微弱，而抬起頭來的時候，無邊的悲哀襲上了心頭。

眼睛已合起來了。

牙床咬得緊緊的。

冷，冷，冷，渾身上下都慢慢趨於氷冷。

胸口的起伏靜止了。

……

「啊！母親大人，你不能死呀！」

秀太郎號啕大哭起來。

在院子裡的天下上人、六郎太、運天、阿松同時走進房間。

蓮子就這樣眞的走了。

阿香、千早、蓮子三個都應該有著幸福歲月的女人，却都逃不過命運的折磨，悲慘而冷寂地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望著淚痕滿面的秀太郎，六郎太冷靜地說：

「你能夠見到母親最後一面，也算是幸運的；比我這個從不知道母親是甚麼樣子的可憐人，好得太多了。」

「……」

天下上人接著說：

「母親雖然死了，她的靈魂會永遠佑護在你身邊的。」

「是。」

六郎太又說：

「人總免不了一死的，但活著的時候一定要活得有意義、有價值。秀太郎，你要把這句話牢記在心裡。」

秀太郎抹乾了臉上的眼淚，抬起頭看著窗外陰霾滿佈的天，沉思著。

命運嶺

秋天去了。

「啟稟將軍，這位是天下上人。」

「哦！」

家光立時想起，在白書院的會議桌上有過一面之緣，而且，他爲忍岡的大伽藍出過很大力，於是，頗爲高興地說：

「哦！我曾經聽天海說過，爲了東照宮的設計，你出過很大力量，我在這裡向你道謝。」

「不敢當，祇不過略盡棉薄而已。」

「但馬，你的身體復原了嗎？」

「這……其實，將軍，我不過是藉故而已。」

「爲甚麼？」

「因爲我要上京辦些事情。」

「甚麼事？」

「爲秋月六郎太養育豐臣家遺孤的事。」

「喔！」

「不知道對這件事將軍有甚麼指示？」

「這個……」

家光實在把這件事早忘了，腦子裡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主意，就順手推舟地看著天下上人。

「老和尚，你看呢？」

但馬守立刻給天下上人拋了個眼色，和尚說：

「遺孤既是桂御宮公主生的孩子，最好是由禁中領回去，但馬守到京裡去，可以接洽這件事。」

「喔！這倒是個好辦法。」

家光答覆得乾脆俐落。

於是，但馬守入宮，晋見了五攝家的公卿，請示如何處理豐臣秀也。

非常驚異的是：五攝家的意見完全不一樣——

一、讓他繼承桂御所的名分。

二、皈依佛門，繼承一門宗派的寺院。

三、過繼給沒有後嗣的公卿做養子。

四、任其自由發展，佯裝著並不知情。

五、由將軍府賜給他兩、三百石俸祿，平靜生活。

但馬守對著這許多方案，甚難取捨，於是把自己的腹案陳述了出來：

「先由桂御所領回去，讓他繼承羽林家，賜予三位中納言的名分。但桂御所祇有三千五百石俸祿，實在很難啟口讓他抽出一部份給秀也。不過，祇要有了名分，就能夠遨遊天下，等他成年，他自會有生活的能力，也就用不著替他操心了。」

五攝家異口同聲地認爲這個方案面面俱到，再好不過，天皇也就據此核准了。

但馬守立刻興致冲冲地返回江戶覆命。

家光將軍非常豪爽地表示：

「那就賜給他一千石俸祿吧！」

但馬守和天下上人感激得立即跪在地上。

十天後，運天陪著秀太郎上京

六郎太雖然跟他們一同上路，半途却要分手，獨自去繼續飄泊的生涯。

「叔叔大人，請跟我們一起到京都吧！」

「不！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可是，我還是想

冬天也跟著走遠了。

在江戶城內的上御苑，櫻花已經含苞待放。

春天的脚步正向人間走近。

那天——

春風悠暢，艷陽普照。

將軍家光帶著幾個貼身侍衞，登上了心字池旁的一座假山，神情飄逸的欣賞櫻花怒放的良辰美景。

「這一片光華燦爛的美景，正象徵著風調雨順，天下太平——」

「御意——這都是將軍老爺的德政廣被。」

一個貼身侍衞附和將軍的雅興諂媚地說。

「你不要拍馬屁了！德川一家能維持長久太平，我只不過是個掌櫃的罷了。」

這個時候——

花徑上有兩個人朝這邊走來。

一個是但馬守，另一個跟他一道的是家光並不認識的一位和尚。

「我也同樣希望叔叔大人活得愉快。」

秀太郎抽泣起來了。

六郎太同樣悲不可抑。

他強忍著就要奪眶而出的眼淚，給運天使了一個眼色。

「少主！我們走吧。」

運天催促著秀太郎。

秀太郎凝視六郎太良久，激情地撲向六郎太懷裡。

「秀太郎，你不再是小孩了，我希望看到你像個大人。」

聽到六郎太這句話，秀太郎毅然地轉過身，快步跟著運天走下了山嶺。

走了！走了！

圍繞在身邊的人，一個個都走了。

走向了他們的終點，也走向了他們新的起點。

六郎太這會兒的心情，有歡欣、也有悲哀，是興奮、也是惆悵。

回到過去孤獨的境界，領悟人生的眞諦。」

就這樣，六郎太想由青山經涉谷，一直向前走到鎌倉的一條古道，然後再由保土谷走出東海道。

當時的青山，丘陵起伏，林木蔥鬱。而在中間高聳著一個山嶺。

當地的人都稱它爲「命運嶺」。

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旅人經過這個山卡的時候，都會熱淚盈眶。因爲這是一個生與死的分水嶺，跨越山嶺，兵燹不迭，混亂萬分，是禍是福，殊難逆料。

「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

站在嶺頂，六郎太環顧週遭，同樣有一種世事茫茫的飄渺感。

秀太郎好像從惡夢中醒來似的，仰視六郎太執著而森嚴的臉，嘴巴凍僵似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六郎太撫著秀太郎的肩胛，情深意重地說：

「孩子，好好地活下去。」

「叔叔，你到了京都要來看我哦！」

在一個拐彎的叉路，秀太郎揮手大叫著。

六郎太聽到了聲音，也看到了那隻搖動著的手。

但他沒有說話，也沒有招手。

等兩個黑影消失，他坐在山嶺上。

沒有人，也沒有風。

沒有了負擔，也沒有了牽掛。

——還是我一個人。

六郎太苦笑著。

❀　❀　❀

五年後。

又是一個楓紅點點、葉落飄零的深秋。

在奧秩父山中的一條樵道上，一位髮已蒼蒼，視已茫茫的老人在疾速地奔跑著。

自從在命運嶺和六郎太揮手告別，一直陪侍著秀太郎的運天，覺得自己的責任已盡，精力已疲，該退隱到寂靜的山林中去享受與大自然爲伍的安寧日子。

秀太郎已經被賜爲羽林家的一個中卸門的姓，最近又接了近衛，成爲了一位俸祿一千石的領主。

當運天向已十五歲的秀太郎提出請求，有著挺拔英姿的秀太郎沒有理由再挽留他，給了他一份豐厚的賞賜，運天像隻籠中鳥被放歸山林一樣，高興地走了。

——老爺一定會回到奧秩父山。

這是運天想像得到的。

此刻，他來到了一個峽谷。

谷底是一泓溪流，六郎太居住的草庵就在那溪流上的一道瀑布旁邊。

一位背著木柴的老樵，正從峽谷下面走上來。

「請問你知不知道在瀑布旁邊草庵裡住了一位武士？」

「哦！是武士嗎？」

「不錯，曾經打敗過鼎鼎大名的宮本武藏，

並且救過家光將軍的性命，是位了不起的武士。」

「可是，他現在——」

「現在怎麼樣？」

「每天都快快樂樂的跟山裡的猴子、小鳥、雉鷄過日子，可從來沒有談起過這些輝煌的往事呢？」

運天笑著，飛也似地直奔谷底而去。

老樵夫楞住了。

半晌。

才聽到一聲喜極而泣的叫喚。

「老爺！」

像從山頂斜掛而下的瀑布一樣。這聲音在山谷裡激起了連串的廻響。

「老爺！老爺！老爺！」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　初版

命運嶺（下）

作者：柴田錬三郎

譯者：譚繼山

發行者：陳明章

出版者：南京出版公司
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三巷21號
電話：五五一八五〇七號
劃撥：一〇七七九九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四七號

印刷者：文萃印刷公司

定價：七十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顧問：朱盛淇律師
住址：臺北市秀山街一一〇號
電話：三一一一六五

●小說系列●

狀元娘子（上、下册）	高陽著	定價120元
小鳳仙（上、下册）	高陽著	定價120元
漢宮春曉	高陽著	定價70元
琵琶怨	高陽著	定價68元
正德外傳	高陽著	定價80元
愛之夢	何索著	定價45元
別後	何索著	定價45元
編笠十兵衛	池波正太郎著	定價60元
命運嶺（上、下册）	柴田錬三郎著	定價140元

※單本郵購九折

南京出版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八〇一

劃撥：一〇七七九九號